

# 蓮音

懺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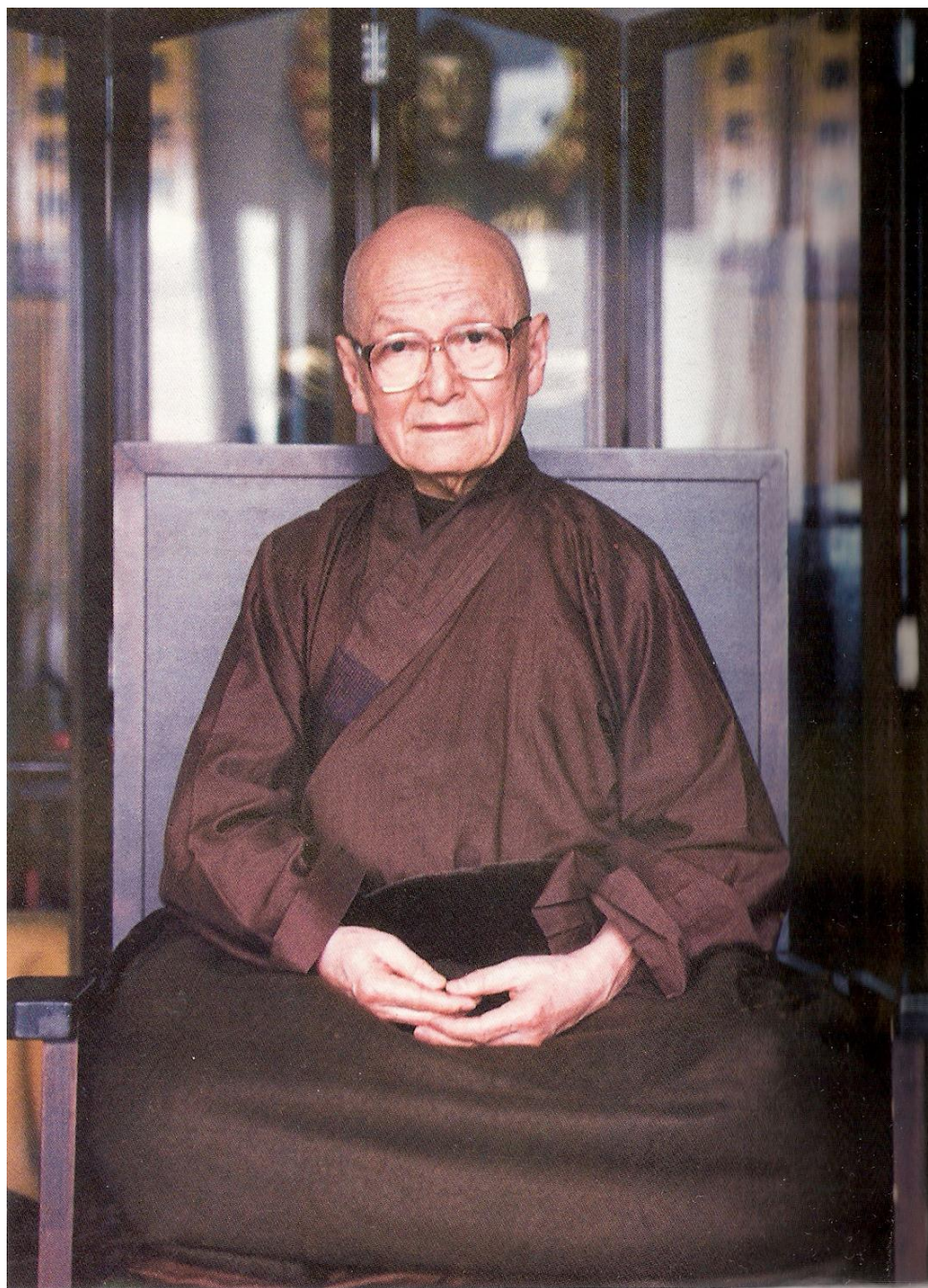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蓮因寺蒙山殿



懺公上人法像



齋戒學會學員臨齋供養

蓮音

鐵雲



# 目 錄

## 懺公師父開示

影塵回憶

佛法的利益·吃素

齋戒學會三十年感言

三寶釋義

三寶歌開示

八宗綱要

學佛了生脫死的原理方法

蓮因的大鏡子

持戒 三皈五戒開示

持戒三心

持戒的方法

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四念處·五停心觀

大專學生齋戒學會解行兩門研讀書籍

天臺 天臺小止觀旨要

幻化空身——五蘊喻

四諦十二因緣

生從何來，死將何去——十二因緣

六波羅蜜

唯識 心意識

唯識所現

轉八識成四智

唯識三自性——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唯識與禪

四依四不依

唯識五重觀

《百法明門論》

心所要義——調心的法寶

心不相應行法要義

六種無為·二無我

朝暮 廣修供養

課誦 梵唄



拜佛的宗旨利益

修戒定慧的方法

一念淨心成正覺

對治昏散

二諦總持、繞佛叩鐘

三個好時分

## 念佛

竭誠盡敬、妙妙妙妙！

不生不滅、了生脫死

我入佛心、佛入我心

念佛一支香的方法

念佛用功的方法

念佛的助行

叮嚀  
對治欲念

開示悟入佛的知見

直心是道場

藥師法門

隨緣開示佛門的情形

囑咐用功的話

答問  
齋戒學會的生活

開示  
占壇

靈性

傳承佛祖一脈的佛法

藉假修真

放生與環保

吃素

舊經像不可

觀不生不滅心

不淨觀圖如何修持？

為何躲在山上度眾生？為何不求生人間淨土？

往生極樂與往生兜率內院有何不

結語提要

## 影塵回憶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學員長問：有同學很願意聽聽師父出家的因緣，像倏虛老法師「影塵回憶錄」的經過。為什麼師父願意住山？讚歎佛法這麼好？

師父：講、可得要打票！同時講了之後再不准說拜佛不好、起來早、把我們敲起來不好，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就說了。

從我十四歲父親病，我十一、二歲家庭是最好的時候，父親做安東商務會的會長，過年賀客盈門，都給壓歲錢，過年又吃好的，一進十二月臘月開始就有年味。從臘月初八作臘八粥，漸漸的越過越熱鬧越好。二十三過小年又怎麼好，準備過年的東西，東北天冷，院子零下多少度，院子就是個冰箱，就往院子的缸各處裝，再拿回來熱著吃，太好了！過年晚上怎麼熱鬧、元旦又怎麼熱鬧。除夕晚間，家裡有

三、四桌的麻將、紙牌、或牌九，家裡佣人都熱鬧，我們也參加。元旦來賀客種種的。元旦從初一開始就吃宴席吃三天，早晨吃餃子吃六天：一直節目不完，到元宵節。以後父親一病，變了！賀客門可羅雀，冷冷清清的，父親病、歎息，母親哭、憂愁，馬上感覺著：哎呀！人生苦惱。

十七歲東北被日本佔領，那時候東北人都說我們國家沒亡、家鄉先淪亡，我當時想：唉呀！我們的國、我的家這樣子！人生多麼苦惱！究竟人生有什麼真理呢？我想一定有個真理，慢慢就想追求，這是我十七歲，九一八事變。

真理追求不到，我就打聽基督教、天主教。我以為孔孟迷信，當時都講打倒孔家店、打倒舊禮教。我小孩那時候，開始過年一般人講不穿馬褂了，要摩登、但穿長袍。打聽天主教、基督教一問，說一切是主造的，我問主是誰造的？他說不准這麼問，這麼問就叛道了。主造的，怎麼造得我們這麼苦呢？我這麼問，他都不能給解決，以後信佛，佛法怎麼問可以怎麼答，頭頭是道，決定問不倒，也不是人我對待，宇宙人生的理就是如此。經過多少年，心裡很苦悶悲觀，有時候都願意自殺。二十四歲的時候，有人介紹我去聽佛法，有位法師從吉林來，在大連市講佛法。父

親那時候在大連海邊養病，故鄉是安東，我在父親養病那地方，我就去聽佛法。這時候我二十四歲。

從我十四歲到二十四歲，父親已經病了十年，在這十年中，我父親病多少有些奇怪，在那兒躺著似睡不睡的，我父親眼睛合不起來，黑眼珠看不見，露著白眼珠，教人看了很害怕，很不好。頭幾年我第一次到美國，我住大覺寺美國佛教會，香港來的一位二十幾歲的沙彌，讀美國大學去，有一天來了電話：出車禍了。兩個香港沙彌，騎著腳踏車從公路往下騎，拐彎的時候碰著欄杆，煞車煞不住，把自己甩在空中，再摔下來，兩條腿都摔斷了，過幾天，從紐約去看的人，回來說死了。以後我再去看這位法師，和他談，我說：「這小孩子，你感覺以前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異常的現象？」他就說：「以前看見他睡覺合不起來眼，露著白眼珠。」我父親就是這樣。我母親指給我看，我說日本西醫師說父親的病是腦神經衰弱，就是把腦神經累過度了。我說母親迷信，母親說：你們不信？這個病可就奇怪了。

還有，我十六歲有一天晚間，母親照看父親病，忽然間「哼噔！」我一聽怎麼母親變了男子聲：「給你伯父點煙！倒茶！」我就得點煙、倒茶，下地我都害怕，

我伯父死了！那個聲就是我伯父的聲。抽完了，談些家常話，臨要走了，說是藉著弟妹說話不對，我母親是我伯父的弟媳婦，普通叫弟妹。那個意思：老大哥不應當那樣，可是我來看看我弟弟。最後還道歉。以後好了，我母親清醒了，奇怪！我父親不能說話，可是比量我都知道，父親說：「不是你伯父，怕是狐狸。」

以後我出去讀書，十七歲這一年放暑假回來，我都掛念父親的病，回來我就問父親的病怎麼樣？母親說：「四月間的事情，晚飯後你父親從後樓他住的房間出來到院子一站，看見對面廚房牆角上站了一個龍袍玉帶的古官，站了這麼個人，看不見他的面。我又問「後來怎樣？」母親說：「再等一會兒就往下沉下去了。」母親說看見這種人往下沉不好，搖著頭憂愁對我說。也是很奇怪。再是我十七、八歲，父親病、一個人在後樓上，家庭在前面，父親在後院過去的後樓上，我過去都感覺陰森害怕。

十七歲這年冬天，父親感冒了，變成肺炎，體溫到四十二度，脈膊跳得都危險。兩位日本醫師，那時東北中國人哪有醫學院讀，都是日本人讀，中國人頂多有中醫、漢醫。請兩位日本醫師，一位是滿鐵公司醫院的內科主任，就像現在榮民總醫院內

科主任，一位是西德的醫學博士。兩人看都說相當危險了，要準備後事。看完之後，我父親很危險，腿都有點蹬，肺炎一天吐三痰桶，盡是肺化膿了，很危險。忽然間，好了！說話了！說的都不是我父親自己的話，又叫大家都跪著，鬧到一兩點，我都疲乏了，由我俗家二哥照料。鬧到三、四點鐘，忽然說：「走了！走了！走了！」把我二哥嚇得以為父親要死了！父親說完從那兒睡了。早晨八、九點鐘起來，有朋友聽說父親病嚴重了，來最後訣別、來看一看，父親說是：我沒有病啊！以為自己到哪兒辦事旅行回來，不知道自己已有病。以後父親說：在那天晚上病最嚴重的時候，看見頂天立地一個黑人，拿著毛筆照我父親頭上畫了一筆，從那兒較比好了。這是我十七歲。

在我二十二歲，夏天晚間很熱。我父親病得眼不能看、耳不敢聽，有筆掉的聲音都嚇一跳，所以四邊都靜，一般小孩都不敢讓進來，嘴也不敢說話，還不敢吃飯，完全喝牛奶，牛奶添雞蛋，這病可就奇怪了。因為父親不能說話，我給父親安個電鈴、還有空氣鈴，這個鈴不好就按那個鈴。每天晚間都叫我過去，不是去解一解尿，再是睡不好餓呀，給父親泡奶喝。這天半夜一點鐘叫我過去，我問：「爸爸有什麼



事？」那意思：沒什麼事。父親比量的意思：「你將才有沒有來扯我的蚊帳？」我說：「沒有」。就比量跟我說：「有人扯我蚊帳」。因為父子常常在眼前，父親又常常這麼比量，比量說的話我都知道。「扯我的蚊帳，進來還扯我的被子。」說到這，我就害怕，我當時就感覺：父親這個病怕是有鬼。最初母親說：你父親的病可奇怪了種種。我說腦神經衰弱，媽媽不懂、媽媽迷信。這時候我就感覺有點奇怪。父親比量問我妹妹弟弟、還有個老廚子，他們有沒有過來？我說：「半夜都睡覺，怎麼過來？沒有啊！」那意思：「你過來，在這兒和我作伴、在這屋裡睡。」我一聽、我也害怕，實在是怕。沒辦法，弟弟妹妹比我年輕，我就叫這個老廚子，在我俗家住了四十年，已經八十歲了，我都叫二伯父。我說：「爸爸叫我過去睡覺、我害怕，你和我作伴！」老人家睡得唏哩糊塗，一聽，把他的蓆子小被子一捲、跟我過去，在父親屋裡地板上睡了一夜，過去了。這是我二十二歲。

二十四歲，有人介紹我去聽法師講佛法，我以為無所謂、去了，一聽：佛法好！第二天我再去聽，一連聽了兩個禮拜，每天晚上七點到九點我都去，聽了十四天，以後問：「誰要皈依？報名！」我就報名、皈依了。不過我打聽：「皈依還可以吃

葷？雞鴨魚肉還可以吃？」可以！」那時候俗家媽媽、哥哥、嫂嫂、妹妹好打麻將，有時候不夠手都叫我參加。人家勸皈依，我就問：「皈依之後可不可以打麻將？」「可以！完全照樣來，皈依但是表明皈依三寶了，一切都照樣來。」那可以！我皈依了，二十四歲。

皈依之後，慢慢我就感覺吃葷、殺生不好。尤其是看老廚子給父親殺雞，一天吃一隻雞，天天在院子抓雞，抓到了把兩個翅膀抓著，腿繃過來，頭再壓著，把脖子毛都給撕下來，之後，底下弄個碗，拿刀就開始殺雞脖子，完了流血、雞就渾身動，老廚子都有點把不住、用力量，尤其大老母雞。血都往下流，為的接雞血，雞血凝固還吃雞血，流到沒有了，把雞扔在地下，這隻雞疼得在地下轉轉：轉了半天，不能動了，腿還伸，伸了半天也不能動了，眼睛還看著開合，最後眼睛不能開合了，雞渾身不能動了，我知道雞噁氣了。就覺得殘忍。最初老廚子說：「我不願意殺雞了！」我心裡還不满意：我花錢雇你，我爸爸有病、吃雞病能好，你不願意宰雞，我不聽。人都有我執，別人勸不願意接受，自己一看，實在是殘忍。雞在家裡餵常了，我過去餵，都「咯咯咯……」就像小狗小貓一樣，最後把牠殺了、吃了，父親病

也不好。鄰居勸的，說完全喝雞湯不吃雞肉，煮五個鐘頭，滋養都在湯裡，一定能好，他們吃都好。我給父親買了一年半的雞，殺了吃也不好。

二十四歲信佛了，慢慢演變，我也願意吃素了。大連佛學研究會居士給我父親誦《金剛經》求消災，我也去，唱「爐香乍爇」的讚，還叫我過去拈香，我那時候也不會拈香，也是很拘束，抖抖擻擻往下拜，這時候萬感交集，無限感傷！聽大家唱爐香乍爇讚無限感傷：哎呀！我的人生怎麼就這樣子！我開始接觸佛法，佛法實在是好，家庭由我負擔，父親這樣病苦，人生多麼苦呢！又感激居士給誦經，我就拜下去了。我們也不懂，完了就退出來，和弟弟妹妹到餐廳吃晚飯，我說：「人家給爸爸誦《金剛經》我們也不會誦，人家誦七天，我們就吃七天素怎麼樣？」他們兩人都贊成，從那吃了七天素，吃得很好。以前在二十一、二歲，初一、十五給父親吃一天素、吃到什麼程度呢？明天十五不能吃葷，我和弟弟妹妹輪流照看父親病，有晚上十二點的、有十二點到兩點的、兩點到四點的，都輪班，等著十二點我要上班給我父親看病、我父親病得不能動，十二點以前大魚大肉吃一頓，十二點後陰曆十五、吃素。明天十五了，十二點以前吃素喔！十二點以後大魚大肉又吃

一頓，十五這一天就是吃素，就那樣。這次為父親吃七天，起初很勉強，慢慢吃得不錯了，第七天我和弟弟妹妹又說：繼續吃、不錯嘛！他們也贊成「不錯！不錯！」一直吃了四十九天很好。以後回俗家安東故鄉，母親說：「小小孩兒，信佛心就好了，吃什麼素！不能吃葷菜，社會上不能交朋友了，沒有出息了，何必那樣！心好就好了。都看見活人遭罪受苦，誰看見死人扛枷了？不必！」作的魚肉「吃吧！何必裝那個樣子！」我沒辦法，母親這麼說就吃罷！以後回到大連父親養病那地方，老祖母和弟弟妹妹吃素了，我還吃葷，覺得不好意思。以至於法師再來講經、我還去，母親來大連，我給母親買點肉用葉子包，外面再用很好的包巾一包，都願意先去法師寮房，給法師三頂禮，進去把這個包放在那兒，頂完禮了，法師說：「才來啊！你那買的什麼？」糟糕！「兩斤豬肉！」都不好說，趕快跑出來。這時候漸漸吃素吃得很好，因母親才開葷，覺得不好意思。祖母最初也不願意吃素，祖母在見解上、知見上、觀念上說：豬羊人間一道菜，為什麼不吃？吃素以後、我勸祖母：豬羊不是人間一道菜。老祖母五十幾歲過殺牛場，看殺牛太可憐了，把老牛牽出來，就是家裡耕田的牛，在家裡耕了多少年的田，很給家裡盡一番辛苦努力，

以後看牠沒什麼用了，不能耕田了，殺了吧！拿著粗的棒子，屠夫照著牛頭一棒子！牛就搖晃搖晃倒在那地方，屠夫拿著大的鋼刀、一刀從心口捅進去，白刀進去馬上抽出來、紅刀出來，這血噴出來、屠夫都得躲開，不躲開噴得一身，滿地流，這牛疼得那個樣子。老祖母說，五十多歲串親戚家回來看見殺牛，以後不吃牛肉。我這時候信佛就勸吃素，老祖母說：「豬羊人間一道菜。」我就對老祖母說：「牛、老祖母不吃，豬羊也是很可憐哪！」老祖母說：「牛給人耕田，豬羊有什麼用？」我說：「豬羊雖然沒有用，你殺牠和牛一樣啊、也是可憐。」最初老祖母：「哼！你這麼說我不接受」。慢慢久久，我再勸，慢慢「嗯！不錯！」漸漸就跟著吃素了。

這些經過是我二十五歲已經皈依了。這時候大連有佛法了，請東北北部瀋陽、哈爾濱的法師居士去講經。有人去講經，我就請法師居士到俗家看看父親病究竟怎樣。我的五戒師、老和尚是瀋陽慈恩寺的方丈。老和尚講《阿彌陀經》就像印光大師一樣，專弘揚淨土、專講《阿彌陀經》，講得很好。我請到俗家看看，之後，老和尚往外走，我問：「您老人家看怎麼樣？」老和尚：「這病可就怪了，有眼不敢看、

有耳不敢聽、有嘴不能說話，又不敢吃飯，這病可就怪了、可就怪了！」就往外走。哈爾濱有位張居士去講《楞嚴經》，我又請到家裡給看。居士很方便善巧，他說：「您父親病是冤業病。」我以為父親很好，那有冤業病！他就講他以前信佛久了的經過：有個人有冤業病，一發作就不是他了種種，以後拿一把刀子，把刀把放在門檻上，刀尖朝上，自己就這樣放肚子：「我就要你命！我就要你命！」刀子一直從後背出來，死了。以後還有人對我說：在東北有個閻山、一個千山，一千個山尖，九百九十九個、有一個是人造的，叫千山，風景很好，山上好多寺院。還有一個閻山，閻山風景也好，山上也都好多寺院。閻山有個寺院，做著晚課，打木魚這個悅眾師把木魚捧起來就跑，正做晚課大家都一直念的時候，不行了，晚課不能做了，散班了，悅眾師把木魚抱著跑很快，維那師、方丈和尚大家都跟著出去趕，這時怕危險，在山上怕他捧著往下跳，知道他鬧魔障、不對勁兒、趕快跑，幸虧他抱個大木魚很重，以後叫大家抓住、扯下來，這時候說話了，就不是他了，那意思：非要他命不可！「你們不讓我這樣！我不行！我非要他命不可！」怎麼勸也不行、誰勸也不行，以後這寺裡有個很修行一位出家老修行，就請他過來問一問。這位修行人過來問，

說話了，說是：「前生他殺過我呀！我盯他多少年了，今天可抓到了！」說：「你盯他多少年了，怎麼今天才抓著了？」他說：「我到寺院，我都不敢隨便進來，我躲在廁所裡頭。」那個意思有護法神、有菩薩、有什麼將軍把著，「我都不能進來，我都躲在廁所裡頭。」「今天在大殿念佛、做功課，你怎麼進去？」「他在那兒打妄想，就能滲入他的心中。」就抓著了。再三要求怎麼都不答應，以後大家一齊要求，說得解釋開了，就是：「此後你放過他，教他刻苦、好好勇猛精進修行，修行種種功德都給你、超度你，不然你要他的命、他也要你的命，不能解決，冤冤相報何時了。」這麼一勸他接受了，勸得好。哈爾濱張居士就說我父親病是冤業病。我初聽有點詫異：不可能哪！慢慢半信半疑的。

在我二十六歲，這時候已經受五戒了，正式吃長素了。有一次父親又得感冒了，我們就怕變肺炎，我和俗家妹妹念大悲咒、求大悲咒水，給父親臨睡覺喝。東北天冷，冬天燒的爐火，煤添得好多，床舖都蓋得嚴嚴的，怕父親感冒再重傷風種種、再變肺炎就害怕。念大悲咒水喝了，第二天早晨我過去，我說：「您一夜沒有叫？」怕晚上睡得不好，早晨一看天亮趕快跑過去。我說：「爸爸昨天晚上睡得怎樣？」

「……」「怎麼沒睡呀？」「沒睡」「病怎樣？」那意思：沒有什麼。想和我說，那個意思：「等給我菠菜湯再說。」這時候父親也吃素了，吃菠菜湯、不吃雞湯了，吃完菠菜湯再說、喝完牛奶再說。要說也說得完全，用手寫也寫得累，連說帶寫：「發無上心、自在逍遙」。這八個字念了一夜。我初信佛還不懂什麼叫無上心，菩提心還不懂，什麼叫無上心呢？自在逍遙很容易瞭解。我找佛學大辭典，一找：無上心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翻作無上正等正覺的心。可能是佛菩薩叫爸爸發無上心！就告訴老廚子作點菜供佛，我和爸爸到佛前，叫爸爸要發無上心，大半就自在逍遙了。我連抱帶照料父親到佛前發無上心。實際不是那樣，這「無上心」可能是教我父親出家修道的意思。

這冤業也是相當的重。病還是不好，慢慢再漸重，這時候就看嚴重了。父親胖的時候，胖到大腿那麼粗，一天吃十六個雞蛋、四啤酒瓶子的牛奶，不敢吃飯。完了病瘦得皮包骨頭，簡直瘦得不像樣了。胖就那麼胖，看著瘦得這樣，我就著急了，我就回故鄉安東，這時候天后宮有糾紛，為的賽錢箱、又鬧弊病，縣政府交給佛門，居士接收了，改成居士林。居士林請法師領著做功課，禮拜六念佛、禮拜天念佛，



我就去了，要求拜大悲懺，求我父親病好。有六十個居士，我買的掛麵種種供眾，請法師領導拜大悲懺，念二十一遍大悲咒。從陰曆十二月初六拜五天，拜到初十圓滿。圓滿回來，我本來要回大連父親養病那地方，俗家事情辦不完，尤其過陰曆年前，拖到實在沒有辦法了，不能不回去。到除夕這天，我坐早車，從安東經瀋陽換車到大連，薄暮鞭炮聲中到父親養病地方。看到父親病得，一陣淒涼，父親還那麼病。除夕過了，初初二三，冷冷清清這個年。同時日本要戰敗之前，漸漸什麼物資都沒有，更苦。年初四、五，我給父親架火爐，添煤添好了。那麼熱的火爐，就在眼前烤、也不怕熱，我心裡想：這病真是奇怪。我站在火爐邊看候一下，父親病著就說話，也是不清楚，比量和我說，就是去年十二月初十左右，下午兩三點鐘，父親就在沙發椅上坐著，似睡不睡在這休息，東北天冷，門簾都是夾棉花、風颳不開，忽然看見棉門簾打開了，進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進來了就對我父親說：「你曾經殺死一個黑龍江省姓王這麼個人。」名字都告訴我父親，我父親忘了，「他不讓你，你趕快想辦法，不然他不能答應你。」我當時還不瞭解，那個意思：我父親病已經不能好了，就要死了，他不答應，過生死關的時候他要捉你了，他要和你

拚。我聽我還以為父親病得迷迷糊糊了，完了父親又說：又過了五六天，還是下午兩三點鐘，還坐那個沙發椅子，門簾一開，這個老太太又來了，說是：你要聽哪！你聽哪！你殺死黑龍江姓王這個人，他已經要找你啊！頭一次、第二次我父親都說沒有殺人。老太太說：你要聽哪！他不讓你啊！我父親說：我沒有殺！沒有殺！老太太說：要聽聽聽！眼一睜醒了！似夢非夢、兩次。說到第二次，我就信了。第一次我怕我父親似夢非夢的、病得這麼沉重。說到第二次，白天、坐在椅子上，兩次相同，這不能說是夢了！一定是觀音菩薩點破、告訴要想辦法。我就著急了，怎麼辦呢？我又離不開父親，就叫我弟弟和一位居士才出家的，請他領著到長春般若寺。那時候大連沒有像樣的寺院，安東也沒有，我長到十五、六歲沒有見過出家人，東北佛法就衰微到那個地步，我二十四歲才聽法師講佛學。我請他領著弟弟到長春般若寺，請出家眾給想法怎麼求消災、求父親病好。這時候家裡就是我緊張，看著父親病要不好，就準備後事種種。

還有在這中間，我在二十一歲父親曾經也病重過一次，失眠睡不著。海邊是遊覽地、海水浴場，日本人夏天放花火，鬧了半個月，我父親睡不著了。最初睡不著

就吃安眠藥，吃了半個月不見效，安眠藥沒有效力了，再睡不著，就病犯了，病重。這時候我就想：我這次要請滿鐵總醫院的院長。那是東北最大的醫院，那時候日本花多少錢建築的病院，美國的工程師、建築師給設計的，設備那麼好。這次一定把院長請來給父親看一看，請了多少遍、好不容易院長才請來，來了給我父親看完了，用日本話說：沒有別的，你拜釋迦佛、拜佛吧！我這時候對醫藥就失望了。這樣的醫師請來了、叫拜佛，那就沒別個辦法了，我就失望了。父親在最病重的時候，我大妹妹信佛、還研究《楞嚴經》，吃素比我早，她很孝順，曾經割肉煮湯給我父親；就在那時候，這天也是這個老太太進來了，告訴我父親，我父親就這麼體會：我這次病要三年兩個月才能好。我父親就忍了三年兩個月，在床上拉、床上尿，都是我抱著、我大妹妹接，三年兩個月，吃飯都是我和大妹妹餵、喝水也是餵。睡不著、怕光，窗簾放下，不行！還有光，毯子掛上也有光，最後用棉被把窗子都遮上了，打釘子釘上，把棉被掛好了，一點沒有光，白天像晚間一樣。你們猜是怎麼回事情？我那時候小孩也不懂，以後信佛年久了才知道：就是我父親旁邊有冤家、鬼在旁邊，鬼怕光，沒有光他才敢在眼前，他累贅叫我父親這樣，我才知道。還有，我現在講、

已經好了，在齋戒會最初、十三年前我講，我都是毛骨悚然。我俗家二妹妹，她先在臺灣電視公司做營業部經理，我到臺北和她講，我說爸以前怎樣、還說那天我小徒弟、看見在那綠燈下站著。她說：你不要講！你不要講！我害怕！就是鬼在眼前。我那時候不知道，以至於二十三歲的時候，半夜有人開蚊帳、扯被子，也是那個鬼。

二十六歲的臘月拜大悲懺，我又請一位密宗的蒙古喇嘛法師來給我父親灌頂，又給我父親戴上五佛冠，還有加持咒。這時候病重了、垂危了，我弟弟跟著才出家。這位法師到長春了。和我弟弟一同去這位法師以後對我說，他到長春般若寺，客堂供一尊地藏菩薩，我以後也見過，這尊地藏菩薩像塑得很莊嚴，他很喜歡，他就在那兒拜，晚間他就看見一個童子持個幡、我父親跟在後邊，那就是死後的樣子，離地約有半尺，沒有踏著地走，童子執幡、我父親跟著往前走，走到地藏王菩薩前，我父親就在那兒也是拜地藏菩薩。他白天去、看見拜地藏菩薩，夜裡做這個夢，第二天早上他對我弟弟說，他不好意思說我父親故去，他說：你父親現在病好了就好了；要不好、恐怕要故去。就是我父親那天晚上故去。

故去這天晚上，我在那吃晚飯，我在家持了四十天八關齋戒過午不食，以後不行，在家生活睡得晚、起來得晚，早上和午飯連在一塊兒，生活調不好、不行！在家生活不是夜生活、也是一半的夜生活，差不多都十一、二點睡，早晨起來，就和中午飯擠在一塊兒。這天晚上，因為父親不能說話不能動，我和弟弟妹妹輪流照料，我正在那兒吃晚飯就八點鐘，大妹妹跑過來了，沒穿鞋、跑過來了，開門：爸爸不好了！我把飯碗扔下！也沒趕著穿脫鞋，趕快跑過去了。本來那天晚間父親睡覺還合掌。多少年給我父親看病的醫師，是中國人醫師、日本醫學院畢業、天津人，我十六歲就見他，那時候我父親在他的病院養病、治病，這天父親腦貧血貧得厲害了，人有點昏睡的狀態，我母親害怕，對護士小姐說，護士通知醫師，說是腦海血上不來了，不要驚動他，驚動有危險，完全保持鎮靜、保持肅靜不要動。護士小姐把門開開，那個意思：再危險要往太平間推。我母親怕得了不得，以後慢慢甦醒過來、好了，門又關上了。就在這天晚上我母親一個夢：看見人山人海的，說看什麼？自己出來也幫著看，可是害怕，一看老遠、民國初年叫出大差一處死刑、人犯拉過來了，大家都爭著看，我母親一看是我父親，醒了！是個夢。那就是兔業病、那些不

吉祥的事情都來了。過陰曆年，一般的風俗最怕打破杯子盤子，過了陰曆年，從除夕就打，幾天就是你碰一個、他打一個，就是不吉祥的樣子。再是我父親那麼愛乾淨的人，二十八歲清末民初的時候，到韓國還穿西裝呢，那時候一般人哪有這樣。留大辮子穿西裝、照的相片，那麼摩登，竟然兜袋內衣裡頭，一片蟲子、二三百隻，在東北少則一、二隻，多則十幾隻就了不得，這幾百蟲子，我母親說就是人敗運、不好運氣、不吉祥的現象。好的時候，父親確實好，相貌也很富泰，一切事情都很順心，以後因緣果報來了，不好一切都不好，瘦得皮貼骨頭。我過去一看，父親果然是不好了，本來西醫師來扎針，妹妹就對我說：唉呀！這一針之苦，不受也不行啊！因緣果報。最後我父親就問這位西醫師，比量給我、我再告訴說是：我的病，究竟能不能好？多少年給我治病的醫師，請你告訴我。西醫師含蓄的說：已經不可能再好了。我父親一聽，就是甚深點頭：我求走了！不求好。這時候我就：唉！父親信佛七八年了，這時候求往生也好了，一定好好勸父親念佛往生。

父親五六點鐘躺著、還合掌。我說這個好！躺著睡覺都合掌。老家人就說：你

父親一、二天不要緊，還得幾天、不怕。那個意思：不能好、還得等幾天。我們就等著父親往生，尤其看父親睡覺的時候能合掌，我說好！我們都盼望能夠往生。可是八點鐘過去一看，父親變了！手張起來了，眼睛瞪著。唉呀！瞪得難看，唉！嘴也張、手也張，眼睛瞪著滴個圓，眼珠在下邊。唉呀！我心像刀絞一樣，念佛多少年、我給求，怎麼這樣子呢！過去就在父親耳朵趴著說：爸爸念佛啊！求生極樂世界，念佛！怎麼叫父親也聽不著，沒有辦法，找些報紙捲起來，在父親耳朵再講，父親也聽不著。從八點開始，這時候趕快又請密宗這位喇嘛法師、蒙古人。請來了，九點過了，他教佛號停住，他念咒給加持，加持到十點，父親這時候嚙氣了。能看出來，嚙氣了，手也鬆了、眼睛稍稍合了、嘴也合了。加持完了，他說：你們念佛吧！他走了。以後我問上海佛學書局范古農居士，那是民國一、二十年上海著名的一位大居士，行解都有。他回答說：你們修淨土宗，不應當臨終給父親請密宗的人加持，佛號不斷才好。不過我知道那時候佛號不斷也不行，那就是亡魂撲過來了，朦朦朧朧忽然間現了，就像聖心法師說他哥哥看見廣東小姐，可能是披頭散髮、滿身是血，撲過來了，撲在身上、抓上來那個樣子。十點鐘以後，父親嚙氣了，這時

候眼睛不合、我還摸索摸索，也沒得完全合，嘴也沒有合，我還給摸索合上去，也沒有完全合。手這時候還張著，我給收攏在一塊兒、還合掌。我這時候萬念俱灰，父親死了，求往生也沒得著，這時候請一位居士才出家、和一位在家居士兩個人，拿著木魚在我父親寮房裡，開始念佛。最初我還跟著念，念一念不知念什麼，想著父親故去了，也不用我給父親泡奶了，或是解痰、解尿了，都不用了，唉！糟糕！我就想父親故去了，我不願往外送，留在家裡，多留幾個七才好，我時常要過來看一看。父親臨終的時候，大妹妹、二妹妹，都站在眼前，弟弟上長春了。我在眼前，這時候就感覺：唉呀！父子天倫、骨肉至親，生離死別，最後剎那，心裡也是難過，父親一別永別，六道輪迴、哪一道去了呢？哪生哪世再能和父親見面呢？都想過去抱抱父親、摸摸父親，不願意殯葬、留在家裡。最後要嚥氣的時候，很孝順的大妹妹就跪在地上，等父親完全嚥氣了，她就昏倒在地上，我和二妹妹把她拖到她的寮房去。二妹妹也過去了，老遠我就聽在那邊哭，這時候我就過去看一看他們。大妹妹還在那兒躺著難過，可是大妹妹信佛、知道不哭。二妹妹和老家人在廚房哭，我就過去訶止，我說：不要哭！爸爸現在神識沒走、能聽著，不要哭不要哭！兩人不



好意思，也都不哭了。再看看老祖母的寮房，老祖母在那兒呼呼睡覺，我心裡一陣也是心酸，明天老祖母找爸爸，我怎麼說呢？很難過。總是老祖母睡覺，我就退出來了。回到我的寮房，就在我的書桌前椅子這麼一坐，我一點兒沒想到，一坐就這麼想：我前生是出家人，我父親是護法居士，給我護法護得很多，我今生照料我父親十年的病，還這個債，這一段因緣過了。就起這個念頭。我回心一想：咦！我怎麼起這個念頭呢？我一點沒想到？我怎麼起這個念頭？我怎麼前生是出家人呢？我怎麼起這個念頭？我也沒往那想，怎麼起這個念頭？同時信心都不夠，我怎麼還是出家人？以後慢慢久了，我想確實是這樣的。

父親故去了，大連有位老居士，是貿易行的總經理，他給董事長賺了三百萬大洋，比現在三百萬美金差不多，差不多能有三千萬，那時候錢值錢。他和我一同受五戒。老居士很有道德，我年輕，他五十四歲、我二十七歲，我時常親近他，大約半個月我就去拜訪他。他和我說：我從受了五戒吃素回來，天天晚間，有老爹老母，臺語叫公媽，家裡故去的一些老人家，就是祖父、祖母、阿姨、姨父、姑父姑母、伯父、伯母、叔父……故去的這些老長輩請他吃筵席。用筷子捻一點給他送在眼前，

在別的老人家眼前，他就很光榮。這話能有四十年前，就像清朝中舉人、中秀才那滋味，很光榮。現在話，就是得博士學位了，給他登報慶祝慶祝，同時還請他吃筵席，也是那個滋味，給他捻點菜，這是光榮。不過他說：都是雞鴨魚肉，都是葷的，天天晚上請吃、天天吃葷，吃得他夠了，白天就跪在佛前說：弟子已經吃素了，晚間夢中也不要吃葷！請佛力加被。怎麼吃素吃得很好，晚上夢中天天請吃葷？請佛力加被，晚上不要吃葷。禱告完了，從那天晚上起，這些公媽——老爹老母請的都是素的，變了！我看這老人家很修行、很有靈感。他供他老母親的相片，給他老母親天天念佛。這一天，他太太就看見他老母親來了，說：你們這些孩子，還把我安排在那地方，我哪有那個命能在那地方，都是你們孝順，把我安排的。哎呀！歡喜的、說不出來那個滋味！把母親相片供在佛旁邊，就那麼歡喜。說著說著，母親坐在她的床舖旁邊，一看地下一個老頭，坐在椅寮上，唏噓就哭，越哭、哭得那個委屈，他母親說：這你不能怨孩子，那是怨你！這麼一說，這老頭更哭，更哭更委屈。他太太早上就說：昨天晚上這個夢很奇怪，怕是爸爸。他也說可能是爸爸。他三歲沒有爸爸了，他不認識他爸爸。一想：老姑母八十歲，荊州人、在大連，距離六十

里，趕快坐公路車回去問他老姑母，說是穿的長袍馬褂，都是黑的，兩撇鬍子、四方臉、什麼樣子。老姑母說：沒有別人、就是你父親。他說：真是的！覺得自己抱歉，對不住父親，有母有父，為什麼給母親相片供上、不供父親呢？父親沒有相片，趕快給父親添上蓮位，也供在佛旁邊。他有這些靈感，我就說：求你給我父親念佛。他給他父親母親伯父念多少功課都對我說，我就請老居士給我父親念一圈、兩圈，說好！答應了。我父親故去以後，我見他，他說：他這天晚上，就看見大連佛學研究會兩個居士在我父親那兒誦經、在我俗家誦經，就是這兩個居士，確實在那地方誦經。他又對他太太說：某某居士他父親，恐怕昨天晚上故去了，他看見佛學研究會的居士在那兒誦經。這位居士這麼修行，還是大連市議會議員，五十多歲了，在家修行也是多障礙，同時修行也要明白佛理要緊。這麼修行的居士，我二十八歲，父親已經故去了，一位師大爺叫我到寺院給他送往生，他說：你父親臨終，你照料很好，師大爺現在病很重了、危險，你來送我。我說好。很遠都是沒有車的地方，兩個人徒步走去了。這一天老和尚病重、十五的晚上，滿山是雪，對面有屏山，秋天有紅葉、楓樹紅葉，很好的景緻，冬天、六出齊飛、銀色世界。我晚上在那兒

給老和尚誦經，我就感覺，那個境界、一生不忘。我就在寺裡，天天送老和尚。這一天他俗家的人找來了，說他沒有了，以後在海邊找著了，從水裡漂出來、死了。怎麼回事情呢？這麼修行的居士、社會經驗也有，就是家庭要看開。說是他孫子有病，早晨家裡一同吃飯，兒子、兒媳婦抱著孫子有病，他老頭、老婆兒家裡一同吃早飯的時候，無意中談話，媳婦就說：前天請人打卦算命，看到孫子有病，是怎麼回事情呢？是和祖父兩人命犯剋，阿公不死，孩子就要死，孩子不死，阿公就死。「阿公不死、孩子要死」，他聽了這一句話、他成病了，「啊！我不死孩子要死啊！那麼我死好了。」這不是來了魔障了嘛！他很傷心，晚上睡不著覺了，七夜睡不著覺，這一天就拿著木魚、穿著僧眾的布襪子。當初他要出家，他太太說：不要出家，你就在家吧！你吃素我就跟你吃素，家裡很好嘛！一個大公館，還有很寬敞一間佛堂，你就在家修行，一切都隨著你，你就不要出家。叫太太留住了。這時候他七夜不睡覺，不由人的、迷迷糊糊的，拿著木魚走了，以後走到海邊，海邊的人還看見了，說看見有個人跪在沙灘上、打著木魚念佛，又是霧、又是毛毛雨，他就跪在海邊念佛，以後就沒有了，完了海裡潮出來了，死在海裡頭。唉！

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確實是這樣。我父親故去了，他看見大連佛學研究會的兩個居士在家。

父親故去之後，我心裡想：還要照料我父親，我每天還要去看看。在我父親故去第二夜，天一黑我就害怕，害怕得不敢到我父親寮房，沒辦法我就找弟弟妹妹作伴去。我信佛的妹妹，晚上就做夢，說爸爸要什麼帽子戴、又要什麼。不但我怕，就是弟弟妹妹連哥哥也怕、都怕。以至於父親故去兩三年，日本最後戰敗前，物資沒有了，什麼都配給，我就買些東西，沒有地方放，父親已不在，就存放在我父親寮房，連白天過去拿東西都怕，就那麼不由人。我七八年前晚上有時候還喊還叫，所以滿城那小徒弟，看到我父親站那裡，這時候已經故去了，我父親可能變護法神了，我牌位還寫父親名字，父親還能跟在這兒，恐怕在我眼前、在蓮因寺。不過現在一切都解決了，可能和冤家的冤解決了，我每天不但召請我父親放蒙山、我還召請我父親的冤家債主。連回向，每天我默默不出聲，也是這麼回向，給我父親回向、接著就給我父親冤家債主回向。可能這個冤已經解開了。以後我再就不怕了，我也敢大膽講了，晚上睡覺、多少年來都好。

以後在紐約遇著宗才法師，他是綏遠人，在他那兒掛單，沒事情談起來，我就問我父親這種事情。他說他嫂嫂被狐狸迷住了，就裝模是他伯父，一來了，抽煙這麼抽：「嗯哼！給我上煙，弄點兒黃酒。嘿！你們這些孩子，不知道孝順我。」就裝那老人家。以後他叔父說是黃鼠狼迷人。他那時候十八歲小伙子，他叔父說是：你小孩子，我們都不敢隨便動，你那時候裝玩，跑到你嫂子後屁股那兒，你用腳用力給她踩一下。說：好！他嫂嫂時常說是伯父來了，來了就裝老人家：「你們那些孩子不孝順我，我要抽根煙，都不給煙，來！給我點煙。」就得聽他、就點煙。黃鼠狼、狐狸，來了調皮就鬧人，不學正經，「給我弄酒！知道老人家要喝口酒，你們不給我弄，這些孩子！」就裝他伯父。他這時候就假裝弄什麼東西，湊在他嫂子後面那個地方，用腳「啪！」一踩！用力一踩！他嫂子一下子仰頭，「哇！」一叫，好了。有一天，他嫂子又來了，說：「你們家裡孩子沒有規矩，把我尾巴給踩掉了。」我一聽他這麼講，兩人沒事聊這個天兒，我就打聽我父親，他是老參師父，他說一定是冤家。我那時候就不曉得，最初我母親說這病奇怪，我就說母親迷信，這是腦神經衰弱，老母親沒有新知識，父親還是新腦筋，也說自己是

腦神經衰弱。以至於高雄那位邵居士，他說我父親最後是看見冤家了。在大溪出家那位明演法師，也是因緣，從福州和我坐一條船來的，他那時候是軍人，以後還到我這兒受五戒信佛了，跟著淨空法師，那時候都是居士，淨空法師那時候到我那兒住，朱鏡宙老居士介紹的。明演法師以後在白聖法師那兒出家，到大溪跟著曲映光居士學密，我就問：你學密，像我父親病怎麼治？他說：密法能有救。以後宗才法師說：無論什麼法，對方不答應沒辦法，他一定要命，冤冤相報，有因果的，佛菩薩也沒辦法。有什麼辦法呢？一定和他說好，就像閩山抱著木魚跑的那個，一定和他對面講好，他答應了，這人好了以後修行給他回向、可以，冤冤相報沒有頭，好好哀求勸他答應、可能解釋開，不答應、什麼法也不行，違背不了因果，我聽確實如此。

我二十四歲受三皈，吃素都不敢吃，二十六歲受五戒就正式吃長素。吃了長素，我究竟是在家出家我也不敢說。到二十七歲二月初二，我父親最後臨別的時候，我就感覺到：唉呀！父子生離死別太苦了，我要是將來在家娶妻生子，我將來死了，也是這樣生離死別，我決定獨身，不想結婚了，同時看見父親這一生、我都在眼前，

都知道，也是夢幻泡影。我父親很好名，也能賺錢，也好擺場面種種，現在都成夢幻泡影了，有什麼意思呢？我什麼也不做，我在佛法做，還不敢出家，出家生活太苦，早晨起來的早、過午還不食、又有什麼規矩。以後在佛學院住，去寺院考驗自己。最初在寺院住，感冒了渾身燒得厲害，跑到廁所大便的時候，一看一隻條蟲，把自己嚇一跳，就用手抽，以後蟲子沒有、就斷了，到現在我都忘了，蟲子在肚裡頭、早把我吃了，蟲子那兒去了呢？我也沒有殺生，也沒有把它打出來，就是些魔障。還有一次，我感到：唉呀！無始劫來今生、人生真苦啊！同時自己業障深重，我怎麼辦呢？我到寺院頭一天，經人介紹，從東北安東兩千里到北平，到寺院才一住，知客師招待、首座師招待、住持師招待，把我送寮房裡，人就退出去了。我當時覺得滿身發燒那滋味，說不出來的苦悶、焦躁不安。我想：這不是業障嘛！糟糕！怎麼辦？我帶著《普賢行願品》打開朗誦一遍，雨過天晴、沒有了！我心想不錯！自己也感覺著奇怪。又過兩天，唉呀！業障深重。我就到寺院廚房拿把刀回來了。手指頭燒太苦了，從頭燒幾個鐘頭燒到這兒呢？人不疼嘛！我就把它剝下來就可以了。我就拿過來準備，衛生紙都準備好了、擦血，菜刀也拿好了，就念觀音菩薩。



念著觀音菩薩，這麼一剎！「砰！」一聲！對面一位老法師過來了：「你怎麼地？」我說：「我想剎指頭懺悔。」他說：「你鬧魔障。」剎的時候，不由人這個手抽回來了，我感覺也奇怪，也不知誰給我抽回來了，我本來決心想剎呢！也不曉得怎麼回事情。那麼這不可以這麼做，剎指頭就懺悔了嗎？不行的，一定從內心常常拜佛誦經念佛，或是弘法利生種種都是懺悔，但勉強剎指頭也不對。漸漸的在寺裡，我怕我受不了苦，那時候在北平，日本投降前，北平配給吃的玉米麵種種都酸臭，我也吃，我也跟著學持午、過午不食，忍耐著也吃，早晨也跟著起來。經過半年，我漸漸感到這個生活我可以了。處處都苦，連中國佛教學院、是周叔迦居士辦的，我以後到那兒，吃的更不好，也勉強在那兒住，這種生活我覺得很好。這時候就決定出家了。不過一回寮房一想：老祖母和母親放不下。一到佛前一拜：決定出家了。回到寮房、停一會，就不能出家了，就這樣。晚上就夢到修理電燈，一下子過電了，死了、不能出家了！不能出家了，睜眼看看我靈魂脫開了，我看我死後什麼樣子了，睜眼一看：躺在床上、是個夢。這是一個點化。再有一次，想出家，布襪子壞了，我要用針縫，縫來縫去，這次針拔不出來了，我

用牙咬咬，一下針斷了！趕快！糟糕！小孩就知道，要是沒有針柄的針，到肉裡一直往心臟走，走到心臟人就完了。針斷了一看：眼前沒有，用舌頭在嘴裡摸，也沒有。糟糕！到哪兒去了？再怎麼找也沒有，唉呀！糟糕！在嗓子裡掉下去了，糟糕糟糕！想出家，怎麼鬧這些魔障，決定去開刀吧！想打電話聯絡，倘使沒有，開刀以後找不到針尖兒，這不叫人成笑話了？同時開刀很貴，帶點錢都要花完了，也不能開刀。不能開刀，要是針尖兒走到心臟，人就不行了，不開刀不行，要開刀要早一點，不能不開刀，花點錢就花點錢吧！決定想開刀了。不過是找誰呢？出家師父不好意思，有三個居士在佛學院住，叫人家成笑話了？那時候俗家的妹妹在北平，打電話叫他們？要倘使開刀了什麼也沒有，這不是弄笑話了？拖拉拖拉，看到人晚上打梆，危險時期過了，該死早就死了，沒有事情。我感覺都是些魔障。

受戒的時候，十天都站不住了，十三、四天都要倒了，我就持大悲咒。都說人要出家，無始劫來的冤家來找，有仇報仇、有冤報冤，我就念大悲咒、一直持，我怕有魔障、有冤家來找，尤其我父親就是這樣，我就緊持大悲咒。這天晚間，半夜

跑小廁所，跑到小廁所又起個念頭：我要吊死就在這兒吊死好了。轉眼我知道這是魔障，趕快尿完了、跑回去，想念大悲咒都不敢坐著，躺著念念大悲咒、睡了，也是魔障。十五天以後，身上一切都好了，輕安了，聲音也出來了，好大聲音，又高興又歡喜，戒兄弟早課念到最後，真是天雨曼陀羅花，那個境界、那個歡喜、那個好！我兩個月正好把楞嚴咒背會了，在戒期裡，一切我都會跟著念，楞嚴咒會念，念得很歡喜，哎！那個好！一個戒兄，晚間一個大饅頭，坐得扁扁的，就在他的行李底下，另外一個戒兄就告訴我不要去，那個被子裡頭都是尿、尿床，都是小孩，十五、六歲就去受戒，還有十八歲的。我就問：你這個饅頭怎麼從齋堂偷出來的呢？他就說：居士供齋好大的饅頭，放在桌子上能有一斤一個饅頭，引禮師管的都嚴哪！他把大饅頭拿過來放在後面的座上，完了坐在上頭，坐得扁扁之後，就要起坐了，結齋的時候，把它拖出來、放在大袍袖子裡頭帶出來的。我當時想：唉！這些小戒兄小孩子，既然過午不食、就過午不食，偷著吃饅頭幹什麼！又破齋犯戒，我不吃。

以後很好，可惜可惜，大陸沒淪陷那時候，我想參方當代那些善知識：虛雲老

和尚、能海大師、靜權老法師，興慈老法師在上海見了一面，圓瑛老法師沒見過，慈舟老法師、倓虛老法師我都想親近，可惜都沒得親近。可惜生在末法時期，願意多親近這些善知識好。再是我現在心情也很歡喜在山上閉門靜修才好，一晃人就老了。說這些，同學不要當笑話聽、或是興趣這麼聽，這都做諸位菩提路上的資糧，一個經驗、考驗。這都是眼前實事，不但我的，好多信佛的人，有種種經驗，不可思議的。信佛久的人、連不信佛的，回家打聽父母，有時候祖父母也有經驗，不信佛的也有奇異特殊的經驗，信佛的更有經驗，都是給佛法做證明，決定不錯。我們暫短的人生，尤其是受科學毒、受西洋思想的人不信，沒有遇到的時候，絕對不信，等到遇著的時候，就不能不信，事實在眼前。公開的事實，日本的靈感錄我看過，當時日本鬧事件，想把日本首相暗殺、沒暗殺成，殺了首相的兄弟了。這些人正把首相的官邸包圍起來、在那兒叛鬧事，有兩人在那兒監督、管制不讓他出入，正在那兒，就看見打死的、他們以為把日本首相打死了，其實是首相的堂兄弟打死了，是個海軍大佐，就看見他、他們以為是首相，從那死屍起來，往房頂上升，實事記載的。像林肯、他們在白宮看見，好多公開的事實，所以我們一定要信三世因果、

六道輪迴。當生的人間佛教、人間淨土，我們也給人間增加幸福，而究竟必須要了脫六道的輪迴、長劫的生死，必須要注重三世因果。當世當然也重要，並不是不重要、也增加幸福，可是一定要眼光放長遠，同時要徹底真實為佛法去做，才可以。講到這，大體可以了。

## 佛法的利益，吃素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我最初受打倒孔家店、打倒迷信、打倒偶像的影響，大連佛學研究會請的法師辯才很好、講得很契機，都不願意去聽。勉強去聽一聽、看一看，我一聽、好！頭頭是道，很講理智的，很好！我接著每天去聽，聽到圓滿頭兩天，我就計劃想皈依，怕皈依有條件的，得要吃素才能皈依？或是有其他限制？我一問，說皈依沒有限制，只是皈依；受五戒才戒殺盜淫妄酒。我這一聽，我可以皈依了，我就報名了。這是二十四歲的冬天。二十五歲這時候吃素就很容易了，很奇怪，就是善根增長、業障消除一些。不能說都消除，都消除就成佛了，就是消除一些，吃素不那麼困難了，也感覺到佛法好。漸漸感到很好很好，這時候俗家父親也願意吃素，弟弟妹妹也願意吃素，一個做飯菜的老人家也講要隨喜功德。在故鄉有母親、哥哥，還是對佛法一點不能接受的。我二十四歲冬天開始聽佛法，二十五歲對佛法漸漸就感覺：那時

候臺大有個學生叫楊政河，現在已經作教授了，齋戒會第二屆的學生，他有一天來，這話也有二十多年了，他說：「師父師父！我們方東美教授說：『中外古今的哲學，以佛學為第一。』」我一聽：我當年初聽佛法的時候也有這種心，說是「天下名山僧佔多，世間好話佛說盡」。我感覺佛法太好！就像方東美教授那種說法，我也很感覺得對：佛法太好！願意盡形壽獻身命來學佛、依著佛法去修行。這是二十五歲。那時候想吃素，母親還有點阻礙。母親說：「小孩子學好就好、心好就好，不必一定限制吃素。」我知道這個理，說是心好就好，吃人家的肉、把人家殺了，那是好嗎？那並不是心好行善哪！心裡知道、可是不和母親辯論，我就修我的。二十五歲經過這一年，二十六歲我就毅然決然，在瀋陽慈恩寺，寺裡授三壇大戒，我去、但受五戒，住了七天，寺院的生活很好很好，還聽紅螺山徹悟祖師道場的方丈老和尚，每天和我們講一講佛法，聽得很有興趣、又有意義，住了七天受了五戒。再回到俗家，母親聽說我吃素了就不滿意，生氣的樣子、還瞧不起那個樣子看我一眼，母親也不再強逼著我吃葷了，從那時候開始吃素。吃素之後，身心愉快，從未曾有，太好太好了！沒想到信佛、進一步吃素、受了五戒，天天拜佛、用用功、看看經，就這麼

好！

現在說，我今年虛度八十三歲，我的膝蓋三十六歲在岡山海邊摔了一跤，摔得腳骨頭脫臼了，十七天不能走。寺裡老和尚的徒弟和我很有緣，人見面都是緣，他和我很有善緣。他不會說國語，我不會說臺語，用手比的。他的意思：再不好啊！一個月以後再就不能好了，變跛腳。跛腳我懂，腳要是跛，一定是不能走了。我一想起來：變個跛腳，朝四大名山怎麼朝山？講經弘法怎麼講呢？怎麼弘法呢？等著唱「爐香乍爇：」法師就跛腳、癩個癩個的出來了，一想心裡都懊躁，難過著急、都冒汗。十七天，他們又在鄉間請老人家給我接骨，有十幾分鐘、他搖搖，我就感覺骨縫腳骨頭那兒癢，我感覺這不錯！漸漸癢、他就叫我站起來，過去不能站、這回能站起來了，就很好。很感謝很感謝！沒變跛腳。那時候我還背過《普門品》、求觀音菩薩加被，長期求、我就背《普門品》。以前拜大悲懺也感覺有靈感、持大悲咒有靈感，這講我信佛的經過、還是消災免難寶貴的經驗。

我那時候想：我將來年老身體如何呢？希望消災延壽、能用點功，或是隨緣弘法利生才好呢。現在檢討自己，我八十三歲，眼睛一點不花，和二十四歲的時候一



樣，二十四歲我戴的眼鏡，和現在度數一樣一樣，差不多；耳朵也不聾，小小的聲說話、我也能聽得清楚；牙齒可以嚼花生米、可以吃腰果、軋礮軋礮脆！想起來一者是很感謝，我想我要是不吃素，或是不去誦經念佛做早晚功課、以至於放蒙山、在齋堂吃飯種種的，一天五堂功課，要不是信佛，未必有現在的身體這麼健康，想起來就很感謝很感謝！就時常以這個勸勉居士吃素好。再是，我二十四歲跟父親吃一天的素，二十五歲漸漸願意練習吃長素，二十六歲正式吃素，長齋茹素。那時候的齋並不是過午不食，三十歲出家了，我才過午不食。有時候有事情在外，也免不了過了十二點以後吃，可是我五十三年不吃晚飯，我又吃素，所以身體到現在還較比好、八十三歲年齡還這樣，我就很感謝佛法不可思議、有靈感。我很願意大家一齊做功課，建築蓮因寺，我感覺這也是過去生中的習慣，我過去生中也可能是在寺院中過生活，也願意做早晚功課、也願意過齋堂。現在蓮因寺這種生活，或是我出去打佛七這種生活，都是我過去生中、我的經過，我的生活就是這樣。我有得佛法的利益，我把這個利益也貢獻給諸位。

## 齋戒學會三十年感言

八十六年寒假女學生齋戒學會

我三十六歲、來臺灣第二年，在岡山海邊摔一跤，把腳摔得脫臼，十七天不能走。這一天，他們在鄉村中領一個老人家來，他把我腳脖子脫臼的地方晃晃晃；，有十幾分鐘，我感覺腳脖子那地方癢，感覺不錯，癢可能是裡頭血脈活絡了、通暢了。然後他叫我站起來，我就站起來了、不疼了，從那以後腳好了。那麼我想：我當時怎麼摔了一跤、腿要變跛腳呢？我那時候從故鄉東北出來，晚間夢中看見鐵路邊火車廂，就像火柴盒一樣，橫一個豎一個倒在那兒，我感覺不大對勁兒！還有，我從北平出來，到南方參方，我就跟著慈舟老法師，有生澀的佛法、聽他老人家講，就聽不懂。我有一個小戒兄，比我少十歲，書讀得比我還少，他能聽懂。我心裡都著急：這怎麼回事情？等我來了臺灣，大病一場之後，那時我在高雄省立醫院住了十天，我問主治醫師，那時候我不會說臺語，不像現在臺語說得那麼流利，他也不

會說國語，沒辦法我就用日語和他談，我說：「我這個病要不要緊呢？」他說：「你的脾有點腫。」脾大半是在胃的旁邊，有點腫。那個意思：「你的病並不是一定能好喔！你脾腫了，嚴重的話，恐怕人都不行喔！」我問我病要不要緊？他沒說要緊、也沒說不要緊，但說「你脾腫了。」這個脾，我是在福建的時候，打擺子——打馬拉利亞（瘧疾），打得脾受傷。以後我也沒有別個辦法，我就念觀世音菩薩，再是求發心、求病好，求佛力加被。以後病好了，再打開《金剛經》、《金剛經》注解一看，比以前懂了。三十六歲腳摔壞了、三十七歲就復原了，漸漸很好，以至於能從臺北坐汽車到觀音山下的成子寮，一直到觀音山上，就好了。這時候就是很感謝、很感謝！

我想：那時候我要不從大陸來臺灣，臺灣有沒有先民鄭成功帶來的一些人，或是以前從大陸過來的人，我們在臺灣怎麼生活呢？或者就不敢來臺灣了。不敢來臺灣、遇到什麼災難就不行，好佳哉！來臺灣。看人情很純樸，有些地方就像古人那古風一樣。以後我也想：臺灣現在一直保持安定狀態，一切唯心造，還是人心較比純樸。說是現在社會上又怎麼不好，可是比不好的還算是好、還算純樸。尤其我們

信佛的佛門弟子知道，還儘量保持這個純樸的民風，要實在、誠實、要好好的。

以後病好了，我從臺北觀音山住了半個月，就到本省著名一位法師——斌宗法師那兒參方，在那兒住了一年，感覺很好。再過兩年，我三十九歲開始在本省弘法，以後在本省的山間就住下了。

等著我來水里住的時候，就有學生來。我先到臺中，中興大學的學生問我：怎麼念佛？怎麼打小木魚兒？噢！大學學生他不好高騖遠，還問我怎麼念佛、怎麼打小木魚兒？還要受八關齋戒。我感覺很奇怪喔！一般知識份子大學生都好高騖遠，談談佛法都要好高騖奇，他們不！都很踏實，我就很歡喜。第一次，到臺中給他們受八關齋戒、教他們念佛。第二次，他們放暑假就來了，成群結隊來到山上。和我談得很高興，我也很歡喜，談到下午兩三點鐘，我說：「你們不走嗎？」他們搖頭就說：「我們不走了！」就像他自己能作主一樣。我說：「不走、怎麼辦？你們住幾天呢？」「我們算一算。」用手指頭算一算，「我們住七天、七天不走。」那我就得想辦法了：女學生住鄰居家，男學生就在蓮因寺裡。那時候床舖也不夠，水泥地上鋪個蓆子，他們膽兒很大，就敢在水泥地的蓆子上睡，蚊子就在上面叮、也不怕，都

有大無畏的精神。

以後辦了能有七年，我考慮這不行哪！得建築個念佛堂，建築一個次於大殿的房子，就建築現在的念佛堂。一切情形很好。再是我那時候早聽過老參師父說：只要於佛法好的事情，再考慮自己的解行種種，就要放心大膽去做。那麼我就在齋戒學會辦了七年之後，建築蓮因寺念佛堂。這是二十八年，花了三十萬建築出來了，一切很順利。那時候熊琬老師、蕭武鏞老師、蕭武桐老師……好多老師都在念佛堂四週的走廊睡呀！一切情形很好，同學也都很發歡喜心，圓滿之後回家都是滿載而歸，對佛法的理論瞭解，前途也感覺安定，就像船一樣，能把舵把住了，往前在水上進行、可以說順水推舟，一切都很好很好。

從那兒我五十二歲開始辦，到現在，辦到八十二歲，辦了三十年。諸位現在能到齋戒學會作參方，把握住學佛的次第就是信解行證，對解門要瞭解，行門就照著修行。我們深信佛法就是臺灣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方東美博士所說的：「中外古今哲學，以佛學為最高。」佛學講的宇宙人生理智最高，依著這個做、決定是好的，我辦到現在就是三十年。

以後又過了兩年，我到臺北蓮友念佛團打佛七弘法，那時我才五十多歲。那時候蓮友念佛團，有一個王天鳴老居士，他過去作過湖南省政府主任祕書、陸軍中將，他退休回來，什麼也不作了，以後大家請他做臺北蓮友念佛團的團長，他答應了。那時候我去、開始打佛七。接著去年陽曆年終，又去北部打一個佛七，人數將到一千人，四眾弟子一律止語、不准說話，同時封場，佛七一開始再不准添人、也不准下山。止語、禁足、還一律持八關齋戒，晚上大家不吃飯，規矩很好很好。我那時候身體又很好，我就很歡喜，我好叩幽冥鐘，我就在第三天開始叩幽冥鐘，感覺那個意境，真是像佛國一樣，很歡喜、也很感謝！

諸位來參學，也就好好的參學，要滿載而歸。要尊重、慎重、好好的修、好好的學才好。有得利益的地方，無論在行門、解門，種種得利益的，都準備筆記本寫下來才好，留著以後永久作紀念，永久作修學的參考才好。

## 三寶釋義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現在開始講解佛法。諸位參加學校的佛學社團，又來參加齋戒學會，也是佛法。介紹「佛」的意義，這很重要很重要。

「佛」，梵語叫「佛陀耶」，原音 Buddha，翻譯過來意義是「覺悟」的意思。覺悟呢？覺悟宇宙人生的真理。理是所覺悟的；什麼能覺悟理？智能覺悟理。覺悟宇宙人生真理是什麼理呢？佛說、菩薩也這麼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這四句偈，這是佛法基本的原理。在佛世有人尋求佛法，究竟什麼是佛法？遇著舍利弗，問什麼是佛法？舍利弗說是：一切諸法本，因緣空無主，息心達本源，這就是佛法。眾緣所生、眾緣性空，就是佛法。這個人當下開悟。他多生多劫思惟這個理：什麼是宇宙人生真理？他思惟思惟：有人一指點，他馬上開悟、證果。三寶歌說「眾緣性空唯識現」也是這個意思，宇宙人生森羅萬象，

都是眾緣所生。

過去有齋戒會學員長給同學講佛法，問我：「佛法和世間各宗教不同在哪兒？」我說佛法要緊講「眾緣和合、眾緣所生」，再講「眾緣性空」，要點在這兒。世間人醉生夢死，講什麼真理、講什麼所生不所生呢！講現實，飲食男女、財產金錢要緊，世間凡夫都是迷。一般追求真理的人，或者說世間一定有造物主，追求久了，越想越有造物主，就形成宗教。還有說土生土長，死了再入土。問耕田的老農夫，他說：我們土生土長，將來還入土嘛！還有講沒有因沒有緣；或是講一個因。佛說不然，是種種因緣和合，不是一因。要講無因，投機取巧，種種為非作歹，以為能得美滿的好果，合自己的心意、合乎真理？並不是。佛說是眾緣和合，唯心唯識所現。

眾緣和合唯識現，所現就是森羅萬象——現象界的一切一切，我們的人生，從個人的身體、心理，心理就是性格脾氣，個性格脾氣不同。身體，一人一個身體，相貌不同。家庭，各有各的家庭，兄弟姊妹、貧富貴賤，種種不同。家鄉不同、省不同、國不同，世界一切個個不同，都是個人的因緣不同。個人的性格心理不同，



才感到不同的環境，各人有各人的。性格要是好、感上好的環境；性格不好就感上不好的。性格是唯心、這是因；還要藉著緣。因，就像種子；緣，就像土、水、太陽、風，有因有緣。還不止一種因緣，而是種種的因緣和合。不但有土、還得有水，沒有水，種子在地下也乾枯。有了土、有了水，還得有太陽曬，陰濕的地方，種什麼也長不好。眾緣和合，這一粒穀子撒在地下才長出來，結成稻果，眾緣和合。用種子譬喻，眼前現實人生、一切一切都是如此，事實也是如此，眾緣和合唯識現。身體講新陳代謝、有生老病死；心理有生滅——生住異滅，剎那剎那不停；宇宙人生就是無常，有成住壞空。成住壞空、生老病死、生住異滅，剎那演變的時候，就是空。因緣所生法，像電影片的膠卷一樣，輪轉不息，過去有人譬喻就像走馬燈。也像理髮店的大鏡子。從早上一開門、到晚間打烊，這一天在鏡子前坐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種種不同。晚間一打烊，老少男女都沒有了，都過去了，鏡子上不留痕跡。那都是空的、這一天過去；可是，不能說鏡子是玻璃，玻璃照不出來人物，鏡子能照出來。不能說這一天，沒有這些老少男女來，理髮店帳目還記上今天有多少人來，給理什麼髮，收多少錢。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就是「空」；「亦名為假名」就是「有」。「有」不是那麼堅定、真實的有，都是些假名。而凡夫就在假名中間享受這個有。好比這是山、這是竹子、那是磚頭，磚頭是土燒的。最初沒有這個山，說是石頭山挖出來的石頭還有貝殼，滄海桑田，種種演變。竹子，你要種竹子就是竹子，你要種尤加利就是尤加利，不一定、演變的。過去這是空地，現在建築講堂，又預備建築小樓，種種因緣變化，都是假名。磚，是土燒的。磚和水泥合起來，添上門窗，再添上鐵筋、水泥灌起來，再蓋上瓦，建築好了，叫做小樓。眾緣和合，磚瓦、木頭、鐵筋、水泥……，眾緣和合成小樓。講堂如此、蓮因寺也如此，都是眾緣和合。我們在這兒研究佛法，幾天齋戒會又過去了，剎那剎那演變，就感覺人生虛妄——為假名。但是，你可不能說沒有，有這個名：竹子、山、磚頭、講堂……，有這個人在這坐著，說的是佛法、聽的也是義理，不能說是在這兒打坐，什麼都沒有。有這些名義，而是假名。眼前這些現象種種，說是假名，剎那剎那不停的過。不但是同學十一天後下山，就是當下那些物質，也在那演變——無常，說是分子電子……，最微細的單位，剎那剎那演變，也是無常。所以，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假名。這個現象是唯心所生：我

們願意來參加齋戒會，我要辦齋戒會，同學一起發心要辦齋戒會，我們就辦，就是唯識唯心所現的。社長發表、同學發心，一起來這兒，我講、諸位聽，老師也講、諸位也研究，是眾緣和合的，起個名叫齋戒學會，眾緣和合，都是唯心唯識所現。世間一切一切都是如此。

我在青年的時候，對人生很迷悶、很悲觀，悲觀到極處都想自殺，現實環境很苦惱，又感覺也不對，不合乎真理，也辜負父母。那麼究竟什麼是真理？我以為佛法是迷信，孔孟的學說都是舊禮教、是孔家店。尤其民國十幾年，這種打倒迷信偶像、打倒孔家店的風氣很盛。以後聽法師講佛學，我以為是迷信，一聽：喔！不是迷信，這才是真理！聽了兩個禮拜，我就下了判斷：這才是最合乎宇宙人生真理的哲理。以後我聽臺大楊政河學長、參加齋戒會，他說：「我們方東美教授說：『中外古今的哲學，以佛學為最高！』」正好印證我青年時候聽佛法的觀感、我的判斷。這是一位國際哲學權威學者，印證我下的判斷不錯。至於研究佛學，追求宇宙人生真理有什麼意義呢？就是所有種種的學問、學術，要是對宇宙人生真理不明白，怕基本的方針、基本的目標弄錯。要是弄錯，一錯都跟著錯。所以我們應當研

究佛學、追求真理，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諸位來齋戒學會這十一天，就是很珍貴的光陰和精神來追求真理——研究佛學，儘量好好研究解行二門，不要辜負一番發心才好。

鏡子面照出來的現象，都是現象界；鏡子的玻璃是本體。比如我們一念不生，心裡靜下去，再觀一念不生的理、觀這一念不生的心，這是本體。森羅萬象是現象、是假名；鏡子本體沒有這些現象，觀一念不生就是空。空處見真，見我們本有的自性、真心，這是佛。佛在哪兒？當下就是！一念心無生、而照著無生的心，當下就是佛。這樣就覺悟，不能被環境所迷、所轉。

所以，這「三寶釋義」篇子，是弘一大師從南山律祖的著作摘出來的，說是要明白佛法，無論禪教律密淨哪一宗、得要明白佛法僧的意義。我現在講的，是佛、是法，佛是智慧、法是真理。智慧從哪兒生？明白理才能生。什麼能覺悟這個理？智慧能覺悟理。所以，佛、法就是理和智，實在是一念心。要明白了這個理，一念彌陀一念佛。明白了一念，當下就相似地和佛的理智接近。要念念明白了，那就是修定，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一直念去了，久久自然能成佛。

諸位看「三寶釋義」篇子，最下面是「一體三寶」。一體三寶就是：宇宙人生、森羅萬象無量無邊，從過去到現在、以至於未來，現在從眼前四方四維上下、十方，都不出我們心。要是明白宇宙人生，一切都是因緣所生、因緣性空，這念心要是能普徧十方的時候，這是「根本智」。要明白森羅萬象、人事紛紜，怎麼處置、怎麼辦理，怎麼個來龍去脈，因緣和合則生、因緣分散就滅，知道因緣生滅來龍去脈，這是「方便智」。根本智也叫「實智」；方便智也叫「權智」。根本智是照體、照這一念無生。這一念無生的心，普徧十方、無量光明，在空間說；在時間說，豎窮三際，無始就有它。不是主造的，也不是父母生才有。我們是藉父母的緣來投生；因呢，有這一念染心才生的。這一念無生的心，說是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無始就有；盡未來際不滅。並不是人死了，精神隨著肉體就滅，永遠不滅。死後叫靈魂，再投生人間又是人，沒投生人間就是鬼，以至於有六道輪迴。要是修好了，初步說是羅漢，進一步是菩薩，徹底心修到光明、清淨、安定，總是不生不滅，那就成佛、就是佛。

要明白這念心在空間徧十方、在時間窮三際——過去、現在、未來，這是根本智，

根本智  
└─┬─┘  
方便智  
佛

就是智慧、就是佛、就是覺。同時知道眼前一切因緣所生法，眼前彼此的心理作用、彼此身體的動作、種種的事物演變，都是因緣所生，隨緣盡分，應當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是「方便智」。我們上課聽講，應當怎麼聽、怎麼學、怎麼修，我就怎麼做，這都是方便智，就是權智。權智是照現象的，照一切因緣所生法。總說這兩種智，都是佛，都是智。但有權巧方便智而沒有根本智，好比世間的政治家、經濟學家，不知道本體，但人事上很巧；但知道本體而不會權巧方便，也不行，不能在現實的人生，應付環境、開拓前途。但是像達摩祖師那麼打坐，那是示現教我們修根本智的；而人事怎麼處理、怎麼作為，做學生好好讀書，那是方便智。這兩種智都需要有。本體智就是因緣性空、一念不生；方便智就是因緣所生、隨緣盡分。這兩種理就是俗諦理和真諦理。因緣性空、本自不生，這是真諦的理，真實不虛、確確實實如此；因緣變化、人事紛紜、要隨緣盡分這種理，就是俗諦，世俗就是這樣。入門問諱、入境問禁，我們隨緣，這是俗諦的理。真俗二諦的理，就是法；智能照理，就是佛；理智相應和合就是僧。

真諦理  
└─┬─┘  
俗諦法  
法

理智和合—僧

法，梵語「達摩」。「達摩」祖師、連諸佛菩薩的名，都是隨緣度眾生的。並不是

女孩取名叫什麼花、什麼雪、什麼麗；男孩叫什麼雄、或是財呀、寶，姓黃叫黃金萬哪！不是那個意思，就是隨緣度眾生。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尋聲救苦的；觀自在就是觀這個理，說觀就觀得住，不像我們感情衝動、觀不住了。達摩祖師示現面壁、說法，都是根本智的理，這就是法寶。法的原音達摩 Dharma，翻譯就是法。僧的原音 Sangha、達摩也可以添 ha、Dharmaha，僧是和合的意思，理和智相和，理智和合就是僧。

這講的一體三寶，諸位研究佛、研究法，就是這個。這是一體三寶。

這個智慧徹底證到了，就是化相三寶的佛寶——釋迦牟尼佛。佛又照這個理說法，佛的法音、和記載法音的經典，就是法寶——化相的法寶。最初聽佛說法，這道理很好，我預備照這樣修，娶妻子、天天上班、做生意不好修，我要出家修，可不可以？佛說可以！出家叫比丘，最初有五個人一起隨佛出家，這是最初的僧。以後，有佛的姨母要出家，就有比丘尼。最初還沒等五比丘出家，先有兩位商人，一聽佛法太好了，可是不能出家，還要做生意，有家庭負擔，我要皈依佛法、皈依僧，馬上兩位商人就皈依三寶，這是最初兩位居士。如此，出家眾叫僧；在家叫居士——居

家修道之士，也叫「優婆塞、優婆夷」，就是近事男、近事女。親近佛法，可是我不能出家為僧，我是親近奉事三寶的男子、親近奉事三寶的女子。「優婆」是親近，「塞」是男子；「夷」是女子。優婆「夷」和比丘「尼」的「尼」相同，都是女的意思。翻譯的分別，「尼」表示出家離俗，能持戒修梵行，有尊重的意思。轉過來，在家不能翻成優婆夷，就叫優婆夷，實際都是女的意思。如此就有四眾弟子，出家叫僧；在家叫男居士、女居士，這是震旦這方通俗演變稱居士，照說還是叫優婆塞、優婆夷，就是在家的男子、女子。

### 住持三寶

佛涅槃以後，因為眾生有生死，佛也不現有一段落、住世八十年。後人追念佛陀的恩德、佛陀的偉大、佛陀的尊貴，就造寺院、塑佛像。佛很偉大，佛寺就叫大雄寶殿。捉山中賊易、捉心中賊難，稱大雄。佛徹底覺悟，超過一切，稱大覺世尊，就這麼讚歎。這是住持三寶中的佛寶。佛的法音消失了，當時一些諸大弟子，就像孔門弟子記載論語、五經；佛門弟子就結集經律論三藏，所有想起來佛說的法都記載下來，就是經律論，菩薩羅漢照佛的意旨再演說也是論。經律論三藏經典，都是法寶。

陽明先生云  
破山中賊易  
破心中賊難  
我佛如來能  
伏心賊故稱  
大雄。



怎麼叫佛寶？怎麼叫法寶呢？我當年在家感覺人生苦悶，又被人騙、又被人欺負，他用勢力壓迫，我住的房子他非買不可，不賣他要告狀：違反偽滿洲國的經濟制度，算經濟犯。我怎麼辦？晚上越想越難過，長夜漫漫睡不著，說是：我就在這兒用一條繩子吊死，有一罐農藥吃下就藥死，再有一把刀自殺就殺死。想到這兒，忽然間一轉念：「不行！不行！自己騙自己、自己害自己！這是著魔、不好，怎麼想到這兒？是我自己的業障。」我趕快坐起來念大悲咒。念念大悲咒就打瞌睡，打瞌睡又想起來了：「唉！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求佛法理論，世間無常，你爭、我有忍辱波羅蜜，我就賣給你，人都是冤家路窄，相逢讓過去了，天高地厚，哪有這些！」念一念大悲咒、打瞌睡，越念越想得開，馬上就睡了。以後我想：法寶在哪兒？這就是法寶，一想起佛法的理論，馬上轉變自己要自殺的心，這不是救我一命嗎？這時候給我錢、給我什麼也救不了，自己內心想起佛法的理、轉過來了，就是寶啊！

以後再依著佛的理、依著佛的制度出家的，就是現在一般出家人，都是僧。僧以剃染為相、以戒為體。剃是剃髮，染是染衣。衣服染成咖啡色的、染成赤黑色的、

染成灰色的……，染壞色。剃染為相，不能穿著牛皮鞋、留著分髮、穿著西裝，說我就是僧。日本人弄一條布疊起來，掛在脖子上，說他是僧，這沒有僧的相。僧要住寺，不能說家裡有妻子，不但沒有僧的相，也沒有僧的體。剃染為相，一定出家有出家的僧衣，這才是僧。這是住持三寶。釋迦佛已經涅槃，佛也說佛涅槃後，要是對著塑的佛像，照佛住世一樣恭敬禮拜，就是一樣的功德。紙素佛像，要以為是紙的，就是紙的；要當作佛，以佛像而想到佛，就是佛。能住持佛法在世間的佛像，就是住持的佛寶。經典印出來、裝訂好了，在這供養，就是拜這部經也是功德，就是法寶。我們在這文字之間尋求真理，不能說信佛、而佛經的義理不懂，佛法的義理都在經裡，這就是法寶。我們以為僧，都是菩薩、都是羅漢，都那麼恭敬，這些僧也都是菩薩、都是羅漢；要是以為僧都不好，我們心中就沒有僧。要對僧普遍地恭敬、有禮貌。轉過來，僧修行、我們跟他學；他要不修，我們不能跟他學。我們只要遇到僧都恭敬，需要學的跟他學，這都是住持的僧寶。像廣欽老和尚的苦行、老和尚的定功，我們都可以跟著學，那就是住持的僧寶。

我們心的本體譬喻像鏡子的玻璃，照本體是根本智、照鏡子的玻璃；照鏡子面

的現象界，是方便智。宇宙人生，森羅萬象、人事紛紜，一定要方便隨緣，心裡再止住，觀照世間都是因緣所生，像夢幻泡影、空花水月，這是假的。止修好了就是定；觀修好了就是慧。定住了就了生脫死；必須要慧觀。學佛法要緊在這。這個理要是一時不明白，要慢慢體會，這是佛法基本的道理，漸漸體會，久久就瞭解。這個心，要是分三方面說：有智就是佛寶、明白理就是法寶、理智和合就是這一心，就是一體三寶。要譬喻就是鏡子的玻璃和鏡子的面——本體界和現象界，分兩方面這麼說。

眼前好比我喝水，我一放茶杯的蓋，這是因緣所生法。因為我講佛法，是個因；我嗓子渴、要喝水就是緣。緣，要泡茶、要喝，喝完了這麼一蓋，大家一聽：知道我喝完茶蓋茶杯、蓋子的聲。諸位聽的心理作用、或是杯子發出來的聲，都是因緣所生。我講完出去，我就不坐在這兒喝水，等一下到齋堂吃飯，晚上睡覺了也不喝水，就過去了；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剎那剎那不停、剎那剎那演變，一切一切都是如此。喝水是一種事情，茶杯是個物，杯蓋一蓋是聲，心理起作用就是心理作用，這些心、物、事種種，都是因緣所生。因緣所生，同學一聽：哎！他特意俏

皮我！他拍三下、罵人！這就不能隨緣盡分了，就錯誤，馬上就起煩惱。要是同學趴在桌上打瞌睡，我這麼「啪！啪！啪！」同學一醒：不錯！我打瞌睡很久，要不叫我，我不能醒來，這個因緣所生法、我一醒，好！這就是佛法嘛！於我好。要是拍三下罵人，那就不好，就不能隨緣盡分。說「這個好，對！」我接著好好聽法，當下就是覺悟的、就是佛；說「這是罵我」，當下就是迷。外道傳教，說是別人不知道，到時候窗戶都關上、窗簾都放下，就四個眼睛兩個人、不能多，我就傳你：你能成佛！或往你頭上一點：能成佛！就是邪覺了。心裡不修、不求理智，哪能就覺悟宇宙人生真理？這是邪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梵語，「菩提」翻過來也是覺悟的意思。佛梵語 Buddha，翻作覺者——覺悟的人；就像學者——研究學術的人。覺者是豁然大悟的人；菩提是講心理，都是覺的意思。凡夫不覺，迷在世間，醉生夢死，華燈初上、夜生活，或是爭名奪利種種，就迷在世間，不講佛法、講現實。外道心外求道，說是：你只要信我，你不修心，只要信我就可以、就好，不信我都是魔鬼。佛不是，佛說：你只要修心，心修得清淨、安定就是佛。外道就是心外求道，所以叫外道。外道有的也講

對人好、也講小慈悲，講不到徹底的大慈大悲，大多還合乎人倫。不過，不供祖先，見了忠臣義士、民族的祖先不拜，但拜他一個，也有點不合乎人倫。邪道呢，完全不合乎人倫，信了教就給介紹男女、胡搞亂來種種的，違背人倫、還違背國家憲法。總說，要緊是不合乎人倫，這是邪覺。二乘是正覺，知道因緣所生，知道唯識所現，可是我空法不空，破我執、了分段生死，這是正覺，不過覺悟的境界不如佛菩薩那麼廣。菩薩廣但是沒徹底、不究竟，不究竟就有上；到成佛究竟徹底了，就是無上。總說佛的心是無上正等正覺的覺悟的心。

從凡夫到成佛，這一念心性的理體，都是一樣。普通說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一切眾生都能成佛。這叫「理即佛」。即使不明白這個理，像火車站這些人，也都是理即佛，可是自己不知道，天天醉生夢死，在世間夢中做夢，可是他要覺悟了、能成佛，這叫理即佛。以後開始聽人講佛法，說有佛呀！說即心是佛。一聽明白了，叫「名字即佛」。明白這個理了，以前不知道，喝酒、吃豬腳、賭博，種種胡搞亂來，現在知道當體就是，即心即佛，這是名字即佛。開始修行了，叫「觀行即佛」，觀自己心、合乎佛法，開始實行了，念念觀照不生不滅的心，叫「觀行即佛」。觀的時候，

說是「說話呱呱地；尿床花花地」無始劫來的習氣，就像過去東北有個居士，見了我五戒皈依老和尚，說：「哎呀！在家就想師父！」住了兩天半、又告假要下山了。老和尚說：「你那麼想我，怎麼住了兩天半就要走呢？」他說：「這很奇怪，就不曉得，我在家又想師父又想佛；到了寺裡住兩天半，又想孩子又想老婆！」無始劫來的習氣又來了。就是識和智、情和理，一時的勇猛、轉身又忘，這是「觀行即佛」。漸漸修得不錯了，打坐也會了、拜佛也會了、也願意了，久久越坐越有興趣了，以至於斷見思惑了，就是「相似即佛」。但是還沒有斷無明證法身，就像瀰漫大霧中見月亮，沒有見真月。等著雲消霧散了，看見真月了，好比遇到初八、初九的月亮，證了一分一分的法身，叫「分證即佛」。十五月望的時候，無明斷盡了，就「究竟即佛」。這是介紹「佛」的意義。

至於「寶」呢，有六種意義。

第一、希有義，就像我到十六歲，在東北沒見過真正的佛像、沒見過佛經、也沒見過出家人，很少，希有的意思。十六歲以後才到寺院，才見一位老和尚，還聽他說法，很難遭難遇，世間希有。

第二、離垢義。處在濁惡的世界、黑暗的社會，我怎麼脫離呢？就念佛呀！體會佛理去念佛，一念彌陀一念佛，一念彌陀、心裡就一念清淨。雖然住在十里洋場、燈紅酒綠的地方、濁惡的世間，內心清淨就離垢。念佛、依著佛法修行，隨其心淨而國土淨，就可以。藉著事相三寶、住持三寶，開顯理體、一體三寶，就離垢。回想過去染汙自己的心，覺得很慚愧、也覺得很骯髒，我怎樣洗心滌慮呢？怎樣使我的心再恢復本有的光明？就要藉著念佛、拜佛，體會佛法的理，這是佛和法；隨著僧一同拜佛，聽聽僧講佛法，藉著事相三寶能使我們理體三寶開顯，就離垢。

第三、勢力義。我頭兩次上美國都經過日本，到一位張博士家掛單，這老人家就願意神通，他說有神通就能度化眾生。我說沒有神通、胡思亂想要神通也不行，沒修到那個境界也不行。有人對我說廣欽老和尚過去未來都知道哦！有點他心通哦！我考驗過就像有，不可思議。我們沒有神通，藉觀世音菩薩、藉地藏菩薩、藉釋迦佛、藥師佛、阿彌陀佛，就有勢力。有人說他的工廠晚上聽見有聲、有人看見火，又有人聽見腳步聲種種。我們供上佛、在那兒念念佛、大悲咒、念往生咒，沒有了！好了！這就是有勢力。再是我心裡很難過的時候，憂愁悲觀情緒不佳，怎麼辦呢？

一轉、思惟佛法，以佛法理轉心。再不然，佛法理不很明白，我至誠懇切念佛，念念念：念一會兒，好了！最初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著牆壁、見著家裡都發煩、憂愁；至誠懇切念佛念念：，好了！雨過天晴！看見家、看見門、看見窗、看見人，都那麼好了。就是佛有勢力、法有勢力、僧有勢力。

過去師範大學洪柏松，他被車壓死在底下，爸媽去找、找不到，他晚間托夢告訴爸媽：壓在車底下，趕快把我救出來。去救，車子還吊不起來，他的老師拿著香說：「洪柏松！洪柏松！人家都走了，我們要走，和我們一同下山哦！」車吊不起來，在水庫水邊山坡很陡，很不好吊。老師沒辦法點香禱念，那個意思求他：你趕快給我們想辦法呀！我們和你一同走。車就吊起來了。人和鬼魂都有這種感通，人和佛菩薩沒有感通嗎？媽祖廟、大陸上關公廟、東北種種的廟，並不是迷信，確實有靈感。神都有靈感，在海中航行遇到危險，底下有石礁，船上的人就起來念媽祖、拜媽祖，或是念觀音菩薩，前面就現出燈光，跟著燈走就越過危險區。他到了岸上就趕快去拜。都有事實，並不是迷信。人和鬼如此、人和佛菩薩也如此、人和神如此，人和人也是如此、說是第六感。最近那位法醫楊日松，他要去調查解剖黃春雄



大腿的時候，這個大腿忽然間一動，他以為這是醫院外科手術割下來的大腿，他要  
去解剖的時候，他看見死屍的腿一動！他馬上體會，不是醫院外科割下來的人腿，  
這裡頭有冤案，他就去追究，果然是。像這種事情，太多太多！因為我們處世年淺，  
或是醉生夢死、爭名奪利去了，也不講這些。處世久久，要去探討這些，太多太多，  
因為十法界：佛菩薩、羅漢、人天、鬼神、屈死的冤魂種種，都有這些感通。這個  
意思，轉過來我們要念佛，就是佛有勢力；念觀音菩薩、地藏菩薩，就是僧有勢力；  
要是念佛法的理，或者恭敬經典、拜經典，就是法寶有勢力。

第四、莊嚴義。常常念佛，面相就那麼慈悲，連態度都那麼安詳，人看見也歡  
喜。常常做屠夫殺豬、做小偷偷東西，面上也不莊嚴，人一看就像小偷又怕又躲的，  
眼神也不正；常常殺豬呢，久久也帶兇氣，就不莊嚴。我們以佛法來莊嚴自己的身  
心；同時自己的心理就是一體三寶、也是莊嚴自己的心。以法寶莊嚴自己心；以佛  
莊嚴自己的心；以僧莊嚴自己心。

第五、最勝義。佛是法中王、天中天，最高最上，因為這一念心不生，光明普  
照十方。世間的帝王免不了生死；而佛證了常樂我淨、無量光明無量壽命。瞭解了，

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也並不是只有佛如此，我們學佛也都能如此。佛是最勝義。第六、不改義。就像鏡子的玻璃本體不生、不改；心要是不生，八風吹不動，遇到再艱難困苦的事情，越磨還越光明、不改，那更好了，不改義。

將才說的因緣所生法，都是鏡子面的相；鏡子的玻璃本體不生。《中論》開始八句偈就是「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青目菩薩解釋，說是這一顆穀子、這一粒米從哪兒來？從前一粒穀子。前一粒穀子，往下一扔種在地下，以後生出來了，結果又是一粒穀子。前一粒穀子從哪兒來？再前一粒。再前一粒的穀子從哪兒生？再前前前……，追究這個世界最初的穀子從哪兒來？諸位參！就是本自無生，無生而生。世界的成住壞空也是如此。就這麼成了住、住了壞、壞了再空、空了再成，輪迴不息。空了再要成的時候，就是眾生業力所感，很寧靜的太空，漸漸有風，風再轉再轉、越颯越颯……，這裡頭有水蒸氣，像霧一樣，霧再轉轉轉……，漸漸沉澱就有水，水再沉澱就有土，再就成大地，漸漸世界就形成。形成了漸漸就生草、生樹、生穀、生稻。人慢慢也出來了，說是從光音天落下來的，都是無生而生、本自不生，理就是如此。

處這世間，一切事情都是因緣所生，因緣所生、遇著就隨緣盡分。有時候不能隨緣盡分也勉強隨緣盡分，事過境遷，哪有這些事情？現在要是想到邱吉爾、羅斯福和老總統三聚頭會議，再古的時候三國誌群英會，再久久漢初有鴻門宴：，一切事情真是像演戲劇一樣，空花水月、夢幻泡影。大事如此，何況我們一個國民、家常小事，過後再想想也是因緣所生，如夢幻泡影一場空，因緣性空。體會這個，再念念佛才能睡得著，再念念佛才能打坐心裡安定，要不是、就罣礙。《心經》說是「心無罣礙故，遠離恐怖、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世俗塵勞一罣礙、因緣所生法一罣礙，馬上就是恐怖、就是顛倒、就是夢想、就是痛苦。

所以，佛法講都是實際，教我們要體會因緣所生。因緣空處見真——見真諦，就是「體真止」，不必再想了、止住了，止久了就定。觀因緣性空是空觀，觀成了智慧了，觀照智慧，就是慧。定慧還不是二，它是一體的。止觀也是，止觀雙運才起妙用。但有止沒有慧，就像佛龕，裡頭點個小燈，外面風颳不進來，但小燈不亮；燈再大亮、再有佛龕，颱風也颳不進來。燈比喻慧；佛龕比喻定。定下手就是止，外面再有什麼境界、因緣，翻天動地，我們在內心想：不干我的事、我還用我的功。

這就是止。止外界一切事緣境界、塵勞俗事，不能進我心，就像玻璃龕把它止住了。止住了、有時候還要去想，就點燈照，說那都是空花水月、夢幻泡影啊！鴻門宴、群英會、開羅會議，都過了嘛！世事遷變，再去看看當年會議的場所，已經人事全非，就是這樣。這樣一觀照就是慧。慧觀照，我們是學生，應該好好讀書我們就讀書、考試要緊；應該好好學佛我就學佛。要不然外面又吵又鬧都給攪擾的。這樣講佛法僧、再講止觀或定慧這些，實際對我們的人生、環境前途，就有實在的利益，得實際的利益就是寶。

註：三寶釋義

僧	法	佛	釋義	三寶四種	歸
聲聞學無學功德 (同見真理、名理和信)	滅理無為 (滅諦涅槃)	五分法身 (前三為因，后二為果)	諸佛果德 清淨無染	理體	以三寶為所歸(所歸以救護為義)
拘鄰	演佈諦教 (四諦)	釋迦道王 三千 (化境)	乘時利見 啓迪群庶	化相	
戒法儀相 (僧體)(剃染)	紙素所傳	形像塔廟	垂裕後世 流及無窮	住持	
理智和合	理	智	衆生妄念 天真本具	一體 (唯約心體， 義分三相)	

此三益世，近拔三有，遠清二死。 希世（世間無故）獨達（超諸有故）可重名寶	（義六分喻論性寶）寶						
	不改義	最勝義	莊嚴義	勢力義	離垢義	希有義	寶性論 喻分六義
	鍊磨不變	諸物中勝	嚴身令好	除貧去毒 （苦惱）	體無瑕穢	貧窮所無	世寶
八法不動	諸有無上	能嚴法身	六通難思 （在人）	絕離諸漏	薄福不遇	三寶	

## 三寶歌開示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我在三十四歲，從北平南下，經上海到蘇州靈巖山上。我站在靈巖山上，遠遠回頭看靈巖山寺的大殿，四邊群山包圍著。四邊群山包圍都不是靈巖山的山，都是其他的山，還能看見一點太湖。靈巖山寺是群山包圍之下，孤孤的一個山上、在那建築的。慈舟老法師的舍利，在北平圓寂，都送到蘇州靈巖山上。印光大師在蘇州靈巖山圓寂的，舍利就在靈巖山上供奉。聽說被紅衛兵曾經打開過，以至於散在地上，以後又收起來。印光大師的文鈔第一集、第二集是早就印出來了。以後印的文鈔集，都是靈巖山寺包起來，把牆打個窟窿，放到牆裡頭，外面再抹上石灰、抹上水泥，保存到現在。多少年前，《弘一大師全集》、《印光大師全集》都印出來了。不過這消息，我並不很確實的瞭解，大體是聽這麼說。

靈巖山上現在有一百四十人在那兒住，我在福州舍利院，有印光大師、弘一大

師的舍利，一位羅居士供養在那，叫舍利院。慈舟老法師曾經在那駐錫過，當時來了四位法師，有圓拙法師、還有明學法師，從蘇州靈巖山來福州舍利院掛單，要親近慈舟老法師。轉眼之間，我那時候三十五歲、現在八十二歲，四十七年了。明學法師那時候二十三歲，現在已經七十歲了，在靈巖山上做方丈。我當時站在靈巖山寺的大殿前面，看看群山，以至於能望見太湖。看見有一位八十歲的老太太，我那時才三十四歲，她吃的東西，像棗兒、也不是，就給我，我不要、她也給我。我以後打聽，她大半是全家所有一切都供養給靈巖山，她以後老了，靈巖山就留她在那住。八十歲的老太太，很虔誠。我當時站在靈巖山上，望著群山包圍、望著太湖，再看大殿裡能有兩百人在那做晚課，聲音很宏亮、法器打的很響亮。當時就有一念感觸，我今生生在佛法的邊地——沒有什麼佛法的地方，就是東北的安東。現在因緣變化，飄泊，從北方東北來到北平，從北平又南下到蘇州靈巖山。就感覺到：人世真是無常啊！隨緣飄泊，到靈巖山，都是眾緣性空唯識現。我在故鄉的時候，俗緣聚會，現出來家庭、父母兄弟姊妹；以後我二十九歲到北平，三十歲出家，俗世的因緣變了，出家的因緣成就了，過去俗家的因緣可以說性空了，俗緣性空了。現在



法緣：佛法的緣呢，唯識現、現在眼前，真是感覺實在如此如此！真是五體投地皈依法寶——達摩耶，南無達摩耶！

要是大眾僧在一塊，希望統理大眾，一切無礙，住持正法城，不住在顛倒法。也不住在夏天發生過買七粒送七粒（宋七力）。還有一天、二天、三天，以後就有個妙天，還有個越南的新疆青海甘肅女，都不是佛法！社會上不懂，說他們都是佛法，這誤會了佛法，很可惜！大好的佛法。最好同學有這種意志，教一般世間社會人士對佛法要瞭解，才好。像暮鼓晨鐘，今天晚上我想打鐘，這次我在北齋打佛七、我就打鐘，叫大家醒醒無明大夢，教大家對佛法都有認識瞭解。世間講究金錢物質、往錢看，當年董浩雲是船業大王，世界上都聞名，就因為那一次他身體不大好，可能血壓高，在飛機場上接待摩洛哥王妃，和英國稅官的官員頂衝了幾句，一會兒的時間就過去了，腦溢血。世界船業大王能有十億、二十億的財產，都完了！如夢幻泡影了，不是真正歸依處。多自修，我看同學晚間在那拜佛，早晨還能拜，這才好，佛法僧是我們真正的歸依處。我們也有自性的佛法僧，也有唯識現的佛法僧，這是我們真正歸宿、依靠的地方。大家應當盡形壽——盡壽命、獻身命在這貢獻一切，弘

揚佛法、廣度眾生，道業成就。像印光大師那樣，在椅子上坐，說：我得要去了！說走就走。像廣欽老和尚，我去看他老人家，老人家在那徘徊就說：不去亦不來、不去亦不來！身體又有去又有來，那個意思：他老人家法身不動，不去亦不來。我聽講，看那樣子很欽佩！了生脫死。

像弘一大師，自己說：「一事無成人漸老，一錢不值何消說呢！」，看看真是弘一大師有那個解脫的滋味！再是弘一大師最後的偈子，他在福建的藝術學校很好的同仁——夏丐尊居士，從上海寫信問弘一大師最近好啊？弘一大師就作偈子給他回信：「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相而求，咫尺千里。」你不要以為我是什麼相，我是在東京演過茶花女，我們一同在閩南的學校做過老師，人生感覺飄泊不定，在這裡就感傷，或者歡喜，或是離別很久、很淒涼，執相而求。心裡的現象、普通見面的現相，執相而求，咫尺千里、那就大錯大錯！心心相印，以菩提心印證菩提心。「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相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當時有人看了就對我說，弘一大師這個偈子就有點有所悟證的意思。希望同學將來要了生脫死。怎麼叫了生脫死呢！太太死，先生哭；先生死，太太叫、又鬧，

以至於往棺材上碰！這不是有生有死？要像廣欽老和尚、弘一大師在那一打坐，說要走就走，沒拿生死為生死。廣欽老和尚在高雄山間圓寂的時候，幾萬人都去拜，以至於最後藉著火化身體的時候還能度多少人，這不都是盡是度眾生，沒拿生死以為生死，就是不去亦不來、不生亦不滅，了生又脫死，多好！

### 三寶歌

人天長夜 宇宙黢闇 誰啟以光明？

三界火宅 眾苦煎迫 誰濟以安甯？

大悲大智大雄力 南無佛陀耶！

照朗萬有 衽席群生 功德莫能名！

今乃知 唯此是 真正歸依處！

盡形壽 獻身命 信受勤奉行！

二諦總持 三學增上 恢恢法界身！

淨德既圓 染患斯寂 蕩蕩涅槃城！

眾緣性空唯識現 南無達摩耶！

理無不彰 蔽無不解 煥乎其大明！

今乃知 唯此是 真正歸依處！

盡形壽 獻身命 信受勤奉行！

依淨律儀 成妙和合 靈山遺芳型！

修行證果 弘法利世 燄續佛燈明！

三乘聖賢何濟濟 南無僧伽耶！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住持正法城！

今乃知 唯此是 真正歸依處！

盡形壽 獻身命 信受勤奉行！

## 八宗綱要

現在和同學研究八宗綱要。

佛最初成佛，本來不想說法，佛法不必說，當下就是。大梵天王跪在佛前說是：世尊不說法，眾生終究不瞭解，雖然佛法在默默證得，可是不說、眾生不瞭解也不能證。請佛轉法輪，佛才開始說法。佛說的法就是佛的言教、佛的言語。

一聽佛的言教太好了！我要皈依，我要受五戒、受八關齋戒，八關齋戒就是律，連皈依都算是律。皈依之後的人，比如要是出家人，想到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或是聽聽哲學家講西洋哲學，以至於想信，佛說走一步趨向外道的教堂，邁一隻腳是一個罪過。過午不食，過午要吃一口就是一個罪過，不能說吃一頓、犯戒就犯戒了，我常常吃一頓吧！佛說嚥一口就是一個罪、嚥一口一個罪，這是在貪欲上、思惑上。見惑呢，往外道的教堂邁一步一個罪、邁一步一個罪，所以三皈依也算是戒一

樣。佛說的戒律就是律，在家五戒、八關齋戒，出家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條具足戒，菩薩三聚淨戒，這五八十聚，總說是戒律。

戒律之後，進一步得要修行，修行以念佛為最穩當，隨其心淨而國土淨，這是究竟的歸宿——淨土。淨土究極說，就是這一念清淨心。一念清淨心在哪兒住呢？它所住的就是淨土，隨其心淨而國土淨。律是佛身，學佛先學佛的身體，就是戒律。教是佛語、律是佛身、念佛修淨土。

由律持戒去修定慧，就是禪。中國說的禪，不但是定、還有慧，有定的慧、有慧的定，定慧均修才叫做禪。不能但說定叫禪，禪定般若合起來才叫禪，這是佛的心。

密呢，是佛的意。意和心怎麼分？就像《大學》的正心是心、誠意是意。心是總說；意是按著當下這一念說。當下這一念和總的也不違背，念念如此，密也是禪。從持咒、結印、觀想說，密也是禪、禪也是密，這是總說。

禪是佛心、教是佛語、律是佛身、密是佛意，身口意都有；淨是佛土。

無論任何人三皈依之後進一步要學佛，一定要持戒，就是律。律不是單制一宗，

無論哪一宗都需要律，不持戒不能修成功，沒有哪一宗的祖師持戒不精嚴的。無論是淨土宗的慧遠大師，或是密宗的一行禪師，或是慧果阿闍黎，或是天臺智者大師，戒律都是極精嚴的。

持律必定要修定慧，定慧修到相當程度、必有禪，自然達到禪的意境。過去政大有位同學，他有一次在念佛堂拜佛，晚課後到蒙山課中間，一個半鐘頭都在那兒拜。我說：這小孩有善根哦！有定慧的功夫。拜了之後，他到我寮房，他說：「我在那兒拜，什麼妄想也沒有了，我就一直拜，是不是定？」我說是定。他自己還不知道禪，可是他達到那個意境。可惜他的慧對義理還不大瞭解，文字般若還不行，觀照般若觀不上，可是心裡相當有定。無論修哪一宗，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天臺三止三觀也好，修密也好，修到相當程度，自然有禪的意境。禪是共通的，各宗都有那個心的意境。不過，普通說有如來禪，如來禪有說法的、有次第。再是祖師禪，祖師禪單刀直入、當下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講次第。

要體會祖師禪，就看祖師開悟的偈子、祖師傳法的偈子。譬如《六祖壇經》六祖對惠明上座開示「不思善、不思惡，恁麼時（此時）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明

上座當下開悟。再是六祖聽《金剛經》：「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禪的意思。再是六祖著名的偈子：「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是禪的意思——中國禪的意思。六祖在磨坊裡開悟就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那幾句也是開悟的境界。二祖見初祖，初祖面壁，二祖種種頂禮初祖也不睬、問訊也不睬，好比送個可口可樂也不睬，包個紅包也不睬，最後實在都不睬了，斷臂！血淋淋的，胳膊送到眼前供養初祖了。達摩祖師鬚鬚長長地，轉頭看看，說是「行者為的什麼？」這樣虔誠、還斷臂！「弟子心不安！」就為的這個。初祖說：「把心拿來！我給你安！」慧可大師一觀、把心拿來！找那個心？「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想過去、想現在、想未來不可得，想東西南北也不可得，說是：「覓心了不可得！」初祖說：「吾子汝安心竟！」覓心了不可得的時候是你的真心。這也是禪的意思。這是祖師傳法打機鋒的言語。

按著教下呢，好比《圓覺經》先離境，境界是六塵、離境。再離心、就是六識。



四離：

離境

離心

遣離

遣遣

這時候心裡還有個「離」，離境、又離心，心裡還有離，就遣「離」，離也不要。遣離，離也不要，心裡還有個遣，遣也不要。這是《圓覺經》講的「四離」，實在都是般若，都是本體，也達到禪的意境。六塵：眼所見的色相、森羅萬象，耳所聽的種種聲音，鼻嗅的、舌嚐的、身感觸的，心意中現出前五塵落謝的影子是法塵。都不要它。六識也不要，能見的眼識種種分別，分長短、分胖瘦、分美不美，這種心也不要，六識也不要，都離開。「離」這個字也遣，「遣」字再遣，得無所遣了，這時候也達到禪的意境。打坐的時候，知道教理，依著教好參禪，教理說六塵不要、六識也不要。不要就是離，離也離開，再遣離……；這時候的心，就像沙子沾著髒的，抖擻、抖擻、抖擻……，抖擻到最後，那一念是禪。

再是《楞嚴經·觀音菩薩耳根圓通章》反聞自性的理也應當研究，要瞭解禪、那個理也要研究。反聞自性。住色生心、住聲香味觸法生心，都是心的相；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的心，那是心的性。心的相：見色有色相、聞聲有聲相；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的心，沒有相，沒有相就是性。住色生心，有生就有滅，不住色而生心，沒有住色生心的心，不生也不滅，不生不滅而清楚分明、磊磊落落，就當下這

一念。

初於聞中，反聞就是反觀、反照這個心，反聞聞自性就是禪。這中間都有過程。反聞聞自性聞到極處，鬧動的相不生，連靜的相也不生、也不管了。再是佛法好講能所，觀照的是能，所觀照的境界是所。能聞的是智、所聞的不生不滅是理。能聞所聞都沒有能所了，歸作一心。最初好比看見火腿、看見葡萄酒想喝，或是電視機現出來跳舞、想看，都有能看所看。歌劇的聲音，都有能聞所聞，都有能所。說這不好，違背八關齋戒，亂我們的心，不要！就反聞，不循外面的塵、聲塵色塵去，反過六塵來觀照自己心，叫反聞——觀照不生不滅的心。我能觀照是能聞；所觀照的不生不滅心是所聞的。不看電視、不聽歌曲，反過來聞自己心，這時候有能聞、有所聞自己的心——不生不滅的理，有能聞所聞。久了，電影、電視、歌曲種種都沒有了。再聞，聞到極處了，能聞所聞歸作一個，這時候心裡還有感覺。最初反聞有能聞所聞，能聞所聞歸作一個的時候，有感覺：這個心的意境不錯喲！有感覺的心，一感覺就有能覺所覺。有能覺所覺不對，把它空去，不要這個覺。心裡正一心用定功，還感覺作什麼！那時候感覺都是自己的意境，禪定中的意境也不要、這要空出去。這時候寂滅現前。

空又有能空所空，最後能空所空也沒有了，究竟的生滅心才滅。

最初看電影、電視、跳舞看得好，這一幕過去就滅了。唱歌聽了好，歌聲剎那剎那不停，最後一個歌兒唱完了。所有的色聲香味觸法，都有生、都有滅。轉過來反聞的時候，也有能聞所聞，聞到極處了，沒有能聞所聞了，有個覺。能聞所聞滅了，覺生了，有能覺所覺也不好，空出它。空了之後，心裡還有個空，有能空所空，等著能空所空都沒有了，達到不生不滅。所聞歌聲、跳舞的色不生了，還有能聞所聞；能聞所聞歸作一個、滅了，有感覺的心生了，知道這是定中微細的念頭，也不要，空出它；空出它、覺的心滅了，空的心又生了，有能空所空——能空的心和所空的覺，再空到最後，生滅就滅了。所空的覺滅了，能空的空又生了，最後空也不要，空再滅去，「生滅既滅、寂滅現前」，生滅的心既然滅了，寂滅的心現前了、發現了，證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這也是禪。這都是教下講的禪、佛經講的禪，普通說如來禪。天臺止觀、賢首的觀法、唯識的觀法，都算是如來禪。經呢，《圓覺經》、《楞嚴經》講的禪，就是禪宗的禪、一樣，祖師有禪，如來達不到祖師的禪嗎？如來禪說是有次第、祖師禪頓超直入，實際達到那個意境，

如來禪就是祖師禪、一樣。這是由教而講的禪，實際去修的時候，可說是參的禪：跑香、打坐，就這樣。

密呢，身結手印、跏趺坐，這是身密；語——口念密咒；意——觀想心月輪、觀想本尊，觀想自己是準提菩薩，說即身成佛——觀想自己就是這尊佛。身依著密法結跏趺坐、手結密印；口念密咒；心做密觀；歸到一心，就是三密相應，身和口所念、和心所觀都是一個，叫三密相應。這時候還要觀怎麼動、怎麼現前、咒一字一字接著念，念念不同，就是意，當下這一念意。禪是總綱、密分三業；三業達到相應就是禪、就是總綱。所以禪宗的人，有時候不講究結跏趺坐，也不講究結手印、結法界定印。真正說，還是結印好、法界定印。禪宗人的手，有時候拿念珠，或是兩手放在竹板上、檯板上，不講結印、也不持咒，但心裡參禪。持咒分身、口、意——結密印、持密咒、修密觀；身口意三業相應的時候叫三密相應。修哪一宗不外身口意三種。

淨土，要是達到禪的意境、沒有見思惑了，破了我執，那就是隨心所欲生淨土，到哪兒、那兒就是淨土，只要破了我執，當下就是淨土，不用往生西方、也不必上

東方，當下就是。要不然，我們就真的要求生極樂淨土。藥師佛是東方的淨土，各處有佛的世界都是淨土。要求生這淨土，一定要破見思惑，最低要破見惑。見惑先破身見，練到什麼功夫呢？砍一刀也不疼，砍死就砍死吧！身見破就有那麼大的功夫。再是破見惑的人還有這種境界，好比在佛世有個優婆夷女居士，她的兩個兒子這一天都叫人殺了，有人告訴她：「哎呀！可了不得！你大兒子、小名叫大寶，二兒子叫二寶，大寶、二寶都叫人殺囉！」要是普通女人家：「哎呀！我的媽喲！天哪！我不能活了！」一頭撞牆。這位三果的優婆夷，一聽：「哎呀！真是無常！世間怎麼這麼無常！太無常了！」完了刷鍋、洗米作午飯，一點沒有什麼，因為她破見惑了，她的思惑很微細了，沒有什麼貪愛，但感覺世間無常。那多好！普通這事情了不得，過去岡山念佛會副會長在郵局做事，兩個兒子這一天也是叫人殺了，之後他退道心了。破了見惑就這樣的功效。

要是不破見惑，就是六道輪迴。我的父親，青年常患噪蛾，嗓子裡長白絨，長滿了人不能喘氣就要死了。這一天患噪蛾的晚間，就看見自己從故鄉的城門出去，有轎抬的，就聽有人說：「這個人三世以來常常修善，現在差不多好到陰曹做書記

了。」可不是齋戒會的書記！到陰曹做書記，那個意思要死！還有，過去長春般若寺有個出家人，病得很厲害了，大家都給他念佛助念的時候，他就看一條大馬路，很平坦的路面，老遠開一部大轎車，好大、好豪華。車開到眼前一停，車門一開，西服畢挺一位青年司機，手一讓：請上座！他將要上，聽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佛的聲音，他一聽覺得不對勁，不敢隨便上。一不上車，這青年人一看：請你上車都不上，不識抬舉！一蹦、很伶俐地蹦到車裡，門一關、開走了。完了他又聽念佛聲，念念念……，清醒了，喘一口氣，大家這時候還給他念，以後病好了。那一會兒他昏過去，失去知覺，就要死了。他問老參師父，老參師父說是：「你那一次要上了車就拉走了，不能再甦醒過來了。你是不是平常在大馬路上看大轎車，心裡有點羨慕？」說：「是的！我很歡喜坐大轎車。」「就給你現出大轎車，那個大轎車是豬胎呀！你要上去了就投生豬肚子裡頭了！」差一點！就是見思惑、我執要不破，臨終以後現的境界，或者大轎車，或者洞房花燭夜，大家都把新娘子送進來了，新娘子在那兒低頭、蒙著紅布，新郎把紅布掀起一看！投生了，牛肚子裡頭。現的叫我們一點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投生。要是見思惑不破，不能斷

惑、證真如，不能斷惑證真，不能業盡情空，那個感情看見洞房花燭夜、看見大轎車還歡喜，就是情不能空。業不能盡、情不能空，這時候唯一能往生的淨土就是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為的這個才求生極樂淨土。怎麼生呢？就是平常念佛，我發願求生西方。從讀大專學校、還年輕，聽淨土法門，不以為怎樣，反正增加點見識。以後過十年再一考驗，哦！佛法實在好！再去考驗、修行，還是淨土法門、念佛最好、最方便。無論修哪一宗：密宗、禪宗……，都要斷見思惑，要業盡情空，才能了生死、生淨土，不然就給大轎車拉走了，現出什麼境界就被騙了、一點不知道。

有個公案，是我在東北信佛之後經過的實事。這個出家人，也是有病，大家給他助念。正助念著，他就聽：「哎喲！小丫頭哦！」他在一個老太太的手裡捧著，「小丫頭！小丫頭囉！」正助念怎麼變自己是個小丫頭？就感覺自己全身被老太太的手捧著。「糟糕！我怎麼投生做小丫頭了！我出家的男子怎麼投生丫頭了！」同時還知道這小丫頭是個私生子，自己更著急，自己知道，老太太手捧著，自己特意一扭、掉地上，掉地摔死了！一摔死靈魂又回來了，又聽大家「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念著念著，過幾天念好了。好了這個經過不敢說，也是對老參師父講，他說：「大家正念佛，我病得發燒地厲害，心裡迷迷糊糊地，覺得起來了，自己還奇怪這麼病的怎麼能起來呢？不由人，幽幽蕩蕩地，自己看到大殿，還知道問訊一下，不由人就從山門出去了。山門出去，幽幽蕩蕩到街上、到巷子裡、到一家門口，不由人就進去了。進到一個要生孩子女人這個門口了，這時候不大願意進去、要停。實在不願意，後面像有人推的，不要進去，後面一推！就聽：『小丫頭！小丫頭！生個小丫頭！』我聽生了個小丫頭，還說是個私生子。我當時：哎呀！我生做小丫頭已經夠墮落了，男子身墮為女子了，怎麼還聽說是個私生子。」那個神識很靈、很巧，他都知道，他知道是姑娘養孩子，這一下子，一摔摔死了，又回來了。老參師父說：「幸虧你還清醒，大家給你念佛，心裡有一線的清醒、靈明不昧，不然一投生就忘了！」不可思議！

我四歲的時候，母親是纏足，纏足的女人洗腳都避諱人，在自己寮房洗。我才四歲，母親也不避諱自己的孩子，我就在那兒坐著看，看著看著、我怎麼起這念心：我怎麼到這個婦人家裡頭？這個婦人洗腳誰都怕、就不怕我，我在這兒看，我就看



一看。又起「我怎麼到這個婦人家裡頭了？」起這個念頭。我現在想起來都很奇怪！還有十一、二歲，在小學和同學又打又鬧、鬧笑話，一下叫同學一推，四腳朝天推倒了，把頭碰得好疼、好迷糊！我就不動了。同學都是小孩子調皮，看我四腳朝天不動了：「哎喲！死仰狗！死仰狗！不動了！」以後我反省，那都是前生，很疼的時候要念佛、很難過的時候要念佛，跌得正疼的時候，就不動了。等一下，不疼了，爬起來。再是看見母親：「我怎麼到這麼個婦人家，她誰都怕，她不怕我，我就看一看！」那就有點還記憶著前生。有時忽然間，或午夜夢迴，或忽然間看見什麼特殊境界，「咦！我怎麼在這個家裡頭？」要是那個境界，怕是前生、清醒：我怎麼在這個家裡頭呢？今生投生的。這個意思：業不盡、情不空，六道輪迴，生生世世就這麼投生、迷惑，這樣就要念佛求生淨土。

休息十分鐘吧！我就想佛法、佛七是修定功的，定功的毛病是世間法的藥。世間人說是美國人每天有兩千個人吃安眠藥，不吃安眠藥不能睡著。臺灣現在也好多，尤其是過燈紅酒綠生活的人容易失眠。失眠的時候，想睡都睡不著，我們想不睡它就睡，和我們差多少。我們要挨香板的時候、是他們求之不得的時候，這知道

佛法的好處。

接著再講密。手結密印、口念密咒、心作密觀，就是三密：身、口、意。練到三密相應，就是密宗的禪。不是禪宗的禪、是密宗禪。弘一大師說：學密看密宗經典，看《大日經》。禪，按照《圓覺經》、《楞嚴經·觀音菩薩耳根圓通章》說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只要想成佛、想用功，都要反聞聞自性。這是按著佛經上說的禪。祖師代代傳法、或六祖說的偈子、或六祖開悟的偈、彼此問答的話，都能品驗出禪的意旨，那是由祖師的語錄體會禪的意旨。

現在再講淨土。求生淨土要發三種心：至誠心、深心、回向發願心。修淨土念佛要至誠；深心——修一切善法，回向發願心——我願生淨土。後山上才故去的老沙彌，他曾說：我現在修行自己感覺不夠，可是我信願特別堅固。那個信願的願就是回向發願心，我別的地方不去，我就求生淨土。有這三種心，還要修三種福。再是淨土法門，依據三本經：《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這是淨土三經。到民國年間又添上《楞嚴經·念佛圓通章》和《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叫淨土五經，都要看。淨土五經中以《阿彌陀經》最重要最重要。《阿彌陀經》有三種注解：蓮池

大師的疏鈔、滿益大師的要解、和幽谿大師的圓中鈔。這三種注解最重要，研究《阿彌陀經》要看這三種注解。或先看序文。修念佛法門有信、願、行，叫淨土三要，像香爐的三條腿一樣，缺一條也不行，信願行都要具足。

淨土法門要念佛，念佛有事念、有理念。事念，深信確實有極樂世界在十萬億國土之西，好比十萬億個地球之西，凡夫不曉得，也許十萬億個太陽系之西，事實在天文學上說確實有，這是事。理，不出一心，我只要念佛念好了，十萬億國土之西，也不出我一心。十萬億國土之西，照現在太空船要航行多少年也不到，怎麼能到？肉體達不到、心馬上去，心去，好多證明。最近東海大學一位同學寫個名字，給我添在蓮因寺的蓮位。我問怎麼地？他說這位女同學，在生也信密，在高雄大岡山大寮里有位居士湖南籍、修密，她的牌位也供在那兒。還給她通信皈依西藏大寶法王，大寶法王那兒也給她添上蓮位。以後，我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只知道這個女學生靈魂自己說，她時常晚上到錫金西藏大寶法王那兒，再不就回到南部大寮里，都有供她的名。要求我也供上蓮位，她也可以到這兒。這個神識到印度北部錫金那麼遠，說去就去了，說到臺灣南部岡山，就到岡山大寮里，這個神識太快了。再是

圓中鈔云：  
瓊林玉沼，  
直顯於心源，  
壽量光明，  
全彰於自性。

又云：  
了惟心之本具，  
億剎非遙；  
知大願之可憑，  
念。

三祇橫截。

我到美國參方，在加拿大遇著詹勵吾老居士。他說在虛雲老和尚圓寂那天晚上，他看虛雲老和尚來，還有一天他又看見了。這老居士一生也沒有見過虛雲老和尚，可是對虛雲老和尚仰慕得恭敬信仰可了不得，那種尊重信仰，他就見了。虛雲老和尚在中國大陸故去的時候，神識就能到加拿大給他看。要照現在說，坐船要半個月、坐飛機要多少小時，神識快！如此，往生西方也是很快，十萬億國土之西，剎那就到，因為心快，比電還快、比光還快，不是身體去。往生信願行的意思，這個願力很重要。要明白這個，就是理念佛，太虛空中不出我一心，隨願往生、我求生西方，這就是理念；再去念佛就是理念，也並不是不念，還是一樣地念。如子憶母，深信不疑，這是事念；再用理觀體會：念我心中的佛、我在佛心中念佛，這都是理念。

有四種念佛。實相念佛就是禪。觀想念佛，觀想佛的功德、佛的義理。觀相念佛，觀佛的八尺金身、觀相，觀音菩薩、勢至菩薩在旁邊。持名念佛，專持阿彌陀佛名號，《阿彌陀經》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最重要。各宗都有各宗的修行，以持

名念佛最重要最重要。因為生死關頭、緊要關頭，念咒念不上了、咒較比長，四字佛號就四字、這可以。並且有時候八苦交煎、最後彌留狀態，要是痛苦，聽說癌症的人在床上都能跳起來，床都跟著震動，這時候還得有人助念，平常還要發願求：身無病苦、預知時至、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平常要發願求佛力加被，這才能通過生死關。所以，念佛在各宗修行是最重要的。

各宗修行了生脫死都要業盡情空，要斷身見、斷見惑；念佛沒斷見惑也能往生，帶業往生，也就是帶惑往生。那個意思，惑太難斷了，祖師說：「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惑有三種：見惑、思惑合起來叫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譬喻呢，無明惑就像電燈根本被蒙上了，好比十萬燭的燈，這一蒙上剩三燭、兩燭，就不明了，根本不明就是錯誤。好比用紅布蒙、用拉屎的玻璃布、或尿尿的玻璃布蒙上了，一看！白粉筆寫的，一看是黃色的字，因為電燈蒙上了黃色的。白牆壁也說是黃的，還有黑影，就是拉的屎一塊一塊髒的。本來白白的牆壁，無明惑一蒙心，宇宙大千都失去本有的光明。根本要是錯了，所有的顏色都說錯，就叫塵沙惑，事事物物都弄錯了，叫塵沙、太多了。因為無明一蒙本有的心光、心燈，所有一切境界都錯，

叫塵沙惑。這一錯，一看：老遠扭扭捏捏地，怎麼那麼美呀！三圍多粗多細，扭扭捏捏，聲音嬌滴滴，高跟鞋那麼高，走路步伐叮叮噹噹，太好！小姐過來就要吹哨了，小姐進來了，特意把燈一亮一關、一亮一關，小姐進來一看！是自己的妹妹！糟糕！這就是由無明惑、塵沙惑而起的見思惑。還有，又有一個老遠也扭扭捏捏來了，搖搖擺擺的也來了，哎呀！那個美喔！嬌嬌奶奶地，走到眼前，就是公豬看見母豬了；公狗看見母狗也是；百步蛇、雨傘節，公雨傘節看見母的雨傘節，扭扭捏捏地、彎彎曲曲在地下走，「哎呀！好動心哦！」母狗「汪汪汪！」一叫，公狗「汪汪！汪！」也叫，彼此吹哨，說是：「哎呀！怎麼聲音那麼嬌嬌捏捏地！」過去身上碰一下、再碰一下，兩人跟著跑，說是跳的靈魂舞，又是馬拉松的舞、百米的舞。就是根本無明一蒙心，所見的森羅萬象都錯了，就是塵沙惑；這裡頭再認錯就是見思惑。好比投生為男子就對女子有愛心；投生為女子就對男子有愛心。有一位老和尚的妹妹要出嫁，就問她：「你修行怎麼樣？」說：「不行！」「怎麼不行？」「一聽男子聲就動心，抵抗不了。」都是業力所使！投生男子身對女子動心、投生女子身就對男子動心，業力支使。投生豬就對豬動心、投生狗就對狗動心、投生蛇就對蛇

極樂世界

一切莊嚴，

皆導師

願行所感，

種智所現。

皆吾人

淨業所感，

唯識所變。

動心。如此就知三惑的道理，見思、塵沙以無明為根本惑。三惑中，見惑不破都不能了生死，何況思惑、塵沙、無明呢？這時候就是在念佛聲中，阿賴耶識是一片念佛的種子現行、信願心現行。就像洪柏松求父母救他，這時候父母就要救他了，就知道了，晚間夢中就聽他叫。我們有苦，一心求觀音菩薩救，觀音菩薩就救苦；一心求阿彌陀佛接引，阿彌陀佛會接引，就是願、就是信，對這要深信不疑。這還是眼前事實譬喻。另外有唯識的表，或是圓中鈔的序，再看一看。

這時候雖然心沒徹底清淨，可是心的表面都是清淨的，但有念佛的心、沒別的心。一片念佛心就是行；一片發願的心就是願；深信不疑的心才發願、才念佛，就有深信的心。阿賴耶識現行，都是信願行的心一片，當然阿彌陀佛要接引。洪柏松的父母，是凡夫一個，洪柏松和父母都能打通，我們和佛不能打通嗎？佛一定能接引。求生淨土、淨土法門的原理在這。這時候阿賴耶識裡頭的惑業——見思惑、塵沙、無明都沒斷，可是現行的都是信願行，仗佛的力量就接引過去。就像馬蜂抓一隻小蟲，我在岡山上住看見過，我就盯著，它先做一個小窩，之後把小蟲放裡頭，再叼些泥巴堵滿，天天到那兒「嗡嗡嗡嗡……」的叫，熏久了再打開，裡頭也變成馬蜂了。

就是我們念佛念久了，心都變成佛心，不知不覺就增加理智、清楚分明，不知不覺就變得慈悲、安詳、老實。同學才來頭兩天還不覺得，過兩天都很安詳了。就是佛號、佛法熏習久了，都變成佛心。念佛往生淨土的道理就在這，常常念佛、常常信願行來轉心。

要緊各宗都有修行方法，十方都有淨土，為什麼佛但說西方極樂世界淨土，教我們念阿彌陀佛？就是不用斷惑，帶惑往生。並不是不斷惑，簡直斷不了。爸媽對大哥好、是對二哥好，又是對大姊好、是對二姊好，爸媽都不平均。自己也不平均，倘使機器或車禍把誰的胳膊弄斷了，「哎喲！倘使弄斷了，可保留我的右手哦！」左手斷了還不要緊！都有分別心，就是見惑。愛我的右手不愛左手；大哥二哥、大姊二姊，都有分別，見惑怎麼斷？就是念佛法門能帶惑往生，一片念佛心往生，淨土法門高超殊勝就在這。各宗都要斷惑證真、證果才了生脫死，各個淨土也要斷惑證真才能往生，唯獨極樂淨土念阿彌陀佛可以帶惑，一片信願行念佛的心往生淨土，淨土的原理在這。詳細要看淨土三經、淨土五經，研究先看淨土一經《阿彌陀經》的要解、疏鈔、圓中鈔。



再講戒律。佛戒殺盜淫妄，我最初信佛，以為無所謂、就是如此，以後久久研究戒律才曉得：喔！人間的罪惡不出殺盜淫妄，佛說得怎麼那麼對！凡夫說是過年不掃地，掃地把財寶掃出去了，那是凡夫的戒、迷信。又是過年都說「發財」、「恭喜」，連「不好！」都不准說，「不行！」也不准說，盡說吉祥順利的話，那是凡夫的戒、迷信。外道戒、回教，不吃豬肉但吃牛肉，也不對。猶太教，紐約猶太人的街，晚間各處華燈初上，就是猶太街一片漆黑，問怎麼地？說現在是猶太教的齋日，十天不點燈。佛法沒有這些。基督教、天主教都有不合理的戒，還聽說有一天不吃飯。再是，但可以拜主、不准拜別的。佛法不然，凡是聖人賢士、忠臣孝子、吳鳳廟、關公廟、孔子都可以拜，表示恭敬。佛法的戒最合乎理，戒殺盜淫妄。有時候戒不住，也不曉得怎麼講座也辦不好、社團也辦不好；以後曉得了，辦佛法的事情，就得有佛法的戒。不是辦佛法的事，好比過去的皇帝、大臣、將相、富翁，也受八關齋戒。轉過來不受八關齋戒，隨便跳舞、唱歌，宮中的歡娛，好比利時丹麥王子，又是英國白金漢宮的熱鬧，都是我們想像不到的，他願意作樂就作樂、願意受戒就受戒；而佛法的事業、社團或講座，男女要分開辦。第五、不飲酒。六、不戴

香華鬘、不香塗身。七、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觀聽。八、不坐臥高廣大床。九、過午不食。這樣佛法才辦得好。同時由八關齋戒這五六七八、連齋——過午不食，合起來才能護住不犯殺盜淫妄。譬如說，晚上吃得飽飽地、又喝酒，又歌舞倡伎、又跳又唱、又戴香華鬘，再弄個髮型，抹上髮蠟、髮油，面上擦的雪花膏、灑的巴黎香水，什麼西服料子、什麼花、手帕、皮鞋……，再跳舞，最後到了寮房繡花被的床、綢緞的褥子毯子，這時候就要犯戒、犯殺盜淫妄。轉過來，過午不食，穿的衣服很樸素，不作歌舞倡伎，也不喝酒、不抽煙，自然殺盜淫妄不能犯。菩提心是王，菩提也是道心、覺心，清醒不昧，這是王。戒殺盜淫妄這四重戒是城，再有八關齋戒的後五戒是護城河，這樣王坐在城中安安穩穩。這是佛制的戒，從五戒開始，進一步就是八關齋戒。沙彌戒，連金錢都不捉，倘使捉了要說三遍：我以此不清淨財，換取清淨財。為何要如此？先教我們知道世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財很害人。聽說有個董事長，因為錢太多了，花天酒地，幾天身體就糟蹋完了。外表都不曉得，說是腦溢血、心臟麻痺，實際是殺盜淫妄作了之後才腦溢血、才心臟麻痺。佛設的戒就是護我們的心。這是制戒的根本意義。沙彌戒比八關齋戒但是多添一戒——不捉

持生像金銀寶物。再是戒所犯的不外是身——殺盜淫；口——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四種。同學漸漸練習，不信佛在家年輕小孩，有時候不由人張口說話罵人，再是不由人地打妄語，以後慢慢覺得不對了，再接近佛法，久久自然戒口，較比好。意三——貪瞋癡。合起來叫十不善，轉過來叫十善。佛的戒律不外是戒這十不善，八萬四千法門、八萬四千戒，總括都是戒這十不善。

要是犯戒要懺悔，並不是犯戒就沒辦法了，犯戒要懺悔。犯了殺戒還不要犯淫戒，犯了淫戒還不要犯妄語戒、偷盜戒，但犯一戒，其它戒還保持住，還可以恢復，不能一敗塗地，還要鎮定住。不要說：我不行了、完了，我犯了這條戒，什麼戒都犯吧！那不對！弘一大師摘錄的《南山律在家備覽》中這麼提撕：犯一條戒不能條條都犯，其他戒戒體還能保持住。如此就要懺悔。有作法懺，按照戒律作法，好比誦戒前懺悔，叫作法懺，在戒律上一同懺悔。取相懺，拜四十八拜、拜一佛，也能消無量無邊的罪，拜一尊佛、拜阿彌陀佛、拜觀音菩薩，都可以。再就拜八十八佛。還有拜千佛的懺、拜三千佛的懺、萬佛懺，都是祖師方便、佛給我們留的，都可以懺。另外有大悲懺，很有靈感！我父親病重的時候，我請居士拜大悲懺，有靈感、

不可思議。梁皇懺，梁武帝夜晚在宮中看見一條大蛇，大驚失色，宮中那來的蛇呢？大蛇就說：「妾就是郗氏妃子，妃子投生為蛇了！」女人在宮中就是嫉妒障礙，死了就墮落蛇身、毒啊！求怎麼給懺悔超度呢？請問寶誌公禪師，寶誌公說是要全宮受八關齋戒，還請眾僧禮懺誦經，寶誌公就作個懺悔的方法給懺悔。梁武帝很歡喜，梁武帝常常親近寶誌禪師。梁武帝還有一次，集施食的儀文，造好了，在宮中點上燈燭，怕不靈，把燈燭都熄了，開始拜的時候，全宮中的燈一齊亮。諸位可以找梁皇懺看，尤其序文，三昧水懺還有個序文，也好。將來有機會都想一同拜。三昧水懺的來源就是國師腿上生一個瘡像人面一樣，以後給迦諾迦尊者用三昧水洗好了，都是過去生的因緣。還有法華懺、占察懺、淨土懺，都是祖師編的，很方便善巧，都是取相懺。我們有罪業，就這麼懺悔。懺悔之後，了凡先生說是，感覺身心輕安，心神很清醒、安詳，心裡有愉快感，不會驚扭勁兒、心裡憂愁，是吊死好？是鋼刀一把好？是繩子一條好？是農藥一瓶好？想來想去，都是業障現前，不由人地情緒不佳、悲觀，都是自己業障所感。拜懺之後，這些心都轉過來、沒有了，就是業障消除之相。《了凡四訓》還說，要是業障重了，好比對人好一點，人家說：「哎唷！

他對我好，是要向我借錢？」知道是自己的業障。業障消除了，對人好、人家就知道，這都是業障消除的現象，《了凡四訓》可以看一看。拜懺也有這種現象，消除罪障也有消除罪障的現象。這總說叫取相懺，都是犯戒之後的懺悔。再是普賢菩薩懺悔——等覺菩薩懺悔，以至於示現懺悔，我們無始劫來以至於今，生生世世罪業太多，要時常懺悔才好。懺悔是按戒律說的，戒律為的修定慧，所以天臺宗一個觀堂、一個懺堂，觀堂觀不好、三止三觀觀不好，心裡盡起些念頭，就到懺堂懺悔，懺得身口意三業清淨，再到觀堂修觀行。這是由戒律講到懺悔，再提撕提撕！

講到修禪，祖師的法語、機鋒傳法的法語，再是佛經：《楞嚴經·耳根圓通章》反聞聞自性、《圓覺經》四離……，好多經講的都是修定的方法、經詮定；律詮戒。修定功的方法就是打佛七修定功。禁足——這個範圍我不出去。同學在學校有時候也可以實行，或社團，同參道友、兩三好友，這個範圍我不出去，禁足。出家人在寺院也是，我不出山門叫禁足。止語——不說話，怕打閒岔的意思。再是閉關。這四種都是修定的方法，也是祖師立的方便。我到臺北聽廣欽老和尚最近又止語

了、又禁足了，都是信眾太多應付不了，老和尚就止語、禁足。這是祖師立的方法。不過這是修真諦；俗諦人情事故也得要學。有一次我在義德寺辦女學生齋戒會，有位男同學來了，別位同學說是某某同學來了，我說：「哦！來了！」他一進門、止語——不說話；完了扭頭走了——禁足；吃飯時候也不去吃——斷食。我說：大學生，人情事故都不懂，半年不見面，見面了、止語；請吃飯、斷食；上了樓都不下來、禁足。這樣不行，一定俗諦先做好，先有寒暄、說明，再開始做。這是修定功的方法，很好。

再是十二頭陀。十二頭陀都是按照衣食住行。八關齋戒也是衣食住行。不戴香華鬘不香塗身是衣；過午不食是食；不坐臥高廣大床是住。不坐臥高廣大床，大床都不坐，有寮房也是樸樸素素的、不要豪華。印度那時候比丘根本沒有寮房，就是一個繩子織出來的床，帶著走，走到那兒就架起來，不坐臥高廣大床，根本沒有寮房。現在有寮房，寮房裡要樸素，不弄些點綴品花花綠綠的、俗里俗氣。這是住。行，沒有歌舞倡伎這些。衣食住行按照八關齋戒這幾戒，體會佛給訂的，很好很好！

再是十二頭陀：飲食，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頓；過午不飲漿，過午連綠豆湯都不喝，果汁也不喝，但中午吃這一頓。住處，塚間住，在墳墓地方住，好體驗觀察不淨、觀察無常。凡夫要是有故去人的相片，都不願意掛出來，或是有故去人的東西都避免；而佛法講塚間坐，根本住在墳墓地，觀無常、觀不淨。再是常坐不臥，總是打坐、不躺者，廣欽老和尚就是這樣。有人說廣欽老和尚打瞌睡，我們很慚愧，我們一天都得躺兩次，以至於早齋後還得躺一下、兩三次，不躺不舒服，老和尚總是打坐，就是打點瞌睡也比我們好得多。還有人說老和尚現在又吃飯了，我們吃東西又要圓滿包餃子，開學聚會還要烙鍋烙、又要餡餅、買什麼菜，老和尚根本是不吃人間煙火食。日中一食、過午不飲漿、塚間坐、常坐不臥……，共有十二頭陀行。

頭陀是梵語，翻作抖擻，好比眼鏡布掉到粉筆槽，把它抖擻抖擻，粉筆末都抖擻去了。凡夫心裡沾了好多習氣，用十二頭陀來抖擻，抖擻習氣的意思。這是在衣食住抖擻；另外，抖擻性格，性格也需要調治。好比我要「終身居學地」，不想做師。孟子云：「人之大患，好為人師。」再是常常修謙虛。易經謙卦、六爻皆吉。謙虛

好，不貢高。人有四煩惱：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都以為自己好。要對治慢的習氣——貪瞋癡慢疑的慢，就是修謙虛，反省自己的罪業、罪過，較比好，這還不容易。對治瞋心，密宗講鍛鍊，在大眾中，萬目睽睽、多少人瞪著眼看，有人罵我、罵得難堪，簡直罵得：你和你的同胞兄弟姊妹有男女的事情。罵得這麼難堪，還能忍，還得要練習忍受，那才夠忍辱，對治瞋心。以至於《遺教經》說，譬如有人用刀把我們節節支解，還得不能瞋心，鍛鍊這個精神。弘一大師的行跡很可以學，弘一大師晚年自己說是：「一事不成人漸老，一錢不值何消說。」自己取個別號「二老人」。我們同學也是「二一小人」、「二二弟子」，也是反省懺悔自己都不行，對治貢高我慢的習氣。十二頭陀是在衣食住行上對治，其它我們要有種種的對治方法。總說這都屬於律。要是犯戒，佛說多修苦行——多修下役，不犯戒也可以。下役好比洗廁所、收拾髒的地方、垃圾箱。修苦行還不能特意給人看，給人看就是希圖名利心，也不希圖利。也不說是：我喜歡洗廁所，你看我行的苦行多苦，你們都行不上，起貢高。隱藏不叫人知道、還刻苦修，也是消自己的業障。這都屬於戒律。



附：慈悲三昧水懺科判（係鈔節諦閑大師著水懺申義疏之科判）

甲一序分

乙一別序

丙一作懺緣起

丁一序發起居先緣

竊謂：聖教經律論藏，譯席所翻之外，爾後群賢制作，未有無所感而為之者乎？若條陳枚舉，品別而言，未易紀極。即此靈文，而曰水懺者，請言其由？

丁二序起正因緣

戊一述宿因

昔、唐懿宗朝。有悟達國師，知玄者。未顯時，嘗與一僧，邂逅於京師，忘其所寓之地。其僧，乃患迦摩羅疾，眾皆惡之。而知玄與之為鄰，時時顧問，略無厭色。因分袂，其僧感其風義，祝之曰：子向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九龍山相尋。其山，有二松為誌。後悟達國師，居安國寺，道德昭著。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法座，恩渥甚厚。自爾忽生人面瘡於膝上，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餽

戊二述現報

### 戊三憶及昔緣

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遍召名醫，皆拱手默默。

因記昔日同住僧之語，竟入山相尋。值天色已晚，徬徨四顧，乃見二松，於煙雲間，信期約之不誣。即趨其所，崇樓廣殿，金碧交輝。其僧立於門首，顧接甚歡。因留宿，遂以所苦告之。彼云：無傷也，巖下有泉，明日濯之即愈。

### 戊四三昧解冤

#### 己一陳宿冤

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其人面瘡，遂大呼：未可洗！公識達深遠，考究古今，曾讀西漢書，袁盎晁錯傳否？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

#### 己二會古今

公，即袁盎。吾，即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為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高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人主寵遇過奢，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害之。

#### 己三正解冤

今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三昧法水。自此以往，不復與汝為冤矣。悟達聞之凜然，魂不住體。連忙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甦，覺

來，其瘡不見。乃知聖賢渾跡，非凡情所測。再欲瞻敬，回顧寺宇，不可復見。因卓菴其所，遂成招提。

丁三序古師詳紀緣 迨我宋朝，至道年中，賜名至德禪寺。有高僧信師古作記，紀其事甚詳。

丁四序述懺正因緣 悟達當時，感其殊異，深思積世之冤，非遇聖人，何由得釋？因述為懺法，朝夕禮誦。後傳播天下，今之懺文三卷者，乃斯文也。蓋取三昧水，洗冤業為義，命名曰水懺。此悟達感迦諾迦之異應，正名立義，報本而為之云耳。

## 學佛了生脫死的原理方法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現在學術界、連教育界一般的民風，要緊要認真紮實。研究紅樓夢、曹雪芹，紅樓夢已經是紅樓一夢了，著名權威的學者在那下功夫，怎麼不把國家的事情耽誤？十大建設要緊，建設好了馬上大家都得利益。我最初從臺北，他們開車給我看一看，我十分感動。我們國家從義和團那時候，白種人都拿我們當非洲黑人一樣，中國人什麼都落後，以至於吳稚暉老先生說我們都是造糞機，就這麼慨歎自己。現在十大建設建得那麼好，進一步國光號、自強號火車汽車，自己能造更好。現在好比莒光號車箱能造，進一步將來再發達，可以說都在起飛了，要實事求是、認真去做。

將才學員長領大家拜佛，講了再多、研究再多，不如有同學拿著引磬，大家一起拜拜佛，得實際的利益，那是佛法。當然不明白佛法不能拜，要是明白了，研究

來、研究去，不如實際去拜拜佛，從內心能體會到。拜拜佛也需要再研究、再來講堂。要緊大家能拜佛念佛，實際用佛法的功夫。佛法如此，世間法也是如此。學者開些無謂的會議，不如大家拿起掃把掃一掃，屋子裡整理整理像個樣子，幫忙政府實際去建設，那個好。實際去發揮，好比科學、精密工業，我們沒有的都能做得到，那才是有實際利益，需要這樣。研究佛法也是，我要得佛法實際的利益、這是一種。再是將才後山兩位老沙彌是兄弟，弟弟叫慈因師、哥哥叫圓因師。頭回打電話說慈因師已經危險了，將才又接電話、已經故去了。佛法講解脫生死、了生脫死就在這兒，要緊！苦集滅道四諦，苦諦在最前，人生種種苦：《阿彌陀經》說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人人種種的苦，連心情的苦悶、悲觀、情緒不佳，人事糾紛種種痛苦，太多太多了，從生到死包括一切苦，最後還得一死，要實際解脫生死苦最重要最重要！學佛是為的這個。並不是找個宗教、作精神的依託，過去還有不明白的說是暑假來山上度假，或是好新奇，現在同學都不是，功課訂那麼緊，早上三點半起來、還過午不食嘛！

生死怎麼了脫呢？這實際的問題和同學說一說。在死的關頭，一般世間人萬感

交集，有那疼得難過得抓褥子、抓蓆子。還有疼得難過，在床上就這麼蹦、跳，最難過，身體的痛苦。再就是心理、等誰，哥哥等弟弟、弟弟等哥哥，父母等兒女、等孫子，沒有來，最後這一等、不可思議，在醫學上沒法解釋，這一等這個人就不死、就等著，實在等得不能回來了，嚥氣了。有時候等回來了，談幾句話，馬上嚥氣了。在等死等人的時候，這精神多麼痛苦。臨死在床上跳，或是把蓆子都抓破的時候，身體上多痛苦。學佛研究佛法就是為的解脫生死。

解脫生死，念佛怎麼解脫生死？平常研究佛法，知道一切都是因緣所生，因緣所生的事情都是性空，就像鏡子上的相。理髮店鏡子照出來那些相，從早到晚，沒有一個來理髮、燙髮、美容的人不走，都是來了就走，就是今天晚上不走、明天也得要走，沒有永久的。我們在這世間早晚也要走，都是無常的、都是空，這一點最重要。這一點要看開了，世事一切放下，多少億的財產也要看開，多貪戀的家親眷屬也得放下，放不下精神就痛苦，身體也要放下。一切看開放下，就是般若、就是智慧；看開放下就是解脫；這時候真如自性明德明顯——明明德，就是法身。看破、放下，法身就自在，自在就不是苦惱了。平常要體會，佛學研究到這兒放下了、就

好。

我在北平的時候看見韓清淨，說南歐北韓，南方歐陽竟無、北方韓清淨，唯識研究得最好。他講唯識按照學理講確實好、有經驗，沒有一句白說的話，很欽佩。不過演講的時候，一個大長桌子，就像會議桌一樣，他由夫人攙出來坐下了。在我出家人身分看，就不得是那個樣子：他太太扶在眼前、他太太坐在眼前，別人都坐在旁邊，看著夫妻之間恩愛纏綿，坐下了他太太給倒水、他太太給弄毛巾擦手，他對他太太回頭看一看、端量看一看。我們研究佛法得要看開、要放下。一切看開放下了，佛法才能提起來。我就說那位同學，沒結婚前來了多少次，時常從北部到南部讀書、從南部到北部讀書，得便經過就來山上看一看、用幾天功。一結婚就像石頭扔在水裡，冒泡、以後就沒有了。要是像膠皮或木頭，以後能浮起來，浮起來就是一些老居士、老太太，一看老態龍鍾，一個一個已經是過來人了，用功又怕累、又不行，有的在世俗沾染久了那些老習氣，好比前面一排、後面一排，八人在那用功，等著我出去一會兒，回來大變，前面四個人轉過來，和後面四個人繞一圈在那兒講話，不念佛了。青年人學佛少沾染習氣倒是好用功。

這時候看開放下，最後就是用這功夫、臨死這一關越過去。家親眷屬、同參道友、至近至親的同學，這時候不動感情、也能看開，人人都有這一天、都能故去嘛！佛號再能提起來。這時候還現什麼境界，好比這一玻璃瓶的水，裡頭有沙子、泥巴混濁，從混濁搖動，慢慢趨向清淨沉澱，由動向靜、由濁向淨、由散漫向定，過程就看沙子在那兒沉澱沉澱：，人一看！它晃出金色的、也有不晃就是黑的，金色一轉也變成黑的，黑的再往下沉就變成金的，最後都落下落下：，都沒有了。這個心從濁趨淨、從動趨定的時候，種種變化，打坐用功種種幻境，都不管它，才能用功。要一管它，就像在趨向目標的路途中，要看這看那，就不能往前走了，同時就障礙住、同時也出毛病，所以一切的境界都不管它。臨死也是、一切不管它。再是平常用功時候心裡很堅強，尤其在佛堂打坐的時候，很堅強、還安定，自己勉勵。在臨死的關頭，漸漸身體就和精神脫離開。脫離開了，精神還是念佛、隨著佛去。眼前又現出故去的曾祖父、又是故去的外祖母來了，或是同輩故去的：，現出來一切一切都不管，但求佛接引，就往生西方。念佛了生脫死就在這裡。

我在東北聽說，有人動手術刀口合不上、發炎，發炎，人不行了，大家就準備



後事，但聽他自己說：「哎呀！阿姑來唷！」是姑父來了、又是姨母來了；「哎呀！你不要動我！好疼哦！」別人都看不見，但聽他自己說，那就不好現象，就是冤家債主、魔障都來了，並不是真正的阿姑、阿姨來。這時候自己知道是幻相，我不管他，就沒有，馬上雲消霧散，還念佛，就超越生死關。學佛為的這個。千經萬論，最後達摩祖師都問，他這麼說、達摩祖師說你我的皮；他那麼說、說你我的肉；再這麼說、說你我的骨頭；以後二祖慧可大師叉手一立、不說，說你得了我的法。千經萬論，一切會歸在一念不生的心，達摩祖師面壁那個意思，就像牆壁平平坦坦、一念不生——不生不滅，那是我的骨髓、得著佛法。那一念心要是堅強就了生脫死，過生死關的時候也是這樣。

這一念心本自不生，不生、它必得要生，我念佛，求佛力加被。就像洪柏松求他爸爸媽媽，別人求不上，求爸爸媽媽來把車吊起來，救我出苦。我們求佛，阿彌陀佛加被，這時候冤家債主、邪魔鬼神種種，他都不敢隨便侵犯我們。不過這時還看業障輕重，平時拜佛就為了懺悔這些。業障重了，我們再明白，現的相現得厲害了，我們打不破、認為真了。或是現出來一個最美麗的女孩子，她引誘我們，心裡

一動，完了是無常鬼來抓的。那時候我在北方出家，有在家的朋友來，他太太故去了，他說他太太臨死的時候，半個月病在床舖上，他照料得晚間也不能睡、白天也不能睡，實在疲乏了，他把他太太安排好，才將躺在枕頭上，看見門簾一開，進來兩個清朝的衙役，穿著清朝滿人服裝，拿著鐵鍊照著他太太頭一拴，馬上沒有了！他再一看他太太，他太太嚙氣了。他說：這樣所以我要信佛，世俗間沒有講這事情。同時他很瞭解，他說：這是我們民國年間的事情，要是再過多少年，或者就現出來現在的人來抓。因為那時候一般人沒有穿這種服裝，特意現出來清朝衙役的服裝，叫他知道這是陰曹地府的人來抓、套他太太。

我的伯父也是這樣，病了多少天，病得很沉重，這一天對我伯母說：「我病不能好了！」怎麼不能好？說昨天晚上也是現出來兩個衙役，衙役說：「多少年找你沒找到，你上安東、你到邊外去了，就像開荒、你想賺點錢，現在你跑回來了，吔！就是你！來吧！多少年找你找不到，這回回故鄉了，走吧！」我伯父說：「不是我！不是我！」他知道不好。說「是你！」說「不是！」「不是你？」拿個籤筒抽籤：「你抽籤！再看看是不是你！」我伯父拿過來，想碰個運氣，不是我就好了，一抽三個

字是自己的名字，馬上人不見了。我伯父醒過來，知道給這個夢境病不能好，就對我伯母說準備後事，過一天就故去了。臨終這些幻境，要是道力能抵抗業力，或者慧力、五根五力——信進念定慧的力，要看破、要看開——慧力；心裡再有定力、還念佛，馬上雲消霧散。要是道力不勝業力，業障現前，一認真馬上就拖去。了生脫死的關口就在這兒。

再者同學說是：修密宗、又修這個宗、那個宗、禪宗……好多，究竟怎麼好？過去我在美國和沈家禎居士在車上談起來，我說現在臺灣大體很多人信佛，青年人也不曉得要信哪一宗，我過去也是這樣，我最初信佛都探討、看一看，密宗怎樣？禪宗怎樣？或是看看書，不曉得究竟怎麼好？以後我歸許到淨土宗。沈家禎居士他也這麼說。他說我們還是以淨土宗為主；各宗的長處，或是契我們機的地方我都採取來，而以念佛為主。修行一定有正行有助行；就像吃飯有主菜——好比羅漢菜為主、冬瓜湯為副，修行有正行有助行。

實相無相無所不相，實相念佛就是禪。「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體安然就是實相——禪。行住坐臥都是事相，事相不離理體，理體是實相，我就在事

相上保住我的理體。我體會這個意思，再去念佛，還是念佛，因為實相把握不住，不能徹底。就像建築橋樑，最初打墩打不著底下、就往上建築，又給水沖倒了。心地你抓不著底、你就修橋墩、那危險。就達到底了，颱風大水來又給沖倒了。就像下雨天坐火車過溪，底下溪水湧流很厲害，我們無始劫來那些念頭、心理種種作用、和業力也是衝擊我們的心、把握不住。明明是實相，蘇東坡臨終說此處用力不上。蘇東坡的學問，現在說得了多少博士學位，他說此處用力不上，就是念佛用力得上。念佛還怕自己用力不上，身體痛苦、心理痛苦，這時候有人再助念，有人再勉勵開示，還不要家親眷屬哭、搬，這才能越生死關。有的還不行，念佛也聽不著，就是道力不勝業力。

轉過來平常多修些善事，做學生好好讀書，也好好信佛，拜佛念佛、看經、幫忙學社，自利又利他，受些無明的痛苦，還能忍得下去，都回向菩提、回向淨土，漸漸久了就能越過這一關，業力自然消。所修的功德，都要顯示在外面就著了名；修的功德有什麼希圖，就著了利。有的時候，有名我也不在名、有利我也不在利。譬如我建築蓮因寺、我辦齋戒會，自然我是住持囉？我是創辦人了？說是我一定退，

讓給○○學長做蓮因寺的住持，我不好名，再不然，讓給○○學長。實際上不相宜，學長的爸爸一來找：「該死！你要來這吃齋，帶回去！打死你！」蓮因寺沒有住持了。實際上不行，不行我就擔任住持，我在名我不好名。在利呢？好比居士給我錢、說是建築一根柱子多少錢？就布施一根柱的錢。完了還給我想辦法：「師父！我們幫忙建築都是分一根小柱子多少錢、大柱子多少錢，大家分著幫忙建築就好了。」居士就幫著化緣三支柱、五支柱。那麼我就貪圖錢嗎？我為了建築大殿大家好用功啊！我也不勉強。就是居名也不好名、在利我也不好利。不要名不要利是空觀；我在名在利、我不好名不好利，就是假觀、更是空觀，還越過一層。我們自利利他、種種修行，最後晚上回向還是求生西方：「願我臨終無障礙……」要緊！還這麼求。

以信願行念佛持名為主。實相如此——禪如此，觀想、觀像我也採取，觀想義理：佛法說的義理。說是「古今中外的哲學，以佛學為最高。」確實方東美教授讚歎得對；那麼胡適教授怎麼不讚歎呢？胡適研究紅樓夢、他哪能知道《金剛經》？距離太遠了！方教授確實有他的慧眼，有人說他是唐朝一位法師轉世，確實他讚歎得對。

還有青年寫信給我，說看看佛經、祖語，拍案叫絕！確實是開經偈說的「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真是真理在這兒。我最初聽佛法也是，我說：確實真理在這兒唷！並不是我找個宗教精神寄託、那得不到真實佛法的利益真理在這兒，同時就是我的心、法；自性的佛寶、自性法寶，就是我的心，我深信。這樣深信就是觀想義理。再觀像：觀想佛像。忽然間眼前現出來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這個境界打不開了，打不開就觀想念佛堂門口那個骷髏骨的像、藥水泡的人，那當年也是十八歲的女孩子。一看再轉過來觀佛像。由不淨觀抵抗世俗的美，轉過來再用清淨的佛像觀，接著再念佛，就是觀像念佛、同時觀想義理，接著還會歸持名念佛、還是拿念珠好好念。

或者有人最初念佛，一句一句感覺不如念大悲咒好、也可以念大悲咒。大悲咒，觀音菩薩發願，念大悲咒求願往生，也可以。或是這期間我念大悲咒相應，我就念大悲咒。我以念大悲咒代替念佛，一樣、也是持名，可是我信願行求生淨土。我也持名念佛，行住坐臥不能總持大悲咒，行住坐臥也念佛，也可以。四種念佛：實相念佛、觀想念佛、觀像念佛、持名念佛，以持名念佛為正行。有人以持大悲咒代替

持名、也好，因為咒是佛的金剛寶杵，能降伏內外魔冤，同時大悲咒有一段落，這一段落中間妄想不能起來，我就緊持，也可以。

我放蒙山，我觀想、我也結手印。要是完全叫我修密，和我根機不契。要叫我參禪、觀實相，怕把握不徹底，同時實相無相，怕把一切相都掃除了，來生轉成絕頂聰明而不信佛，怕有這種危險。我明白禪的意旨、我還念佛，叫禪淨雙修。我用蒙山助我念佛的功夫，消除種種業障。蒙山是密法、再歸到念佛，就是密淨雙修。我還多少觀想心月輪：一尺六直徑的心月。心月輪中間觀想一個赫利𑖀字。觀音菩薩是白的、阿彌陀佛是紅的、地藏菩薩是藍的。三尊佛菩薩都是這個字，顏色不同。一尺六的光明、就像月亮，可是月亮輪多少黃一點，淡黃色像月輪、極光明，中間觀想赫利字，也很好，也觀一觀，和我也很契機。這樣就是密淨雙修，還是以淨——念佛為主，才好。

最初信佛免不了探討各宗的情形、閱閱經，當然各宗有各宗的，而凡夫自己信出來毛病，說是信禪——本來無一物，就廢事——一切事修都不要：「點香幹什麼？心裡有香。」「拜佛幹什麼？我在心裡拜。」「你要是打妄想拜佛，還不如我心裡一念

不生，這才是真拜佛。」這麼說就是執理廢事，我還是拜佛、要緊。完了說「我是修禪，可是我願意吃肉，我雖然吃肉，就像禪宗『終年穿衣，不穿一絲縷；終日吃飯，沒吃一粒米。』我不著，不著、可是我吃的時候得要有肉，或是配點酒。」抽支香煙：「為的應酬，我都沒有什麼執著，可是我願意抽外國名牌香煙。」手錶要戴Rolex的，你不問時間、我自己看一看，你不看、我給你看。這樣修哪一宗也不行，沒修到真正心裡，修在外表上、皮毛上，也不合乎人情。有人學密說：供牛肉給佛吃，這是無上的密；供酒給佛喝，供起來就是甘露水，我們還可以喝、一舉兩得。供上牛肉，拿下來作牛排骨，或陽春麵切上點牛肉絲。我們沒有夠那個程度。濟公禪師吃死的吐出活的，有那本事才可以。我們沒到那個程度，不要躡等。不但學佛，世間一切學問也是，不要躡等、超越，要紮實。譬如大學一年一年的讀，不要沒畢業就跳、讀研究所，要紮實才好。淨土宗也是，念而不念、不念而念，我沒到那個程度就說那個，胡說八道。無論哪一宗都是先照人情世故極淺顯的做得到，深的自然才能做得到。極淺顯的都做不到，爭酒爭肉、爭好吃的、爭名奪利，完了說修的是無上的法，無有是處、不可能的。眼前現實的世間法——人情世故、講仁義禮智這



些做得到，再講戒定智慧，都需要。

這是講修行有正行、有助行。修各宗以淨土為主，淨土四種念佛也是以持名為主。最初講的是怎麼越生死關，學佛了生脫死的原理在哪兒。接著現在講，學哪一宗就是從基礎打起，不要躐等、不要跳。尤其在世間法上做的實際理地，得要合乎仁義禮智，做不到的還要懺悔、反省檢討。轉過來，名利、世智辯聰、巧言令色、求名求利這些不要去作；遇著了隨緣盡分、我還負擔，我也不要執著，這才好。

在用功打坐、拜佛，一切特殊的境界都不管它。原理就好比瓶子裝些沙子、有水一揚，沙子在水裡翻過來，慢慢沉澱的時候，沙子有時候現金色，金色再翻變成黑的，以後落下來都沒有了。所有這些從動趨向靜的過程，所有一切境界不睬它，原理就在這。

念佛為什麼穩當呢？憨山大師是禪宗祖師，作的《道德經註》《莊子註》、或是講《中庸》、講四書五經各宗，講得清楚分明，就是在三昧中給解釋的，太好了。他老人家說修行以念佛為穩當，那不是隨便說的，確實是穩當。妖魔鬼怪、一切的境界，我把握住念佛、好！就像颱風狂雨之後，在洶湧的溪中叫我觀空，我觀不住了，

溪水就那麼沖，業力和人事紛紜就那麼沖，這時候我抓住一個救命圈就不怕，念佛穩當就在這。

再是學佛的人、要謙虛。說千道萬、我們沒有經驗隨便說，青年還是緘默好。低的緘默謙虛、高的也是這樣，文殊菩薩見維摩居士，兩人默默無語，兩人都以無生、不生不滅的境界相見一印證。這時候維摩居士和文殊菩薩兩人「如是、如是！」心裡互相點頭，無生怎麼能說呢？千經萬論，為的這一念，都達到無生了，這是最高最上的意境。

佛法就是以謙虛的心而要有進取的心，我那時候參方，到南洋、美國，我打聽美國人的長處。美國人的短處，我們也知道，電影明星、或是一般婦女，第三任丈夫、第八任丈夫，照出來相片，那個我們不跟他學。民國十幾年開始，我們學歐美學到皮毛、學錯了，日本都學一些實在的。我們盡把人家跳舞、花錢作樂的這些學來；實際美國的科學、或是人情民風，長處沒學到。美國人的長處在哪兒？有人說美國人和善。是！看見在大街上有人問路，他很和善告訴你，沒有不睬你的。我再問、換一位留學生，我問美國人的長處在哪兒？他說美國人樂觀進取，總是自強不

息，他是這個長處。我們在佛法也是，在佛法進取。今天談玄、明天說妙，再一討論、彼此再辯論，以後回山，娶了個婆，把佛法忘了，以後再就不見佛、也不見師父了，再爭論、再辯論，說我懂、我知道，也沒有用。所以我們在佛法要長久進取，我就是在家娶了個婆，或出家天天拜佛，我都還進取。在家我不得已，或是有家庭負擔，或是我根機不行，我就在家做居士，也修行，我還不忘佛法，往佛法進求的心永遠不退，佛法確實是好。

在進求的過程中，佛有說個譬喻：我們沒達到究竟的時候，對佛法的見解都是盲人摸象。盲人摸象、一摸，「有摸到沒？」「有」「象是什麼樣子？」「就是一張包巾一樣」摸到象耳朵了，「不過比包巾要厚一些，大概是塑膠的、較厚的布。」摸著尾巴的，「象是什麼款？」「就是一條繩子一樣，長長的。」摸著腿，那就是建築大殿一根柱子。那麼象也不是一根柱子、也不是包巾、也不是一條繩子。我們學佛要是沒有到究竟即佛那個程度，連八地菩薩說法和佛還差一級，都是盲人摸象。盲人摸象，我們就是以虛心坦懷，再以自強進取，慢慢進求就好，佛法需要這樣。

## 蓮因的大鏡子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曹洞有什麼？又說雲門有餅，那麼蓮因有一片大鏡子。現在就講講大鏡子。按照唯識說也可以，按照《起信論》說也可以，一片大鏡子。

經濟不繁榮、都市沒有發展，小小的理髮店也不過是一間剃頭的棚，前面都是草地。以後都市發展了，建築大樓多少層，旁邊也有樓房，越建越多，這個大樓有大飯店。理髮店有一個小徒弟，這一天在理髮店裡頭往外看，有部大轎車一停，音樂奏起，還弄的紙條紙花，往下一扔，下來一對青年男女、結婚的典禮。安詳的，賓朋陪伴著，還有隨嫁的女孩子、男孩子一同進去了。理髮店這個小徒弟，是阿里山來的，壓根兒都沒見過這麼熱鬧的事情，這一看太有興趣了！接著上幾層樓，裡頭有西餐、中餐、川菜……，一看太好了、太熱鬧了，吃的也太好了。小徒弟這一天理髮店忙完了，晚間就把木屐一套套了好幾隻，作新娘子的高跟鞋。新娘子還披

著白紗呢，他把理髮的白布，披在頭髮上。腳踩上木屐，在那又扭又走，學新娘子害羞。老闆一看：嘿！這個孩子真傻喔！晚上沒睡，一個人扭來扭去，這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境界變了，這邊是公車，是拉肥的、拉大糞的。那邊來的呢？是殯儀館的葬儀車，兩部車走到大飯店門口一撞，撞倒了。這裡頭拉的棺材，就看見坐的人緊哭，哭得好淒慘。兩下撞車的人，收拾收拾，也沒有大的損傷，不過是拉肥的車一撞倒了，滿街流的都是屎尿，小徒弟一看，哎呀！屎尿髒死了，客人來理髮，叫人看見了，怎麼辦呢？沾人家身上了。小徒弟就拿抹布來抹鏡子。老闆一看：傻孩子！再怎麼髒的糞尿，鏡子照出來也染汗不了鏡子的。不過這小孩子晚上想起來葬儀車，看那些人哭得那麼淒慘，晚間想起來也難過。我最初來臺灣，聽說流眼淚、哭，叫「流目屎」，我才學，一下記錯了，念「目流屎」怎麼叫「目屎」呢？以後才知道叫「目屎」，所以我但記著「目屎」；我就以為是「目流屎」，以後我就弄清楚了這三個字就不錯了。小孩看見白天出殯淒慘的情景就哭。老闆就過去勸：「哭幹什麼呢？昨天結婚典禮、洞房花燭夜看得熱鬧，今天看殯葬的行列你又哭。」小孩子

說：「就是今天看得太難過了，多少歲的一個人死了，媽媽怎麼想、公公怎麼叫，看得太難過了。」老闆說：「人生就是如此啊！你昨天看的熱鬧場面，今天就是淒涼的場面，你得要知道啊！昨天吃的西餐、中餐、川菜怎麼好，今天就是拉肥車拉的那些，世間就是無常苦空啊！你要知道啊！」小孩子也不瞭解。小孩子從阿里山下來學工夫、學技術，各處流浪找工作，看見理髮店門口寫的：「本廳採用少年」，進去報名，老闆一看：小孩子很純樸，不過是山裡人，稍稍憨憨而已，就留下。三年出師，現在學了一年半，大抵有來客也會剪一點。

這一天，擁有幾個公司工廠的總經理來、坐下了。說是：「怎麼給總經理理髮呢？」「就是照原樣就可以。」小徒弟說：「特殊樣，是巴黎型、紐約型我不會，照原樣這個還可以。」總經理疲乏了就閉著眼睛：「你給理髮吧！」小徒弟一看：頭髮蓬鬆、亂亂，給剪、剪著剪著、再梳一梳，最後都整理好了。「總經理！」也不醒。「總經理！」也不醒。「總經理！」也不醒。「總經理！」也不醒。一看：「不錯！」來的時候五十多歲，頭髮一整理整齊，自己越看越年少。說：「多少錢？」抽出來大票一張。說是：「不用這麼多，給您老人家找錢。」說：「甬找了，不用找了。」幹什麼呢？「小

孩子你願意買巧克力糖就去買巧克力糖吃，夏天天熱吃冰棒就吃冰棒，隨便。」小孩兒：很好！馬上就鞠躬，總經理往外走了。小孩子站在理髮店門口，老闆過來了：「怎樣？」說：「你看！給大票一張，用不了這麼多，我問他老人家，說是給小費，給我買冰棒吃。」老闆一聽很歡喜：「嘿！孩子真乖！以後就照樣來！」照樣就照樣來、一點不能錯。說：「好！」小孩子很歡喜、老闆又讚歎，總經理又給錢，今天晚上能吃熱的、吃冰棒、買點巧克力糖，很歡喜。

這一天，忽然間來了一位巷子裡的博士夫人，因為長得特別胖，都叫胖太太。胖太太一坐，小徒弟過來了：「博士夫人來了！您好！您早！」「要怎麼樣？給您燙髮？理髮？」胖太太買菜，走了半天很累，回來理個髮，一摸腰包錢不夠，不好意思說我錢沒帶、給寫帳，寫帳不好看，叫人家笑話，理髮還給記帳。就說：「有點事，明天來理。」胖太太走了。明天，胖太太又買菜，走到門口一掀理髮廳珠穿的簾子、要進來。外面又有一位瘦太太進來了，「可不好了！王太太急性盲腸炎，現在拖到病院去了，家裡孩子四五個緊哭，先生上班了都不知道，鄰居左右都幫忙，現在李太太把王太太送醫院去了，隔壁的張太太又幫忙李太太，現在找妳，妳得要着

家，妳聯絡她先生，妳知道他上班的電話號碼……，這麼一說，胖太太跟著大步就走了。師仔說：「來！給理髮！」「不行，明天再來！今天鄰居王太太鬧盲腸炎。」走了。王太太盲腸炎開刀危險期過了，鄰居左右太太都輕鬆了。胖太太第二天又去買菜，說今天一定去理髮了，明天要出門、有夜宴，今天一定要好好理髮。錢帶得足足地，買菜早一點結束，到了理髮廳門口，一看：公休日。也不行。胖太太想理髮這是因；錢不夠、王太太盲腸炎、理髮廳公休日都是緣不足。在佛法講，因緣不能成就。想理髮的心是因，這些緣不成就，沒辦法。

再等一天公休日過了，這下子胖太太因緣具足了。錢帶得多一點，隔壁王太太打聽已經漸好了、決定不怕了，理髮店公休日只有一天、決定沒有第二天，因緣具足進來了，在理髮廳的大椅子一坐。師仔說是：「博士夫人，給您怎麼理髮、燙髮？」夫人：「這沒有什麼，照樣來。」也是照樣來。說是夫人的頭髮我都不敢隨便理，這次老闆沒在家，我親自動手，要是別個樣我不會，照樣還可以吧！過去一端量說：「可以！您放心，您隨便累了就休息，我開始給夫人理髮、剪髮、燙髮。」博士夫人也就閉著眼：隨你去吧！你給理髮，我也休息一會兒，等會兒理好了我再醒、看



一看。小孩子一看：胖太太和總經理差不多，很好照樣來，不過是比總經理頭髮多一點，就大刀闊斧，兩下子剪下去，和總經理照樣來嘛！這邊也給剪下去，和總經理樣子差不多了，大體要緊的外型都整理好了，細部再修剪一看，完全照樣來，照總經理的樣子來了。小徒弟這就拍胖太太的肩頭：「胖太太！」忘了！叫人胖太太。說是：「夫人！博士夫人！您看看！」博士夫人一看哪：炸了！這這這怎麼地了？博士夫人這一看，就吵起來了：「我是一個女人家，怎麼變做男子了？真可惡！該死！你阿呆！笨孩子！」扯著小徒弟耳朵，扯過來又扯過去：「我是巷子裡第一夫人、博士的夫人，你看給剪的、改造的，簡直給我修理的，我怎麼回去見我博士先生呢？我怎麼出門、叫人看見太難堪了，我怎麼在街上走呢？」扯過來扯過去，「啪！」一下子！老闆從外面進來：「這是怎麼了？」說是：「你看！你們用的技術人員給我改造的、修理的，簡直沒辦法了，我怎麼回家見我先生？」老闆一看：糟糕糟糕！這沒話說了。老闆趕快給道歉：「對不起！這太不對了！」胖太太張牙舞爪還緊吵緊叫，老闆也道歉，小徒弟在那叫人打了一下，搗著嘴巴又哭、又不曉得怎麼回事情？就照樣來，完全照樣，怎麼還挨打了呢？胖太太一看小

孩子沒辦法，老闆又緊在那道歉，氣得也大步走了，一錢兒也不給，走了。老闆和小徒弟兩人瞪著眼站在門口，老闆就說：「叫你照樣來，你怎麼照著總經理的樣來呢？胖太太就照胖太太的樣來，頭髮要燙出波浪，波浪越高越好，再戴上蝴蝶花、抹上眉、胭脂，女人都是好美，你怎麼照總經理的樣？這不是顛倒錯誤了。」小徒弟一聽：「是的。」還緊委曲、緊哭，說：「以後不敢了，完全聽老闆的話，胖太太就照胖太太的樣來。」老闆看小孩很可憐，也不必多說了，叫胖太太還打了個嘴巴子。

這一幕過去了，來了一位名教授，老人家是國學的博士，這種人才可不多。因為教國學、就穿國父裝，理髮店坐下了。老教授、國學的名教授坐下了，小徒弟戰兢兢走過來了：「老教授！給您老人家怎麼理髮？」看一看數一數頭髮都有數、幾十根而已，這個更難剪，多了還可以，少了不容易剪。問怎麼剪？說是：照樣來。咦！又說著了，照樣來我就會，別的我不會，將才老闆教的，胖太太的樣就照胖太太的樣剪。說是：「老教授！老師！您老人家放心吧！一定給您老人家照樣來。」心裡說：怎樣理得怎麼美、怎麼剪，玻璃瓶子打碎了，再碎也沒有我給剪得那麼「水

〔很美〕！；「麥克阿瑟元帥、艾森豪元帥，幾個元帥，也不如我給您老人家剪出來那麼帥！」老教授一聽：「好！」老教授教完課、好幾個學校，這時候坐著就累了。小徒弟一看照樣來，這距離太遠了，好在有假髮，給戴上，像胖太太一樣。就這幾根頭髮不夠數，戴上假髮，燙個波浪型。額上的紋不行，用胭脂粉給抹上。說是月牙的眉、櫻桃小口。鬍子不對，胖太太哪有鬍子！一刀剃下來，這鬍子也不能留，都給剃下來，這差不多了。老闆說有蝴蝶花，就戴上蝴蝶花，一看就是照胖太太樣來，比胖太太更加美，幾個玻璃瓶子打碎了，也沒有這麼「水〔很美〕」。就叫：「老教授！」也不醒，「老教授！」也不醒，最後叫：「劉老師！老老師！」老師眼一開：「嚇死人！這是怎麼回事！我都將近七、八十歲的老頭子，怎麼變一個女人家！」這就找小徒弟、不讓他，這怎麼回事！這真是太難堪了！正吵鬧吵鬧，有學生在門口停下來，禮拜六周末下課走路在那經過，扯著其他同學要到哪去拜佛用功、受八關齋戒，一看！咦！這不是某某大學的老師嗎？還到我們那兒講過課！老教授一看有學生在外面就不敢，再要發火動氣，一看又有學生過來了，老教授看沒辦法了，不敢說了、吃啞巴虧了，一個有學問的人要叫聯合報、中國日報給報導一下就糟了。

老教授穿的長衫，把長衫前面那片大襟蓋著頭髮，後面括著，腿上還綁著腿帶，三十六計、跑為上策！蒙著頭一溜煙就跑。老教授心裡不高興，又怕叫人看見了，要是學生通知報社來給照個相片、明天再一登，以後再怎麼去教書呢？老教授又怕，心裡又懊惱、又著急，老人家七八十歲，就往家裡跑，跑大街轉小巷、小巷再轉胡同，以後跑到家門口了，唉呀！喘口氣。在門口怕人家看見，看見一個齋戒會同學，看見了也不好，人家都受八關齋戒、不戴香華鬘香塗身，我就戴香華鬘香塗身，叫人家笑話。趕快叫門：「快開門！快開門！」裡頭孫子聽見了，阿嬤在裡頭說是：「阿公回來了，去開門，阿公回來了！」孫子把門一開，一看！孫子害怕了：「阿嬤！阿嬤！又一個阿嬤回來了！這個阿嬤就像阿公那個阿嬤。」阿嬤聽說：「這是怎麼回事？就我一個阿嬤，怎麼又出一個阿嬤？」出來看看！阿嬤出來一看：「嘿！這老頭子和我比美，還能比我美。」

那麼這些景都過去了，總經理、胖太太、老教授，再怎麼過，鏡子的玻璃不留痕跡。鏡子玻璃是本體，譬如一打坐、歸到鏡子的玻璃本體。好比前天朱教授來，昨天又有誰來，都是體上的相，鏡子的玻璃體一點不留痕跡，都是體的相。體的相、

現象界就是因緣和合——事相；本體不變。在事相上小徒弟就因為愚癡，同時沒想到總經理給了一點小費、大票，就想著和胖太太再好好剪一剪，也會給點小費給張票，起了一念貪心，事情就弄錯了，把胖太太頭髮剪下去了，接著一定還好好理，把老教授頭髮又給添上了，都弄顛倒、錯誤了。這顛倒的知見，普通說四顛倒，都弄錯了。就是小徒弟這個心起的作用錯了。體是靈明不昧、光明徧十方的。在日常的相種種，我們隨緣盡分，做得正好，總經理就照總經理的樣、胖太太就照胖太太的樣、老教授就照老教授，不要弄顛倒。依體起用，隨緣盡分，不要弄錯。一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都錯，一定要隨緣盡分。在依他起性上沒有遍計執，當下就是圓成實。就在鏡子裡、一看這是個鏡子、不是玻璃，這個鏡子體能照出人物，體是光明的、徧徧十方的。理髮店就仗這片鏡子，才能賺錢。這片鏡子，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都有這片大鏡子，說是「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中國人來、照中國人的樣，外國人照出外國人樣，都不能錯，很清楚分明。在這裡頭起的作用，要是作到恰好處就是佛法。要是打坐一念不生就歸體；起坐，行住坐臥、語默動靜就隨緣盡分。這鏡子譬喻含蓄的意義太多了。

### 三皈五戒開示

皈依佛，就是皈依良心。一切唯心造就是良心——善良的心。竭誠盡敬，恭恭敬敬的、自利利他的心就是良心。我們以良心投票、以佛性投票，在因果上，我們也能幸福、安定，以至於臺灣再繁榮、還再盛強起來。如此，佛門弟子是最需要最需要的。

皈依佛、是皈依最善良那個心，善良心都開顯出來就是佛。還沒有完全開顯就是眾生，完全開顯就是佛。

皈依法，法是天理——天然本具的理，自性清淨光明、橫徧十方豎窮三際這個理，是天然本具、人人本有個個不無，這叫天理。

皈依佛——皈依良心；皈依法——皈依天理；皈依僧就是皈依良心和天理合為一。良心是智、有智慧，智慧皈依真理、真理和智慧相合。僧翻譯作和合，就是真理和

良心契合；智慧、最高最上的佛智，和最高最上的真理配合起來，就是僧。

臺灣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方東美教授說：「中外古今的哲學，以佛學為最高。」佛學高在哪？就高在佛說人的心就是良心、和佛一樣；佛的心已經開顯，我們的心還沒開顯，漸漸修，要是開顯了，眾生都能成佛。皈依佛，是皈依良心、智慧，佛的智慧；皈依法，是皈依真理、中外古今最高最上的哲理；皈依僧，是良心智慧和真理相應相合，就是僧、和合僧。良心佛智和真理三諦相應，就是僧。僧翻譯作和合，理智相合、良心和天理相應，就是皈依僧。

依這個心處事為人，一定是竭誠盡敬、至誠懇切；依這個心處事為人，也是消災免難。社會上風氣大體還是很好的，免不了有點不好，佛門弟子還是以好的心——良心、天理、理智和合這個心，自性三寶——自性佛、自性法、自性僧，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僧，以自性的佛法僧處事為人，究竟是增福增慧、消災免難。我們兩千一百萬同胞都這麼做，臺灣就決定安定。那時飛彈打過來，我就想臺灣究竟安定不安定？廣欽老和尚說的話應不應驗呢？我感覺還是應驗。頭些日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過五十年紀念日，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因為什麼日本投降？日本人那種愛

國忠君的精神，對他們天皇的忠心、愛國的精神，我們很欽佩，要是沒有美國原子彈，他就拼命還要和美國打、他寧肯死。戰敗了，多少日本大臣自己舉槍自盡。近衛文磨是日本過去的首相，他聽到門口美軍來叫門，知道要抓他了，他從兜袋裡，帶著最劇性的毒藥、拿出來，這就咬破嚥下去，吞下馬上就死。日本人有這種不怕死的精神，要是沒有美國原子彈還不能投降。從美國五十年前發明原子彈，到現在又經過五十年，美國的科學、軍事利器，世界各國沒有能抵抗，我們中國人怎麼抵抗？我們佛門弟子心裡有佛心，佛心不能遭遇什麼大的災難。再是我們民族有孔子有孟子，我們全國多少億同胞，都以孔孟仁義禮智信的心、再念萬德洪名阿彌陀佛的心，一切一切都好。我們希望國泰民安、社會經濟一切繁榮，繁榮而安定，那麼大家要常常念佛。觀世音菩薩稱施無畏者，誰害怕、念觀音菩薩就不害怕，都有無畏的心，所以觀音菩薩稱做施無畏者。我們接受觀世音菩薩施無畏，我們就無畏。處在這世界，我們以念阿彌陀佛為正行，偶而也念觀音菩薩、拜觀音菩薩、求觀音菩薩加被，加被個人、加被兩千一百萬同胞、也加被全中國十多億同胞，都是改惡向善、都能接受佛法才好，佛門弟子以這種心求佛力加被。



還有，處在現在這個環境，頭兩天颱風來了，颱風過後、有三個人失蹤、不曉得哪去了，怕是叫水流走了，有一個遇著颱風死了。那麼我們怎麼消災免難？我們能不出門、儘量不出門。社會上有災有難，威爾康大火、又是~~天~~殺人，信佛的人在家裡念佛、拜佛、看佛經，開著錄音帶聽佛法，有放映機就在眼前講，我們就好好在家裡，儘量佛門弟子要好好研究學問才好。我到洛杉磯，看日本人的書店，日本人在洛杉磯有十萬，日本人的書店好大好大！中國人在洛杉磯能有三十萬，我們書店只有兩間房、小小的。儘量我們都在家裡研究學問、看書。不但日本人、連蘇聯人也很看書。我到東京看東京最大的書店、七層樓、都是書。好多日本造的像，我從東京請回來的，那尊地藏菩薩也是從東京請回來的。所以我們佛門弟子儘量想法看書。

經律論三藏，玄奘三藏、義淨三藏、法顯三藏：，夏天像臺灣有颱風，要走到蔥嶺、中亞細亞高山地帶，當然雨更大、山間流水更洶湧，這些三藏法師都越過蔥嶺去西域求經、再請回來，請回來再翻譯好。玄奘三藏翻譯經典，皇帝唐太宗請到玉華宮翻譯，翻譯的時候，晚上，有一句、有一個字翻譯不出來，玄奘三藏就在宮

中徘徊、走來走去，最後想出來了，把這一個字填上了，這一句就翻譯好了，這一句翻譯好了。這一卷經就翻譯好了，這樣玄奘三藏才回去休息。你看祖師、三藏法師就這麼辛苦取經、翻譯經：（錄音間斷）

念佛、再拜佛確實是開智慧的。好多深奧的佛法，我以前看不明白，拜佛久久，現在看明白了；還有佛法的大綱漸漸久久也能抓住，自己也感覺好、也是歡喜，我以前看不懂的、現在看懂了。諸位也是。一定家裡準備個拜佛的蓆子、好拜佛。在蓆子上拜、腳磨不熱，不能熱得、磨得不好受。再是做個四方一尺八的棉花墊子，棉花大體要一斤半，很便宜，有蓆子、有墊子。打坐、膝蓋怕有風，用毯子包腿，練習結跏趺坐。佛門弟子要是都能結跏趺坐，魔王想來惹我們、來騙我們、來教我們著魔，他一看我們雙盤腿在那打坐，魔王就「頭殼疼」：「這個人、沒有辦法。」魔王魔不著他，魔王就頭疼。諸位練習打坐，一定要練習雙盤腿，魔王看見都頭疼，消不消災、免不免難？廣欽老和尚九十五歲、虛雲老和尚一百二十歲。我到去年，吃了五年麵線，胃不好、不敢吃硬的，到哪我都請人家：「給我煮麵線、煮『軟』一些」。旁邊有個居士：「煮『爛』一些」。喔！爛是煮爛一點、軟是煮軟一點，以後我

學會了：「幫我煮麵線，我吃麵線，煮爛一些。」對方就瞭解，就給我煮爛的麵線、吃了五年。半年前我開始能吃飯了，一樣吃飯、有牙齒嘛！講起來我很感謝，我雖然是八十一歲，看經小字我一樣的看着、耳朵一點不聾、牙齒我能嚼花生，你說消不消災、免不免難！看來還是佛法靈感。我的身體在年輕時候並不算好，沒想到八十一歲，我眼不花、耳不聾、牙齒吃花生米。腿曾經受風濕病，走路慢一點，可是我一樣能走；我為的多拜佛、有時候請人推輪椅走，實在我也能走。很感謝佛菩薩的加被。我如此、諸位也是如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至誠懇切念佛的心都一樣。佛菩薩加被廣欽老和尚、加被虛雲老和尚、加被我，我是業障凡夫啊！諸位好好念佛，佛也加被諸位，個人個人都加被，我們兩千一百萬的同胞要是都念佛，臺灣島也是安定，要深信不疑！所以，我問：「我到美國好不好？」廣欽老和尚說「好。」廣欽老和尚說：「你要是到美國弘法、可以，你要是認為臺灣不安定、你到美國，那麼臺灣安定、不怕。」頭些日子，飛彈打來，那麼老和尚話不準囉？打了飛彈囉？這也都過去了、有驚無險，大家但是嚇一跳、不能真實的打。所以我們信佛，深信佛菩薩、深信真理，好好的求，個人如此、全體

也是如此。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都講吃素好、戒殺放生好。祖師也是佛法僧的僧，祖師就說：「千百年來碗裡羹，怨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需聽屠門夜半聲。」過去在西邊山溝裡有時候殺豬，半夜就聽見豬聲叫。殺了豬或是魚作碗裡的羹，活魚有八吃、豬肉還有豬腳，我們就吃牠的肉、牠受這個苦，千百年，唐朝到現在有一千三百年，宋朝一千年，都作碗裡的羹、不是魚就是肉，吃牠的肉。「怨深似海恨難平」，牠們心裡頭很氣啊！我們被人打一下都氣、何況要殺呢？「怨深似海恨難平」，心裡怨恨、不平。「欲知世上刀兵劫」，要想知道世上刀兵災劫，「需聽屠門夜半聲」，豬叫牛叫、夜半聲，這是因緣果報。提起臺灣怕不安、社會治安也不安，人心天天就殺、就打，這怎麼好？轉過來，臺灣現在信佛的人太多太多、都歡喜信佛，因為信佛的人這麼多，大家都念佛拜佛，就有佛力加被，這樣臺灣也就不至於遭什麼大的災劫。佛是聖中聖、天中天；我們凡夫天天在夢中，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夢中做夢。佛加被的力量偉大，凡夫精神很渺小，究竟佛加被，臺灣還是較比安定。這是眼前現實的事情，第一、我們要消災免難，應當吃素戒殺好。

還有，有這種事情：在街上，一個青年看見前面兩三位女孩子，佛門弟子如此、這青年他不信佛、他不懂，就「噓！噓！」調戲這女孩。女孩子一聽就有點害怕、想躲，後面這青年就跟，再吹哨、再鬧點什麼，這女孩又怕又跑又要躲，鬧到厲害了、她回頭一看！青年一看：這女孩子是自己的妹妹！妹妹看見是哥哥，哥哥就不好意思。所以我們佛門弟子應當看：青年看見女孩子、都是自己的妹妹，妹妹被人調戲，我們心裡感覺不是滋味，人家的妹妹我們調戲也不好嘛！都當作是自己的同胞姊妹兄弟、沒有這些事！以至於不之鬧的些事情，打呀、殺這些事件。我們在山上住，山門寫的蓮因寺，山門這邊有解脫門、有真如門，大殿門前有大雄寶殿的匾，又有佛法又有經律論、又有善書；一下山、到都市裡一看，餐廳上寫的活魚八吃、還有種種葷菜的名字，再是花酒店、夜生活，都是顛倒。廣欽老和尚九十五歲，是他老人家要走，不走、還能多住。我有時候想起來就後悔，我那時候留過一遍，我應當再去留老和尚，我想和大家一同跪在地下，請老和尚不要走，可是老和尚走了，老和尚要留、老和尚還能多住。老和尚五十年不吃人間煙火食，吃一點點東西，老和尚身體還能支持住，九十五歲。虛雲老和尚一百二十歲。也沒有吃高麗

蔘、也沒有吃維他命，老人家怎麼那麼壽高、壽長？再怎麼補的藥，不如這個桶子不漏。你再弄的結實，抹油、弄鐵皮包這水桶，你再怎麼包、怎麼抹，可是它「漏」！男女一樣、他漏，你怎麼補？補了他就漏，再好的藥、不如佛法戒殺盜『淫』妄酒，我自己也品驗這樣、最好！這是基本。這是虛雲老和尚一百二十歲的相片，他老人家在一百一十三歲被人打斷兩個肋骨，還能打坐入定，以後又好了。這都是我們的榜樣。廣欽老和尚九十五歲、虛雲老和尚一百二十歲。臺中李炳南老居士，有人問他：「您老人家高壽？」他客氣話說：「我還小呢！九十七歲。」人家問高壽，我不能說我高壽九十七，他說我還小，九十六、九十七。佛法就是妙藥、萬靈丹，我們只要照著做就好。

再是不偷盜，晚上好睡覺。要是偷盜了、殺盜淫妄酒的盜，提心吊膽的。就是現在不偷盜、有提心吊膽種種，也是業障，多拜佛、多懺悔才好，多求佛力加被好。我們對金錢分文不苟、才好。菩薩曾經說過，要是偷盜，譬如說我山上栽著水蜜桃，我有偷盜的罪，一陣颱風把水蜜桃都颳在地下。水蜜桃如此、盜戒如此，或者颱風或者大雨，把我們房子沖了，或是被誰偷、搶。我們吃素、以至於過午不食，晚間

九點半睡、早晨三點半起來做早課，還有人晚間十點、十一點才睡，一直就這麼拜佛，早晨有時候兩、三點就起來。我們臺灣兩千一百萬同胞，都在那修行，不至於有被偷盜、被搶的事。盜賊他也不想搶、不想偷；同時大家都學好，好多都去生產，自己都能有錢，人多了就經濟繁榮，哪有偷盜事情。

妄語有四：兩舌、惡口罵人、妄言、綺語，我們不造這些業障。做父母都拜佛、都念佛、信佛、研究佛法，家庭一團和氣、歡喜，小孩子就不至於去飆車、不至於成群結隊去學壞。學壞的小孩叫太保。我在二十幾年前，到癡瘋病院去講佛法，出來我到火車站那店門口站一站，就聽店舖裡這個女孩子罵那個男孩子：「你是太保！」她罵了兩三句，這個男孩子罵這個女孩子：「妳是太妹！」我小孩時候聽說：清朝皇帝的師父叫太師；皇帝兄弟的老師叫太傅；太子的師父才叫太保。現在鬧得滿街都是太保。家庭或父母到學校找老師：「你打我們孩子啦！」孩子呢，就作太保，以至於再打老師。社會上現出來的以至於打群架、成群結隊的。就感覺作父母最好的家庭教育，最好在家裡、下了班晚上不出門，在家裡享受，拜佛、念佛、研究佛法。報紙上殺人放火、打群架、飆車，大都在凌晨。十二點還算是半夜，凌晨就是一點

觀音誓願  
妙難思，  
赴感應機  
不失時；  
救苦尋聲  
磁吸鐵，  
現身說法  
月應池；  
塵刹國中  
咸事濟，

兩點三點，還在那兒胡作非為、亂鬧，身體就不好。有人對我說，現在癌症太多。病院、病房這一個走廊完全是癌症的病人，那個走廊是肺病的病人，那個走廊是高血压中風的病人，癌症的病人一個走廊、都是癌。我們都好好念佛、拜佛，第一、心裡有輕安、很輕鬆，心裡就安定，腦筋也清楚分明。我們多拜佛。我拜觀音菩薩的時候，我就念印光大師作的讚觀音菩薩偈：「觀音誓願妙難思」，觀音菩薩的誓願、真是妙不可思議、妙難思。「赴感應機不失時」，我們只要一念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就來救護我們，有什麼災難、觀音菩薩趕快來救護，赴感應機不失時。「救苦尋聲磁吸鐵」，救我們的苦，聽到我們叫觀音菩薩、念觀音菩薩的聲音，就像磁石吸鐵一樣、馬上就吸來，救苦尋聲磁吸鐵。「現身說法月應池」，觀音菩薩現身說法，像月亮照在水池裡。我們拜佛、拜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在我們心裡，我們心裡是水池子，觀音菩薩就在心裡給我們說法，月應池。觀音菩薩在我心中怎麼說法？我有難辦的事情，我一個出家人、我也不會辦事，遇到事情頭疼，我就拜觀音菩薩：「觀音誓願妙難思，赴感應機不失時，救苦尋聲磁吸鐵，現身說法『月應池』」，教我心裡明白、教我心裡會辦、辦不錯。不過，辦事我就這樣，辦任何事情，要心裡把握住自己的



娑婆界內  
更垂慈；  
深恩窮劫  
莫能讚，  
冀愍群萌  
普護持。

心，不要拍桌子、也不要找掃把，拿掃把、打牆壁，拿掃把想打人，儘量自己要控制自己的心、好。我們不能像觀音菩薩分身說法、千百億化身，我們也決定不能拍桌子打人、張口罵人、或是拿個東西打著敲著，還沒打到人，自己先血壓高、腦中風種種。心能轉境就是諸佛、心被境轉就是凡夫，儘量控制自己，於己也好、於人也好，就不至於住病院中風血壓高的病房、也不住在癌症這一排走廊的病房，男女身體精強力壯、也不住在肺病的病房。身體好就自在、就逍遙。蓮因寺醫藥費很少，偶而有幫著蓮因寺作工的工人，差一點把指頭稍稍削去一點點，我聽了不好意思、趕快拿藥給他抹，還給他尊日本佛像，看見他受傷，我怎麼安慰他？給他尊佛像，他心裡說不出來的舒服。我想另一位工人摔了沒受傷、我也給他尊佛像，他也歡喜。我到日本的佛具店，看看日本的佛經、佛像、法器；現在臺灣也有好多佛具店，有密宗的、顯宗的，我去也是多請一些，有時候贈送人。我們使他心裡不痛苦，使他心裡覺得很安慰，自然我們心裡也不痛苦、也有菩薩常常摸我們心裡：「你人乖、不當煩惱」，我們心裡也常常觀自在、也好。我們對人好、人家對我們就好，佛法講因果、講報應。

不犯殺盜淫妄酒，酒都是眾生作孽作得多了，最初堯舜時期還沒有酒，到大禹治水的時候有酒了，大禹一看、大禹著急：「糟糕糟糕！將來這酒給眾生添災禍！」喝酒出車禍，我看廣告，十個車禍九個喝酒，不可憐！我就看見一個人躺在街上、眼前有血，我們不喝酒就沒有這些事情。這是大禹的時候才有酒，漸漸演變，到清朝就有抽鴉片、叫鴉片鬼。現在比鴉片還厲害，有速賜康，以後又有安非他命，更厲害，以至於吃了之後自己不知道好歹，跳樓、從樓上往下跳，摔得皮破血流，以至於摔死了。眾生就是顛倒愚癡。

說到這兒，我就奉勸諸位：我把五戒都講完了，諸位受不受五戒！「受！」受就跪起來、跪著受，不能坐著受。佛說要是受三皈受五戒，一定跪在佛前、請一位僧來受。

諸位之中要是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希望有個模範的少年，我們先作個模範的爸爸；希望有個模範的小姐，我們先作個模範的媽媽。有模範爸爸、模範媽媽，當然就有模範的少年、模範的少女，這一家都是模範的家庭、多幸福。一定求佛力加被，依著佛法往前進修，受了三皈、漸漸學五戒。我受五戒之後身體大好。

我二十四歲聽佛法、受三皈，二十六歲受五戒、身體大好，真是感謝佛菩薩。我問：「善男子善女人不殺生是優婆塞、優婆夷戒，能持否？」諸位想受的人，就說「能持」。

不殺生，我們最初練習，要是一定願意吃肉，買來，不在家裡廚房殺生，在廚房殺生家裡不好、運氣不好。不殺生，漸漸要是不自己殺、買回來吃，再久了，夏天肉放在外面臭味，看看、想一想就噁心，根本就不吃。從自己不殺、買葷菜回來吃，久久根本不願意吃，根本戒殺更好，神清夢穩，睡覺都自在。

偷盜戒，偷盜、佔小便宜，我們不能報紙捲一捲、貼個印刷品的郵票、裡頭裝一封信，不找那些小便宜。不佔小便宜心裡正大光明，較比好。不盜也不搶才好，儘量我們沒有偷盜的心，我們所有的金錢物質也不至於被人盜。

戒淫，沒有淫欲的心。我們的身體，要充實、要它健康，一定要真精不遺。凡夫愚癡，花了錢、費了時間、費了事，到不良、不好的地方，完了把身體弄糟了，花錢買罪受！不如在家裡安閒自在，在家裡連夫妻都是同修、一同修行的人，夫妻都是同修、都是菩薩，而不是彼此在淫欲上的對象。這骷髏骨的相，是我到美國經

過日本，我看日本教科書，以至於醫院裡頭骷髏骨的相，我買回來作的鏡框，還托人印小一點，給學生看、在家庭裡也可以看。凡夫沒有證果，有了欲念怎麼辦？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欲念起來，都是凡夫、免不了有；就怕覺遲，馬上就轉、才好！欲念一起、又跟著，欲念再接再欲念，欲念連著欲念，越連欲念越厲害，晚間身體就失去了，男女一樣。不怕念起、就怕覺遲，有欲念起來、馬上就轉，根本沒有欲念。「顏子三月不違仁」，三個月都不起欲念、就不違仁了！要三月不違仁，身體都要好，精神都很磊落，處事也有智慧，以至於道業就要進步。「人是鐵、飯是鋼，一時不吃軟 噹。」進一步講：「人是鐵、『精』是鋼」精神飽滿、身就是鋼、變成鋼，從這鍛鍊才好。要是欲念常常不起，佛菩薩加被、龍天也加被。我在十年前有一回到彰化基督教醫院看，走廊上都坐著病人，椅子坐滿了，有人站著，站久累了、不能坐在地下，沒辦法就坐在樓梯上，一階一階的坐著、在那等。身體要好好調養好了，尤其是「精」充足、少病，哪有跑到醫院、坐醫院的樓梯呢？那很麻煩哪！醫生再高明、藥再是靈藥、良藥，不如沒有病好；要想沒有病，一定從戒殺盜淫上下手。

與人之間保持信用，就是不妄語、要緊。要是念佛念得好、心裡常常在正念，也不要打妄語。打了妄語騙人，心裡念佛念念就一跳、再念念佛又一跳，心裡佛號又斷了。不打妄語，這佛號一直念去，念到一心不亂。

殺盜淫妄的妄語還分惡口罵人、兩舌、妄言、綺語。我們中國人，北邊從黑龍江、南邊到海南島，罵人罵得最難聽。罵他媽媽、罵他祖母、罵他的祖先，顛倒不顛倒？日本話只有一句半是罵人的話，彼此罵不至於罵他媽媽、罵他祖母。但有一句是罵人的話：「馬鹿野郎」，日本話說是「巴噶呀魯」；還有半句罵人的話，不夠一句，用臺語講：憨憨、真憨，日語說是「阿唬」，漢字作「阿呆」。一句罵人的話是馬鹿野郎：馬、鹿都分不清，這種人叫馬鹿野郎。秦始皇統一六國，二世即位，趙高要看他自己的威風夠不夠，在皇帝殿上叫人牽了一匹馬、一匹鹿，趙高指著鹿說：「這就是馬。」問大家：「是不是馬？」皇帝殿上滿殿的人都說：「是馬！」指著鹿說是馬，指著馬：「這是不是鹿？」皇帝殿的人都說：「是鹿！」指著馬說是鹿，也跟著說鹿，指著鹿說是馬、都跟著說馬。那個意思天下昏亂、善惡不分明了，叫做「馬鹿」。「野郎」就是野蠻的人，太郎、次郎、三郎，就像古的時候楊家將有楊八

郎、楊七郎、楊六郎。日本就這一句半罵人的話，一個「馬鹿野郎」、一個「阿呆」。

不罵人，也不挑撥是非，對張居士說王先生不好、對王先生說李居士不好，不給人離間。也不罵人、也不打妄語，真實，增加我們的信用。不兩舌、不給人離間，不惡口不罵人，也不綺語、不說笑話。紅樓夢這本書都是綺語。男孩見女孩、老遠又叫又喊的，大都是綺語。紅樓夢這種書我們根本不看，人生就像夢中做夢、兩頭空，可是編一本小說，認真了、看迷了。小說如此，電影也不看、電視也不看。我和道源老法師談話，他說：你做了晚課，晚課做得很好，在蓮因寺我就著重早晚功課，你做完了晚課、開開電視一看——晚課白做了，盡是電視裡頭演電影，沒有意思，這些我們都不著。

戒酒，都說朋友讓酒不喝、就不夠面子了嗎？不夠朋友了嗎？怎麼好？諸位受了五戒的酒戒之後，最好請醫生寫個診斷證明書，我的身體一喝酒身體就犯毛病，再有朋友到餐廳喝酒吃飯，我就不喝。實在的，「你看！我有醫生的診斷書，我一喝酒就犯病。」朋友就不能勸我們勉強喝酒。再是少出去，在家裡自然就避免，沒有意思。酒喝多了出車禍，有的出毛病、醫生告訴不能再喝了，那就是到了危險的邊

緣，好比水漲了多高，再漲船就要往下沉了、或是淹到家裡了那個意思。

大體都講了，現在受五戒。受五戒之前必須要受三皈。五戒可以受一戒兩戒三戒；三皈不能說皈依佛寶不皈依法寶、皈依法寶不皈依僧寶，三皈就是佛法僧三寶一齊皈依。

受了五戒，就得練習定功。練習定功怎麼定呢？做早課，早晨能早起來半個鐘頭做早課，禮拜天放假的日子，整天更多用功。練習定功，訂早課、訂晚課，早課晚課能定得住，心裡較比安定。再是時常拿著念珠，拿著念珠、並不是一定數念珠，而是一提起念珠心裡就想起佛，心裡較比安定。小的念珠在手脖子上套著看不出來，看出來了像裝飾品一樣，再就放在小兜袋裡。提撕念佛就是拿著念珠，這是修定的方法。家裡有佛堂、佛前供佛，也是修定的方法。自己睡覺的屋子裡不能供佛，可是有印光大師相可以、弘一大師相也好。對印光大師特別崇拜，就把印光大師的相、掛在自己睡覺的寮房也好。再掛個落日觀。太陽落的時候我們就觀落日，觀落日是精神集中、意志集中的方法。《觀無量壽佛經》佛先教我們觀落日、精神集中。落日是光明的、是圓滿的，有這個意思。落日再往西，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寮房裡可以

掛落日觀的相，是光明相、不是染汗的骯髒相。寮房絕對不掛電影明星、歌舞的明星。掛孔子相、孟子的相，……（錄音中斷）我們振作起來，道德超過美國人、超過日本人。我們都不願意分你是哪一省人、我是哪一省人。道德要提高、要緊！不分彼此。沒有說廣欽老和尚是從閩南來，也沒有說虛雲老和尚是哪一省的人。說話之間我們上面坐一個外國人、是印度人，沒有簽證就來到臺灣，家家戶戶還供在上面。甚深體會：好好修行、戒殺盜淫妄酒，都是兄弟姊妹；將來佛說法的時候，我們都是千二百五十人中的一個。

現在先受三皈，三皈是五戒的戒體。戒體，好比玻璃是鏡子的本體；鏡子所照的是玻璃的現象。我觀察諸位，諸位是我心裡現相的人物；我心裡一念佛、不看，心裡一念佛，無量光明無量壽命是我的本體。眼前有殺盜淫妄酒的環境，我不執著殺盜淫妄酒、我還念佛，沒有殺盜淫妄酒這個心是我的本體。體是光明的、清淨的；「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都是清淨光明的。

先皈依三寶：

我弟子某某，盡形壽皈依佛，盡形壽皈依法，盡形壽皈依僧。（三說、三拜）



皈依，佛是智、法是理，理智和合就是僧。佛法僧就是理智和合的這一念心，所以是體。這個體是光明的，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鏡子所現的，都是沒有殺盜淫妄酒這種相；我們的本體，佛是智、法是理、理智和合就是僧，這是我們的本體。本體清淨光明；而沒有殺盜淫妄酒、這是相，心裡的現象。所以受五戒、先受三皈得戒體。

接著受五戒。

「善男子善女人，不殺生是優婆塞優婆夷戒能持否？」「能持！」。

「善男子善女人，不偷盜是優婆塞優婆夷戒能持否？」「能持！」。

有一、二十年前的學生問我，要到馬祖當兵、又到塢坵當兵、又到金門當兵，問我怎麼好？我說一定要戒邪淫，戒邪淫少災禍，槍砲有眼睛它不能往我們身上打，菩薩加被。要想消災免難，現在金馬前線都平安，可是在臺灣島，天天車禍好多好多，其他種種。說是做工的人，一天平均能有十八個人受傷。我們不上前線，要想平安，也儘量戒殺盜淫妄酒，尤其是戒酒、再是戒邪淫，以至於戒欲念，才好。要是學生考試、考大專，心裡就戒欲念、戒男女的事情，戒欲念較比能考上。古時候

考狀元都講究這個，有時候狀元就做了駙馬種種，品學兼優，駙馬就是皇帝的女婿。佛門弟子也不求這些功名、不求富貴榮華，還為的道業，不求人天福報，求成佛道。要是戒淫欲，徹底的戒、夫婦都戒，或者我戒一個月，我身體不好、戒半年，或者我現在譬如競選、競選總統，也要戒，身體才好。我們做國民，也不想選這個、也不想選那個，我們戒自己的，學虛雲老和尚、廣欽老和尚、學佛菩薩，要戒。短期一個月、兩個月，夫婦戒男女的事。上士分房、高明的人分房；中士分床；下士才坐彈簧床、雙人床，躺上都不好。儘量戒邪淫；進一步正淫也戒，為的身體、為的事業、或者為的道業。我問諸位要是戒正淫、就說「能持！」戒邪淫也是「能持」。戒邪淫、我能持不邪淫，進一步我正淫都戒、那更好。

「善男子善女人，不邪淫、不淫欲就是不正淫，是優婆塞優婆夷戒能持否？」「能持！」

這是放寬來說，戒邪淫不戒正淫；再進一步嚴格說，戒邪淫也戒正淫，也可以夫婦分房，為的身體、分房，或是為的事業太忙、也可以，為的道業種種，短期一個月、或是半年一年都可以。

「善男子善女人，不妄語是優婆塞優婆夷戒能持否？」「能持！」

「善男子善女人，不飲酒是優婆塞優婆夷戒能持否？」「能持！」

五戒問三遍了，再發四弘誓願。茫茫苦海芸芸眾生，社會上就是苦海一片，我們一定要發「眾生無邊誓願度」的願。眾生的苦從哪來？都是煩惱、貪瞋癡——根本的煩惱，由根本煩惱再生出八萬四千煩惱，就「煩惱無盡誓願斷、眾生無邊誓願度」。要斷八萬四千煩惱很不容易呀！就修八萬四千的法門。八萬四千煩惱不外貪瞋癡；八萬四千的法門不外戒定慧。心能戒住、心就能定、定了就有智慧；轉過來，有智慧、心裡就定、就能戒住。戒定慧是三而一、一而三，我們就八萬四千法門誓願學。再一方面、就是念佛法門好，口念彌陀、心裡也念彌陀，就能戒得住。這一句阿彌陀佛就具足八萬四千法門、具足戒定慧。再就是「佛道無上誓願成」，譬如廣欽老和尚，你給他老人家個黃金、你給他老人家個名義：「請您作公司的董事長、請您作機關的首長」，廣欽老和尚都不著。在我身上、我想也都沒有意思。我不如在山間，做早晚課、和大家講講佛法，我心裡舒服。要我作董事長、我就麻煩死了，這個來電話、那個來電話，我聽說他們作董事長的，好比拿個電話這麼接，完了一個電話不

夠，這邊又接、又換這個電話，你說苦不苦死？所以，我們佛門弟子不希圖富貴榮華；求佛道無上誓願成，道業進步了、我就滿願了，不求富貴榮華，所以最後「佛道無上誓願成」。發這四弘誓願。

茫茫苦海、哀哀眾生，眾生無邊誓願度。眾生的苦，都是自己作的，從煩惱、八萬四千煩惱而受三苦八苦無量的苦惱。再進修八萬四千法門誓願學；最高最上的佛道、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道誓願成。我們唱念要至誠懇切體會那個意思發願。心中

默念：我弟子○○○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再回向：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 持戒三心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諸位研究佛學，有時候看古今高僧關於經律論的序文，那好多是經律論的綱要、戒定慧的綱要。印光大師說，八萬四千法門、總說不外戒定慧三學，這是印光大師在《梵網經》注解的序文上說的，沒有什麼奇特的。有人說是：學戒律，這也戒那也戒、好多，有點不敢嚐試；就不如學禪，可以像濟公活佛喝酒吃肉；或學密，還可以供活生生的、血淋淋的牛肉，拿下來也可以吃，也可以供酒，供完了就是甘露水，那多好、多方便？沒有那種事。印光大師說：一定是吃死鴿子能吐出活鴿子，有那個神通才可以吃眾生肉，絕不能隨便吃肉喝酒。

戒定慧三學是相輔相成的，不能離開的。譬如修定、或慧觀，要是觀到無生不生不滅的時候，就不犯戒。住色住聲香味觸法一生心、在戒律就辨別是非了。一生，生的是布施心，見色：看見車禍的人，或是病人、老人，讓老人坐、給病人藥，

或是救濟車禍的人，住色生心，生的是布施心、慈悲心，那不怕。要是住色生心，生的是殺盜淫妄酒的心，那就需要戒了。要是念念無生，酒肉、金錢、美女；，都不怕，坐懷都不亂。好比金錢，配合天臺三觀的意思，非份之財，一文、一元，一點也不想得，就是空觀。不是我的，我一點也不得。也知道非份之財沒有真實的受用。轉過來，我應得之財，我布施、放生、濟貧救病，或建築大殿、弘揚佛法，空而不空。不空是假觀，隨緣弘法利生。佛法不但講空，空觀到徹底才能講到假觀。空有不一，念念如此，事事如此就好。

無量無邊的戒律，只要是在宇宙太虛空中，一切事一切物都有戒律。一切戒律總說不外三種：攝律儀戒就是斷惡；攝善法戒就是修善；饒益眾生戒就是度眾生。

攝律儀：不合乎戒律威儀就得要斷，這是斷惡。攝善的，必須要做，就是修善。

再是攝眾生戒，遇到路上車禍的人，應當救他。他要是沒有人救，我們又沒有特殊重要的事情，再有重要的事也比救人命輕，救人命很重要，一定度眾生。不外這三種戒。菩薩戒包括一切就這三種。優婆塞菩薩戒六重二十八輕、梵網菩薩戒十重四十八輕，都不外這三種類，這叫三聚，三種類就叫三聚。

弘一大師說，學戒律要有三種心：第一、厭離有為。第二、悲愍眾生，即慈悲眾生。第三、求證菩提。

厭離有為心

厭離有為，譬如說想吃乾烹雞、吃炸牛排、或是吃活蝦，做學生不賺錢、打工吧！或想辦法和爸爸要。爸爸不好說話，和媽媽要，媽媽說等著爸爸領薪水才給，等了多少天，在路上看人吃活蝦、吃牛排還流口水。等爸爸發薪津了，媽媽還偷給一點，弟弟還爭，聽說要去吃牛排、吃活蝦，弟弟妹妹都要跟著去。要是一個人去，能吃兩三回，弟弟妹妹跟著去一次就吃完了，就想偷著去。趁著不注意或在那睡覺，就去了。餐廳一坐，點菜送來了，慢慢吃，吃到最後不忍捨離，不捨離也沒辦法，盤子空了、肚子飽了，裝不下去了，夏天又熱，吃完了又要冰棒吃，吃活蝦、吃牛排、吃炸雞，吃好多，冰棒、冰淇淋，又吃冰汽水，以後回家鬧肚子。就不鬧肚子，錢也花了、飯也吃了，回家還怕、不叫爸爸知道，也不讓弟弟妹妹知道，又躲又得隱瞞。一次、二次、三次漸漸就厭棄了，有什麼意思？費多少心思、不如在家好好吃頓飯，光明磊落的。用了多少的機巧，還看見殺雞、殺活魚血淋淋的，這是有為。要是吃不好肚子疼，更加有為。殺如此、盜淫妄也是如此，作完後悔了，也是不大

對勁、也不大好，可是心裡習氣來了，遇到境界又要作，作完又感覺不對、又懊惱又後悔。好比喝酒醉了，在街上摔了，或車子差一點撞上了，最後感覺實在不好，一定到齋戒學會受五戒。這就是要持戒一定有厭離有為的心。

悲愍眾生心

悲愍眾生心。我在家看見老廚子抓雞，滿院子牠跑，過去抓過來，再叫得厲害，用手把翅膀抓住，把頭再用兩個指頭掐住，就拔牠脖子上的毛，完了用刀刃一劃，血流出來了，雞掙扎得都有點抓不住，等著血流完了，一扔，雞疼得在地下轉、腿還蹬，看得真可憐，不忍殺眾生。再是淫戒，過去有個先生花天酒地不著調，聽說妓女戶來個名妓，瞞著太太去了，去了一看是自己的女兒，就是太太到市場買菜，人多，女兒丟了，一別離十幾年，這下自己就覺得作孽，是自己女兒。以至於自己的姊姊妹妹。再是偷盜，丟了東西的人，心裡很難過，戒殺盜淫妄酒就是悲愍眾生，不忍得違犯殺盜淫妄酒的戒。

求證菩提心

求證菩提，阿賴耶識中夾雜殺盜淫妄酒這些事情，不能證菩提。菩提是覺，殺盜淫妄酒都是不覺、糊塗、顛倒的事情，怎麼能證菩提？轉過來為證菩提，就要戒殺盜淫妄酒。這是以五戒配合這麼講。



## 持戒的方法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戒律有根本戒、有遮戒。殺盜淫妄是根本戒；八關齋戒從酒戒以下都是遮戒。

關於天臺教理講闡提不斷善、諸佛不斷惡，性善性惡說，多少年我思惟，比如酒並不一定是惡的，佛世有位波斯匿王，因為廚子作的菜好比裡頭有隻蟑螂、有隻蒼蠅，他就惱怒，最忠良的廚子要把他殺了，這時候他的茉莉夫人說是：「等一等不好嗎？明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我很覺得歡喜，明天我們怎麼慶祝一下？」波斯匿王一聽很高興。「怎麼慶祝呢？現在我要喝點酒想一想，大王喝不喝？」「也喝！」就告訴：廚子不要殺、等一等。這樣茉莉夫人就開酒戒。等著波斯匿王酒醒了想起來就後悔了：我先要殺廚子，不應當殺呀！茉莉夫人說是：我特意開酒戒、喝點酒，和大王說明天怎麼慶祝我的生日，大王和我喝酒的時候，就告訴護兵侍衛等一等，所以廚子沒有殺。波斯匿王也很歡喜，茉莉夫人也救了人命，這時候可以開。所以

酒並不一定是惡的。可是喝了酒的人就迷性，多少車禍、殺人的事件，都因為喝酒迷失了本性，容易犯殺盜淫妄，這是報紙登的，沒有刊登的、因為喝酒而犯殺盜淫妄太多太多了。所以佛教我們戒酒。

不香華鬘、不香塗身，和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觀聽，這些都是遮戒，怕的什麼呢？因為這個都是誨盜誨淫的事情，迷亂心性、使人顛倒愚癡。香華鬘香塗身增加身見，起的念頭並不好。香華鬘香塗身，譬如頭髮留多麼長、燙多少波浪、抹的什麼油，穿的西裝多美麗，料子怎麼好、怎麼高貴，穿得多漂亮，新式的皮鞋、襪子一切一切，香華鬘香塗身，容易引起異性的邪念，增加自己的身見，也是引起自己的妄想雜念。觀聽歌舞倡伎也是如此。那種靡靡之音、跳舞的樣子，不看便罷，一看就起欲念，就避免。

所以持戒的方法，具緣很重要。《五戒表解》說是眾緣和合唯識現。是十二因緣的眾緣也好，是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也好，是《起信論》說的「無明為因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也好。《中論》最初的注解：「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後三句都是補充第一句「不生亦不滅」。

第一句還是個「不生」，既然不生那有滅？沒有生那有死？真如自性、本覺理體本來不生。《中論》注解怎麼證明不生呢？追究劫初的穀子，稻子、麥子，五穀穀子，這個種子從前一顆稻子結的，前一顆種子是從大前一顆：，這樣找不出劫初的穀。成住壞空四大劫，按著宇宙的時間上說，有小劫、中劫、大劫，成住壞空，空了之後地球再成的時候，成劫的最初是無生而生，從哪兒來的？怎麼來的？佛說得很對，佛說要壞劫的時候，世界就出水淹，或是太陽曬得厲害、不下雨了，以至於別個星星也來了，和太陽一樣那麼曬，曬得都著火。再是空中出風，風來颳。眾生造業造得厲害就這樣。然後世界壞了，空了、沒有了，空空洞洞的，經過一個期間、眾生業力再來，世界要成，空氣中輪轉輪轉：，出了水蒸氣，水蒸氣越濃厚越多，慢慢凝結成水，水輪轉輪轉：，水裡漸漸有礦物質，礦物質慢慢沉澱沉澱：，沉澱久了水底下就有大地、有海洋的底了，慢慢再輪轉輪轉：，漸漸形成洲、形成陸，有了陸慢慢就出穀、草木。那麼最初的穀子怎麼來呢？研究人之初、最初，人們在這世界爭殺撕奪、醉生夢死，政治家、科學學者、經濟學者、一切的老百姓就這麼悠悠忽忽度春秋，怎麼樣認真、最後死了，死了再怎麼生？這世界最初怎麼生的呢？

就是劫初最初的穀子找不出來，無生而生。我平常就思惟這個。

我最近聽說有個人怎麼地不好、就是個妓女，以後她腦子裡生肉瘤，肉瘤開刀開了很久，以後回家也沒有好，不能動了、在床上，以後死了。好好的腦子都相同，她的腦子怎麼生肉瘤呢？和劫初穀子一樣，人生最初究竟是無生而生，什麼都有了、這個世界，從劫初的穀子起。本來好好的腦子，她的腦子怎麼就生肉瘤呢？以至於生病的時候，怎麼就發炎呢？化膿呢？醫學院同學沒法解答。信佛的人在病院住，念佛持咒誦經、病好了，也不曉得怎麼回事情。無生而生，都是眾生的業力。好好的腦子、人人腦子都好，她怎麼生肉瘤呢？都是業力、業障；同時也知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個世界一切一切，都是無生而生——本自無生，就是鏡子的玻璃本體。現的相都是因緣和合而生，都是如幻的、如夢的因緣，好比總經理走了、胖太太來，胖太太走了老教授來，就這樣天天換。理髮店的鏡子就譬喻我們的心，我們的心也是天天換，種種因緣不同就這麼換，換到老、換到死，究竟一場空，因緣性空嘛！就這麼過、像走馬燈一樣、像電影片一樣。這在空宗講不生亦不滅很重要，在哪一宗講「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都是很重要。龍樹菩薩作《中論》，

青目菩薩解釋得很好、譬喻得很好，我們按照理論也好好體會。

講到戒律，也是無生而生。怎麼生呢？就是因緣所生。因緣所生，犯戒的因緣教它不具足，它就不能生。淺說，我們不願意歌舞倡伎，寺裡也不要有歌舞倡伎，有這個規矩。要是沒有電視機哪有歌舞倡伎？連收音機、我都不讓隨便有，有了就怕吃菜邊肉，這樣自然避免。怕破齋犯戒呢，根本不留女眾在這住，自然就好。所以《五戒表解》先說釋名，第二、佛制戒慈悲的意思，第三、五戒的次第，怎麼安排殺盜淫妄酒呢？而不是酒盜殺淫妄？都有次第，有理由的，再就是具緣很重要。好比犯殺盜淫妄酒的戒，一定有殺盜淫妄酒的心，沒有這個心不能犯戒。要是起殺盜淫妄酒的心要懺悔，知道唯識所生，惑業的種子現行了，要轉！轉識成智。再就是要伏現行，平常念佛持咒誦經拜佛，就是要剷除消滅阿賴耶識惑業的種子、染汙的種子。它要現行，馬上就要降伏。能降伏住了，那是大雄寶殿的大雄、大覺世尊的大覺。佛沒有什麼神奇的、並不是神，就是能覺悟得早，就稱大覺世尊——世出世間都尊貴，佛住的就叫大雄寶殿、大英雄，不但能除山中的賊，還能除心中的賊。

第一不讓起殺盜淫妄的心，要是有了這心要極力地懺悔、要轉，用種種的觀照觀，

最初入門就是四念處和五停心最要緊。五停心能停，四念處就是觀照對治，很重要！這是轉心。先講緣，再說四念處五停心。

犯殺戒具緣：  
一、是眾生  
二、眾生想  
三、起殺心  
四、興方便  
五、命斷

殺戒，有殺心要懺悔，知道是自己的業障：「我怎麼起殺心呢！不要起這心。」  
「興方便」，不要藏著槍刀能殺人的東西，或是毒藥、農藥都不要，不但怕毒人，也怕有時候自己一時不高興，喝了糟糕了、後悔晚了。只要可以使人死的東西就是「方便」，要死的方便、使人死的方便，這些都不要，也就不能殺人了。我聽說監獄囚犯進去褲腰帶都先解下來，怕吊死，就是避免有殺人死的東西。

犯盜戒具緣：  
一、有主物  
二、有主物想  
三、有盜心  
四、是重物  
（值八分銀以上）

盜戒就是「盜心」最重要、「是重物」最重要。要是偷了一張報紙那不大要緊，偷了一根香煙都不算怎樣犯盜戒，叫警察抓了也不至於關起來，不過叫人喝斥：好的人偷人家一支香煙抽！叫人罵很難堪，不至於犯國家的法律要監禁。貴重的東西要看開，金剛鑽石的戒指項鍊、再寶貴的手錶，要看開，知道沒有意義。同時考驗善根，反省自己、檢討自己，就知道自己善根如何。貴重東西平常要練習看開，好比金子、金條，或是金的裝飾品，一般人最愛好的，先練習看開，把貴重的物質，再就是金錢要看開。再是殺盜淫妄都有因果的，偷來的東西、金錢物質不能得

五、興方便

六、舉離本處

真正的享受。譬如這個菜是我的份、我吃就心定菜根香，心不定也有它的香；要是偷來的，別人的、我勉強給吃來了，就不那麼香。再是《大學》有一句「貨悖入而悖出」：不合理的我把它弄來，也要違背我的心情，也要糟蹋、損失、失落。「言悖出而悖入」：罵人一句、騙人家，將來也遭人家罵、遭人家騙。這和盜戒、妄語戒很相應。所以孔孟就是佛菩薩示現，同時也給佛法鋪路。清朝末年說打倒孔家店、打倒偶像，是給西洋唯物思想鋪路，把固有的文化、民族基本的道德都給打倒了。要想持戒就是犯戒的緣教它不具足，再好的東西、我拿著不以為高貴，沒什麼意思。尤其看那女人家戴的裝飾品或金子、金剛鑽石：哎呀！可了不得！我們就不懂，又有什麼意思呢？這個要看開，自然就不願意犯盜戒。因緣教它不具足就不怕了。

不妄語，練習正直語就是不誑語、不彎曲。巧言令色的巧言都是彎曲的、欺騙的話，愚弄人的事情、的言語。再是妄語是犯殺盜淫的先鋒，願意常常妄語、巧言令色就鮮矣仁，所以從不妄語練習起。當年司馬溫公——司馬光，那是一代的名臣、有道德的學者，他故去之後，洛陽都罷市，一般人家裡都舉喪追悼致哀。司馬溫公

在平常的時候，有人問：為人最扼要的、請您老人家給教一教，處世為人最扼要的、修養的方法，為人處世的精神在哪兒？司馬溫公就說：誠！要緊在誠。說是：誠太抽象了，具體從那實踐、實行？說：從不妄語開始作，要先說真實語。妄語騙人都 是騙自己，騙自己容易下流，下流是自己受苦。

還有盜戒和世間的法律不一樣。世間的法律，東西偷了之後，拿到家裡頭，第二天再送去放到原位，誰也不知道，天不知、地不知，就不犯法律，官家也不知、民家也不知。佛法不！佛法就是自己心裡知，只要這個東西看到摸著好：「不錯！我想要拿，『偷』很難聽，我『拿』去而已，就拿去吧！」吔！一舉手！把這東西舉起來就犯了盜戒。

淫戒，有五條護淫戒。第一要革除手淫的惡習。在知見上說，現在五濁惡世、見濁煩惱濁，就有這種西醫師說犯手淫叫自慰：自己安慰自己。過去中醫還有說精滿自遺。決定不是！虛雲老和尚、印光大師、連廣欽老和尚、李炳南老居士，這些老人家那個精神從哪來？壽命從哪能延長那麼久？還有這種醫師說：要是應當結婚而不結婚，反倒不如結婚的人身體好，合乎理又怎麼的。說的都不對。



總是，淫戒的緣要它不具足：

第一、不犯手淫。

第二、不摸觸女子。坐公車的時候，人再多，要避免和女子站在一塊。只要和女子一碰起欲念都不可以。

第三、和女子少說話。必要的有幾句說幾句，不必要的不要多說，說著說著就說出調戲的話了。最初我辦齋戒會，是男女同學一同辦。一回到日月潭坐著船放生，船一搖，女同學坐那：「哎喲！」又怕掉下，有男同學就說：「我把你也放了生！」我聽那意思就有點調戲的話。不但那一點，以後我就分開辦。不和女子說調戲話，沒有意思。再是會歸自己的姐姐妹妹，人家調戲我們的姐姐妹妹、我們心裡難過，不說那些調戲的話，再是也沒有意思。

第四、不作媒，不作男女結合的緣、自然好修行。要在見解上說，作月下老人、給人配了多少的夫婦並不好，那不如成就人讀書、成就人修行才好。

手淫最傷身體，精華精華嘛！隨便洩漏出來、人扛不了，說是精滿自遺、不如自己犯手淫，沒有那種話！不能說舍利是精液凝固的，但總是極堅強的精神、修定

慧的功夫，或是在佛法繡佛經、寫佛經聚精會神的時候，才能有舍利。要是神經衰弱、精氣不足想有舍利很難，他精神不能聚、很專注的，散漫、根本提不起精神，怎麼能繡出舍利、寫佛經寫出舍利？或是臨終能燒出舍利？還有，要是獨身盡想女子當然不好，那就不如有夫婦了，所以佛也開方便，有四眾弟子，在家有男眾女眾，並不是都教出家。轉過來，要是不但獨身，心也能慎獨、也能獨心，那自然好，自然還是精液能保存好，越久越好、越久越好。中醫生都講老僧的尿可以治病，就是他真精不遺，自然就好，精神自然飽滿。年歲在中年之後，倘使有這種事情一違犯，一次、好好的身體馬上就死，或是馬上風邪、感冒一侵引出別的病也容易死，默默的觀察好多是這樣。就是青年也扛不了。青年要是身體保養得好、老年也好；青年要是身體破壞了，不但不能保持到老年，還能夭亡，年輕輕的就死了。所以淫欲戒很重要。要想持正戒，先需要有正見——正知正見，手淫確實是自瀆，自己褻瀆自己，決定不是自癒的。作學生就是獨身好，獨身也就獨心好，自然身體好，體育、德育好，學業也好，三業都好。

還有，兩個老居士彼此問：現在修行怎麼樣、彼此道業？塵緣俗緣有沒有埋沒

你、來找你？那個老居士說：「現在你不找她，她找你了。」怎麼回事呢？自己修行不錯，不去找女子，唉！女子來找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這個，盡遇到這麼個緣。要是能把作風振作起來，我不睬她！就好了，少招惹她。不戴香華鬢不香塗身，不要留頭髮很長、再抹油、再弄波浪、飛機翅膀型，都不講那些，剪得短一點，身上再穿得樸素，神氣莊重、冷酷、冰凍酷，她來了我就是冰凍、不睬她就好，這作風自然少招惹煩惱。《壽康寶鑑》引用印光大師幾篇序，那序文太好！幾段精彩的我都想結集起來給同學看，就那幾段序文就夠一代祖師，不是一代祖師、說不出那話，太好太好了。

《五戒表解》要緊是看具緣，犯戒有幾種緣。

好比殺戒，一定殺的是眾生，第二是眾生想，第三起殺心。要是起殺盜淫妄的心，還沒有作、趕快懺悔，要是沒有殺盜淫妄的心，決定不能犯戒，這是最重要的。

興方便，眼前放的農藥、手槍、可以殺人的刀子，再起殺心，把人殺了。殺人不死，還不徹底犯根本戒，命斷、死了，就犯殺戒根本罪。如此，不讓起殺心，起

殺心就拜八十八佛、拜阿彌陀佛，或持咒、修行種種。興方便，眼前可以殺人、以至於自殺的器具都不要。

眾生想，好比這個人和我最不對勁，我要殺就想殺他，就是眾生想。不要這麼想，知道是自己的罪孽來了，要叫自己受苦，再想想事後之悔，種種對治。眾生想就是這個人，這屬於境界，興方便，農藥、刀子種種，也是境界；殺心是心。心境不具足決定不能犯戒。善因緣教它具足，惡因緣教它不具足，就不能造惡。

偷盜也是，偷盜要緊物質金錢要看開。要是應得之份，心定菜根香，嚼一嚼，米有米香、麥有麥香。非份之財、非份之物得來了、不好，再好的東西吃了不香、心裡不安，用再好的東西，心裡也不踏實、不妥當，不能得真正自己的因緣果報。同時知道金錢物質是有因果的，因果不應得的、另外得來的非份之財究竟不好。轉過來，有因緣果報，努力、好好讀書、勤勉；金錢當然要增加，自己修的福德、福報。

### 犯淫戒具緣

- 一、是眾生
- 二、是正境

淫欲戒，第一、不起淫欲的心，坐懷不亂，染心就是淫欲心。第二，寺院、宿舍或自己住處，不准女子進入，也不和女子接觸，沒有女子這種緣。以至於起方便，

三、有染心  
四、起方便  
五、與境合  
犯戒的方便不能有；修行的方便不能無。都是調治的方法。

犯妄語戒具緣：

一、是眾生  
二、眾生想  
三、起誑心  
四、覆實事  
五、言明了  
六、前人解

打、對那個人打，就是眾生想；覆實事種種。話到嘴邊要留一會兒，就不至於打妄語，要考慮、慎言。

酒、不想喝，連抽香煙都避免，考慮生病種種。

具緣明白了，其它較容易明白。開緣、開遮，開寧可不開好，開了怕隨波逐流、抵抗不住。好比當兵可以開緣，這個人要害幾億同胞，為救全國的同胞、為捍衛固有文化、捍衛佛法，為這個也可以開，功德無量，究竟將來佛法能重興，得的利益大，多少人能了生脫死，多少人能向菩薩道進行，就好。再是，好比這個人想殺一位羅漢，他殺了羅漢馬上就活墮地獄，為救他不墮地獄、不讓他犯殺戒，同時為救羅漢、或救菩薩，為救多數人、為救三乘聖賢可以開緣。再是所有戒律，都有犯了而不犯戒的就是狂亂心、鬧神經病不犯，可是狂亂心狂到什麼地步呢？一定是

很嚴重的精神病，手抓了火炭也不怕燒，糞屎橛拿在手裡說是梅檀香，病到這樣才算不犯。過去有個準學士，考上了、還沒進大學，因為五十塊錢，拿領帶把父親勒死了，以後法院判罪很輕，那不行。那就是過去生有什麼緣，我聽居士說，他把他一家人都殺死。他自己還知道好壞長短、清清楚楚地，那還是有罪，不能說沒有罪，精神病有輕重。

## 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再解釋因戒生定、由定發慧的意思。

佛法經律論三藏浩瀚無涯，綱要不外戒定慧，說是經詮定：所有的經都是講修定功的方法。律詮戒：所有的戒律無論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都是講持戒的方法。論詮慧：所有的論都講怎麼研究智慧。比如八關齋戒，戒殺盜淫妄，是四根本戒；不觀聽歌舞倡伎、不香華鬘莊嚴其身、過午不食、不坐臥高廣大床，這是枝末戒。枝末戒是護持根本戒。戴香華鬘香塗身，外國人說：女孩要是奇裝異服、過度暴露，倘使遇著事情，那是自己招的，自己先有過錯、你引誘人。男孩也是，過度裝飾自己、起身見，也是自然起邪心，使對方再引誘。歌舞倡伎、靡靡之音，本來好好的、一聽就起淫欲心。高廣大床：豪華的彈簧床、繡花的枕頭、粉紅的被子褥子、再灑上香水，這種床一躺不起邪念嗎？那就不如簡簡單單樸素的床舖。過午不

食，晚上吃飽了就想夜市逛一逛、電視看一看，就想這些；空著肚子才好用定功。這是淺顯的理，這四種枝末戒是護持根本戒的。

因戒生定，好比殺了人，回到宿舍一關門、還點上香、拿《金剛經》閱一遍，打坐、法界定印一結，願意低音念佛就低音、願意中音就中音、願意高音就高音，一念就一心不亂，完了一聽風聲：哎喲！八號分機來了！嚇死人！聽雨聲是刑警大隊、前門一開是憲兵、後門一開就以為是警察，糟糕糟糕！心裡定不下來。就是親手殺雞殺鰻魚，打坐心也定不下，不一定是殺人，殺其他也是，以至於故意把蚊子打死、把蟑螂打死，打坐也靜不下，業力所使，沒有戒就沒有定。或是他銀行二十萬的支票我拿來了。他領的錢在機車後面裝著，紅綠燈一停，我也給拿來了。二十萬的支票、三十萬的臺幣包一包回宿舍了，放在抽屜裡怕他拿；放在褥子底下，一下忘了、曬被叫他看見怎麼辦？放在枕頭下，枕頭太高了，睡得頭落到枕頭旁邊，枕頭再移動，錢又露出來。怎麼好呢？放在書桌椅墊子底下，要是他坐在我的位子看書，他看我今天椅子怎麼高了、不對，一翻又看到我的錢了。完了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安不安然？都不安然！這錢要是自己辛勞所得，就買個櫥、



買個櫃，或是存郵局。這錢都是偷來的，下山在臺中弄個二十萬支票，在臺北紅綠燈也弄了三十萬臺幣，回到宿舍，對社團同學說是：這回參學好多，打坐就是中音念佛，你們好好看，我結法界定印，觀「赫利」字。心裡頭緊蹦蹦跳！所以，沒有戒就沒有定。淫欲也是、妄語也是，人間罪過不過這四種，沒有這四種不至於犯國家的法律。

轉過來要是不犯殺盜淫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多純樸的風氣多好，自然鄉村安定，鄉村純樸的風氣影響都市，都市有好風氣，社會安定、國家就安定。所以，佛法——出世法，和世間法相輔相成都好，何況還由戒修定，因定發慧。古人講寧靜致遠，再是出事情要鎮定，一鎮定不慌，知道事情怎麼辦就是慧，辦得恰到好處就是慧，都是因定發慧的意思。小事稍稍鎮定就知道怎麼應付就是慧，何況根本修定！學者在安靜地方研究學問，政治家遇著大事到很安靜地方考慮，都是求因定發慧的意思。

再是平常無論讀書處世，要是不瞭解、不明白、不懂的時候，拜佛打坐念佛，有時在定中瞭解。事情不知如何處置，也是拜佛打坐，有時候就有辦法。這是因戒

生定、由定發慧的意思。

轉過來修定要由戒，犯殺盜淫妄再打坐坐不下；瞋心也不行，看不開、放不下，也靜不下去，就是沒有慧；這需要有慧。慧就是五停心觀。多瞋眾生慈悲觀、愚癡眾生因緣觀、多貪眾生不淨觀，馬上對治就是法寶。多障的眾生念佛觀、求佛力加被。散亂眾生數息觀，數息觀我不數息，我數念珠就是數息、念珠一拿；還有觀照，觀照因緣性空：塵刹國土、我這一點不是小小事情嗎？因緣性空、哪有一點？一點也沒有。就在一點也沒有中提起佛號念佛，這是講慧。所有的論都講慧。慧，不外因緣所生——《大乘起信論》說的因緣生滅相；因緣性空，無生、不生不滅，就是真如相，就是《中觀論》說的不生亦不滅。所有的外不這個：因緣所生是事相；因緣性空是理性；空而不空，空了之後有個不空在。好比霧露雲霞都掃蕩盡了，自然有光明磊落皓月當空，就是這個、並不空，空是空出雲霞霧露的。「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佛性戒珠心地印」就是佛性戒圓滿地、明照地、寶貴地，像個珠一樣印我的心地——心地無生。「霧露雲霞體上衣」，霧露雲霞都是我六度萬行，應人接物、應作所為的，都是月上的霧露雲霞，隨

緣利生。「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永嘉禪師證道歌，或是其他很好的，可以稍稍背幾首用來調心。

## 四念處 · 五停心觀

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觀身不淨

五不淨觀

種

「四念處」是破五陰的，也叫破五蘊。在色蘊上說，眾生最執著的就是身體，一方面是對方的身體，以為最美、以為最醜，自己的身體也這麼執著，佛就說修不淨觀。

第一、種子不淨。身體夏天一天不洗就酸、兩三天不洗就臭，以至於死了也臭，怎麼人的身體就這麼髒呢？吃了拉、喝了尿，怎麼不能拉出來紅寶石、金剛鑽石？尿出來可口可樂、黑松汽水？這個同學專尿黑松汽水、那位同學專尿可口可樂，都沒有這種事情，因為什麼？就是種子不淨，最初種子是男精女血的結合體。這是破我們的欲念，要超出三界先超出欲界，可是我們還得要孝順父母，父母的慈悲還是純潔的。至於精血，那是自己的因所感的緣，因為自己的欲念，十二因緣一念

生 欲念才投生的。要是念佛的念、蓮華化生，就不至於投生在男精女血的結合體裡頭。所以身體這麼骯髒，第一就是種子不淨。

第二、生處不淨。中外古今所有的哲學以佛學為最高，而中外古今所有的英雄好漢、一種最可恥最骯髒、就是從女子的產門生下來，你說顛倒不顛倒？他怎麼不從別的地方生？虛雲老和尚生下來怎麼是肉蛋呢？悉達多太子生下怎麼從脇下生？那意思就是斷欲了。

相 第三、相不淨。全身不清淨，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冒出巴黎香水，聞一聞這地方冒的汗也是臭，用舌頭舔一舔再聞更臭，手臭、腳丫子更臭。相、全身都臭，九孔常流：兩眼睛、兩耳朵、兩鼻孔、一個嘴、大小便，九孔常流不淨，八萬四千汗毛孔都流髒的，相不淨。

性 第四、性不淨。究竟解剖，解剖到骨髓，骨髓敲開也不乾淨。

竟 第五、究竟不淨。說是死了以後有牛黃麝香？死了解剖哪地方有紅寶石、藍寶石、金剛鑽石？或死了之後，嘴裡吐出來餃子？都沒有！都髒！死了以後嘴也是出臭味。

這叫「五不淨」。最美的人也如此，無論是小說中林黛玉、又是薛寶釵，鶯鶯燕燕的都是這樣。我有一次聞到臭味。我還以為什麼臭，滿院子找不出來，就是有臭味，以後找出來，看一條蛇盤著死在蛇洞裡，從那兒發出來的，蛇也那麼大的臭味。至於家裡，最初俗家養雞、養鴨、養貓、養狗，和我們還都有感情，以後信佛才知道不好，拉的髒，畜生愚癡，牠不由人各處拉各處尿。並且，何必養牠呢？叫牠自由就好，我們與牠不相干才好，我以後漸漸就不養了。久了，以至於出家久了才知道，這都是些多餘的事情。這都是觀人從生到死。這五不淨：種、生、相、性、竟，要背下來才好。

「九想觀」是觀死後。先「青」，人像鬼一樣，青得難看。人病還有點血色，這地方不好、手上還有點紅色，人一死完全青，那個難看哪！一看見死後就知道悲觀了，以後遇著機緣去看一看，人生沒有意思。青，青了就「腫」，腫了就「壞」，壞了就流「膿」，流膿就生「蛆」、拱拱拱、從鼻孔出來了、耳朵出來了，完了崩潰了，普通叫死屍放炮。我在北方聽這話心裡真是難過呀！好好的人怎麼叫死屍？死屍又放炮、崩潰了，血肉一灘，風吹雨淋日曬，完全變成白骨了。這個白骨當年好

比是林黛，或是演梁山伯祝英台的樂蒂，一口氣不來躺在前面，最後剩白骨了、在前面。這時候心口出三昧火，觀想就像瓦斯火一樣，繞著白骨，像繞佛一樣，從左向右繞，繞繞繞……，白骨點著了，過去講爐火純青的火、就像現在瓦斯火，骨頭燒燒燒……，燒到空，這時候好好念佛最好。

每天照著五不淨觀五個字、九想觀九個字從腦筋濾一遍，說是洗心滌慮。這個觀行的相：五不淨觀、九想觀這麼一觀，於道業上大有好處。要等著自己以為最美的小女孩站在眼前，就抵抗不住了，不淨觀也觀不上了，不觀還好、越觀變成淨觀了。所以，一定在平常防患於未然，自己先靜靜的、或者暑假到山上多用點不淨觀的功夫就好。觀身不淨破色蘊，色蘊中以身的執著最重。

再是觀受蘊。受蘊：苦的受是「苦苦」；樂的受是「壞苦」，詩人文藝家作悲劇小說和感傷人生的詩，都是感傷壞苦的。過去越是樂，失去的時候越感傷，一般人不知道、不瞭解，以為這是最好的詩，這詩才好了，演劇、這才有趣了，都是從樂極生悲，樂翻過來就是苦，從那感傷悲觀，人生的悲劇都是從樂來的。「行苦」，人生一秒一秒的、一分一分的、一點鐘一點鐘、一天一天的趨向墳墓，人生就這麼不

停住死前湊，就像死刑犯。死刑犯從這地方到那地方要執行死刑，上了車又給他講笑話、又給他電視看、又叫他聽歌曲，他沒有心思聽，給他好東西戴、他也沒有興趣，他馬上就處死刑了，東西都想給別人，還要什麼好東西呢？人生就是這樣，很快趨向死、趨向墳墓，無時無處不是行苦。壞苦尤其是甚重，人間的愛情、人間的悲劇、人間的苦惱，都是從樂的執著來的。要沒有除夕過年的歡樂，不知道過年失去的淒涼。愛人或是歡喜的人聚會，以後才有愛別離苦。這是觀三種受：苦苦是「苦受」；壞苦是「樂受」；行苦是「捨受」，都是苦，觀受是苦。過去我聽說有一位大企業家，是董事長或總經理，就因為一夜的風流，第二天腦溢血了，很可惜。所有他的一切，多少公司工廠、多少的事業，一筆勾。過兩天報紙刊出來，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十幾個黑框：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總經理、本公司常務董事、本公司……，一筆勾消，那是重不重要？

### 觀心無常

觀心無常，兩人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以後和爸爸媽媽一商量，老人家都不答應，一看人家結婚典禮掛的百年好合、愛河永浴，爸爸媽媽不答應，我們就同歸於盡吧！生生世世作比翼的鳥、連埋在地底的枝，怎麼辦呢？生不能愛河永浴、死也



得愛河永浴，走走走！高雄去！高雄有愛河。到了愛河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決定死了，雇小船到河中心，兩人你綁我手、我綁你手，你綁我腳、我綁你腳。One-Two！Three！一同跳下去了，跳下去，這男孩子說：「怎麼愛河水這麼臭呢？」女孩子說：「你不知道愛河水臭嗎？多少年就是這麼臭了，市長這一次決定想法在他的任中把愛河水弄澄清。」等他任後我們再來跳吧！現在為期尚早，喝了一肚子臭水沒有意思！」「怎麼辦？」「我們跳日月潭吧！不能跳愛河！」「怎麼辦？」「趕快！救命啊！救命！」就招呼人家救上來吧！救上來了還謝謝人家救命之恩。兩人把衣服換換整理好了，中部這男孩子主張到日月潭投日月潭；高雄這女孩子決定不到愛河跳也到澄清湖跳，死也死在家鄉。中部男孩子說我們不到澄清湖，我們到日月潭，家鄉觀念很重。以後兩人再三談判商議不好了，彼此絕交！以後再不願意見面：「這人家就人家倔強，沒有意思！」就是觀心無常，哪有些真的？好了、愛其人及其屋上之鳥；惱了、恨其人也是恨他屋上之鳥。不但小事如此，大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和美國戰爭，兩國勾心鬥角，蘇聯又和誰好，又是協和、又是軸心的國，以後完全變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更變了，和八國聯軍的時候也不一樣了，朝代的

## 觀法無我

演變也是無常，朝代的這些人心也是無常，哪有些真的？這怎麼好呢？就是不要信妄想的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那個心是真心，隨著真心就不能錯，隨著真心修六度、六波羅蜜心不能錯，決定不能執著，執著就出禍害。

觀法無我，身體內四大是物質，桌子講堂外四大也是物質，都是色法，不是真止的我，身體都不是我，何況財產一切一切，色法不是我，心法也不是我，沒有真止我。好比流行，我都要尖皮頭的鞋，以後改成方皮頭的鞋，以後又改成圓頭的鞋，高底的鞋、矮底的鞋、種種換，哪有個真實我？觀法無我。心理就是心法、物質是色法，由這兩個分析都沒有真實我，就不要起我執，隨緣盡分不起我執就不受人生的苦，就了分段生死苦。這四念處是最好的觀法。

至於五停心和四念處好多地方相同，就是多貪眾生不淨觀；多瞋眾生慈悲觀，有三慈、三忍。三慈三忍相通：

「生忍」，他是個眾生，我就作眾生想，眾生無邊誓願度，很可憐。再者，他是眾生，觀他像我的小弟一樣，或是像我的哥哥一樣，或是姊姊妹妹一樣，或是父親

母親一樣。要是別人隨便罵我吐我一下，是爸爸媽媽我就不生氣了，觀想他也是我的親人，這叫「眾生忍」。不但打罵我、逆境我忍；就順境也要忍，他種種恭敬我，大家一起「立正！」又是一起「敬禮！」，或者是紅包，又賺了多少錢種種也要忍。人要想修大福報，一定不能小利小害就搖動這人的心，再怎麼多的我心裡也不動，這樣福報能承受住，要不是、叫福報給壓偏壓壞了。順的境也能忍、不動、不執著；逆境也不瞋恚。這是以為眾生、娑婆的環境確實有，調換這個想，就要看開放下，淺淺的忍。

「法忍」，一切法不是物質——色法；再不就是從早到晚的心理作用——喜怒哀樂離合悲歡，沒有些真的，但有心法、色法而已。他對我不好是虛妄的，他對我好也是虛妄的，我但有仁義、但有慈悲，我不被他所轉。這多數都是在逆境、不好的時候講忍。

「無生法忍」，講本自無生，不生亦不滅。有生都是虛妄生，劫初的穀子都虛妄生，何況其他一切。逆境逆緣也是虛妄的因緣而生，因緣性空、本自無生，觀此而忍叫無生法忍。佛法講到這要是瞭解，要是明白不生、無生的意思，這瞭解就深進

一步了。進一步這經通、別經漸漸也通，這宗通、別宗漸漸也通，那就有點圓解——圓融理解，普通說是大開圓解，有點悟證的意境，那相當好，我們稍稍有一點圓融的理解也是好。

愚癡的眾生因緣觀。怎麼教因緣觀呢？普通說異想天開，再說粗俗的話，就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或者是窮得家徒四壁，就盡想怎麼發大財，又怎樣地、想些不可能的就是愚癡。

散亂眾生數息觀，數息要緊是數念珠，不必一定數呼吸，數念珠最要緊，散亂心以數念珠最要緊，尤其念十句佛數一粒，或是四句數一粒好數。要是念一句數一粒，心跟著手動；最好四句十句，再不然就念大悲咒，念一遍數一粒。最好的數息觀——數念珠。

第五、多障眾生念佛觀，求佛力加被，不可思議的。

四念處觀、五停心是三世諸佛修止觀修定慧入門的要法。四念處是觀、五停心是止，不外止觀二門，其中還有融通的。大乘的止觀，天臺小止觀、那是綱要。小止觀表解是修行止觀的分項系統列表，也是較比容易看。二十五方便有空再講一講。

研究戒律，有時候把犯戒的緣都背，在修行時知道令犯戒的緣不具足。還有大家應當看的書也要印篇子給同學好。

解 門		經	律	論
<p>佛遺教經 四十二章經 八大人覺經 阿彌陀經 無量壽經 觀無量壽佛經 普賢行願品 念佛圓通章 普門品 圓覺經 華嚴經 金剛經 法華經 地藏經 楞嚴經</p> <p>（先閱讀自經文再看註解）</p> <p>背 。念佛圓通章 。耳根圓通章 。淨行品（選讀） 。觀無量壽佛經 三心、三福、九品往生</p>		<p>遺教三經</p> <p>梵網經菩薩戒本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 梵網經菩薩戒彙解 優婆塞菩薩戒本 優婆塞戒經 五戒相經箋要 五戒表解 南山律在家備覽 在家律要廣集 律學 （二埋法師） （續明法師） 沙彌十戒威儀錄要</p> <p>經典註解</p> <p>遺教三經解 阿彌陀經註解 1. 阿彌陀經要解 2. 阿彌陀經疏鈔 3. 阿彌陀經圓中鈔 二課合解（興慈大師著） 金剛經、楞嚴經註 （圓瑛、倓虛大師著）</p>	<p>大乘起信論（法性宗） 百法明門論（法相宗） 唯識三十論（法相宗） 中論八不偈（空宗） 教觀綱宗 天台四教儀 天台宗綱要 賢首五教儀 成唯識論 大智度論</p> <p>佛學常識 僧伽尺牘 靈巖山功課本 八宗綱要 佛學概論（蔣維喬） 佛學概論（黃儼華） 佛教歷史年表 中國佛教地圖 中國佛教歷史地圖</p>	

<p>解</p> <p>祖師語錄</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印光大師文鈔</li> <li>· 印光大師嘉言錄</li> <li>· 印光大師普華錄</li> <li>· 慈舟大師開示錄</li> <li>· 弘一大師書簡</li> <li>· 弘一大師格言別集</li> <li>· 蕩益大師集</li> <li>· 蓮池大師集</li> <li>· 憨山大師集</li> <li>· 紫柏大師集</li> <li>· 寒笮集</li> <li>· 農鐘集</li> <li>· 菜根譚</li> <li>· 竹窗隨筆</li> <li>· 了凡四訓</li> <li>· 安士全書</li> <li>· 修行法語</li> <li>· 徹悟（夢東）大師語錄</li> <li>· 永嘉大師證道歌</li> <li>· 寒山拾得二大士詩</li> <li>· 六祖壇經</li> </ul>	<p>門</p> <p>傳記</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影塵回憶錄</li> <li>· 虛雲老和尚年譜法彙</li> <li>· 高僧傳（一、二、三、四集）</li> <li>· 玄奘三藏傳</li> <li>· 弘一大師傳</li> <li>· 一夢漫言</li> <li>· 印光大師永思集</li> <li>· 弘一大師永懷錄</li> <li>· 天台九祖傳</li> <li>· 賢首五祖傳</li> </ul> <p>國學</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大學第一章</li> <li>· 中庸第一章</li> <li>· 老子第一章</li> <li>· 古文觀止</li> <li>· 十八史略選註</li> <li>· 莊子（選閱）</li> <li>· 五經（選閱）</li> <li>· 大學、中庸、老子註解（憨山大師著）</li> </ul>	<p>行</p> <p>門</p> <p>修行方法</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修學五戒</li> <li>· 習持八關齋戒</li> </ul> </li> <li>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訂早晚二課（不亂跑道場）</li> <li>· 訂假日功課（週六）</li> <li>· 念佛功課——正行</li> </ul> </li> <li>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閱經</li> <li>· 背經</li> <li>· 持咒</li> <li>· 背咒</li> <li>· 拜佛</li> <li>· 拜八十八佛</li> <li>· 背八十八佛</li> <li>· 修學小蒙山</li> <li>· 拜大悲懺</li> </ul> </li> <li>法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練習引磬（禮佛）、小木魚</li> <li>· 練習鐘槌盤（打坐）</li> <li>· 讚佛偈</li> <li>· 爐香讚</li> </ul> </li> <li>梵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修行並進、二利均修</li> </ul> </li> <li>須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學業道業並重</li> <li>· 著重國學</li> <li>· 修學正知正見入佛知見深信因果</li> <li>· 助辦社團度化父母兄弟姊妹</li> </ul> </li> </ul>
--	---	---

# 天臺小止觀旨要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壹、二十五方便

一、具足五緣

1. 持戒懺悔

要是修正觀，小止觀表解二十五方便很重要。二十五方便諸位注意聽。

第一要持戒，出去犯了殺戒，回來心定不下了，犯了淫戒一切一切都定不下了，第一要持戒。倘使有違犯呢？要改過、要懺悔也可以修。心要洗乾淨了，就像鏡子的玻璃，染不到心，好好洗好好懺悔、拜佛就是。以佛清淨實相的心，就像鏡子的玻璃，懺悔的時候，以我們鏡子玻璃的清淨心，對照佛的心求哀懺悔，漸漸鏡子上的骯髒都沒有了。第一要持戒、要懺悔。

2. 衣食具足

第二、衣食要具足，沒有穿的、沒有吃的不能修行。

3. 如法靜處

第三、住處要方便、要如法。說是找了個地方有佛堂好，可是在電影院旁邊、在炮兵大隊炮兵營旁邊，那都不能修；一定是孟母擇鄰，環境很重要，內部也要很如法。



#### 4. 息諸緣務

第四要息諸緣務。東家西家南家北家，東家老太太老太爺過生日、南家新媳婦生小孩、又是西家……，亂緣牽扯也不好修。

#### 5. 內外二護

第五、有師有友。就像登山，必須還扯著鏈子，登高山的時候，彼此有繩子，彼此都拿登山棒，有錐子往上爬、往上釘。修道也是，千里參方為的尋師訪友，不但師重要、友也很重要，同學中解行很高的，一定多接近、多親近才好，能得利益，一定要高的才好。這都是修行必須具的頭五個條件——具五緣。

#### 二、外訶五欲

第二、外訶五欲，色聲香味觸不要接受。

#### 三、內棄五蓋

第三、內棄五蓋，好比在那打坐、起貪心了。外面的色境起貪心了、就要外訶

貪

瞋

昏

掉舉

五欲；內心的種子現行，對法塵起貪欲了，或是在那打坐又起瞋心了，都不行，就要內棄五蓋。有人在那打坐頭就這樣搖啊！一打聽，他好唱國劇，聽人家唱二簧，以後這一句下來，頭也跟著低下來了，這是貪蓋。瞋蓋，覺著冤屈、他欺負我。再是昏沉，不打坐便罷，一打坐就昏沉，過去我在臺北打佛七，有個老人家，一打坐就昏沉、一打坐就昏沉，打一個七睡了一個七。再是掉舉蓋。掉舉，又想東又想西又想南又想北、在空間說；在時間說，又想過去又想未來，想得太多了，就是掉舉，

疑

也就是散亂。五蓋：貪瞋昏掉（或昏散）疑。

疑，修行很久也覺得我不行——疑自己，佛說人人本具個個不無，都可以成佛、都可以修行，沒有不可以修行的，闡提都能成佛。闡提就是毀謗佛法的、邪知邪見的，也能成佛。闡提能成佛是大本《涅槃經》裡說的，當時大本涅槃經還沒傳來中國，大家說是：「闡提不能成佛，他毀謗佛法怎麼能成佛。」道生大師就說：「闡提能成佛。」大家說：「你要這麼說，我們就把你默擯，不和你說話了。」道生大師實在沒辦法了，就到蘇州虎丘山去了，去了說法沒有人聽，怎麼辦呢？好比這塊石頭算是林小弟、那塊石頭算是吳小弟，一搬搬了六、七塊石頭，就辦齋戒會，開始就講：「闡提能成佛！因為什麼能成佛？鏡子的玻璃是真的，外表上再現的讚歎佛也是鏡子面兒，晚上理髮店打烊過去了，外表上再怎麼毀謗佛法、又起邪知邪見，晚上又過去了，他這個人的本體玻璃是真的，他只要一回心向善，他的邪知邪見改了，也能成佛！」說到懇切處「對不對！大家說！我講的對不對！」石頭就點頭「對！」都贊成。這是真的靈感，不是隨便小事，確實是這種理。當時鬧得大家很激動、都反對他，他說的是實在的理，闡提能成佛。我們也可以修行，再有萬丈紅塵也可以

漸漸懺悔回心向善，回光返照當下就是。不要疑自己。

也不要疑佛，像林森主席、老總統的太夫人，見了佛就五體投地、也是拜，方東美教授是位哲學的博士，他就讚歎古今中外的哲學以佛學為第一，最後臨終前到廣欽老和尚座下皈依……（以下錄音空白）。

× × ×

住深山一個人，住蘭若是一個人、或幾個人，住伽藍是大眾同修，切磋琢磨、彼此勉勵。伽藍是大眾同修，得大眾的利益；轉過來，大眾要是有人事糾紛，彼此驚扭，或者彼此不在道業下功夫，就是障礙。要是沒有人事的障礙，但得利益。人多也罷、人少也罷，我一樣修行，較比好。息諸緣務，事情太多不行，這個應酬、那個應酬，同學有同學會、同仁有同仁會，種種的技術學問：，應酬太多，不行。學業要注意，學業之外少罣礙，多在佛法上、行持上用功才好。譬如我個人，建築之前我考慮，究竟建不建築？決定建築了，建築之間免不了忙碌一場，建築之後自己再計劃怎麼用功。這都是同學的參考，在學校怎麼用功，畢業後怎麼修行，一切緣把握住，要有計劃安排才好。內外二緣，有同學來山，他說：「我半年前，要找一

位十年住山的師父，又找山上靠墳墓地近，又有塔可以拜，墳墓地可以觀無常、觀不淨，山上又有十年住山的老師父給指導種種，以後都經驗過了，人少不好修行、容易懈怠，還是大家一同的功課、一同用功，好！」我時常有這種情形：早晨很疲乏，訂時間起來，起來做了早課之後就不疲乏，很不可思議。要是早晨看普通書不行，要疲乏；就是做了早課不疲乏，打開經本看更有興趣了、更瞭解。所以大眾同修有這個利益。

古人說：「終生不離叢林。」在叢林久了能自修就讓他自修。過去有不倒單的修行人，到寺院掛單，也不多說話，一直走到大殿佛後供的韋馱菩薩、也有供觀音菩薩叫倒坐觀音，供韋馱菩薩是鎮守佛法的意思，不倒單這位修行人到那兒一坐就不動了。知客師一看知道是不倒單的修行人來掛單，馬上就尊重、恭敬。靈巖山過去殿主師父就是，這位殿主師父是在金山高旻寺，在禪宗門下鍛鍊過，練出不倒單的功夫。大眾同修，要是趨向這個好好用功，大家都要護持他，讓他自己這麼用功。可得要仔細、綿密、不退地往前修，不能說是三天不倒單，一天全倒單，早晨晚上二十四小時倒單，漸漸練，練功夫不要冒失、太勇猛了，出了毛病，漸漸要是真正

一、具五緣

功夫進步，我們都要護持他這樣用功才好。

第一具五緣，就是內護的師友很重要，有事談一談：環境如何、前途如何……，究竟怎麼好？外護檀越也要有，今天報戶口、明天到縣政府、到民眾服務站，這事情很麻煩，有護法檀越就給辦。這前五緣遇到事情好好考慮，還並不只是為將來畢業後修行，就是在學校，也照這方便就方便，我現在這五緣也具足。我謝絕種種其他的社團，歌舞團、國劇團……，我不參加，息諸緣務。師友，哪幾位是我的友、哪幾位可以做我的師，我多少天到廣欽老和尚那兒請問，哪幾位行門高、解門高、辦事高，哪幾位是我的同參道友呢？我們在學校現在信佛就要比照這樣。

二、外訶五欲

色 聲 香 味 觸

正報  
依報

第二、第三，外訶五欲、內棄五蓋較容易瞭解，修也不容易修，可是瞭解容易。色聲香味觸都是五塵，在五塵上起欲叫五欲。色塵的正報是人物，天仙美女、世外佳人，性格怎麼溫柔、面貌怎麼俊美，這是正報。依報好比手錶、或什麼好東西，衣服、皮鞋種種穿戴，床鋪用具怎麼好，色聲香味觸。「觸」最嚴重就是不能犯手淫。到美國我打聽，說是和異性最初不能握手，尤其我是出家人。她伸手要和我們握手，我是出家人，不等她伸手我先合掌，她自然不伸手，和女性授受不親確實

### 三、內棄五蓋

貪瞋

好。再是避免手淫最重要，這要下功夫，種種觀照、念佛、持咒、求佛力加被種種。味當然吃素好，香是栴檀香好，聲是梵唄好，誦經念佛聲音好。轉過來，染汗的五塵變成妙五塵，色是觀佛像、菩薩像好，多準備幾尊特別愛好的佛菩薩像，由染汗的五塵變成妙五塵——能起清淨心的五塵。

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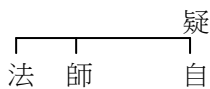
第三內棄五蓋，內心起的，不是外面五塵引誘我們心。好比在那打坐從內心起的，或是一個人寢房躺著睡覺起的、看書的時候起的貪、瞋——真是太叫我不服氣、太難忍了。再是昏沉，說是：「什麼叫五塵？」我但知道昏沉不知道五塵 z z z : : : 」。昏沉都是從時間來，從飲食來、飯後，從心來。從時間來就是晚上容易昏沉；再是心，心裡一懈怠也就昏沉，這三種。要緊在心，不過時間、飲食都很重要。時間引起的昏沉就是習氣，要調治一者是心、二者需要個好身體，佛世、祖師那時候人根高超，都是身體太棒、好，也就好修行。第四散亂，身體散亂：遊走戲玩，觀光旅行，或種種的、參加聚會。口散亂，吟詠、唱歌、或吟詩。再是諍辯，好比兩人一邊作飯、一邊炒菜、揀菜，你說空宗好、我就說有宗好、相宗好；你說禪好、我說淨土好。丙、戲論、鬧笑話、或無謂的事情在那鑽牛角角也叫戲論。丁、俗事，又

散亂

身：

口：

意



是龍英雄、歌星有個鳳飛飛、又怎麼地，談些無謂的俗事。意散亂就是文藝才技，再是妄念包括一切，要對治、要捨棄。要不捨棄，昏沉要是調治不好，昏沉一輩子，老了修行還是昏沉。有一念散亂要調不好，就這一念的執著，一生心裡都在這地方打滾、打不破。五、疑有三種：疑自己不行、疑師不行、疑法不對。佛性人人本具，各個不無，都能成佛，一切眾生都能成等正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師，他有他的經驗、我採取，好比醫師雖然有病，醫師給的藥能治我的病。或是他有他的長處種種。法，歷代祖師、一般四眾弟子都修行得利益，我怎麼不得利益？那是怨自己沒調好，法是佛留的絕對不能錯。內心有這五種：貪瞋昏散疑，能蓋住止觀、定慧功夫不起，所以叫五蓋，從內心起的。

四、調五事，飲食不飢不飽、睡眠不多不少。不能像過去有位同學說是拜佛要少一點、飯菜要好一點、睡眠時間要多一點、打坐時間早晚功課要短一點。睡眠要漸漸減少，不要猛然、漸漸練，不要不睡，就是晚睡一點、早起一點，還不能說我但能晚睡、不能早起，也不行。身體不浮躁、浮動，也不懈鬆，或單盤半跏、或者全跏雙盤，一定要練習這個，漸漸練習。氣息不澀不滑，不要太滑、就是喘了、急，

息 身 睡 食

澀就是悶、發悶，均勻就好。打坐的時候觀想吸的是清氣，吐的是濁氣，尤其才一坐觀想吸清氣；下坐觀想是吐濁氣，不過真正念佛這不大很重要，但使氣息均勻就好。第五調心，心要是沉悶、或情緒不佳、悲觀，或心裡覺得有個彆扭勁兒種種的，

就是阿賴耶識的種子，它有周期性個人的習氣，有時候多少天來一次，要調它。沉，大致是悲觀、憂愁、苦悶、彆扭都屬於沉。浮就是歡喜、樂得看什麼都高興，活動、樂觀，美國人大都有這種情形，太浮了也不好，不浮不沉才好修。

## 五、行五法

樂欲

精勤

正念

巧慧

一心

第五、行五法。樂欲，我認準佛法，十方同遵、三世不易，也合乎我的性格，要是合乎自己性格就是善根深厚。樂欲，再就得要勤勉。第三第四第五就是考慮。先用正念考慮，不能用顛倒念，顛倒念越考慮酒肉美女好，正念不然，理智考慮佛法實在尊貴，世間實在是輕賤沒有意思，究竟一場空。漢初三傑，韓信能受胯下之辱，眼光相當看得遠、肚量容得下，可惜最後忍不得，劉邦還沒做皇帝、他就想做王，被人抓起來殺了。蕭何幫助劉邦。張良高超，他以後不知下落、走了。那麼再高超也不如佛法先看開、看清楚好。孔明三顧茅廬，走了這一番，最後考慮人間事種種，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那不如在佛法上好好做，是真實的。第二巧慧，就是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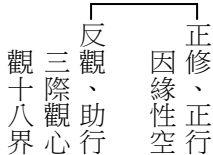
一步再考慮，第三最後歸到一心，落到這兒，再不動了。正念、巧慧、一心都相通，不過由正念、再考慮，最後歸到一心，決定明白了，最後那幾個字「心如金剛」再不轉。同學中，各有長處，有刻苦用功的、刻苦工作的，不聲不語的，還有意志堅強、剛強的，這一點最可取。要是考慮怎麼了生死，不用什麼優厚的待遇，要是認定能了生死，我就心如金剛不搖動。同學都各有所長，我們採長補短，有時候長處就是人的短處，好比我管這管那，就有點粗疏，不能那麼精純。取人長處不取人短處。漸漸修行，長處就是長處、沒有短處，更好。這二十五方便都需要具足，不具足不行，我們想最初不具足，以後經過不行，這都是天臺智者大師的經驗。智者大師雙目重瞳、四個眼珠，雙手過膝，都稱東方小釋迦，有佛的智慧。還有一目十行、兩耳聽政的。就是定慧功夫修到高處，再高就有神通。

正修行：坐中修、歷緣對境修——一切處，上課尤其好修，做學生天天要上課嘛！一定在上課好好修行、修止觀。老師講，我定在老師話上，就是止；老師講，我一心聽，聽得分明清楚，就是觀。學業和道業打成一片，都有幫助。不能老師一邊講，我一邊想：下課後和小姐打電話，信箱裡小姐沒有來信哪？這樣老師講的聽不好。

## 繫心守境止

## 制心止

## 體真止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我就在上課好好聽。自己再看書，預習、複習，我也好好用止觀溫習。同學講話我不管他，我止在書本上、觀在書本上，他們講的我不聽，我現在著重在書本上，這較比好修行。至於坐中修的原理都在這兒。甲一二三四五，以甲一最重要。甲二三四五，都是調的，止觀要調、定慧要均的意思。甲一最重要，乙一是止、乙二是觀。乙一止都是原則，要用功一定有個守境止，我就觀在一句佛號上、止在一句佛號上；止在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上；止在大悲咒上、本尊上，這都是止。一定有一個止，我就照這個止。丙二、心再動搖，意馬心猿、它動了，把它抓回來、扯回來，不能放任它隨便，尤其想到世間名利、女子，一想要就制心止。

第三體真止。守境止、制心止都是事修；體真止是理觀。但事修止不住，我用理觀，用不淨觀、用無常觀、因緣性空觀種種。因緣性空就見真，止在真如自性上，這最重要是體真止。這其中原理沒別的，就是因緣所生、因緣性空。千經萬論不出因緣所生、因緣性空。最初釋名，「體真止」三字，釋義就是因緣，沒有別個，就是因緣所生。返觀，觀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不可得；再是觀十八界，根塵識架起來虛妄的人生，拆開也是空的，原理在這。小止觀二十五方便和正修，大體旨要說過了。

## 幻化空身——五蘊喻

色如聚沫；

受如水泡；

想如陽燄；

行如芭蕉；

識如幻事。

開示於美國德州 西元一九八八年三月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簡稱《心經》。講究六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為主、理智為主。理智中當然也包括慈悲、仁義道德。可是慈悲仁義道德，也需要以理智為主，才能做到恰好處、才能深入、深入般若波羅蜜，所以叫做般若波羅蜜多「心」。般若波羅蜜的基本、重心、這本經，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心經》開頭就說「觀自

在菩薩」，觀到好處，自在自由地觀，這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沒有這些苦惱。人生苦惱太多了，頭兩個月，三藩市的華僑百億富翁，八十多歲了，舉槍自殺。美國人更不用說，病院滿坑滿谷的人，監獄人滿為患。再是晚間失眠，美國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兩千萬人吃安眠藥，這但講失眠，至於其它的苦惱太多太多了。要能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就能度一切苦厄，就好。

我今生在東北的安東，遼寧的東南，隔鴨綠江和韓國交界。我二十四歲才信佛，二十六歲吃素、二十九歲受菩薩戒、三十歲在北平出家。出家四年在佛學院讀書，我就要到南方參學，還是江浙一帶的佛法盛，我到南方參學。參學臨走，我到北平城各個寺院住一住，也沒有多，較比修行很著名的一個是安養精舍，是慈舟大師的住處；一個是白衣庵，是德淵老法師住的。白衣庵供的是白衣觀音為主要的菩薩。我去白衣庵遇著一位師父，我和他談，我說靈感真不可思議，佛法有什麼實際的事情，你有沒有經驗過？這位師父就對我說，他是察哈爾的人，在東北黑山縣巫醫閻山山下一個寺院出家。出家寺院裡生活很簡樸，到山裡打柴，再揹下來，拿回

寺裡準備燒火做飯、或冬天取暖。他在寺裡負擔這個工作，天天打柴。這一天，天傍晚的時候，打柴打一段落了，天也黑了，他就揹著柴、擔著柴往下走，老遠就聽叫他的法名：「蓋方師、蓋方師！你來啲！」「誰叫我？聽錯了？」好好一聽：是叫他。「在哪兒叫我呢？」他就照著聲音找去，一找找到了，有一個修行人，站在巫醫閩山山坡上有個洞、外面還稍稍有點臺子的樣，他就找去了，修行人對他說：「我們倆人有緣，我跟你講佛法：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講來講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講了半天，蓋方師說：「你說空，我沒有看見空。」這修行人還給他講，蓋方師還是：「你說空，我沒看見空。」

「啊！你沒看見空啊？那我給你看空，五蘊皆空，信不信？」我看看我才能信，我不看我不能信。「那我給你看。」他就用手抹著臉、往兩旁一抹，眼睛就往兩旁去了，鼻子弄塌了、嘴也裂開了，跟著都抹兩旁去。他一看！「哎喲！師父！是五蘊空、五蘊皆空。」在地下拜：「我知道實在是五蘊空，您老人家趕快收回來，我在山上、天要黑，我害怕！」完了這修行人又收回來了。這回蓋方師肅穆正立在旁邊，修行人又開口給他講佛法，他合掌聽了。他說「你好好用功哦！我度你，講這

番話是有因緣的。你師弟就心不好。」怎麼寺裡的事情他都知道？回去以後，這一天晚間他在那兒打坐，打坐打得打瞌睡，他就聽：「啊！蓋方師，你怎麼打坐打瞌睡？」他一醒，是修行人的聲音，很奇怪。

### 色如聚沫

五蘊皆空，按著學理講，色就是物質，物質如聚沫。現在說，好比物質是最微細的分子、電子、中子，是最微細的單位聚合起來的。我問研究物理的同學、以至於研究物理的老師，他說：對！確實是一切的物質，都是最微細單位的聚合體。再微細、分到不可分處，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明明這個在眼前，可是把它分析、分析到最微細的時候，以至於分析到不能說沒有，可是分析到但有「能」、說是「能原」了，它有它因緣果報的作用。所以，色分析最微細單位叫聚沫，沫就是泡沫，以至於痲子粉，那也是沫，粉末、聚合體。一切的物質，人的身體、血肉之軀，也是聚沫聚合的。金剛鑽石也是聚沫，金條也是聚沫，飯菜也是聚沫，以至於全地球也是聚沫，色如聚沫。

### 受如水泡

受呢？在色上的感受，如水泡。好比我一接觸不銹鋼的鐘杓架、涼；接觸這個杯子、熱；接觸我的袈裟、不涼不熱。拜佛，拜得很清爽的感受。身子累了，才到

這，就去休息，有這個感受——疲乏了。睡起來了，精神很飽滿。趕快跑趟小廁所擦手，感到很輕鬆。盥洗之後，洗臉刷牙之後出來：不錯！這都是感受。受、如水泡。就像下雨天水泡，一個一個感受。在臺灣常常要洗澡，夏天身上不洗很骯髒，就洗。不洗身上很悶倦、也感覺骯髒，黏漬漬地，到洗澡間去洗。沒注意，木屐滑一下，嚇一跳！也是感受。脫好了，身上水一沖，水太熱了，燙一下！添點涼水再一沖，涼的添多了，又冷一下、噁一下！一弓腰、一蹲下，一下碰牆了，往前碰一下，差點蹺倒了！再用手拿毛巾在後背擦，一用力量，胳膊彎碰到牆壁上，好疼！一會兒颱風來了，颳得好涼！窗戶趕快關上。又洗衣服拖得久、天又黑，慢慢就摸不清了，在裡頭很悶、又熱，趕快沖一沖，擦乾淨，一看！胳膊彎將才碰牆上，碰破一點皮兒，叫水弄得還疼，弄點達母膏、沾上絆創膏，還好一點。衣服也穿上了，門一開，很清爽！很自在、很好。洗一個澡，從進去到出來，感受很多很多，像水泡一樣。從早到晚，離合悲歡、應人接物、喜怒哀樂，種種感受太多太多了，像水泡一樣。受如水泡。

想如陽燄

想如陽燄。冬天大地都結冰。就不結冰，太陽不熱、不能蒸發，水蒸氣、水分

都滲在土裡。要是結冰的地方，冰雪一片，春暖花開，漸漸都溶化了。太陽漸漸的，烈日當空的時候，水蒸氣就蒸發。鹿，牠是畜生、愚癡，牠老遠一看水蒸氣蒸得像水一樣，牠以為是水，跑得嘴裡渴了，牠就跑過去想喝點水，跑到眼前一望，沒有水。再老遠一看，又有水，牠又跑過去了，走到那地方又沒有水。再一望，在別地方又有水，牠再跑過去了。水蒸氣水分很密，搖搖晃晃像水一樣，是太陽照大地蒸出水燄，叫陽燄。鹿不知道，以為是水，把鹿跑來跑去，水沒喝到肚子裡，累得、渴得，累死了、渴死了。這意思，就像人打妄想：好比大家樂，這下子我可能中獎；要是買股票，我能發財。打麻將，圍著方城一坐，摸一口牌，摸摸摸，現在就要紅一色、青一色，要滿貫，就缺這一個牌，一摸就是它！一摸、旁人家要看：「不要給你看。」躲這邊。這邊人過來了、也看，「不要臉！」放桌子底下看，看看看：啣！就是它了！「滿貫！」「紅一色！」接著心臟麻痺，倒在桌子上，滿貫了。

眾生就是打了些妄想。想如陽燄，想的今天有滿貫，我這一次能胡。下棋也是，能把對方圍上。世間法一切一切都是想，我能贏、不能輸。娶了個太太，是中國第



一小姐，以後參加世界選美，又是世界第一小姐。生了個兒子，二十四孝，那就是二十五孝。大學畢業，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還贈送的好幾個名譽博士學位。這一學成歸國，錦上添花，馬上地方紳士都請，政府也給任命，是某某大都市的副議長。議長告老退休，就接正議長。再高了，進入省議會，再請就是省主席。以後自己又開大工廠，臺灣內部多少工廠，南洋也有，美國也有工廠。這時候年歲漸漸高了，六十歲了，大家都給慶祝，以至於部長、院長、大企業家，好比王永慶都去恭喜祝壽。七十歲了，兒孫滿堂，孫子都大學畢業了，還是著名的科學家，孫子又得了諾貝爾獎金。漸漸很快、歲月如梭，就八十歲了，孫子有兒子，兒子又有兒子，五世同堂，全家福。這時候外國的工廠又賺錢，以至於菲律賓也要請，他又援助菲律賓一筆款，又是南韓、又是墨西哥，各處都請，美國也來請，大學來請講學。時間很快，九十歲了，自己著作等身這麼高，就發行，還有英語的翻譯、日語的翻譯、西班牙文的翻譯，往外各處贈送。工廠漸漸世界各國都有。以後孫子的孫子，五世同堂，孫女又選上中國小姐、世界小姐，這樣子就一百歲。一百歲的時候，韓國贈送名譽博士學位，美國也贈送，麻省理工學院也贈送的學位。以後他

在研究室埋頭一研究，還發明出來星際戰爭最祕密的武器，美國就給獎賞，也是拉攏，蘇聯也來拉攏。學問也好、身體那麼壯健，一百歲。再一百一十歲了，正趕上臺北舉行奧運會，他就出場，跟著撐竿跳，一跳跳過去了，跑百米，跑到最後，那簡直和美國選手就差一點點，完了他一挺胸、他跑第一。以後就一百二十歲了、一百三十歲……。講了半天哪！都是打妄想，黃粱一夢、南柯一夢，就是陽燄。想如陽燄。

行如芭蕉

行如芭蕉。我找我的人生，好比今年我七十四歲，追想我六十四歲。我第一次到美國是五十九歲，六十四歲還在蓮因寺。五十四歲就建築念佛堂了，四十四歲、我在埔里觀音山住。三十四歲在北平出家，開始到江南要參方。二十四歲才信佛。十四歲離開故鄉出外去讀書。四歲呢，在俗家就這麼病，時常請醫師來，來了我都害怕、叫啊！不願意扎針種種的。還有一次看母親，一個人在那兒洗腳，我四歲，母親三十四歲，也不算年歲大。我看母親：我怎麼在這個婦人家中呢？這婦人家洗腳，我還沒看見過洗腳，是纏足洗腳，沒看過，還很奇怪。母親說：「你這小孩子，看什麼看！給你吃！」我就笑了，知道母親和我鬧笑話，這是四歲。零減四歲呢，

就是前生，這「我不知道！」不知道了。你找人生沒有真實的人生；像芭蕉，一個葉子一個葉子往下拔，拔到最後，找不出真實芭蕉樹幹，都是葉。芭蕉樹沒有樹幹，都是葉子撐的，把它一葉一葉剝下來，沒有真實芭蕉樹。我們人生就是沒有個真實的人生，渾渾漿漿就是一生。

就眼前看，吳火獅，聽說財產有四百億，美金有十億，現在說二百八十億吧！合美金十億的財產。一口氣不來，完了！董浩雲更厲害，一口氣不來，都是兩手握空拳。接著三藩市那位華僑的富翁，已經八十一、二歲，怎麼地、自己掏槍自殺，都是自己的業障。還有，著名的金勿怠，國際之間他做偵探，最巧都不如他，最後在美國監獄裡，頭一天晚上看他打乒乓球，第二天早上沒起來，過去一看！死在床上，用塑膠袋把頭套上自殺了！所以世間的事情，沒有一些真實義。再是歷史的人物，希特勒、莫索里尼、東條，就是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也都過去了。所以，人生真是芭蕉，一葉一葉拔，拔完了芭蕉樹也就爛了。

這個行是念念，或是一次一次的行動叫做行，或是心裡想了之後去做，也叫做行。念念連起來也是行，心裡的遷流也是行。心裡遷流、遷流了十年，十年這麼剝，

一年一年剝、一天一天剝，以至於一點鐘一點鐘的剝、一分鐘一分鐘的剝，最快的機器，一分鐘六十秒，再剝、六十秒再剝、剝剝剝剝到極處了，找不出來真實的人生，行如芭蕉！念念的心理作用，人生十年十年就是如此。

最後，識如幻事。色、受、想、行都是唯識、唯心所現。我小孩的時候，在東北看見日本人的馬戲團，有獅子跳火圈兒，又有大象吃南瓜，又有多少匹馬一齊全場繞，有幾個人在那跳，跳到這匹馬身、又跳那匹馬身，換換換這麼跳，馬在全場繞著就跑，大家看得很熱鬧。還有空中飛人，一個大的籃子在下面，這一頭上面有鞦韆，小孩一躡身，抓著鞦韆，後面小孩再一送，他就在空中搖來搖去，他再一用力量，抓到那個鞦韆，又過去了。那邊又有小孩抓著鞦韆過來，這邊再有第二個小孩再過來、再抓鞦韆，幾個小孩在空中搖盪，忽然間這個小孩把那個小孩的手、兩小孩抓住了，腳在鞦韆上勾著，這一抓住，小孩手一甩，甩到那邊，那邊小孩把這小孩手抓去，一直把小孩送過去。忽然間，這小孩抓那個小孩手沒抓上，這小孩一下掉下來了，喔！全場喔喔喔！！掉在搖籃上，掉下去、壓下去，再蹦起來，再下去、再蹦上來，這小孩依著搖籃又爬上去了。

最後一個節目，有一位小姐穿著紅衣服，拿著長把的鍋，配著音樂出來，走一走，鍋也擺一擺，她再跟著唱兩句。最後，這手拿著鍋的把，那手拿鍋的蓋，音樂唱得很緊張的時候、正快的時候，她就 ONE！TWO！THREE！鍋蓋一掀，鍋裡飛出來個鴿子，飛出去了。喔！全場的人都拍手。鍋蓋又蓋上，音樂越奏，她也跟著跳，以後又緊張的時候了、奏得快的時候，她再：いち！に！さん！（日語一！二！三！）！鍋蓋一開，裡頭「哇！哇！哇！」是個小狗，大家又拍手。演到最後，一！二！三！出來個小貓。我們人生，就是演變的。我在內湖安排個佛堂，三十八年前我去內湖圓覺寺，從臺北市坐公車，從新生南路就是稻田，晃了半天，到內湖圓覺寺，這是三十八年前。兩年前一看，完全是世界了。怎麼成世界呢？房子越建越多，新生南路過去是大溝也給填起來、變成道路了，房子漸漸越多，好比從苗栗搬去一位先生，又從臺南搬去一位同學，臺中、高雄、屏東，好多位同學都去了，黃醫師從廣東也去了。住下來了，要信佛，得供佛堂。黃醫師和大家商議，到傢俱店買個佛桌；到佛具店請尊佛像；到佛教書局請本佛經；要點香得買香，點香要打火機；小孩要讀書，就得有幼稚園。幼稚園讀了兩年正式進小學，內湖小學校就增加了。小學門口

就有賣店、賣小孩吃的東西。賣店需要麵粉、要蓬萊米，就有賣米店、雜貨店。小孩早上要喝牛奶，就給牛奶公司訂牛奶。買件衣服上臺北街太遠了，附近就出來賣衣服的店，還要穿襪子、就有賣襪子店。剪頭髮呢，眼前就出來理髮店。小學幼稚園有了，接著讀國中、讀高中，內湖也有高中了。汽車站就增加好多了，大家又各處建築公寓往外賣，臺北越發展都往內湖搬、說內湖不錯。久了內湖現出來內湖的市街了，內湖算一區了。連區公所一看，比我故鄉、當年安東市政府都大。曇花就這麼現，幻事、變出來的。小狗也是變出來的，小貓也是變出來的，鴿子也是變出來的，內湖這些人也是變出來的，無中生有。回憶我四點零歲還有我，零減四歲就前生了，哪有真的！人生就是這樣。有個同學過去在臺北讀書，在洛杉磯住，我問：你過去在臺北讀的小學、中學，你想想不念？到臺北市街裡，想想不念幼年、少年在那兒讀書？他說都不像了，根本變了。所以人生一切都是幻事、現出來的，就像北方叫幻術，或是馬戲團、叫耍戲法，無中生有變個小狗、變個小貓，人生就這樣。說小孩兒小；我們當年時候比小孩兒還小。伯父家的嫂嫂生小孩，我去一看，裡頭哇哇叫！我就叫伯母、北方土話叫大娘。我說：「大娘！屋子裡怎麼小孩

叫？」說是：「你嫂嫂生的。」我說：「嫂嫂怎麼就生了？在哪兒生？」「在街上撿回來的。」「啊！小孩撿來的！那我們也去撿一個。」伯母說：「傻孩子！」人生就是變化出來的。

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燄、行如芭蕉、識如幻事！幻就是幻術。如此，五蘊皆空。蘊就是蘊藏很多。色，我到馬來西亞一看，馬來西亞的人一個樣子。到美國看，美國東岸有波多黎各人、有黑人。到美國西岸呢，在洛杉磯一看：又不像波多黎各人，也不像黑人，又高大，就是墨西哥人。形形色色就那麼變。我好比小孩那時候四歲、十四歲、二十四歲，以至於現在七十四歲了，我這個形形色色從少到老也變，人人物物也這麼變。我到東京，要去書店看佛教的書，我就找不到了，我說：我十三年前曾經來過一次，現在怎麼找不到了？說：現在東京一年就變，你十三年、那變得不像樣，你找不到。就是形形色色蘊藏太多。到檀香山看檀香山的山水樹木已經不像臺灣，到洛杉磯看也不像，紐約是紐約的、也不像，冬天在紐約，枯木寒林、一片白雪，色也不同。歐美人紅頭髮藍眼珠，過去老祖母說像鬼一樣；現在都變了，叫金髮美人了。這個色太多，世界各國不一樣。檀香山本土原始民族，

說話還帶點日本味，長得多少還像日本的原住民，檀香山的原住民。世界各國形形色色、千差萬別，所以叫做蘊。說這是金剛寶石；說這是紅中白板、不要給你們看；這是金剛寶石，這是金條多少塊，這是勞力士的手錶、一百二十萬。等著沒有人的時候，把金庫打開，拿出來看一看，紅寶石、藍寶石，多少個，戴一戴、看一看。完了怕有人、一叫門趕快關上！這是色。再就是選第一小姐，最後要亮相了，場面很緊張了，萬頭鑽仰，出來了、亮相了，也是色。過了五十年、四十年，過去著名的電影名星，像李麗華、還有一位叫胡蝶，現在都成老太太了。這個色呀！世間人就這麼執著，佛說不叫金剛鑽石、不叫絕世美人、俊秀的公子；就是如聚沫，受如水泡這麼說，說五蘊皆空。蘊就是蘊藏很多，它能陰蔽我們的真如自性、我們的佛性，所以也叫五陰。蘊藏很多也叫五蘊。這是基本的，佛法的理論。



## 四諦十二因緣

開示於美國邁阿密 西元一九九六年三月

華嚴經云：

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

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

先講六祖開悟的法語。釋迦牟尼佛開悟開示的法語：「奇哉！奇哉！」就是奇怪啊、奇怪！「一切眾生悉皆具足如來智慧德相」一切眾生本來具足如來的智慧，和如來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如來的智慧和如來的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但是因為亂打妄想、種種的執著，而不證得。要是離了妄想執著，「則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悉得現前。」一切智，知道萬法一切皆空，知道萬法一切都是因緣所生。自然智——本來具足，並不是另外得著的。無師智，不用師父教。我就想：四庫全書是歷代諸家的說法、的見解、的發揮；而三藏經典——經律論，但是釋迦如

來一律自己說的。四庫全書，世界一切圖書館裡，要講起來，一個人說的法，那就是釋迦如來最多最多。世間好話佛說盡，太好！太好了！度眾生的意思。

何期自性

本自清淨；

何期自性  
本不生滅；

好比六祖也是，六祖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沒想到，從早到晚，亂打妄想，種種的執著、種種的妄想：貪瞋癡、殺盜淫妄，把自己的心染汙得一直墮落在萬丈紅塵中，雖然如此，自性本來還是清淨的。只要洗刷，偷得浮生半日閒、在山林間佛陀座下，念佛、拜佛，心還是一樣，一點沒有失去，還是本自具足。佛祖說我們心就是這樣，還能恢復本有的清淨。妄想雜念、千差萬別，八萬四千煩惱生生滅滅，有一位企業家，他對我說：「從早到晚，心裡簡直不停地打妄想、就這麼思惟。」那麼六祖說：自性本不生滅，沒有生滅、執著、妄想、纏縛，本不生滅。本自清淨，是講眾生的心、和諸佛的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眾生和諸佛都平等平等、一樣一樣。但是眾生心有妄想、有執著。執著吃活魚、要八種吃法，執著要吃猴腦。我小孩兒時還聽說吃豬心、吃雞的心。雖然如此，我們懺悔、改過向善，心還是清淨的。八萬四千煩惱都是生滅心，一念轉回來，念念念佛，或念念教它保持自性本有的清淨，教它不生不滅，當下就是。什麼是佛？一念不生——

就是佛。

何期自性 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 本不動搖；  
何期自性 能生萬法。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以自性好好修行，都能像釋迦如來豁然大悟。宇宙人生的大道理都在我們心中具足、神通妙用。我們的自性本來安定，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的，「本不動搖」。只要心裡開示悟入佛的知見，都不能被環境所動搖。這個自性都攝歸本性，依這個再去修戒定慧、研究經律論，為自己的生死、為眾生的痛苦、為眾生的生死，去自修自度度他，以至於弘法利生，這時候就能生萬法。預備怎麼安排道場、準備中午的午齋、講什麼，一切都準備好，好多好多，這一切都是萬法。這個「法」並不是方法，按著佛法、三藏祖師翻譯：心理作用叫心法；物質的現象叫色法。有形色，形不同、色不同，青黃赤白、高低長短方圓種種，色法不同。心法不同，好比孩子摔了一跤，昨天晚上又吵又鬧，早晨起來就生氣；中午開獎得了二十萬塊美金，這又歡喜了，下班就得要慶祝、恭賀，一下吃多了，又吃冰淇淋、又吃甜不辣，這就瀉肚子、肚子疼。這一天到晚，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  
要是能攝、調心，要是能攝萬法、歸一心，萬法本自不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一歸到不生不滅的真如自性，這是修行的方法。

妄想是虛妄的。南柯一夢、黃粱一夢，夢得太多了。我看有掛的對聯，我但記得一句：夢中做夢兩頭空。佛方便善巧說法，就說人生像夢一樣。白天做白天的夢，晚上夢中再做夢，凡夫就這樣；要看開看破了，像弘一大師就不做夢了。這個萬法，心理的作用叫心法；物質的現象，以至於物質的作用叫色法。這是佛法基本的道理：講究真如自性。妄想是虛妄的；真如是真實不虛的，人人本具、個個不無，都有這一念心。依這清淨本然不生不滅一念心、好好修行都能成佛，以至於漸漸也能改善自己的人生。這是佛法基本、講真如自性——自己的佛性的道理。

「何期」這意思：沒有想到。這是祖師說的：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佛說的呢：奇哉！奇哉！一切眾生都具足如來智慧德相，和佛一樣、平等，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亂打妄想，打到威爾康、打到三溫暖、又打到保齡球，出大火了，這就砸玻璃、砸餐廳的窗戶往外跳，一下門口擺了六十四個人、燒死的。就是妄想執著，完了再另投生、六道再輪迴。妄想執著，這怎麼能修行？執著，好比今天晚上一定要吃活魚，炸出來甜不辣，活魚八種吃法；今天晚上要吃猴腦。一個圓桌面中間有個洞，把猴子從桌子底下、頭送在桌面上，再把牠腦巴條敲

敲敲、敲破了，大家準備的佐料，最好的醬油醋薑味素種種配合起來，用湯匙把猴腦子舀一湯匙放在佐料裡，大家一吃，「真好吃！」眾生就是妄想執著。還有北方吃活驢肉，驢肉有時候買不到真的，用馬肉裝假驢肉，怎麼辦呢？有這種想作生意的人，他把驢前兩條腿綁一個柱子上，後兩條腿又綁這邊柱子上，四條腿都綁上。客人要，「你看這是真驢，活活綁在這裡，你要哪地方給你哪地方。你要驢的後背、叫里脊，你要驢的大腿、就給你大腿，確實真正的驢肉！」刀磨一磨，「啪！」「啪！」把驢腿割下一片、或是把驢後脊骨里脊肉切下來，這都完全是真驢肉。等著買的人走了，旁邊有一壺開水、火燒的，拿起來就照割掉驢肉的那一塊、用開水一澆，馬上不流血了，等著再有買主來再賣。眾生造這種業障！所以，世間國家對國家，春秋列國、接著三國演義，歷代的朝代一興一衰，最後明朝崇禎皇帝，因為李自成都打進皇宮了，這時候崇禎皇帝看看，不要自己的公主、女兒受盜賊污辱了、不好嘛！就拿著皇帝戴的劍，照著自己女兒前面砍一刀、兩刀，父親殺自己的女兒，還為的保護她。這很多很多，像唐朝末年張巡守睢陽、黃巢造反，殺死了多少人，說是八百萬人，都是眾生業力所感。

所以祖師歎息的說：「千百年來碗裡羹」，現在做甜不辣，古的時候做羹。現在過年報紙上廣告，還吃乳豬，喝奶的小豬，肉較比嫩、好吃，哪地方還講吃活驢肉，種種造業的方法。出大火那地方，叫三溫暖，又叫威爾康，實在威爾不康喔！眾生就是顛倒，華燈初上，大家就在威爾康餐廳裡頭開始造業種種。所以，佛說種種救眾生離苦得樂，就是教眾生不造那些業，根本不戴香華鬘不香塗身，不觀聽歌舞倡伎，不坐臥高廣大床。高廣大床，就像旅館的床，再好的、比美國希爾頓大飯店還好的高級旅館的大床，一坐像掉坑一樣，在最好的旅館，眾生就造業。好比小孩的時候，和媽媽要糖果，一定要，媽媽不給還哭還鬧，就像大人要吃活驢肉、過年要吃乳豬，不給就生氣，大飯店過年這幾道菜都登在報紙廣告上，這是妄想。就執著，非吃不可！媽媽不給糖果，我就哭、我就鬧！要沒有妄想、沒有執著，這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悉得現前。明白諸法都是因緣所生，過去就因緣性空。我對齋戒會學生說：今天吃水餃，裡頭香菇添多少、材料真是好，真正的香油種種包好，今天中午大家都歡喜吃，明天呢？今天吃那些東西，明天都哪兒去了？我就往廁所一指：都拉屎拉在廁所裡頭，這都是生滅法。吃了就消化，消化久了，就得到

廁所去了，人就是這樣。這是我佛如來，十二月初八，夜睹明星、豁然大悟說的法，也是六祖開悟說的。

禪宗初祖達摩祖師，在梁武帝時代，從印度上船，來到中國的廣州灣，超越過印度洋。以前那種時代，海上風雨、波浪滔天哪！就是為法，來到中國，廣州灣登陸，一直到南京，見梁武帝。一看梁武帝，學了些佛法不徹底、不究竟，達摩祖師看梁武帝不懂，因緣未到，扯了一個葦子放在長江上，踩著這一個葦子就渡江，到少林寺面壁。面壁那個意思：牆壁白白地，一點兒沒有染汗，我們心裡就是清淨本然，沒有受六塵染汗；牆壁平平的，沒有鼓漥、起落、生滅，平平的。這是示現給眾生看。二祖就去求法，大雪紛飛。儒家立雪，是在屋裡頭立雪；佛門弟子就在房門外邊立雪、求達摩祖師。達摩祖師面壁，連頭都沒回、動也不動。二祖慧可大師好比拿美金一大疊，送到初祖眼前，另外可口可樂一瓶，還有什麼山珍海味供在眼前，初祖沒回頭，不睬他，不管他、隨他去，還不動。二祖實在沒辦法了，拿個刀把自己胳膊一下子打斷！供養初祖。初祖這就回頭看看：哦！這人真虔誠喔！我以為是給我紅包的，一看、是把胳膊打斷了，送在我眼前。初祖就問：「你為的什麼？」

求法這樣虔誠，立雪斷臂！我沒見過這種人喔！你為的什麼？」二祖就說：「弟子心不安，請大師給我安心。」達摩祖師：「你要我給你安心，你把心拿給我，我給你安！」二祖一觀心哪！這個心、剎那之間變成過去心；將才的未來心又變成現在心；現在心一會兒又變成過去心。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就這麼變，一生一滅、一起一落。初祖說：你把心拿給我，我給你安！二祖說：弟子找心找沒有，不是過去心、就是現在心、就是未來心，弟子怎麼找都找沒有，一直在動、不停地。二祖這麼說，初祖就說：「吾予汝安心竟！」你要知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都是生滅心，你生滅心要是不生不滅，當下就是！二祖豁然大悟。

我們依這不生不滅的心轉過去念佛，就是淨土。觀心本自不生，不教它再生、不教它再滅，教它不生不滅！在不生不滅的時候，至誠恭敬念出萬德洪名。觀不生不滅就是禪，不生不滅是話頭；有生有滅就是話尾。觀不生不滅是話頭，我觀這個話頭就是禪。我依著這個，一刀兩斷，教它不生不滅，接著萬德洪名，竭誠盡敬、如子憶母念起，這是淨；觀不生不滅是禪。「有禪有淨土、猶似戴角虎」；「現世



為人師」現在這世界就做師父；「來世做佛祖」，能成佛。有禪有淨土，這是基本的佛法，從生滅心找不生不滅的心。找不生不滅的心，還不是我不想了，還觀這個不生不滅心。生住異滅生住異滅；一下教它不生！當下心裡清淨、心裡光明，和佛的心平等平等，二祖就豁然大悟。這時候初祖看因緣成熟，就傳法給二祖。二祖叫慧可大師，就是：這個智慧可以了，就起這麼個名。

這樣講、可是我們生生世世，這一天從早到晚，這一月、從月竟年；從早到晚、從月竟年、從生到死，生生世世，就這樣生生滅滅。如此，做善就生三善道。要是努力，好比日本的經濟現在又繁榮，他是黃種人，這些機器大多數是白種人發明，像電燈都是美國人發明的，黃種人不會，可是日本人努力，就把汽車造得比美國還好，眾生要是發奮自強，都是這樣。要是勉勵的話，我就是很慚愧。釋迦如來最初出家在苦行林中行苦行，以後又參方兩三位。釋迦佛感覺不對，但是苦行、不觀心，不在心裡修也不行，人都以為願意修苦行，而苦行是助行、不是正行，正行一定觀心。淨土宗觀心是不是在念佛，禪宗觀心教它不生，天臺講三止三觀、唯識講五重唯識觀，也都得從心地下功夫。說是心觀不住，心猿意馬，很難制心一處，這就再

拜佛、再懺悔，一邊拜一邊懺悔、一邊再念，拜久了再繞一邊，身繞佛、心也在繞佛，繞一邊再打坐，這個心就要歸一，要到一心不亂的階段了，種種方法教我們調心、修心。

沒有修呢，從早到晚、從月竟年、從生至死，生生世世，總說這些妄想雜念、生滅心，都叫「無明」。有無明的心理就起種種的行為，就是「行」，這就是因果報。印光大師說信佛要深信因果要緊。虛雲老和尚參禪也說：要修行、先第一要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要緊。眾生就不信因果，要是殺猴子、吃猴腦，殺活驢、以至於活豬種種，眾生造業，這時候一個人造業是個人各別的別業；大家一同造業就是共業。一個人造業，社會上就有災禍、有車禍；多分造業，就有歷代戰爭。眾生罪業輕，享受太平安定，這個朝代興起來了，大家都循規蹈矩，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就叫貞觀之治。等著人心再放肆、這又造業，果報呢？好比是張巡守睢陽，城被圍起來了，兵沒得吃，張巡就把自己的愛妾殺了、給大家吃，再和攻城的人對抗。所以祖師就說：「千百年來碗裡羹」——碗裡的菜；「怨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須聽屠門夜半聲。」我們瞭解這個，就要戒殺。譬如廣欽老和尚五十年間不食

人間煙火食，他老人家有神通，那是確實的。我和他說話，我心裡想什麼他都知道，確實有他心通，這不可思議的呀！還有虛雲老和尚。

再是弘一大師，要講花花公子，文章也好、學問也好，寫得好、畫得也好，在東京世界著名大都市演茶花女。以後感覺著人間究竟一場夢，都是空！這一放下一切放下，他決定去修行，三十九歲。他要閉關，他的日本小太太抱著孩子來，要見弘一大師一面，說是：我也不阻礙你出家，但是夫妻一場，我現在要回國，抱著孩子馬上就回去了，最後見一面。弘一大師就寫個紙條，請人拿給日本小太太看。紙條寫的：你當我得了霍亂病死了就可以了。我想這是弘一大師高明的地方。說是：最後一見面，五分鐘？三分鐘吧！見面日本小太太說：這小孩將來年歲大了起個名，是叫田中、太郎好喔？是姓中國姓，是姓李好？弘一大師說：還是從我的姓才對呀！不能叫田中太郎喔！太太又說怎麼地，弘一大師這又說，五分鐘不夠。弘一大師這就是一刀兩斷，從那一別永別，全部的精神就在律藏上下功夫。三十九歲出家，六十三歲圓寂，出家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的功夫了不起！那夠精進勇猛！

弘一大師有一位在閩南學校的同仁——夏丕尊居士，和弘一大師很有緣。夏丕尊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執相而求，  
咫尺千里；  
問我何適，  
廓爾亡言；  
華枝春滿，  
天心月圓。

居士住在上海，時常都問弘一大師需要什麼？他從上海買了給寄去。弘一大師好寫，好比編《南山律在家備覽》，就需要什麼墨、什麼材料，需要硃砂、紅顏色，夏丐尊就給寄。以後夏丐尊來信，問：大師最近意境如何？身體如何？弘一大師回信，說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我們不是一般世俗人的交情。儒家講君子；在佛法就講佛門弟子、或是菩薩。彼此的交情、其淡如水，像水一樣，清淨，沒有別的滋味。「執相而求」，要是執著相：我們以前在閩南一同住過，一同曾經吃過活驢肉、吃過猴腦，一同……，執著這種種的心理現象、物質現象。「執相而求」呢，「咫尺千里」，當面不相逢。有佛法的緣，說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沒有佛法緣，對面不相逢，以至於觀心——觀生滅心、觀自性觀不上。執相而求，執著種種的形相相，心理的現象、物質的現象而求；咫尺千里，離開一尺，就像距離一千里一樣。你找的不是我所想的，我所觀想的、我所參的、我所念的是萬德洪名，我參的是不生不滅的心；你想的都是生生滅滅的心。執相而求，咫尺千里：就是一尺遠，也像離一千里那麼遠。我們做朋友一場，你最後問我意境如何？身體如何？我就對你說：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相而求呢，咫尺就千里了。問我何適？問我現在心裡

意境如何？我對你講：「花枝春滿」，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花枝、春天到滿開的時候了；「天心月圓」，從初三就有月亮，初四、初五到十三、十四，月亮要圓，最後到十五，天心月圓。弘一大師這個偈，我曾經和人談過，有人說：弘一大師這偈子是開悟、以至於有證悟的意境，太好了！真是五體投地的欽佩！

我們要不這樣，天天從早到晚打妄想，從月竟年。這個心就不是開悟那個心——真如、自性——自皈依佛那個自，達摩祖師面壁那個壁——潔白的、平平坦坦，一念萬年、萬年一念；這是妄想雜念的心，從早到晚，這些心理作用——心法，以至於外面看見物質的現象——色法，就裝在心裡。這個心理不是真如自性，叫阿賴耶識——庫藏識，天天作、天天想，裝到心裡就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翻譯過來叫庫藏識，像倉庫一樣。生生世世、所作所為，都在自己心裡裝的，像庫藏一樣——阿賴耶識。由阿賴耶識、就是無明，它迷惑顛倒，就有不合理的動作行為，就是「無明」緣「行」。

有了無明緣行，前生一口氣死了，孤魂渺渺蕩蕩，譬如從大陸死了，陰魂渺渺

無明  
行

蕩蕩，隨著寒流就颳到臺灣、好投生。先看到基隆港，一看一直在下雨，雨港冷淒淒，不願意投生。再往南走，看看臺北大都市，太熱鬧，我不要住這兒。再往南走，經過不知哪個地方，好大的風，風都嘖嘖的叫，這是什麼地方？就是新竹。風太大，也不願意住。再往南走吧！幽幽蕩蕩的，走到臺中，這地方不錯，就投生吧！好比兄弟兩人、或者父子兩人都投生吧！就投生到臺中。這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

識

名色

投生第一念就是「識」。識發展為胎胞，母親洗衣服就像山一樣、擠得疼，在胎裡頭；母親喝熱水、頭上澆得好燙！就是「名色」。也感覺冷，叫「冷冰冰」；母親喝口熱水：「真燙！」但有個名。胎胞就是色，還沒長出六根。這是胎胞的位。放蒙山連胎胞都要超度。墮胎胎兒要超度，胎不能墮，墮了將來它還來。我第一次到美國經過日本，我住的這家裡，他有日本像是佛法的雜誌，它說墮胎之後再來投生的小孩兒，十個有九個搞怪，不聽父母的話，也不是孝順的兒女。怎麼地？上一次胎兒活活用刀給割得一刀一刀的，再投生，還有緣、緣沒盡，還來投生，投生了，小孩兒時候就不聽他媽媽、爸爸的話，就「冤家」。

名色位經過五個七，胎胞長出來腿胳膊了、六根具足，叫「六人」。好比天冷的時候，星期六週末，晚上肚子餓，就要吃晚飯，看見賣鍋烙的店，鍋烙上都滿鍋，「滋喇！」又沒有油了，就添點油，再用刷子弄點水一淋：「滋喇滋喇！」鍋蓋再一蓋！再第二遍、第三遍，鍋烙就熟了，熟了鍋烙一鏟，翻過來、鍋烙底下烙得黃黃的，滋喇滋喇地！還油、很香！高中生在那走過就流口水，吃一盤吧！一盤不夠，兩盤、三盤。這六根，就有「人」六塵的習氣。這是吃，財色更厲害。看開：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呢，因緣性空。再想生老病死，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這些要不愛好就好了。我五十二年沒吃晚飯，最初不吃晚飯，見人家吃也是動念頭；久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不吃了，也就你吃你的、不該我的事。我們只是不吃晚飯，你像釋迦如來六年苦行，肋巴骨條瘦得一根一根的，廣欽老和尚五十年間不吃人間煙火食，那怎樣的忍受呢、這樣去修行。

觸 名色、六人是在胎中；生下之後接觸環境——「觸」，就感覺有感受。到了發育年齡，就有「愛」；愛強烈的時候，非「取」不可，不答應就動刀。又一方面，就願意戴香鬢香塗身，用牛奶放在浴缸裡泡，泡那個肉皮、嫩嫩得就像豆花一樣，哪

愛 有那些事情！眾生就這麼執著。有愛、就有取，取就是很強烈的、非取得不可，就動刀動槍，男女如此、金錢物質也是如此。一刀下去了、人死了！趕快叫計程車就跑，北部犯案跑到南部、南部犯案跑到北部，親戚朋友家就藏，警察一叫門、嚇死了！躲來躲去躲不開，以後想著出國，坐船上、飛機場叫人捉著了。愛取就「有」，沒「有」就沒我的事；一有愛取、做了這事，就「有」了。心跳啊！夢都不安穩，門一叫，就是警察來、調查局的人員來調查了，就是「有」。「有」不能空，完了來生再生、再老死。這十二因緣，生生世世就是如此。

生 大體都講了。「觸」就是我不接觸：三合為觸——六根六塵生六識，我不接觸、就不生那些妄想雜念。歌舞倡伎，我根本不去，不講那些享受。

老死 稍稍再說說。過去生中所有的心理作用，也就是一切的煩惱貪瞋癡，在今生說，總說都算是「無明」。由過去生的無明而作的種種行為就是「行」。行有善的行為、惡的行為，不善不惡的行為。善的行為，真的有那麼善良的小孩、乖。惡的呢，小時候就又吵又鬧、不聽話，壞囡仔。無記的、不善不惡。由種種這些行為：善、惡、不善不惡的行為，今生因緣時節到了就投胎，投胎第一念就是「識」；往佛學上研



究學理，就是男精女血。投胎第一念是「識」，第二念就是「名色」。漸漸在胎內長大，到五七三十五天過了，三十六、七天了，胎胞就長六根了，眼耳鼻舌身意、四肢、眉眼都有了。大體如此，有的發育得快、有的慢，大體三十五天之後，長眉眼、長四肢。六七之後、到三十八個七，這是嬰兒在胎中。出胎之後，在北方的小孩，屁股凍得紅紅的，他有時候不懂，但是有接觸，他不知道有什麼感受。接著從四、五歲後，到十三、四歲，這有感受了，順心的叫「樂受」、感覺歡喜；不順心的感受叫「苦受」；不苦不樂的感受叫「捨受」，捨棄的捨、不要，就那意思。這時候但有三受，給糖果他也願意吃，給什麼好的、他也願意要，可是不生很強烈的愛物欲。等著十五歲，各人不同，熱帶地方，比如印度，小孩發育得快，寒帶就慢，再就各個人不同。再是，虛雲老和尚生的時候是肉團包的，我想虛雲老和尚那個意思，不是由愛欲而生。還有玄奘三藏，十四歲出家。也有出家很晚，或者出家很早，這小孩他沒有什麼欲念，這較比好修行。就是他前生「無明」「行」較比淡薄，對男女淡薄，再是金錢物質，或是小孩過年的時候，爸爸媽媽給買個手錶、做件衣服，以至於買雙高跟鞋、什麼樣的男眾皮鞋，也沒有什麼愛惜的心。從四、五歲到十三、

四歲，就是「受」，但是淺淺的愛著。等著二十歲以後，這就「取」了、非求不可，非達到目的不可，達不到目的就殺，好比女孩子殺了男孩子、男孩子殺了女孩子，爭名奪利，以至於叫綁票——綁個票，這就是愛取。愛變成取、把票綁了，完了又叫撕票，把票一撕，把綁票這個人給殺了，叫撕票。撕票就東躲西逃，警察一叫門，嚇死了！我們沒做就沒「有」，有「愛取」，要綁票、要殺人就「有了」，「有」了、來生再投生。我到監獄給監獄囚犯受皈依的時候，警察都叫囚犯不准站起來，都在地下蹲著，站起來怕馬上動野蠻的，都不准站起來，在地下蹲著，可憐哪！可憐眾生。有這種強烈的善惡心理在心中，來生又生，生下來就劣根性，來生再老死。

那麼今生「生從何來，死將何去」呢？前生有無明、有行啊！自己和自己算帳，自己去找，找到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我去癲瘋醫院看癲瘋病人，給他們講佛法，我看店舖裡一個男孩子：「噓！噓！」打哨兒，男女見了就這種行為。所以，轉過來，我們想出家，以至於信佛，很堅強心想修行，這時候都轉過來了。有八關齋戒，不香華鬘不香塗身，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觀聽，像威爾康那個屋子、

希爾頓那個屋子，我們根本不去。不坐臥高廣大床，彈簧床都不用，三尺六尺、一個榻榻米，晚上念念佛、打坐就躺下，神清夢穩一夜，這就好！沒有愛取，晚上也不去做賊，就沒有這些，說是人了空——五蘊皆空，就這意思。如此，無明、行是前世的因，今生投胎第一念的時候就是今生的果。投胎到這一家，父親多少歲、母親多少歲，是這一年春天三月生，三月是半夜子時生，生在哪一省、哪一縣、哪一市、哪一村，張家、王家、李家，就生在那兒，就是現生的果。果中再種因，今生再有什麼所作所為的；現在生招受果，果又有種種的感觸，又作種種善因、惡因，來生再感苦果、樂果，就是這樣。過去的因——無明行，果就是現在世的識名色六入觸受，在這裡頭再生愛取有、今生又種因，來生又受生老病死苦、來世的果。講十二因緣大體以三世因果為正義。過去世的無明——迷惑的心理，就是「惑」；過去生中種種行為就是造「業」；按著過去的作為，今生就受苦、受樂，或是受不苦不樂、無記的感受。不離惑業苦：起惑、造業、受苦。學佛就是這三障。最初遇到佛法：我不信！就起迷「惑」；最初遇到佛法，可能信，不過正在造「業」，在殺豬，或走私、走私安非他命，起惑造業；就受苦。看那大病院，大樓建築的，有一總、二總、三

總，又叫臺大醫院、又叫陽明醫院，裡頭一個走廊完全是癌症的病人，又一個走廊，完全又是什麼病人，就是人間的地獄、在那兒受苦。我們要是沒有起惑造業，苦較比就少了，病就少了，沒有因就沒有果。蓮因寺大眾，我常常說、我並不是讚歎，就是信佛出家，以後修行，八關齋戒、過午不食種種，每天五堂功課，大家都很高興做，做功課就有功德，久久有什麼好處呢、在山間？早起晚睡，過午再不食，大家少病、也少惱，有這個好處。不起惑、不造業，就不受苦；少起惑、少造業就少受苦。惑業苦這三障連著。障礙我們學佛、就是惑業苦這三障。我那時候本來可以信佛，我心裡一點不懂這些，就是起惑造業的時候；以後我想信佛了，在那兒病了，病得要死、在那兒受痛苦，就是苦。如此障礙我們信佛、這三種——惑業苦，就叫三障。「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增福報，普願災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惑業苦是按著障礙學佛說的，叫三障。

四諦：

苦、集  
滅、道

要是對四諦說，無明和行，就是四諦的集諦。惑業是集諦；苦諦就是受苦。進一步呢，我知道惑業受苦，有人勸我信佛，我感到佛法好，想起來過去、我決心迴心向善，以至於依著佛法去修行，這就是道諦。道諦一修，藥到病除、病好了就是

滅諦行相：

滅

盡  
妙

離

滅諦；生滅既滅，寂滅現前，病都好了，就是滅諦。要講流轉門，就是依惑業而受苦，依集諦而招苦諦。惑業集起來的諦，一定早晚因緣果報要受，這是集諦；「諦」就是真實不虛，苦諦就是造業受苦是實在的。轉過來，知道吃冰棒就瀉肚子、肚子痛，痛得要死，以後不敢吃冰棒，夏天很熱、吃一點，不要再馬上吃甜不辣，不吃油膩的、也不吃熱的，冷熱這一激動、在肚子裡，就肚子痛，就不敢這樣吃了，這就是修道了。不敢這麼吃了，肚子就不痛了，就是道諦；苦集都滅了、沒有了，就是滅諦。集諦是病的因；苦諦是病的果；道諦是治病的靈藥；吃下去了、沒有集諦就沒有苦諦了，集諦、苦諦都滅了，就是滅諦。四諦的滅諦，形容「生滅既滅」那個意思：生滅既滅了，滅諦就是沒有我的相，心包太虛、量周法界，無我相、也不勾心鬥角。好比年輕出家到蓮因寺，說賣股票、股票漲、股票怎麼地，根本我們不懂——滅諦。不在那計較上、「滅」。「盡」了，沒有苦了，在病院多少天，病好了、出院了，這太好了！苦盡了。「妙」！這時候念佛打坐，不可思議調之妙！不可思議，那個意境太好！妙、善、善就是好，真善美，心裡寂寂靜靜的、不生不滅那個境界。這時候就解脫生死苦，三解脫門。這是道諦，藥到病除，沒有

道諦行相：

苦集二諦了，滅諦現前。道諦，處事為人，要有康莊的大道，要緊八正道都要正。

道

好比佛門弟子做事要正正派派，正就不顛倒，好比查我的提包、飛機場上海關檢查，

我沒帶安非他命，就正；也不是邪。正而不倒、也正而不邪。八正道就是正見、正

正

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都有「正」字，這個正字，佛門

弟子要把守住。如此，心就在不生不滅，參這一念「不生」，一念不生的時候不生

乘

不滅，心住在真如自性的理上，再念萬德洪名，念念念去，這是我們心裡的行跡，

乘

說是「你在幹什麼？」「我在念佛。」心住在這個理上。我們就住在八正道出苦，

乘這車，說是我們乘的什麼車？TOYOTA的，還有什麼好牌子的，就乘這個車，修

解脫法、行盡苦道就離苦。十二因緣表，底下是天臺宗這麼排，天臺宗確實有道理，

生滅四諦

好！天臺宗說有生滅的四諦，進一步無生的四諦。好比半夜發生疾病了，這就打電

話給醫院，警察派來救護的車，拉著警報、推著擔架送到車裡，就往病院送，這是

苦啊！趕著送到病院，馬上醫生就給治，該怎麼調就怎麼調，藥到病除，或者需要

手術就手術，病好了，回家了，恢復康健了，還可以上班，還可以照料家事了，沒

有病了。苦就是病來了。因為什麼病？就是吃冰棒、又吃甜不辣，這是集諦；完了

無生四諦

就受苦；趕快送醫院，醫師給開刀、醫師給特效藥吃了就是道諦；以後藥到病除了，病好了、出院了，別人來找，已經出院了，就是滅諦。這樣有生有滅，叫生滅的四諦。進一步無生的四諦：「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病來了，疼得要死！送到醫院，醫師要開刀，也是疼！以後藥到病除，都好了、沒有了，再一回想起來，簡直是夢幻泡影。病來了、送到醫院了、開刀了、病好了、出院了，這是無生四諦，生而不生，都是鏡子裡照的人生這些形相、玻璃鏡子照出來的影兒，生而無生。癌症有多少的苦，還有肝病、黃膽病，又種種苦，專科一棟一棟的病房，無量無邊的病、無量無邊的藥，無量無邊的病人在裡頭，這叫無量四諦。講起來，這些病人都像在玻璃鏡子照出來的，真如自性本不動，可是凡夫生滅心在那兒受苦，作而無作、無作而去作，這樣最好不作，回歸到無作就好。說、哪有病？五陰痛苦，十二入——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苦，苦諦講的。五陰十二入，這時候一切病都好了，或者當下一念不生，都是真如自性，五陰十二入都是如如不動的、沒有苦。集諦，無明塵勞——天天勞碌奔波，從早到晚、從月竟年——都是菩提，沒有惑業。「無作」就是：雖然在生死中，念念不生，不生不滅就是涅槃。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我

無量四諦

無作四諦

們這個心、譬如玻璃鏡子一樣，光明照，在這裡照出來生死，知道真如自性還不動。可是我們怎麼受苦呢？我們沒下那個功夫，祖師就可以。祖師在八苦交煎的時候，有祖師、他腿一盤，功夫一提起來，坐坐坐坐：，好了！他的功夫到了，我們沒有這個功夫。祖師有那功夫，功夫一提起來，生死就是涅槃，無滅可證。集諦呢，無明塵勞就是菩提，我不要無明、不在塵勞上勞碌奔波，當下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參這個無生，人人都是佛，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沒有集諦。道諦呢？兩邊：生一邊、滅一邊；有一邊、無一邊，有無；空一邊、有一邊，或者邪知邪見，這時候心裡一轉，都歸作正知正見，都是中正的。邊見、邪見都是正知正見、中道第一義諦，邊邪都是中正，無道可修，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樣再念念念佛，病自然就好。要是生死的俗諦，就是起惑造業受苦；了生脫死的俗諦，就是教它不生不滅、修戒修定修慧，生死就可了。十二因緣大體這麼講就可以了，我們就迴向。



## 解 表 緣 因 二 十

釋 名												
感果名因，助因曰緣。因為能生之種，緣為助生之機，此之十二，總稱感果，互相由藉，故合稱十二因緣也。新譯曰十二緣起，又名十二重城。												
宗 趣												
一、為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令眾生生死) 二、為現在不知何等是我 三、此我云何，我誰所有，我當有誰。(破我執) 四、為除斷、常二見，執無因果。 五、或執即因。(一因、無因) 緣覺有一種 一、聞佛說此十二因緣而悟證者。 二、出無佛世，由春見百花開，秋觀黃葉落，而悟生滅無常，因緣變化，修行成就者。												
順觀：自無明至老死。 逆觀：自老死至無明。												
我執：自無明乃至老死。 法執：自無無明乃至無老死盡。												
死老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入六	色名	識	行	明無	
五蘊身心變壞名老死。	未來世中，受生五蘊身心名生。	來世三有果故名有。	為追求取得樂故，造善惡業，能產生未來世三有果故名有。	自一十歲以後，貪欲熾盛，馳驅諸境，求取諸欲，思必得之名取。	自十五歲至二十歲，於男女，貪損財物勝妙資具之境，深生愛著之心，然猶未遍遍造求也。	自四五歲至十三四歲，領納進、顯、俱非之境而生苦、樂、捨二受，然尚未起貪淫之心。	出胎後至二、三歲，由根塵識合為觸，尚未出三受也。	胎胞漸長，六根具足名六入，蓋六根能入六塵故名，自六七日至三十八個七日，皆胎中位也。	色為五蘊，即是胎胎，名為受想行識，即是胎中之心念耳。自投胎第二念至五七七日之位。	自過去世之無明與行(煩惱與業力)為因緣，而於今年最初投胎之一念名識，識即深念，胎為男精女血和合而成。	過去世由無明生愛，愛即是行，業有善、惡、無記三種。	過去世之一切煩惱，總曰無明。
三世二重因果十二因緣												
果			世來未			在			現			因
果			世來未			在			現			因
苦			業			感			集			流
苦諦			苦諦			苦諦			苦諦			苦諦
無明乃至老死。為苦集一諦。二諦。			無無明乃至無老死。為苦集一諦。二諦。			無無明乃至無老死。為苦集一諦。二諦。			無無明乃至無老死。為苦集一諦。二諦。			無無明乃至無老死。為苦集一諦。二諦。
滅諦			滅諦			滅諦			滅諦			滅諦
十二因緣滅			十二因緣滅			十二因緣滅			十二因緣滅			十二因緣滅
滅壞為死。			滅壞為死。			滅壞為死。			滅壞為死。			滅壞為死。
次第斷故，其法而有老死。			次第斷故，其法而有老死。			次第斷故，其法而有老死。			次第斷故，其法而有老死。			次第斷故，其法而有老死。
必然的結果。			必然的結果。			必然的結果。			必然的結果。			必然的結果。
一 念 十 二 因 緣										二 世	現 代 語 文 註 釋	
(念知念相續)(生死無斷)(又緣性自)										(被我執)	根本迷昧無知。	
因眼見色而生愛，愛即是無明。(耳聞聲亦然) 為愛造業(為願造業亦然)										謂是已有。	謂是已有。	
至心專念										謂已有故，識託其中。	謂已有故，識託其中。	
心念身動										身識和合，名色具足。	身識和合，名色具足。	
六根生貪										六根既具，六入隨生。	六根既具，六入隨生。	
而入六塵										由六入故，觸對前境。	由六入故，觸對前境。	
根塵觸對										由觸對故，便有領納。	由觸對故，便有領納。	
三受俱起										由領納故，心生愛樂。	由領納故，心生愛樂。	
愛著纏綿										由愛染故，周遍追求。	由愛染故，周遍追求。	
求是等法										由追求故，成三有因。	由追求故，成三有因。	
(造身語業)										由造身語業，造因感果。	由造身語業，造因感果。	
次弟不斷										由造身語業，造因感果。	由造身語業，造因感果。	
次第斷故，其法而有老死。										由心理行為的潛在力，投生六道，完成受報之生命。	由心理行為的潛在力，投生六道，完成受報之生命。	
滅壞為死。										老死為受報之生命的顯變上必然的結果。	老死為受報之生命的顯變上必然的結果。	

解 表 諦 四

<p><b>苦集滅道。</b> 四皆審實不虛故名爲諦。又諦者實義、直義、如義、不顛倒義、無虛妄義、不變異義。又名四聖諦。一謂是聖者所見真理故。二依之修行能證聖道故。(法性如月，苦集如雲，道如却除，滅如却已。)</p>	四諦	釋義	行相	因果	示轉	生滅	配合	一貫聖諦
	苦諦	苦以通惱爲義。三界(六道)色心(五蘊)三苦、八苦	苦 三苦、八苦、六道等苦。利那生，從緣生。無主宰自在，常、一，故空無我。	果	逼迫性 (痛性) 汝應知 (痛性) 我已知	(滅) 苦則生 幻，當苦相不空同故。苦可捨 死即涅 榮。	明生死 俗諦	佛性實
	集諦	集以招感爲義。見思惑及有漏善惡業有源不動業	集 業 惑 助 苦	因	招感性 (第四) 汝應斷 (生之性) 我已斷	集則貪 癡等 分四心 流動。 了惑業 緣生無有無量 勞，即 煩惱即 五住。 是菩提 可斷。	明生死 俗諦	佛性實
	滅諦	滅以滅無爲義。惑業既盡，生死已了，故名爲滅。滅有遺無。	滅 即無我之相 苦盡解脫 妙善寂靜 (境)	果	可證性 (和性) 汝應證 (滅之性) 我已證	滅則有 還歸無 空，空量，對 涅槃，無滅可 故不生 法門論 證。 故今無 亦復無 量。 所滅。	真諦	佛性實
	道諦	道以能通爲義。略三學 中一八正道 廣卅七道品	道 根本智趣菩提 (體) 三十七道品方便 (用) 心住理故 修解脫法，行盡苦道。	世	可修性 (良藥) 汝應修 (出世性) 我已修	道爲能 治，惑 門，無量 中，正 邊邪皆 治，易 治，易 爲所治 偏權大 實，無道可 修。	俗諦	佛性實
	他令發心 修諸道品		乘 跡	因	可修性 (良藥) 汝應修 (出世性) 我已修	道則對 治，易 治，易 爲所治 偏權大 實，無道可 修。	俗諦	佛性實
				因	可修性 (良藥) 汝應修 (出世性) 我已修	道則對 治，易 治，易 爲所治 偏權大 實，無道可 修。	俗諦	佛性實
				因	可修性 (良藥) 汝應修 (出世性) 我已修	道則對 治，易 治，易 爲所治 偏權大 實，無道可 修。	俗諦	佛性實
				因	可修性 (良藥) 汝應修 (出世性) 我已修	道則對 治，易 治，易 爲所治 偏權大 實，無道可 修。	俗諦	佛性實

## 生從何來，死將何去——十二因緣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現在研究十二因緣。釋名、宗趣、種類、二觀種種，這先不說。我們從第二格的「無明」、「行」、「識」、「名色」以至於「生」、「老死」這十二種、十二因緣開始。

識

這裡頭先講「識」。「無明」、「行」、「識」，「行」正音念橫，通俗念形。「識」，就是投胎最初那一剎那、那一念心。投胎最初一剎那叫做「識」。按字義，「識」是情識、感情，不是理智的智，投胎最初一剎那，這很妙啊！前生過去了，但有神識，通俗說是靈魂那個心理。今生投生到哪個地方、哪一家、哪個父母、哪時候去投胎，那不是隨便的。投胎到書香門第，很多就是繼續讀書，好比爸爸媽媽都是大學教授，兒子也是繼續讀書。不過也不一定。當年在東北，我看日本皇太子生下的時候，全國國民慶祝，冰天雪地的，滿街是日本人、一對一對地，打

著日本小旗，在街上唱行進曲慶祝。我當時就有這種感觸，那時候我已經信佛了，我就想：這小孩他怎麼生下來日本國民就這樣慶祝？生下來就做皇太子？他要在乞丐家、要飯家，就做個小要飯，幾歲、人就說是個小要飯；生在皇帝家，生下來就是太子。要講起來人間不平，這最不平的事情怎麼能使它平呢？沒法使它平。不要說皇帝，都做民眾，怎麼他生下就聰明？性格就那麼和藹，還那麼勤勉？相貌就那麼俊秀、身體那麼強健？轉過來身體多病、相貌醜陋、命運就那麼不幸，千差萬別，太不一樣了，這是怎麼回事情？以至於人生從何來？死將何去？要是迷茫，心裡就悲觀，感覺人生太叫人不平了，叫人歎息了、發悶了，怎麼好呢？佛就這樣說，教我們瞭解都是因緣所生，不要怨天尤人，這是自作自受，自己作的因緣，自己感得的。然後再教我們體會因緣性空，超出一等，教我們怎麼好好去修行、照十二因緣。

總說，「識」是最初投胎那一剎那。投胎投到什麼裡頭呢？就是男精女血。男精女血沒有神識投胎，完全是廢物。這一投！正是男精女血結合的時候，投胎。最初我聽到這個話，我以為很稀奇；第二念就感覺很骯髒；第三就感覺：哎呀！不應該。

無明

再想想，佛說得對、確實如此。這個神識就是我們的性格，而不是理智，理智都是戒定慧，神識就是情識——喜怒哀樂這些，也是各各不同。今生人之初——最初投胎這個識，它包含前生一切的心理作用。而都不是佛法的作用，都是迷茫、不理智的心理作用，就是「無明」——不明白。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明」正相反，無明。轉過來再說就是愚癡。

普通解釋無明有「迷事的無明」：眼前的境界忘了是唯識所變、因緣所生，這叫枝末無明。事是眼前境界種種；理是根本的理體、理性，忘了真如自性，這是「迷理的無明」。《大乘起信論》說四種信，先信真如，人人本具。真對妄說，對虛妄的宇宙人生說，這是真實的。宇宙人生都是生滅的、變化的、無常的；如是如如不動，正和它相反。人人要信真如。境界是因緣所生；理是因緣性空。眼前酒肉、黃金、美鈔、或是美女，一見到了，「真如」、「因緣所生」都忘了。同學說從齋戒會下山之後，應付不了那些境界。下山到集集、過隧道還可以，到南投已經應付不了，到臺中一換車忘了了，到臺北花花世界更忘。要緊念茲在茲、念念無間，提撕這個才好。修的也是教不要忘念，要念、念這些義理。迷了眼前現實的事相，這是枝末

行

無明；迷理叫「根本無明」。無明，通俗說是迷惑的心理作用，普通說就是惑業苦的「惑」。

「行」呢？由迷惑的心理而發作不合理的行為。好比我青年時候，喝酒我也試驗喝一點看看：苦！並不好。我還是試驗往好的想，都說美酒嘛、醇酒——葡萄美酒鬱金香，再喝也是苦。過去沒有喝酒的習慣，不過別的習慣有時候也迷，比如下棋、打麻將，明明知道沒有意思，久了卻覺得好。再是日本人吃生魚片兒叫「沙西米」，腥腥的魚切成片——生魚片，怕腥弄點好醬油、添上薑，解腥味，也是勉強。魚身上黏黏地，比洗臉盆多少天沒刷還髒，把牠的肉弄來吃、也是迷。有時候迷久了就以為好吃，就像吃蛇肉、吃狗肉那個滋味一樣，久了就無明了、就迷了。迷了就去追求、就去作，就是「行」。再是唱國劇，小孩不懂，到戲園聽花旦、青衣唱，最後這一個韻調唱下去，大家都拍手，也不懂。久久跟著聽，說是懂了，隨著韻調波折，頭也跟著搖、跟著比量，聽得又有滋味，隨著歌曲字義跟著去想，慢慢就迷了、就無明了，就願意打票進去看，耽誤時間、白花錢，看完了心裡亂糟糟，出來電影院或是戲院門口，還有一抹的淒涼，那種行就是由迷惑心理而支配的行為。由前生以

至於前生，多生多劫的心理作用——無明，和多生多劫由無明所支配發作那些行為，而今生投生。

識

名色

投生在這一個地方、這一個父母家裡，最初投胎這一念就是識。識在胎裡就發展，成小胎胞了。最初投胎的時候就是這一念神識，完了精血結合、稍稍再一膨脹、再一長，有個胎胞就叫「色」，有形色了；心識在裡頭、它就起念頭，就是「名」。起念頭譬如「聽！聽！聽！」聽的是什麼呢？保溫杯擱在桌上的聲。這時候心理作用，就說：保溫杯擱在桌上的聲。這一念心就有這些名：保溫杯擱在桌上的聲。「保溫杯」是個名、「桌子」也是個名，「聲」也是個名，種種心理作用都叫「名」。佛為什麼起名叫做「名」呢？破我們執著的。好比舊小說形容女孩子頭髮是「雲鬢」，本來就是頭髮、叫雲鬢；眼睛像「秋波」、眼眉像「初三的月亮」、嘴像「櫻桃小口」；走起來，扭扭捏捏地，「婀娜多姿」、「步步生蓮」。我們就被這個迷了。現在又有現在的形容。我在大岡山上住就遇到了，完全最新式的布料做的，一骨節白的、一骨節黑的，底下還穿著高跟鞋，上面弄個什麼髮型，嚇死人！我早晨四點鐘起來到廁所，朦朦朧朧地還不清楚，要趕快做功課，天黑黑的，我拿著電棒。那時候的

建築，哪有廁所連著房子，都是在院子、離開一點。我拿電棒照著，從屋子臺階往下一邁步，看見這麼一位小姐，彎彎曲曲地、婀娜多姿、還步步生蓮、櫻桃小口，咬一口可了不得，要命！我馬上就要踩過去了，糟糕！腿收不回來了，重心已經過了臺階了，怎麼辦？這時候勉力用後腳一蹬！跳過去了。唉！喘了一大口氣。回頭馬上拿電棒照一照，這小姐扭扭捏捏就往後走，多望兩眼：太漂亮了！那個臺步簡直走起來特別動人心。這一些都是心理作用，都是「名」。男女、連飲食，起個名都叫好聽的。建築公寓都叫「花園公寓」、「白宮大廈」、「羅馬大廈」、「錦華新城」，一聽：不錯！建築又怎麼好、又便宜。都沒有叫「太平間公寓」、「殯儀館大廈」，一叫這個，哎呀！不好不好！所有的心理作用都有個名，眾生就被名所迷了。

佛菩薩的名字，說是菩薩無心、以眾生心為心，叫消災延壽藥師佛、叫觀世音菩薩、叫阿彌陀佛、叫釋迦牟尼佛。我以為佛菩薩大半成佛也起個好名字，算一算筆劃多少、音配合好不好聽，起這名字有好命運。以後看注解才知道，佛菩薩的名字都是隨眾生起的：普光佛、普明佛、普淨佛、地藏菩薩、普賢菩薩……，都是為



## 六人

度眾生而現的名。那名字都好，能啟迷為悟、能開悟的，能離苦得樂、轉識成智。世間這些名字都叫我們迷茫在裡頭。譬如在北方叫生魚片，一定叫生魚片「兒」、叫櫻桃「兒」，吃一口、「吃在口裡、甜在心裡」，種種名都是迷惑的，飲食男女衣服住處、衣食住，一切都是如此。「名色」總說是胎胞大了，裡頭有心理作用就是「名」；有胎胞有形色就叫「色」。

胎胞再大經過五七之後，進入六七就不是個小胎胞了，有眼耳鼻舌身意，變成胎兒了。醫學院同學都看過，胎兒死了泡在藥水裡頭，卷曲在那兒，那就是人生在「六人」的階段，死了泡在藥水裡。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沒生出來叫「名色」，就是胎胞；六根生出來就叫「六人」。

眼耳鼻舌身意叫「六根」，怎麼叫「六人」呢？眼一入色塵、它有習氣就入，入了就被它迷了，理智就被埋沒了。耳聽聲就被聲引誘，就入在聲塵裡頭。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也被它迷了。男女之欲第一是眼、第二就是耳，眼入色塵、耳入聲塵，再就是身入觸塵，就被它迷了。要是一清醒，念一句佛號，體會這些義理，馬上不入，就不至於被它轉；一人就受苦。過去有人在那兒打坐，坐到相當高的程度，

要進入初禪、超過欲界天的時候，欲界天天魔他不願意，好比一塊打麻將，我們不打麻將了、他不歡喜，他來勸我們打麻將。一塊兒喝酒的酒友也是，我們不喝酒了、他也勸我們喝酒。要超過欲界進入色界的時候，欲界天魔他不滿意、他要迷他。這個人在那兒打坐，心要進入初禪的意境了，欲界天魔變成一個美女來引誘，種種引誘，他都不動，還很清醒鎮定，說真如嘛！我的心是真的，我如如不動、不打妄想，還把握正念。等著這個女孩穿著再怎樣動人心的衣服、動人心的跳舞動作，以至於全身都脫了，他一迷、他下座了，下座就跟著轉，這回她躲了，他越追她越躲、越追越躲，他跟著就忘了，拚命去抓，這女孩就拚命地跑，跑了很久、看見一匹死馬，這個女孩是欲界天魔現的，就到死馬身上，這個修行人就和死馬交媾，交媾到極處出了精了，完了清醒過來，一看和死馬交媾，自己嚎啕大哭！懊惱得不像樣。就是眼根有人色塵的習氣，以後清醒後悔了，後悔晚了。所以《菜根譚》說：「以事後之悔，對治事前之迷。」事後的悔恨、懊悔，對治事前的迷惑，這話很好很好。再是花柳病、或是痲瘋病，我曾到痲瘋病院念佛、打七，我一看這次新添一位青年，他們還給我介紹，以後我和他說話之間、他就哭了，就是花柳病變的痲瘋病。就是

## 觸

以事後之悔治事前之迷。不過這還是事修，事修不過也很好了。要是事修再提起理觀——因緣性空，哪有些真的？剎那剎那地演變，這個心是迷惑無明的心，我不聽它的！轉過來我有真如理、真如智，有事修也能提起理觀就好。六根有眼球、耳朵、舌頭條、連身體種種，這叫扶塵根；眼神經、耳神經、鼻神經、舌神經、全身的神經系統，這相似叫勝義根。怎麼叫勝義根？有神經系統才能發揮六入、六根的作用。轉過來但是六種神經系統，沒有扶塵根，勝義根在哪兒呢？勝義根就在扶塵根裡頭。扶塵根它有肉、胞種種，能收入神經系統。勝義根、扶塵根，總說叫六根，它有人六塵的習氣，佛就叫它「六入」，那個意思教我們最好不入、不迷才好。這個名字也是破我們迷執的。

六根觸六塵就有「觸」。六根接觸六塵生六識，根塵識十八界，就像寫生畫的三腳架一樣，架起宇宙人生。如此分析、教我們最好六根觸六塵不去分別。但是分別這是男、這是女，這是在人打瞌睡、沒打瞌睡，不打瞌睡就不用叫；人在打瞌睡就打一下、叫醒他，但可以這麼分別。不能分別：哎唷！這個小姐不曉得多大年歲？是二八年華？是雙十年華？是哪地方美？哪地方不美？是越看越美？這一分別馬上

受

就是觸，一觸就生識。有人晚間在那兒抓蟋蟀，看見一位小姐在那兒走，越看越美，太好了！三個人在那兒抓、就跟她走，兩個走得慢、那個走得快，小姐越走越快，這個人也越走越快，走到眼前了，小姐回頭一看！是個吊死鬼，因為吊死的時候舌頭伸出來，現的鬼樣子還是舌頭這麼長，完了嚇死在那兒。這個意思：六根觸六塵，但理智分別是非，而不起情識、出感情，才好。

按照時間年齡排，「六人」還在胎中；「觸」是出胎了到兩三歲期間。所以人之初，一出胎一降生都那麼哭，就是皮膚還沒有長太好，可是還不至於崩潰，降生下來觸著風、颳得滿身好疼，所以生下就哭。「觸」之後，四、五歲到十三、四歲間是「受」，有感受了，也願意吃糖果，好的願意吃、不好的不願意吃。慈舟老法師的老徒弟很修行，他無意中說：「老法師說，你看什麼可以看，不要分別，尤其看女孩子不要分別醜俊，就好了。」

要是裝瘋瘋癲癲，就裝得一樣、叫人看不出來。還有好多那樣的、最後才說他是什麼菩薩、幾地菩薩再來。老參同學要是來照料初參同學，也得有那個態度、也裝不懂，來幫著聽，聽得比初參還注意、還尊重。不能說：啊！早就講過了，說是

怕、我也不怕，大鏡子怎麼地，我都知道，十二因緣我也知道。譬如我現在要問一問：怎麼叫「不思議的十二因緣」？怎麼叫「不生滅的十二因緣」？怎麼叫「生滅的十二因緣」？怎麼叫「思議的十二因緣」？有同學教理看得很多、就是沒有整理、調整屬於哪一種十二因緣。像《顯密圓通成佛法要》，它都按著賢首五教作的觀想。說是觀想我做不到，可是解也要解到，像學五教的人、或學唯識的人、或修淨土的人，有那高的，你講五教他也懂、四教有時候他懂，那樣才好。

現在十二因緣十二名相的注解，大體都講過。同學要瞭解，「無明」、「行」是前世；「識」是今生投胎最初這一念。前生死了，一口氣嚥了，神識還沒完全走，神識漸漸脫離肉體，完全脫離之後，渺渺蕩蕩地就是靈魂了。它的業力該投生這一家，或者馬上、或是經一天兩天、一七兩七、乃至七七，之後要投生了，這時候什麼也看不見，最初能看見，要投生的時候什麼也看不見、漆黑的一片，但能看見一對男女在那兒。要是自己的業力應當投生為男子，就往女子身上撲；應當投生女子就往男子身上撲。應當投生為男子，見了女子生愛，就往上撲；對男子生愛就是要投生為女子。一撲馬上就是「識」，就投胎。我最初聽佛法講這個，我很楞：

有 取 愛

哎呀！我們是這樣投的胎呀！我那時候二十五、六歲已經很信佛了，還沒出家，我說：哎呀！是這樣投的胎，這可能啊？可是我信佛了，佛說的不能錯。漸漸久久才知，五濁惡世、薄地凡夫就這樣顛倒，識就投胎去了。講不淨觀，這是種子不淨；講十二因緣，識就是這樣投胎，發展為「名色」。再大了、胎胞就是名色；有了腿胳膊、五官四肢就是「六入」，這都是在胎中。出胎到兩、三歲是「觸」；四、五歲到十三、四歲是「受」；十五、六歲到二十歲是「愛」；二十歲以後就是「取」；茫茫人海，眾生勞碌奔波，都為什麼？行菩薩道的也有、自修的也有；而大多數都是為了「愛、取」而去造業，就是「有」。這樣當然來生生死不了，自然有生。

愛取那個「有」就是造的業，無論男女之愛、葷酒之愛，好比喝酒：唉呀！那個好、美酒！吃肉也是。那種濃厚猛烈的心理、怎麼了脫，一定來生有「生」，就像皮球一扔扔到空中，「老死」就要落下來了。生生世世如此，生生世世不了。所以對家庭要迴遠覷破、要看開。我出家最後要從北方南下的時候，父親已故去了，我再三惦念祖母、母親，不能報劬勞昊天罔極之恩。戒兄勸我，他說：「戒兄你要看開，

家庭有時候很奇怪喔！爸爸就是對女孩好，媽媽有時候對男孩好；男孩子有時候對媽媽好，女孩有時候對爸爸好。這有時候不可思議的喲！」那個意思：你要看開放下，為生死、為佛法，你要走，不要惦念才好！我考慮，也有這種情形。以至於有那描寫心理的作用，好比女孩找女婿，就是金龜婿，父親有時候不大是滋味；男孩子娶媳婦也是。轉過來岳母泰山有時候對女婿特別好。雖然這麼說，我們還要盡孝順，諸位在家要是育兒女，也要盡父親的慈悲愛護，可是這裡頭要看開、看清楚。要是自己真正是修行的根機，最好不投胎，也不使人投胎，去修行好。

十二因緣名相意義大體這麼說。底下兩重因果要看出來；還有三世——過去世和現在世、未來世也要看清楚。再就「三障」——惑業苦。凡夫由惑造業而受苦，苦中再起惑再造業再受苦，這三障叫「三道」，輪迴也不息。按四諦配呢？十二因緣和四諦完全一樣，修四諦說是利根三生證阿羅漢；十二因緣是四生、投生四輩人證辟支佛。鈍根修四諦需要四十劫；修十二因緣是六十劫。普通說修四諦證羅漢果，習氣未斷；修十二因緣證辟支佛，習氣都斷。怎麼叫習氣？摩訶迦葉過去好音樂、好跳

舞，今生雖然證羅漢果，別人在那兒奏樂，他不由人也跟著搖搖頭、手拍一拍，再不提撕觀照，他以至於也站起來隨著音樂跟著跳一跳，那叫習氣，可是他心裡一點沒有貪瞋癡，那就是習氣。

無論修哪一宗，就是修六波羅蜜也是由四諦十二因緣為基本。誰都要了生脫死，解脫生死是學佛最重要的、也是最高的目標。自己解脫生死，要和眾生一同解脫生死，就是大菩提心，所以苦集滅道四諦以苦諦最重要，生苦苦，生死之間就是八苦、種種苦，總說是苦諦。四諦從苦諦先下手；十二因緣就找苦諦的原因，指出愛取有，從愛取有下手。怎麼對治？用不淨觀對治、四念處對治，或是禪的意旨：「本來無一物」對治，或是念佛對治，又知道唯識唯心、心裡的演變，這麼對治。按著四諦，「無明、行」是集諦，「識、名色、六入、觸、受」這五支是苦諦。哪兒受苦？就是心理受苦、識受苦，六入受苦、身體也受苦，身心都痛苦，所觸的、所感受的都是苦，所以這五支是苦諦。「愛取有」是集諦；「生、老死」又是苦諦。轉過來「無無明乃至無老死」是道諦。有了無明轉過去教它無，有了愛取教不愛取，要講修行就是根本把它扭轉過來，這都是道諦。由道諦修，苦集都沒有了，苦集是病、



道諦是藥，苦集沒有了，道諦也不用了，就歸到滅諦。所以十二因緣配四諦都相應。

### 一念十二因緣

再是「一念十二因緣」。不但三世，這一念就具足十二因緣。眼見色而生愛，愛就是「無明」；為愛就要造業，就是「行」；這時候至心專念就是「識」；心裡念、身要動的時候就是「名色」；這時候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貪六塵，就是「六入」；六根貪六塵去接觸就是「觸」。觸了對自己心思就感覺樂，不對自己心思就苦，不苦不樂就是捨，起苦樂捨三受，交疊起來無量無邊，萬感交集，心海起風波，就是「三受」。再是，苦樂不一定，善根深厚的同學，拜佛打坐、研究佛學，到了山林道場，感覺這是樂受。轉過來，下流痞劣根性的，他到狗肉店、以至於妓女戶，他以為樂。所以真正苦樂唯心，沒有一定什麼苦、什麼樂。轉過來樂趣越高超越好，陋室銘說是「閱金經、調素琴」，同學要是修養自己，最好發展自己清高、高雅的樂，佛法的樂最好。轉過來，卑鄙下賤那些樂，儘量把它轉。既然起苦樂捨三種受，對於樂受就特別愛著纏綿，就像蒼蠅看見沾蒼蠅紙上那一點點糖。人騙蒼蠅，弄個蒼蠅紙、它不來，就放幾粒糖在蒼蠅紙上，幾粒不多，蒼蠅就受騙，老遠也知道別地方不敢

沾，但沾在那一粒糖上、舔一口，那才有滋味了！舔一口，咍！沒沾上，趕快飛起來，第二口、第三口……；一不注意沾上一條腿，它就拔！拔！拔！再三拔不起來，怎麼辦？再用一腿下去，這一腿再拔起來，沒想到又沾上一條腿。沾上兩條腿更著急，再飛飛飛！不注意翅膀又沾上一片，糟糕！自己也警覺這要死，糟糕！再飛！飛到最後精疲力盡，倒上死了。眾生對紅塵六塵的沾染愛著纏綿、愛取有，也是如此，都在一念心中這麼過。愛著纏綿是「愛」；進一步思得必求，自己非得到不可，就是「取」；這樣就要造業了，就是「有」。在這個過程，這些心理作用生、這些事實在眼前現，就是生。生了之後，這個心理漸漸衰弱下來，就是老。這樣次第不斷往前演變，這個心理停不了，生生不斷就是「生」。一生一滅、一生二滅，就是老死。譬如再好的東西、再怎麼歡喜的，久了就厭棄，眾生心理就這樣。厭棄久了男女就是離婚、就是打。葷酒種種飲食就是吃夠了、吃吐了，或是拉肚子了，那就屬於「老死」。夠了、再不想了，就是「死」；吃得噁心了，或是吃得拉肚子了，就是「老」。這一念心理的演變，就是一念十二因緣。從無明到老死，這一念就具足十二因緣。

過去唐朝的宰相狄仁傑，武則天幸虧有狄仁傑做宰相，才能把住當時紊亂的形勢，還經過一個太平時期，就是狄仁傑的功德。狄仁傑當年不想科舉考試，以後實在不行，要為國為天下，還得接受考試。他就好好讀書、好好修養自己，他去考的時候，路上一個小旅店過夜。那時候旅店只有幾間房而已，這個旅店的主人死了，但有青年寡婦，晚上就過來敲他門、緊叫緊響的。狄仁傑在那看書，預備好好考試，一開看見旅店老板娘很年輕、才二十幾歲，晚間最艷麗的衣服、最艷麗的化妝出來了，在那兒站著緊引誘他。狄仁傑想著：我還要為國家、為民族、為自己的前途，我那能這樣呢？就種種勸勉，她還要引誘他，最初勸勉她不聽，她說：「你要不聽從我，我就要吵鬧說你調戲我！」狄仁傑那是做宰相的人，那不是普通的，就再勸她，以後勸得老老實實的了，回去化妝都洗下去了，衣服也換了，換得很樸素，第二天送狄仁傑往前走，她就很感謝。以後狄仁傑去考試就通過、第一名。這個意思：心裡頭一耍花，就是十二因緣一轉哪！像走馬燈一樣，心裡就迷了，就像調戲狄仁傑的旅店寡婦一樣、十二因緣都有，濃厚的化妝、艷麗的衣服，種種引誘人的言語；狄仁傑把她勸好了，馬上雨過天晴，一切沒有事情，好了！十二因緣這一念就是：

薄祖云：

一念迷

生死浩然；

一念悟

輪迴頓息。

你一念起，十二因緣、八萬四千煩惱都帶起來；一念要是消下去，知道是十二因緣一念心轉變，馬上都沒有，煩惱即菩提，這是最高最上的原理。好比鏡子上照的，人人心都有一面鏡子；旅店的寡婦，艷麗的服裝、濃厚的化妝、種種的引誘言語，都是鏡子上現的相。以後勸好了，她不引誘了、改過了，自己還抱著小孩子很感謝，狄仁傑還是那樣。寡婦的心，在迷惑的時候，就是鏡子現的相；以後打消了，沒有這些，就是鏡子的玻璃。鏡子像和鏡子玻璃完全一樣、二而不二。它一迷的時候，鏡子像和鏡子玻璃不一樣，這個人可能有佛性嗎？他有良知良能，是沒有啊？念頭一打下去，喔！還是有、一樣，眾生都有佛性。那些像都是鏡子玻璃上所現的相；鏡子的玻璃本體——佛性、良知良能的佛性，一收，完全清淨光明、普徧十方。這就是一念十二因緣。這個十二因緣表解，常常看，夾在書裡看、或是貼在書桌前的牆上，我就這麼時常看，我要研究就這樣看看，再把十二因緣名相背下來，久久瞭解。

二世十二因緣

二世的十二因緣，從「無明」就是投胎了；「行」，以為投的這個胎是自己的、就執著，這一執著、自己就在那兒起念頭、起心理作用，就是「識」。胎胞是「色」、

心理就是「名」。二世十二因緣，大體和三世十二因緣差不多。不過二世十二因緣的「無明」是投胎的時候，對父母生愛憎。自己的業力應當投生為男子，就推這個男子，而往女子身上撲。業力要投生為女子，就推這個女子，往男子身上撲。就是無明一起愛憎。無明很淺顯的講就是糊塗了、不明白了。「行」呢，父母的遺體——男精女血以為是自己有的，過去一撲上，就是「行」。這一撲上，識就投在其中了。漸漸發育，有身有識，身就是色，識就是名——心理作用，就是「名色」。佛法都是破眾生迷惑的，以至於佛說的「名色」那個名也是破眾生的迷惑。名是心理作用，而不叫心，就是心裡一打妄想就有名、就有說詞、就有言語，所以心理作用這個心就叫名；身體有形就叫色。名色發展起來，胎胞長大了，現出嬰兒形了，就叫「六入」。就是醫學院同學看到藥水裡泡的，說是幾個月的胎兒，生的時候死了、泡在那兒，就是六根積具。六根起六識就能入六塵。那些夜總會跳舞場，或是餐廳飯館擺的種種，都是色聲香味觸法，引誘眼耳鼻舌身意的。這時候他擺的六塵、我們六根接觸了，就是「觸」。接觸就有感「受」，感受就生「愛」染的心，有愛染心就要求，就是「取」。為了求就怎樣爭取、怎樣執著、怎樣把它得來，就是「有」。如

此種因感果，必有後世。後世生了，慢慢演變，才生下說是嬰兒，到幼稚園又叫兒童、叫少年、青少年，漸漸，壯年、中年、老年，以後就死年了、歸到最後。這裡二世十二因緣前十個是現在世；生、老死是未來世。一念十二因緣，就知道這一念是虛妄的，十二因緣次第不斷演變、念念相續，沒有真正我們所執著的，就是一場空。

底下按照現代語文注釋，我是找梁啟超的、還配點日本的，我請他們看，我問他們、有人說還差一點，我又忙碌，將來最好把現代語文的注釋再好好整理。「無明」怎麼個意思？就是根本迷昧無知。並不是不知道，而是違理強知。就像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那個知。也就是《中庸》「人皆曰予知，軀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這個知，是錯誤的知，世智辯聰、或是巧言令色那種知。「行」就是生活上活動、有行為的意思。「識」是主觀能認識的識的本體，是形而上的識的本體。「名色」的「名」，是心理的活動狀態；「色」，是身體的、生理的現象。或是主觀能認識的識體、和客觀所認識的對象。「六入」是能感覺的機能，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觸」是感覺與外境接觸。「受」是由接觸而生的苦樂感受。「愛」，

由感受而發生愛憎的情感。愛是愛、憎也是愛；愛就願意和、憎就願意離。譬如糞坑、舊式便所怎樣地臭，在裡頭趕快跑出來，「哎呀！可輕鬆一點。」那也是愛——愛離開骯髒的、臭的。「取」是由愛的情感轉為求取的心理作用，也是愛的進一步心理作用，更加濃厚、更加猛烈的愛就是「取」。「有」，由求取的心理發展為行為的表現，就有了、不能空了，表現出來了。茫茫苦海芸芸眾生，都是有。還有，《六祖壇經》有人給六祖頂禮，頭不點地，六祖說是：「你頂禮、頭不點地，心中必有一物！」也就是「有」了、不能空。「生」是由心理和行為的潛在力，也就是一種業力，牽引投生在六道中。一投生就有這一生，完成受報的生命，生命的開始就是生、生命的終了就是死。過程漸漸地，老死為受報生命演變必然的結果，有生必有老死。

再看第一格，釋名。「感果名因」，佛法講「果」我們很明白，那麼「因」是什麼？因能感果，所以叫因。平常譬喻以種子最好；果就是結的果。助因能得果，就叫緣。普通說水、土、肥料、日光，就是緣。好比雞蛋我們為什麼不吃呢？印光大師說雞蛋雖然不是活物，但它有生活物的機，它有生機，不忍把它打破、把它吃了。

緣就是助生的機，普通說機會、機關。譬如說，這個同學參加齋戒會，那個同學也參加，兩人很要好，可是兩人不知道，在齋戒會兩人一碰面，喔！在這兒遇著了，這個機緣很好。有信佛為因，這是因；種種緣就是機會、助生的緣，緣就是助生之機。此之十二輾轉感果、互相由藉，故合稱十二因緣。無明為緣、行為因，感識為果；行為緣、識為因，感名色；名色為因、識為緣又感六入；就這麼輾轉相感，叫做「十二因緣」，這是古譯，鳩摩羅什三藏所譯。玄奘三藏翻譯叫「十二緣起」。有個譬喻叫「十二重城」，這個城呀，一層已經把人圍在裡頭，十二重城更圍在裡頭，叫我們出不了生死的意思。

研究十二因緣的宗旨、趣向為的什麼？

一、為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究竟生從何來、死將何去呢？一研究十二因緣：喔！是這樣，瞭解了！教我們要厭離生死，知道沒有意思。

二、為現在不知何等是我？人都有「我」這個想：我的心理作用、我的主意，我的環境、我……種種。一下把心理分析開了，一念解剖就是十二因緣。好比解剖肉體，心理一解剖就是這些。



三、此我云何？我誰所有？我當有誰？究竟此我云何？空！一場空。無論狄仁傑也好、寡婦開店也好、武則天也好，都成歷史了。現在還有地球人類，還講中國歷史、唐朝實事，等到地球沒有的時候，連歷史都沒有了。這十二因緣就是破我執，我實在是空。我空，真我才能顯現。

四、為除斷、常二見，執無因果。世間人好講：有什麼因果？沒有因果！再就講「斷見」，死了（音「瞭」）死了（音「瞭」）。「常見」就是二十年後還是我。那個意思：死了投生，兩年後還是小孩，二十年後長大、還是我，這就是常見。佛說死了不了，不是斷；也不是常，不一定投生在人。投生在人胎還好，要投到雞鴨、投到豬肚子就為豬，那可不一定哦！無常、也不一定，也能成佛。這是破執著沒有因果、講有因果，不過因果可以變化。還有，講十二因緣但是破迷執——執著我執，觀破虛妄的人生；轉過來，還一樣要孝順父母，好行菩薩道。

五、或執邪因。邪因就是一個因，或是惡因能得善果，那是邪因。好比外道：我給你一點！你就能成佛。那不行！一定把心修得清淨了、安定了才行，十二因緣能一筆勾消才可以。

修十二因緣有兩種類：第一種、聽佛說十二因緣而悟證。第二種，沒見佛，佛已經涅槃，生在沒有佛的世間，但是春見百花開、秋觀黃葉落，悟到天地無常、生滅無常，因緣變化這個理，他才能十二因緣一筆勾、也就是萬緣才能放下而去修行。藉佛說法因緣而悟十二因緣叫「緣覺」；自己觀天地變化、自己覺悟叫「獨覺」。有人說莊子是獨覺，他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這意思和唯識相通。要講起來莊子還要高、是大乘。《中庸》第一章說：「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也是接近「萬法唯識、三界唯心」的意思，都很好很好。

十二因緣觀法有兩種：順觀和逆觀。我人生的痛苦究竟從哪兒來？就是我生了才有我受這些痛苦，未來還有老死。我生了才有我人生的痛苦。我怎麼就生了？我種種一定是我前生有造業。我怎麼造業？我有愛取。為什麼我有愛取？我有感受。怎麼有感受？我六根觸六塵生六識，這樣就因為我有六根。六根是從一念心理、一個胎胞發展的。最初投胎是一念識。一念識又怎麼來的？前生有業力牽引就是行；前生迷惑的心理，看不開、放不下，就是無明。這麼一追究，就是逆觀。順觀，是由無明而有行、有識以至於有生、老死。逆觀從老死觀到無明；順觀從無明觀到老

死。接著破我執、法執。什麼叫「我執」？從無明到老死都是我執。什麼是「我空」？從無無明到無老死都是「我空」。轉過來，一定無無明、一定無老死就是「法執」。進一步，從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盡，法也空了。這時候古人有偈子：

圓觀三世，非古非今，月過長空，影含秋水。

三千世界眼前盡，十二因緣心裡空。

看《教觀綱宗》藏、通、別、圓，一定要明白確定生滅十二因緣和不生滅十二因緣，可思議的十二因緣和不可思議的十二因緣，一定要瞭解這個，很需要。

生滅的十二因緣就是鏡子上所照的相。好比胖太太來燙髮，來燙了就是生、走了就是滅。總經理來剪髮也是來了就生、走了就是滅。這個因緣屬於生滅十二因緣。要是觀到胖太太、總經理，以至於老教授在那兒理髮，他也能感覺都不離鏡子的玻璃，都是一念心所現的，這一念心不可思議，就叫不思議的十二因緣。同時知道這裡頭理髮店的小徒弟弄錯了，要不弄錯，都是建設水月道場，大作夢幻佛事。小徒弟所現的，都是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理。

不生滅的十二因緣就是知道人生這片鏡子所現的一切一切，在本體上、鏡子的

玻璃上，都是不生也不滅，就是不生滅的十二因緣。這也需要瞭解。

同學先把生滅十二因緣確定了，以至於宗旨、名相、義理，先明白三世十二因緣要緊，然後再明白一念的十二因緣。再常常看、再進一步研究。要是由生滅十二因緣研究到不生滅、研究到不可思議的十二因緣，那就是佛法最高超的道理。現在講十二因緣就是一段落了。

一九九六年三月於美邁阿密

## 六波羅蜜

諸上善人、諸位同學：

世間修善、就是善人；修念佛法門，求生極樂世界，見佛聞法、悟無生忍，迴入娑婆、廣度眾生同成佛道，這是諸上善人；我們都是隨從佛陀學戒學定學慧、都是同學。

已經講過四諦法門，普通說是小乘的佛法；再講十二因緣、是中乘佛法；現在要講六波羅蜜，這是大乘的佛法——菩薩的六度。說是「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依本體起智慧，修布施度，度自他的慳貪；修持戒波羅蜜、度毀犯，嚴持戒律，冰清玉白、不毀犯；再修忍辱波羅蜜度瞋恚，度自他的瞋恚；再修精進波羅蜜、度懈怠；進一步再修靜慮波羅蜜、度散亂，心亂如麻，修靜慮波羅蜜，教心裡很清醒，清楚分明，沒有散散亂亂，靜慮波羅蜜；最後就是智慧波羅蜜、度愚癡……。

(錄音換面) 我們是漢民族，深信大乘宗教的民族，一般人接受不上六波羅蜜，唯獨大乘的種族性，才能接受。

布施波羅蜜，布施梵語 Dana，我頭一次到日本，我看一個日本人在街上背個小箱子，是擦皮鞋的工人，他見到我就說：「旦那撒嘛！旦那撒嘛！我給你擦擦皮鞋！」我一聽！在東北，日本人耀武揚威的，現在我們到日本作客，他問、要給我們擦擦皮鞋。我心裡感覺：喔！一切一切真是無常、變化不同啊！在東北聽「旦那撒嘛」就是老爺、你老人家。這一聽日本人對我說「旦那撒嘛」我也感覺很驚奇，我以前還不曉得「旦那撒嘛」，就是從「檀那」翻譯過來的音。

持戒梵語 Sila，就是尸羅，尸羅波羅蜜；忍辱梵語 Ksanti 波羅蜜；精進梵語 Virya 波羅蜜；靜慮梵語 Dhyana，禪那波羅蜜；最後智慧，梵語 Prajna 波羅蜜，般若讀班弱、那是不大很瞭解的，瞭解的都講般若波羅蜜。我過去在臺北蓮友念佛團打佛七，看佛桌前面桌圍上繡的花、繡的字，中間底下是朵大花，上面十二個字：「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佛法大海有信才能入、沒有信不能

進入；有了智慧才能超越這個大海、能登彼岸，一定有智慧才能度佛法大海。說是檀那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布施波羅蜜分三種。第一是財施，眾生需要救度他、需要給他點錢，以至於給他身體的一部份，需要換腎、給他腎，換身上哪一個器官、給他哪個器官，我想有沒有需要給眼珠的呢？這是內財、就是身命；外財是金錢物資。另外需要給他佛法。譬如禪宗，給講佛法，他馬上開悟證果。金錢布施叫做財施；給他佛法叫法施，這又高超。不過要契機，他需要財施我們就財施，需要法施就給他佛法、法施。他需要無畏施，我就說幾句話，教他不害怕。或者我有辦法，給他講一講環境沒有什麼可怖畏的，講了之後他就大膽，看開放下，無所怖畏，這叫做無畏施。小孩兒害怕，媽媽說：「免驚！老母在旁邊，照料你。」小孩一聽媽媽在旁邊就不害怕了，這都叫無畏施。

再要緊呢，眾生都怕死，佛菩薩教我們念佛求生西方，真是深信切願，真能往生西方、脫離苦海，這就希望早一點去好。以至於佛給現身安慰，告訴我們哪一天

能去，我們就是歡喜踴躍，等著往生極樂世界，還著急早一點去好，脫離生死苦海，這樣就無所怖畏，還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理還實在如此。有人對弘一大師說：「您老人家多在娑婆世界、多住世啊！」弘一大師說：「我去去就來。」我去了見佛聞法，馬上證得無生法忍，阿彌陀佛給我說法、觀音菩薩點化我，一點化、我瞭解了，我馬上回來。我需要哪幾句佛法、一點破我、就證得無生法忍，知道諸法本自無生。無生而生，就是眾生的懦弱；無生而生，就應機給眾生說法。

對六波羅蜜說，布施能度他人的貧窮、怖畏，也能度自己的慳貪。持戒能度自己的毀犯、犯戒，要是修尸羅波羅蜜，就度自己的毀犯而玉白冰清，不毀犯。忍，叫作 Ksanti 波羅蜜，能度瞋恚。眾生不好度，我勉強要度他。說是普賢菩薩要度眾生；舍利弗呢、不想度眾生，勉強發心要度眾生，說是：「我是小乘、我要度眾生學大乘。」想一想不敢度，這一天毅然決然下決心去度眾生，這就上街托鉢、找眾生，哪個眾生我可以度呢？遇著個女孩子，十七、八歲，在那兒哭，舍利弗一看很歡喜：遇到眾生可度了，就過去問：「女孩子，妳怎麼哭呢？」她說：「我媽媽有病。」「媽媽有什麼病呢？」「媽媽眼睛不好，必須動手術，換眼



睛、換眼珠子，不然媽媽要瞎眼哪！你說可憐不可憐！七老八十了，眼睛再一瞎，我怎麼照料呢？那都得我給餵呀！這不是很可憐嘛！媽媽那麼大年歲了。」舍利弗一看，好！今天想著發心修大乘法要度眾生，馬上有眾生就來求我度，不過這個事情很難哪！她媽媽有病需要換眼珠子，哎！罷、罷、罷！我就剝上眼珠給她吧！（錄音間斷，見後附註）

不生不滅，有生有滅那是妄想。心裡有生住異滅，身體才有生老病死，以至於一切物質才有成住壞空，連地球、大地也是如此。地球究竟多少萬萬萬年之後，地球也要壞，佛早就說過了。這個地球、大地，佛說有成住壞空四個劫；眾生就是不死，地球也要壞、成住壞空。要想著不生不死，我們早修禪定、智慧，般若波羅蜜成就，我們隨願往生十方世界。這裡頭以極樂世界和我們最有緣，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和我們有緣，我們先念阿彌陀佛、觀音菩薩，求阿彌陀佛和觀音菩薩、勢至菩薩來接引，我們就往生極樂世界。

那麼四正勤，也可以先斷惡、修善，由善的生心、所修都是善法。就度自己惡的生滅心；惡的生滅心沒有了，都是善的生滅心；這時候由善的生滅心再度到不生

不滅的純善，也就是開顯自己的本體。念佛念到一心不亂、參禪參到開悟，就住在不生不滅上，那個不生不滅的心是純善的心。不生不滅就是常，不生不滅中，仰不愧天、俯不忤地，這時候和諸佛菩薩平等平等，這是真正的由度了生滅的惡、改成了生滅的善，進一步度到不生不滅、常樂我淨、真如自性本覺理體，這是常的、這是真我、這是真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十方世界都是菩薩的寶藏、常樂；這是真我，不能說今天這樣、明天那樣，這是真常的，永遠我們的生命的本體，這是真我；這個心不生不滅就是清淨本然、普徧十方。

由惡的生滅、度成善的生滅，這是四正勤：「已生惡令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善令增長，未生善令生。」從這著手呢，在身上要精進，多拜、多繞、多打坐、多念，身精進；進一步心精進，念茲在茲，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的時候，這時候真精進哪！

還有五種精進。下手的時候，就像將軍上陣，披甲戴盔，譬如兵戴著鐵盔；遇著懈怠的事情，我們披甲精進、而不懈怠。再是加功進行，我們天天往前進修，先訂下功課。嘉義有位老居士，一天拜一千拜，以後還能一天拜一千五百拜，有一次

從樓梯上掉下來，都沒摔壞一點，他自己也覺得奇怪，靈感不可思議。再是有懈怠的事，他有勇、他不懈怠、勇敢，有勇精進。再是種種的障礙、他不退，不退精進。這樣精進再精進、一直精進到徹底，沒有休止、沒有間斷的精進，無已精進。

精進要粗淺的說、就是改惡向善，惡的生滅法改成善的生滅法、善的生滅心，進一步由善的生滅心修到不生不滅，心總在善的意境中。精進要緊在身精進、心也能精進；心精進、身也能精進，這是在身口意三業上說。心能精進，嘴念佛就出聲，大家異口同音、像海潮音一樣，一個波浪跟一個波浪。這是由心精進；而口也精進就念佛、身精進也就拜，身口意三業都精進。另外就是披甲精進；加功進行的精進；有勇敢的精進；這麼精進總不退，不退的精進；既然精進而不退了、就無已的精進，念念精進、天天精進、月月精進、以至於年年精進，沒有止息，一直就是這麼精進，無已精進。

要講修布施、修忍辱，以至於持戒，當然需要精進布施、精進持戒、精進忍辱；可是，要是真正精進還是在修定上，要緊是修禪那上精進，念念無間就一直念下去。禪宗祖師說心總在禪上、不動，就像秤砣、或是石頭往水裡扔下去，它一直沉到底，

教它不動。念佛的心，總是在這一直念佛，參禪的心一直在參禪，好比從水面扔下去一直沉到底、沉到不生不滅的心地，那是真精進！

禪，有世間的禪、出世間的禪。要想了生脫死，一定要離貪瞋癡殺盜淫的心，才能了生脫死。要想離欲界，就得離欲，修鍊得離欲了，顏子三月不違仁，佛門弟子練習到三個月心裡沒有欲念，這就是善根發現，功夫也較比緊。進一步再修定功，教欲界的心不起。六道凡夫這欲界天，都是漸漸修，欲念漸漸少漸漸輕，又少又輕微，漸漸減少；完全離欲念了，就由欲界六道的凡夫升到天上，到天上這就有定功，有定功就欲念不起，這是初禪天。脫離欲界生滅的心、欲的念頭而進入欲念不生，這是初禪。

初禪：

離生喜樂地

二禪

定生喜樂地

三禪：

離喜妙樂地

進一步，禪定離了欲界，這境界更好，再往前修定功，定功更加深、欲念更不起。欲念不起的時候，心裡感覺著歡喜、快樂，這是二禪的境界，和自性常樂我淨有些相應的地方。這時候欲念不起，感覺心裡常樂我淨、更樂，身上更覺得舒服。進一步感覺這個樂也是心裡的微細妄想；起欲、禪定就要間斷，不起欲、禪定不間斷。心裡感覺樂，樂也是微細妄想，也不要起常樂我淨的樂，這時候更是真我，

心裡更清淨，本有的涅槃自性都具足常樂我淨。身上再舒服、心裡再清涼，把這個樂的意境也轉過去，常樂我淨就進入淨——清淨的淨了。

這時候離了欲界進入色界，色界初禪沒有欲了，心裡就像了生脫死長途的跋涉、菩提路上稍稍休息一會兒。休息一會兒、就感覺身上更舒服。舒服、樂也不要，不要舒服、不要樂，身上的舒服不去接受、心裡更歡喜。進一步，身上的樂不去接受、心裡的歡喜也不要，這時候就由三禪進入四禪，要在四禪上證四果，更殊勝。

才離開欲界，感覺：哎！佳哉佳哉！累得要死！生滅心天天生，不生不滅的心才摸到一點，這感覺著、休息一下。進一步也不要休息、再去精進。精進，身上的舒服沒有了、不教它起身上舒服的心，那麼心裡更歡喜。這時候就由初禪進入二禪、二禪進入三禪，最後再感覺著身上的快樂、心裡再歡喜，這都是四禪，還不離凡夫地。身上舒服感覺好，身上舒服不要、心裡更歡喜，心裡更歡喜也覺好，這都有點凡夫的心理，所以四禪是凡夫的意境。

進一步教它空。空、而沒空到不生不滅那個意境，就是四空天的意境。這時候

捨念清淨地

四禪：

心裡有定了，是四空天的定，還是心外、見不到不生不滅的本覺理體，沒有在不生不滅心上能用上功夫，這還算是心外求道。

進一步，修定功知道在自己心上修、在心上求；不然就是心外求道、是外道。在心裡求，由這漸漸的，身上樂的感受不要，心上歡喜的感受也不要，這都是凡夫外道的修法；進一步體會到不生不滅的真如自性本覺理體，這是出世間的上上禪。以至於這是達摩祖師給我們傳的、傳到六祖、六祖一花開五葉這種禪，直截了當，我們就依著這個修。一時這個要體會不上，就多念佛，也決定不能錯。說是竭誠盡敬、執持名號，念念不間斷。

至於布施波羅蜜，有財施；法施，他需要佛法，我們給他講講佛法，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進一步，眾生都在怖畏中，要是在怖畏中能布施無畏，就是無畏施。就如臺海兩岸的情形，觀音菩薩這時候能布施我們無畏，念觀音菩薩聖號，念得很好、念到一心、念到觀音菩薩的心中了，眾生都不害怕了，那麼觀世音菩薩可以稱做施無畏的菩薩。

至於戒律，斷惡方面叫攝律儀戒；修善方面叫攝善法戒。攝律儀戒，身口意三

業的舉動行為、我們都攝，教它三業的惡都斷去，這叫攝律儀戒、斷惡。進一步就修善，在三業上起心動念、舉止行動一切一切都是善的，就是攝善法戒。修善、自己這麼修，也度眾生教眾生這麼修；自己修，眾生歡喜，眾生覺得這樣好，才能度眾生。虛雲老和尚的開示錄上說：「我們所作所為的，眾生看得好，就能度眾生；我們所作所為的，眾生還沒點頭，我們就不能度這個眾生。」一定是攝善法，所作所為的都是善法，眾生感覺著好了，我們這才能利他，才能度眾生，就是攝眾生。

攝眾生戒，要是受三皈的居士，在街上看、有人遇著車禍，三皈的居士就去度；要是自己有事，也可以不度，趕快辦自己的，好比媽媽病重、要請醫師。要是受菩薩戒的眾生，遇著有人車禍，必須去救，打電話聯絡警察，或是派車去接、送到醫院，醫師見了給他治療、把他碰壞地方都修整好了、沒有危險了，這時候菩薩戒的居士才可以離開，這時已經度眾生了，度眾生的生死苦，這是利他。

這三聚戒我們都是考驗，不過越是菩薩戒的居士越講究需要利他。久久利他，利得自己都斷惡了、所修的都是善了、都完全度眾生了，由自利而能利他，自他兩利，那麼戒律就持到好處。戒律不能說一持就完全不犯，到二地的菩薩戒律才清淨，

一般凡夫修尸羅波羅蜜免不了有不對的，不對的漸漸修，漸漸教它都對了，有三賢十地種種經過，進到二地的菩薩，這時戒律才完全清淨。

忍耐，他是眾生、我就要忍耐忍耐，他是小孩子、他不懂嘛！那麼我要忍耐。等到我忍耐的時候，不忍耐的心一點也沒有、瞋恚的心一點兒也沒有，忍耐到瞋恚的心都不生了，就是無生法忍。最初是勉強忍、叫生忍；忍到瞋恚心不生了，沒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了，瞋恚心完全不生，沒有自、沒有他的時候，這叫無生法忍。那麼法忍，我依著佛法修，我要勉強忍耐，這是法忍。知道自己的心本自無生，在不生不滅之中再去忍耐，這叫無生法的忍，這是徹底的、能度瞋恚。持戒也是，持到攝眾生戒，要是持到無生上，也能度毀犯、也能度眾生。

毗梨耶波羅蜜，就是由四正勤，進入身精進、心精進。由心精進，最初需要披甲，打佛七的時候，我發願：這七天我要一心念佛、我要受八關齋戒，進一步我要止語、這七天。每天我要一千拜，以至於一千二百拜、一千三百拜、一千四百拜，就是有勇精進。身上不舒服我還要拜、我還要念，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我也看得開、放得下，不管它、隨它去，禪宗有那個公案。最後，念念無間、念念的精進，就是



無已的精進、沒有間斷的精進。這是按著次第說，披甲精進、最初，接著第二、加行精進，第三就是有勇精進，第四、不退精進，第五、沒有間斷的精進、無已，念一直念去、拜就一直拜去，沒有了脫的那一天，總在念念念佛、這最後，這就度了自己的懈怠了。

世間的禪、凡夫的禪，有時候感覺身上舒服；等著身上的舒服不要了，心裡又感覺著歡喜；心裡歡喜也不要了，進一步才進入出世間的禪。還有四念處、五停心觀——多貪眾生不淨觀、多瞋眾生慈悲觀、愚癡眾生因緣觀、多障眾生念佛觀、散亂眾生數息觀，這種種都是對待的對治，說是「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等著「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時候，這是禪宗的禪、就是祖師的禪。普通說祖師禪就像超過如來禪？並不然的，如來還是佛、還是在上。就是如來也示現公案：世尊拈花微笑，大家在座的人：「這怎麼回事情？世尊說法拈花微笑呢？」唯獨摩訶迦葉破顏微笑，那個意思：你們不曉、我才知道。世尊這以心傳心，我的心和世尊心、心心相印。這是如來教導我們的祖師禪，祖師禪、摩訶迦葉還是從如來那兒傳來的。

最後般若波羅蜜，有五種般若。

文字般若，依著三藏經典，玄奘三藏——民族的英雄，他老人家能在唐朝那時候物質並沒這麼發達，自己萬里長征，那時候遇著山上崩開了、水就流過來，怎麼樣再往前前進呢？為的法一直達到印度。見到戒賢法師，玄奘三藏感動得在山門就跪下，這時候不舉足走去，都跪著走，你看三藏求法那種虔誠、那種忍受，以至於到了就那麼歡喜。見了戒賢法師，戒賢法師把所有的佛法都傳給玄奘三藏。在玄奘三藏沒到印度的時候，戒賢法師病、好受痛苦，痛苦到扛不了了，以至於夢見文殊菩薩、彌勒菩薩、觀世音菩薩在空中現身，就說：你過去曾經做國王，現在說你曾經做過國家元首，你一句話說斬首就斬首，說幾個人斬首、就幾個人斬首，那時候你明白佛法、你做國王，造很多的罪業、殺了很多人，現在你要忍受，現在震旦那一方、大唐，有菩薩來求法，你把你的佛法都傳給他了，他再流通，你的罪業就都了脫，你要忍受、不要自殺。戒賢法師見著三尊菩薩、法身的菩薩示現，就決定不自殺。以後玄奘三藏來到，就把佛法都傳給玄奘三藏。玄奘三藏達到求法的目的了，就回國。出國的時候，守關的兵將看見有人偷著要出去，就像現在偷著入境或是偷

著出境，後面一箭射過去，差一點射著玄奘三藏身上。這樣千辛萬苦把佛法求回來的時候，玄奘三藏漸漸接近長安，長安當時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唐太宗聽到了，就派元老的大臣房玄齡去接待，長安城三、四十萬人都出去歡迎三藏回國。唐太宗歡喜得把玉華宮撥給三藏，請三藏在那兒翻譯經典。三藏翻譯經典，有一句、有一字覺得不恰當，這晚間就徘徊走來走去就思惟、徘徊思惟，等把這一個字想好了，翻譯很恰當，再去打坐。這樣玄奘三藏翻譯的經典，我們閱了、瞭解了，不能盲修瞎練，我們一定依著佛法、三藏經典，依著去修，這叫做文字般若。

藉著三藏經典起的觀想，就是觀照般若。觀照這個境界，就是境界般若。能觀照的心、所觀照的境界，心境不二，就是實相般若，就是禪宗說的禪，實相般若。由實相般若為本體，依體起用，應人接物，以至於翻譯經典、講經說法，種種的工用，護持佛法、弘通佛法。這都是本體實相般若，真實的、不生不滅的理、在心中，這叫實相般若，實相般若為本體、隨緣盡分，這樣觀照看一看、那邊再觀照看一看，四面八方都觀照，依體起用配合六度萬行，應當布施就布施、應當持戒要持戒、應當忍辱就忍辱、應當精進就精進、應當心裡要禪定就定下，定慧——禪智兩方面依體

起用應付一切，那麼六度萬行都是菩薩依體起用的用、作用，這是眷屬般若。

最初說是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境界般若，配合起來這些般若都歸做本體——實相般若，由實相般若依體起用、再六度萬行，六度萬行都是菩薩的實相般若中的眷屬，說是大哥能打、二哥能跳、三哥能飛，六度萬行一起用，這是第五、眷屬般若。

研究經典，一定攝心專注的研究、或是聽講，攝心專注的聽，這叫聞慧。由這個起智慧就是聞慧。聞慧之後再思惟，就是思慧。由思慧之後就修行，佛前也好、任何時任何處就這麼修行，就是修慧。聞思修三慧。

進一步，安定在自己一個人用功的時候，這是根本智；應人接物、或是寫作、講經說法，就是權智——權巧方便的智。實智叫根本智；權智是權巧方便的智。二智就是實智——根本智，和權巧方便的智——權智；也叫根本智和利他眾生的智。

那麼般若智慧能度愚癡；有定就能度散亂；精進勇猛就度懈怠；說是人很好、就是常常心裡有瞋恚，那麼就以忍辱度瞋恚；以持戒度毀犯；以布施度慳貪。這樣自度同時就能度他，和眾生廣度一切一切，斷八萬四千煩惱，同成佛道，這就是度他，六度可以度六蔽的意思。今天講六波羅蜜到這就差不多了。

普通說，六波羅蜜又自度又度他，所以是大乘中的大乘。那麼，眾生你告訴他應當怎麼的、他不聽，他感覺他痛苦、有病，好比肚子痛，他才不吃冰棒，知道苦才能修，這是苦集滅道四諦，說是小乘。大乘又能自度又度他，就是六波羅蜜。中乘就是十二因緣，我以為人生從哪兒來？哎呀！這樣不清淨，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我們是這樣生下來，一定要了生脫死，這種生很可恥、也很骯髒、也是很苦啊！這是中乘。四諦苦諦在前，這是小乘。依六波羅蜜度六蔽，這是大乘。普通說是「諦、緣、度」——四諦、十二緣、六度；小乘、中乘、大乘。

時間到了，我們就迴向，我們還是用八句偈迴向。

今天晚上開始做晚課，大家要體會體會蓮因寺的早晚課，明天早上再做早課，大家再體會體會蓮因寺早晚功課。我最初、我在戒期中很覺得好，都不願意出去了，功課很緊、很苦，我反而感到好。以後住在佛學院裡，整天研究佛學，散散漫漫的，也不能隨便去拜佛，也不能隨便晚上再到大殿去用功，還有調皮的同學說：「你賣修行！」那我更不敢隨便光明正大的修行了、偷著去修行。以後離開佛學院，我去親近慈舟老法師，再來到臺灣，我就甚深體會祖師給我們訂的五堂功課要緊！五堂功

課作好了，大家的功課我們隨喜都能作了，作得還好，法器也好、唱念也好，同時這五堂功課都能背下來了；另外再聽講，或者自己再用什麼功，背經、閱經、念佛、打坐、持大悲咒，這些功夫用好了都有法喜、都有禪悅，很好很好！所以，以後我自己創辦蓮因寺，漸漸再有人來，我就從基本這五堂功課、勉勵大家，我也一同隨喜作這功課，很好很好。我們現在就迴向，接著做功課。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附註：智論云：

◎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渡布施河。時有乞人來乞其眼。

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財物者，當以相與。

答言：不須汝身及以財物，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

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腳躪。

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等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而棄又以腳躪，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脫生死。

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直進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菩薩行忍辱時作是念：若眾生來割截我身，我即布施，不令眾生得劫盜之罪。或修忍時因忍說法，種種因緣分別世間涅槃，令眾生住六波羅蜜中。得眾生忍能以身施，是名財施；得法忍深入諸法，為眾生說，是為法施。是二施從二忍生故，名檀波羅蜜。：菩薩修忍，能障諸煩惱。

能忍眾生過惡，能忍受一切深法，後得諸法實相。是時行者心中得是無生法忍，即是般若波羅蜜。

◎不生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一切法不滅故；

不滅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一切法不生故。

六波羅蜜表解

智 慧	靜 慮	精 進	忍 辱	持 戒	布 施	六波羅蜜	
般若 Prajñā	禪那 Dhyāna	毘梨耶 Vīrya	羼提 Kṣānti	羅 Śīla	檀那 Dāna	梵語	
一、五種般若(分類) 二、三慧(因) 三、二智(果)	一、世間禪(四禪—凡夫、四空—外道) 二、出世間禪(小乘禪。大乘禪— <small>如來禪</small> — <small>相續禪</small> )	一、披甲精進 二、加行精進 三、有勇精進 四、不退精進 五、無已精進……(次第)	一、四正勤……(善惡) 二、二種精進 1. 身精進 2. 心精進……(三業) 三、五種精進	一、攝善法戒(修善) 二、攝衆生戒(度生) 三、攝衆生戒(度生) 利他	一、攝律儀戒(斷惡) 自利 二、攝善法戒(修善) 三、攝衆生戒(度生) 利他	一、財施(內財：身命，外財：錢物。) 二、法施 三、無畏施	分 類
愚 癡	散 亂	懈 怠	瞋 恚	毀 犯	慳 貪	自度六蔽	
佛同六令六以苦貧度 果證度修蔽及惱困他						度他	



## 心意識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百法明門論》表解，眼耳鼻舌身意六識，這很容易明白。睡著了眼不看、耳不聽、連心裡都不想了，人怎麼又能活著？第二天早上還起來？怎麼能延續生命呢？知道有阿賴耶識。再是，不由人，我就有這個心念，我就好樂這個、不願意那樣，不由人就知道自己有特殊的性，就是阿賴耶識的種子習氣不同、前生來的。大體大專學生好讀書，尤其像王雲五老先生，前世就是好讀書。還有，太保流氓就好胡作非為，人家側目看一看，他以為留飛機頭髮、牛仔褲、皮鞋多高，他以為這個最好看，都是自己的種子習氣。內心種種個人因緣不同，就是種子習氣，這是在因上說。果上說，因緣果報生在這一方、這一家、家庭裡有什麼人物，都是阿賴耶識——就是果。有因必有果、還能轉過來，果中再種因也能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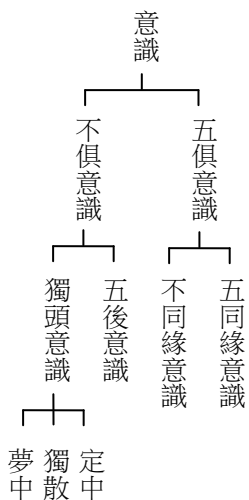
還有，第六意識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不由人就要造惡，扭轉不過來，知道

另外還有個識——第七識，第七識有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這四煩惱習氣。還有，阿賴耶識有交叉的、共同的，比方說現在蓮因寺，就是我和諸位同學共同的阿賴耶識。共同的運命、共同的因，都是好佛學才能在這兒聚會。夜總會或是監獄裡，也有他們共同的運命，阿賴耶識也是。種子有過去生的、有今生沾染的，有本有的、有新熏的。第七識四種煩惱：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人都以為自己好，就是山胞住在山間，那種住法他也覺得我家好，還要回我的家。我癡有我癡的講法，要詳細研究好。

再是第六意識，「諸位聽！」諸位的意識聽我說了，耳識聽。「諸位看！」眼識看天篷，意識想：這是天篷，天篷有壓克力的日光燈，這叫「五俱意識」，和眼識、耳識同時起的。「五同緣意識」，好比意識和眼識一同看、意識和耳識一同聽。「五不同緣意識」，眼識在那看、心裡想別的；耳識聽我打鳴尺的聲音，可是心裡想著明天吃水餃，不同緣意識。「不俱意識」有兩種；「五後意識」，聽了、看了之後想：這什麼意思？忽然間又叫聽、又叫看？然後就想；哦！為的解釋唯識的意思。這叫五後意識，聽完了、看完了就想。「獨頭意識」這太有趣了，還很重要。一個人在那兒打妄

想：哎呀！這麼好！一下打錯了，把人家的腿打一下，這就是「獨散意識」——忘了！夢中亂作的夢叫「夢中意識」。好的是定中意識，定中意識就是慧，內外分明，定不是什麼也不知道，定中意識就是慧，相似的妙觀察智，這最好。

註：



## 唯識所現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佛法講唯識，唯識在哪兒呢？就是，我看這個面，都是唯我意識所現的，蓮因寺這些建築呢，就是我考慮之下、由意識考慮，意識轉妙觀察智考慮：我建築白牆壁、綠瓦紅柱子，教它很清雅，紅柱子都不要太紅、添點黑色，綠瓦也是添點黑色配合上，白牆壁，紅柱子怎麼樣、綠瓦怎樣：，建築出來了，在這裡頭，大家做早晚課。第六意識轉妙觀察智來思惟建築，講經說法也是、辦事也是如此，這裡頭不要執著最好。那麼意識作主——妙觀察智，眼識畫、身識用力、耳識，眼耳鼻舌身，前五識就跟著、由第六意識支配，我也這麼做、你也這麼做，以後建築好了，說是蓮因寺的大殿。前五識，眼看、耳聽、嘴說、身子動種種，前五識轉成所作智，第六識轉妙觀察智。

要一定說是我做得好、我怎麼好，那都不是我嗎？是第七識有個我癡、我見、

我慢、我愛這四種煩惱，都以為自己好。那個黑丫頭、紐約街頭那黑人姑娘，她也覺得她美；西洋人呢，黃頭髮、藍眼珠，老祖母說是像個鬼一樣，她覺得她美。我那時候在東北，見過白俄、俄國人，他們都叫俄國人：大鼻子！俄國人回了一句，他說：你們是小鼻子！我一聽：哦！眾生都有我執，彼此就瞧不起，彼此就罵、彼此就打，眾生就是這樣。都以為自己好，第六識明明知道自己不如人家，可是第七識就有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以為我的好，第七識有這四種煩惱。

那麼第七識這四種煩惱，怎麼修呢？第六意識轉妙觀察智，不聽第七識的：你以為你好？並不好，差的遠！第六意識轉妙觀察智，觀察：哦！我有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這都是四種煩惱、根本的煩惱隨著第七識發作了，我一定謙虛。「謙謙卑以自牧。君子，卑以自牧。」這是易經上說。謙虛又謙虛那個君子：「卑以自牧」，自己低下，自己就像蘇武一樣、牧自己的心。我聽那句很好。再是人物呢，弘一大師，看那個謙虛的樣子；虛雲老和尚相片，真是有無我那個意思；印光大師相片，瞪著眼睛：就一句阿彌陀佛，念好了、什麼佛法都在這裡頭，就像很決定的。印光大師還有幾句話常常講的：「竭誠盡敬，妙妙妙妙！」我那時候起個名叫成空，來到臺灣就另起

個號。弘一大師，弘一兩個字也是號；名字呢？弘一大師名字叫演音——演講佛法的聲音。以後想到取名字叫「懺雲」吧！懺悔雲，自己懺悔自己，給眾生也懺悔、大懺悔雲。《地藏經》裡頭有這麼幾句話。

第七識，前六識明明知道，可是第七識它有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有這四種煩惱常常跟著。發育的年齡，到了相當的程度，熱帶的人發育得早，寒帶的人晚，還有各各人不同，他自然就有欲念，欲念要是早遇到佛法就好了、就對治，就好。要是不遇到佛法或晚遇著了，這就墮落在萬丈紅塵種種。

第八阿賴耶識，投生的時候先來投生；死的時候是最後走。先眼睛看不見、耳朵也聽不見了，嘴不能說話了，眼耳鼻舌身意漸漸都沒有作用了，第七識還在、不能動他，動他還知道，就是安詳的給他送往生，最後第八識再走了，這個人就完全走了。我上回講的生小孩顛倒而生，是頭先生下來的。我說：怎麼叫倒生？老母親說是腳先下來的。普通一般是頭先下來的，叫正當的生。我那時候想：頭先下來，先掉在地下，不把頭先碰一下？完了、說是腳先下來是倒生。這不是顛倒嗎？

這第八識是最後走、最先來投生。按著今生生在哪一國、哪一種族、哪一國、

哪一省、哪一縣、哪一家裡頭，都是因緣果報，變異而熟。好比給我看地理那老先生，他說：法師的命運……。我特意聽一聽他講，聽一聽，很有道理。就是我們的相貌、身體……，一切唯心造，都有唯識的關係。我聽智光老和尚說：你看好了地，先在這地方走幾步，再咳嗽兩聲，看正報和這環境配不配合。我那時候從鵝鑾鼻找地、找到金山野柳，找了兩年才找到蓮因寺這一塊地。我看福州的鼓山，喔！那氣派很雄壯！很好！再就蘇州靈巖山。可是蘇州靈巖山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遭遇塗炭，就有一个人說蘇州靈巖山沒有靠山，沒有靠山、出了災禍，紅衛兵把印光大師的舍利都倒在院子裡頭。人的環境叫依報，正報所依的叫依報；身體是正報。小孩兒從一歲到十五歲是額頭，十六歲以後從這兒下，到下頷六十歲，七十、八十歲往兩旁走。頭幾年我對鄔老居士的公子說：你看！我面上這地方這麼下來了。他說：師父！我看你這麼一下來、我知道師父壽要長。依正二報，山川和我們身體，正報和依報都是相應的。這就是我們的阿賴耶識。

在阿賴耶識上，就有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識、還有第七識。過去北方有一個唱絡子的，就像臺灣唱歌仔戲一樣，這個人本來長得又醜，有人給他化妝，他就說自己

怎麼美，就是第七識：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我慢總是覺得自己比別人好。我愛、就愛惜自己。連手腳、衣服種種，都覺得自己的好。我癡；我見——這就是我；我慢，我比別人好；我愛。就這四種煩惱生生世世不了生死，生生世世常聚在一塊兒。

五十一心所，都是第六意識的。這裡有善心所、有煩惱的心所。煩惱有根本煩惱：貪瞋癡慢疑、邪見，不正見就是邪知邪見。隨著根本六種煩惱又起二十種隨煩惱。善的心所，「無貪」、「無瞋」、「無癡」。好比新來的人，我觀察他有沒有什麼善根呢？喔！他有善根；他不怎麼貪、也不怎麼瞋、也不怎麼癡。有祖師對大家開示：諸位到我這兒，先把貪瞋癡都收拾起來，不教它發作。「不放逸」，不教它放逸，「但念無常，慎勿放逸」。「輕安」，拜佛拜得相當程度了，身上像在空中飄的一樣。要叫我們像六祖那樣搗米，我們就累了；我們拜佛越拜越輕、越拜越輕。再就是「慚」「愧」好，慚愧我這一念起的惡心、或是欲念，感覺染汙了自己；或者又起了一念欲念了，我感覺愧對父母了、愧對佛陀了。慚、愧兩個合著很好很好！所以印光大師就起個別號，自己叫「常慚愧僧」，這個好。「慚」是依自己的力量、或是依佛法



的力量，崇重，尊崇、尊重賢的人、善的事為性。「愧」呢，依世間的人，父母也罷、佛寶法寶僧寶也罷，我覺得愧對，我不做這些事情，我輕拒絕這些惡的事情、暴的人，有這種作用。

## 轉八識成四智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瑞巖禪師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翁」，復自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謾：欺誑也。

過去有修行人常常提撕自己：不要被人騙喔！你要知道喔！再打坐，又叫：主人翁！你可清醒一點哪！不要被人騙哪！以前坐在山上石巖上就常常這麼叫、提撕自己。那一者是自己修行；二者是度化眾生。要是林某人殺張明鳳，或是胡某殺黃春雄，在那時候要是有人提撕清醒、自己提撕清醒，哪有這種事情！時常這麼提撕，我們就警醒。

第六意識警醒第七識，第六意識轉妙觀察智、一提起，第七識醒過來了，第七識當下這一念就是平等性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貪瞋癡三毒俱蠲、四相平等，都沒有了。用功修，最要緊在第六意識能作得主人翁。第六意識能轉妙觀察智、天下太平；不然被第七識迷，一迷都迷了。佛門還有這種公案、說是「五鼠鬧東京。」老鼠成了妖怪，又變大臣、又變將軍、又變皇帝。到了洛陽，牠說自己是皇帝，滿朝文武不知道誰是真皇帝、誰是假皇帝、誰是宰相、誰是將軍了。第六意識要是一迷，被第七意識一執著，那就是五鼠鬧東京，妖怪作了皇帝，主人翁

泯滅了。第六意識要是作得主就是真正的皇帝、真正的領袖、真正的主人翁清醒。用功常常這麼提撕要緊，第六意識要轉妙觀察智。第六意識要轉妙觀察智，前五識就是成所作智。我拜，一定五體投地，身根身識拜、舌識念、眼識看佛像看佛經，前五識一起用功。修行如此，讀書也是如此。別人有女朋友、或隨便不相當地方亂去，我第六識妙觀察智把握得住，我不去，我在這秋窗夜讀、或是瀟瀟夜雨打開功課準備考試，那就好、妙觀察智。前五識，眼睛隨著第六意識看、耳朵聽、舌頭出聲音念，眼耳鼻舌身一齊作用，我就坐在書桌前的椅子、我好好看，看了兩小時、四小時，期考成績單一發，考得很好，就是成所作智，都是眼耳鼻舌身給作的。學業、事業如此，道業也是如此。第六意識轉妙觀察智，第七識轉平等性智，前五識就變成成所作智，第八識就成大圓鏡智。成佛轉八識成四智、平常也是，一念彌陀一念佛，念念彌陀念念佛。不用說當來成佛，現在明白唯識的道理，好好持戒再去念佛，按著佛法這麼作，當下就是轉八識成四智，就得無量無邊的利益。

## 唯識三自性——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唯識，解釋唯識無境，這是很重要的義理。山河大地，連家庭故鄉都是唯識的相、阿賴耶識的相，也是前七識的相，唯識無境。我們以為心外有境、心外有物，唯識講根本沒有這些，都是唯心所現。譬如日本大平首相故去了，大平本人的世界沒有了，他的阿賴耶識變化了，這個世界山河大地還有我們的阿賴耶識支持。大平故去了，他的阿賴耶識沒有這山河大地、換了，這山河大地歸現生的人支持，都是阿賴耶識支持。

再是這個識，按時間性、無始無終；按空間說，無邊無涯。每天的生活一切種種，都是唯識的作用。無始就有它，不是藉著父母才生的，父母未生以前也有我們。也不是主造的。主造的，主是誰造的？是因緣所生的呢，不是土生土長、完了再歸土，不是無因無緣隨便就有，不是自然有的，是依著因緣才有的。同學

忽然一聽轉不過來，慢慢考驗，我們人生究竟是不是父母生才有我們？父母未生以前沒有我們？慢慢考驗、有我們。

人好說：「我就是這個性格」、「我就是這個脾氣」，或是「我好乾淨」、「我好吃甜的」、有人好吃辣的。不但習慣性今生種種的，我就這麼個性格、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是前生的種子、前生熏的習氣，好的、不好的，都是唯識的作用。不由人、我和他就願意談話，不由人我就討厭他，都是前世的因緣。也是習慣、也是因緣。如此，沒有真實我，都是唯識的作用。

因緣所生，好比眼識需要九個緣，八識有多少緣生，又藉四種緣：

因緣所生，譬如我們在佛前聚會，也是唯識所現、所變，因緣所生。過去生中有佛法的種子在心中，這是因緣。種子起現行，現在也感覺佛法好，不然哲學權威學者方教授不能這麼讚歎，佛法還是好、實際的作用，你看佛門那些老人家怎麼那麼長壽，不但李炳南老居士、過去李子寬老居士也是九十多歲，趙恆惕老居士、還有屈映光老居士也是九十多歲，其它各界人士都沒有這麼高壽，還是佛法好。這時候有現行又有種子，種子現行都是因緣。有這念心理落下去了就是種子、

還想來。

這個心理思惟再三還是想去，我想去，看見山中清淨的境界、佛堂的清雅莊嚴，我看見、我聽見、我心裡起心動念，最後圓滿還有餃子、舌識也作用，這樣想就是等無間緣。好比上次寒齋最後圓滿餃子吃完了，一放筷、結了齋，提包下山，一定再來，總合那個心理的集團作用，相等無間，再提起那個境界相等，一點沒有間隔，照樣還要去，就是等無間緣。

還有所緣緣，好比海報貼起來了：蓮因寺有齋戒會，社長發表齋戒會的日期，眼識所看、耳識所聽的，都是所緣緣。所緣，就是所接觸，以接觸的唯識相為緣，所緣就是境界，也可以說唯識相。

過幾天要參加齋戒會，一摸腰包沒錢，社長說：我拿錢！你願意坐自強號、坐國光號，都可以，這是增上緣。

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有時候不由自主，好比生氣控制不住了，明明要控制住，就控制不住，平常多修行、拜佛念佛打坐，有這功夫還好，遇到境界沒這功夫就惹出事了。這些事情都是依他起性，依著因緣所生起，佛法叫依他起性，這意思

沒有真實我、無我。心理作用、物質現象，都是依他因緣所生起，行住坐臥、語默動靜，都是依他起性。

在依他起性中，我們就執著，坐、我要搶個好墊子；睡、我要搶個好床鋪；吃菜、我要搶口好東西、我先吃，這叫徧計執性。

在語默動靜、行住坐臥、生活起居、人事、接觸種種的場合、都是依他起性，要離了徧計執性，當下就是圓成實性，這在佛法上叫三自性。

依他起性是人事、身心世界的事相；徧計執性是我法二執、執著；圓成實性是理體——圓滿成就真實性，這個好。依他起性就是四種因緣所生，因緣和合所生。這裡頭百丈禪師上堂說法：

靈光獨耀、迴脫根塵，

體露真常、不拘文字，

心性無染、本自圓成，

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上堂一說法，當下開悟多少位。「靈光獨耀、迴脫根塵」，根塵都是因緣所生，根

塵相觸生識，眼根接觸色塵生眼識，六根接觸六塵生六識，就是唯識的人生。要是迴脫根塵，知道依他起，體露真常，依著依他起性，知道因緣所生、因緣性空，萬緣放下，根塵都迴脫了，這時候靈光獨耀就是圓成實性顯現，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顯明，就是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在依他起性，執著就生種種苦。依他因緣所生身心世界種種事相，在這裡要是迴脫根塵，離開種種我執法執、執著，當下圓滿成就真實性，就是體露真常。真常、圓成實性這個自性，文字說不出來，以至於經典講、注解注，還是標月的指，不是真實的月。「諸位看！十五的月亮在東山上。」大家要看月亮，要看指頭就錯了。指頭譬喻三藏經典，或祖師的注解、法語，要能觀到自心上，那是真常的自性。心性沒有染汙、沒有偏計執，本自圓成。離了妄緣，當下就是如如不動的自性佛顯現。百丈禪師這幾句法語很著名很著名，能體會，禪的意思明白、唯識也明白、教理也明白，漸漸體會。

依他起性是事相；圓成實性是理體。找佛法在哪兒？就在眼前事相上找，離了偏計執、種種的執著，當下就是圓成實性。佛法在哪兒找？就在當下。禪宗有



個公案，老師父叫小沙彌到山上找藥，小沙彌找了半天找不著、回來了，一點也沒拿回來藥，老師父問：「怎麼地？藥沒拿回來？」說是：「沒有藥！」老師父就訶斥：「哪兒沒有藥！去半天還找沒有，再去！」去了這下好好一觀察，滿山都是藥。這個意思，在事相上要是反省，一切的境界都是治心病的藥，都好！要反省，不怨天尤人，懺悔慚愧、反省自己、反省吾身、三省五省，都是藥。這是按俗諦事相講。按真諦講，反聞聞自性，不離依他起性、不離身心世界，都是佛、都是自性。自性在哪兒找？不是把同學都趕走：你們都走！我要空！就是同學在這兒我就觀察空，這才是真空。就在事相上，滿山都是草、都是藥，滿堂的人、都是真如自性，這都唯識的相，背著唯識相返照自性，當下就是。應人接物應當怎麼做，當下就是。

「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好比同學正埋頭看書，準備考試。一個小姐扭扭捏捏在門口走，她引誘人，刻意把手帕掉在地下，用功的學生不睬，不用功的、這是妄緣了：咦！手帕掉，一定是她掉了。「小姐！這是你的手帕！」「啊！我掉了！謝謝你！謝謝你！」「這沒什麼！手帕掉了我想是你的。」說：「你這位先生

這麼正直，有古君子之風——路不拾遺，我太欽佩了！你貴姓大名？家住哪兒？電話幾號？晚上我請你吃晚餐！」就打電話了、請吃晚餐了。吃晚餐的時候：「你言談太高明，這個人我很欽佩，我還得請你看電影。」要是能離了這些虛妄的塵緣俗緣，就是如如佛。這些緣也是因緣，因我在這看書，她在那路過，這是增上緣吧！我好仁好義，她掉東西我給撿起來，這都無所謂。她要問我住哪兒、電話號碼，這就要避免這個緣，不要告訴她。要太正直告訴她了，她打電話來約，我也不去，離了妄緣，就如如佛。貪如此，瞋癡也是如此，要離虛妄的緣就是如如佛，這是講三自性的意思。

（以下恭錄另一段）

這「三自性」，是佛給我們分析的三種。

宇宙人生、身心世界都是依他所起的，並不是秦始皇想作皇帝，三皇五帝就他一個人，就叫秦始皇，他就作皇帝；這都是當時的眾生業力所感。連史達林也是，並不是史達林把蘇聯一控制幾十年，而是蘇聯人民共業所感、招這麼一個史達林來管。就是一切宇宙人生、一切心理，身心世界，都是依他因緣所生起的，

就是四緣的因緣所生起的。連我現在要講佛法，這也是因緣所生法，我話講到這也是依他起性。就在這裡頭，我們就起徧計所執性。尤其是立法院、是什麼院，這個執著更重了。立法院開會是他起性，我們在這講經、講唯識也是依他起性。好比寫黑板、推我禪椅、招呼同學、打板種種的，開始我一講、講唯識這一段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這個意思，連佛的名號都是度眾生的；佛說這依他起性，就是要破眾生的我執、自我的執著。所以佛說都是依他因緣所生起的，不是自己想怎麼的就怎麼的。所以這個世間、這一念心，好比這一念心，我在這講佛法、大家又聽佛法，聽了瞭解了：轉八識成四智，因緣所生法有四緣，現在又講到三自性，沒有真正的自我。一切事物物、身心世界，都是依他所起的。就在這依他所起中，眾生就起徧計所執性；從早到晚，一切一切都是依他起性；就在依他起性中，這種種的身心世界，要是沒有徧計執性，當下就是圓成實性。

圓滿成就真實性；普徧計度所執著的性；依他眾緣和合唯識現、依他眾緣和合才生起的——這是依他起性。佛說這三自性，叫我們瞭解：宇宙人生、一切一切都是依他因緣所生起；可是，我們在這裡頭受苦、六道輪迴呢？都是由於我們的

徧計所執性。我們要是在事事物物、從早到晚、從月竟年、從生到死，以至於生生世世，在這依他起性中，都遠離徧計所執性，當下就是圓滿成就真實性。佛如是為我們講三自性。

## 唯識與禪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唯識宗是佛說的各宗之一，算是大乘。小乘有時候但講到第六意識，不講第七識、第八識；大乘講八識。要說呢，禪宗也算是唯識。

「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覺，此是剎塵佛，一路涅槃門」。這麼看、那麼看：街上種種的熱鬧場所，跳舞場、燈紅酒綠的地方，都是心往外走。心往外走就惹出不少的亂、痛苦人生。轉過來，背塵合覺，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背塵；合乎覺性，就是反聞聞自性。塵都消滅了，但有自性，反聞聞自性，性要是圓成了，性成無上覺，就成佛了。此是剎塵佛，一路涅槃門。基本修行方法，就是背塵合覺、反聞聞自性。所以，佛門弟子有時候走到街上、大庭廣眾中，眼識要收得住才好、收住眼神。用功的時候，眼觀鼻、鼻觀心。

沙彌十戒、菩薩戒先戒殺，要度眾生，殺生最違背菩薩戒、最違背度眾生出苦

的。要是出家的戒呢？第一是戒淫要緊。最重的戒也是殺盜淫妄。次要的戒就要戒手淫。西醫講手淫是慢性的自殺。再是精液要是不外流、就往五臟六腑去，以至於到筋骨去，骨髓都充滿。要是精液往外流，都枯了、骨頭都枯。要是往內走，久了以至於將來火化都有舍利；要是往外流就是骷髏骨、稀疏的。再是，精液不流、精神能飽滿，很重要的。所以，最重要的戒是殺、盜、淫、妄；在自修的戒可以說是淫、殺、盜、妄。次要的、第一不能犯手淫，不能特意去摸觸女眾這意思。以至於迦葉尊者過去生是王子要出家，夫人也贊成，兩人都修梵行。有百步蛇上床了，王子那時候在睡覺，夫人趕緊過去，百步蛇上床了。他說：「妳怎麼推我？」她說：「因為百步蛇上床了。」他說：「我們講了嘛！無論有什麼事情、任何事情，不能彼此接觸。」王妃就很欽佩、很讚歎。

還有呢，一切唯心造，越想自己越美、越想自己越美，電影明星取個名字叫十八子姓「李」、又「麗」、又「華」，叫李麗華。過去我小孩的時候，有個明星姓胡，起個藝名叫「蝶」兒——胡蝶兒。小孩呢，在小學時候把同學得罪了，他在我俗家門口電線桿上，寫個「大王×××」第三字第四字免講了。我一早起來看了，我就氣了。

那麼，畫個人，幾筆畫畫……，畫個人在跳舞。眾生隨著那個相、形相相的「相」就起顛倒見。寫個「大王……」還有兩個字，這一看就氣了；要是畫一個明星，就執著了。再是，我頭一次到美國、五十九歲的時候，在紐約街頭，老遠看一個小姐，穿著高底兒的鞋，並不是高跟鞋，全底兒都高。那時候正是越南戰爭，流行越南式的大褲子，像傘一樣、像喇叭一樣，老遠飄飄蕩蕩的走來了。上身呢，穿小小半截袖的襯衣，頭上挽的扭的，面上也擦的。不過好好一看，是個黑人小姐。她自己以為自己美，也是扭扭捏捏的。人都以為自己美。黑人以為黑人美，白人呢？老祖母那時候說：黃頭髮藍眼珠子，活像個鬼一樣。現在受西洋人的西化了，也是看得美，不叫黃頭髮、叫金髮；藍眼珠子呢，小孩那時候就聽說「碧眼兒」。眾生都以為自己美。我在大岡山上住，那時候四十年前，還沒有流行到屋子裡頭有廁所，在院子老遠弄個籬笆。一早我到院子去小廁所。早晨矇矓矓天不亮，我邁腳一看！前面是條蛇。我那一隻腳已經伸出去了，後腳就用力量再一下跳過去了，好險！沒踏到。要踩了、牠回頭咬你一口，就糟糕了。可你在街上要是遇著小姐了，你碰一下她，她要回頭，就不知道這是百步蛇啣！

同學要警覺。

這一戒要是持好了，先證破身見，不以為自己的身體是身體，也不以為他們的  
身體是身體，就是五臟六腑眾緣和合唯識現，骯髒的，吃了拉、喝了尿。好比以前  
舊式廁所那個味氣，尿得那個騷，拉得那麼臭，上廁所那個聲音哪！「漣漣漣漣漣  
漣漣漣、咚！咚！咚！咚！」髒死了。人就是這麼個東西。還有，同類，白人看白人好、  
黃種人看黃種人好、黑種人看黑種人好。我差一點踩著百步蛇、把我嚇了一跳，早  
晨拜佛心中都還想著百步蛇，從生沒看過那個樣子。早晨有山下的人到山上挑柴、  
打柴。那時候我臺語已經講得很好了，我就對他說：「我早上險險踏到一條蛇，一節  
白的、一節黑的。」就像過去穿旗袍一樣，扭扭捏捏的，小眼睛叫「秋波」，秋波還  
扭頭回頭一看，嚇死人！他說：「法師！你還小心啊！牠有公有母，要是有一條公的，  
一定後面還跟個母的。」我從那兒就開悟了：什麼都有公母，連蛇還有公母！猴子  
又調皮又搗蛋的，人要是長得像猴子樣，猴子也有公母。豬呢，留著小辮子，兩個  
大耳朵，肚子一走、東晃西搖的，腳上也是蹬的高跟鞋，說話的聲音嬌嬌捏捏的。  
公豬看母豬好；母豬看公豬也好。所以同學信佛，要想出家，第一要把這一關打破。



就是不出家、在家，有佛法，也是甘露水。欲火燒身哪、身體不好；要有不淨觀，要明白唯識所現，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達摩祖師見梁武帝，梁武帝說：什麼叫第一義諦？你是西來的祖師，什麼叫第一義諦？達摩祖師說：我不知道！什麼叫義諦？離言絕相，哪有第一義諦、第二義諦！達摩祖師這麼說，梁武帝也是不曉。達摩祖師一看機緣不到，就到少林寺去面壁。皇宮晚上華燈初上，梨華園滿開的，懸燈結綵、歌舞管絃，皇帝每天在梨園裡聽戲，國家一興、國家一亡。國家一亡呢，明末崇禎皇帝，國家亡了，自己的公主不就要被人污辱嗎？先拿劍把自己女兒當面一劍捅死。我就感覺：唉呀！世間的富貴榮華，轉過來呢、就是種種的災難，世間很痛苦啊！

還有呢，講起來不淨觀，小孩兒不懂，漸漸大一點，八、九歲、十歲漸漸懂：人生的時候，還是顛倒生的。鄰居有個太太生產，好幾天生不下來，我那時候已經有二十二歲，我也不懂，生不下來就生不下來。母親老人家就說：哎呀！苦死了、苦死了！找死罪、找死罪的！說是在床舖上滾、這孩子生不下來。我看都是淫欲的果報。又過了幾天，嫂嫂去看，回來說：生下來了，還是倒生的。這一句我就不懂

了。就像禪宗說一句打禪機、不懂！我就問母親：怎麼叫倒生的？母親說：倒生的腿先下來。啊！我說：人生下不是像降落傘部隊一樣，從飛機上降落，都是腿先下來的嘛？說：不是，頭先下來。這不是顛倒嘛？所以骷髏圖這不淨觀，我在東京日本最大的書店、七層樓，買的。回來我看很好就再印，照這個作不淨觀很好，這是對待的對治。弄個電影明星的相在那兒掛著，掛——掛——掛到電影明星八十六歲了，胡蝶兒死在紐約，八十六歲死了，那時候是第一的電影明星、死了。達摩祖師根本就示現面壁，和梁武帝一談，機緣不到，達摩祖師就到少林寺面壁。面壁那個壁，並沒有電影廣告。那個壁是平平坦坦的、潔白的白壁。一者壁上沒有畫、這些人物；二者沒有鼓窟，平平坦坦的、也就沒有生滅，不生不滅的心。

達摩祖師在那兒面壁。二祖過來頂禮，達摩祖師沒睬他。包個紅包吧！送上去。初祖也是頭都不動。雪緊飛緊下，找個柴刀把胳膊打斷。先供養可口可樂也不樂，再供養紅包也不樂，以後把胳膊打斷了、供養上，這時候達摩祖師這才回頭看看，說是：仁者這樣的苦心為法，為的什麼？二祖說：「弟子心不安，怎麼好？」達摩祖師說：「你把心拿來，我給你安。」二祖一聽！一觀心：現在心剎那變成過去心了，

未來心變成現在心了，現在心變成過去心：，就這樣：現在、過去、過去、現在、未來……。禪宗還有個公案：在禪宗一代大師的寺院外面有個小店，有個老婆子在那兒賣餅。有個禪和子作的《金剛經》講義——青龍疏鈔，預備出去和諸方見證，那意思：我很會作。去參方看一看，這時候走得餓，遇到老婆子，就說：給我點兒點心，我點心、點心！婆子可能是菩薩示現的，她就知道，說是：你擔的是什麼？擔的我作的青龍疏鈔。菩薩說：喔！你作的《金剛經》的青龍疏鈔啊！那我問一句：「《金剛經》裡頭有『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你點哪個心？」作者說不出話來。我看那婆子是菩薩示現的。那個意思：沒有真正的些心，都是妄心、生滅心。生滅心生滅生滅：，從早到晚一直生滅，有時候心裡還有事情睡都睡不著、這個生滅心。往哪點？點什麼心？弟子心不安，你拿心給我安，一找過去、現在、未來心：，弟子覓心了不可得。達摩祖師說：吾子汝安心竟。你覓心了不可得的時候，我把你心就安好了。這是禪宗著名的。

唯識以後都歸到禪宗，參這個唯識性。天臺以後都歸到念佛，念佛宗。接著也可以禪淨雙修。覓心了不可得，哪有妄想心？但有無量光明的心、無量壽命的心。

說到極處，若七日一心不亂，得了一心不亂，就歸到一心，千念萬念歸到這一念，這一念還了不可得的時候就了生脫死了。廣欽老和尚圓寂前，我去拜見他老人家，老人家在那兒徘徊走來走去，說「不去亦不來！」。佛也這麼說、菩薩戒也這麼說，大乘經典好多這麼說，不去亦不來。「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中觀論》第一句就是不生亦不滅，要緊在這。

再不然，早晨念楞嚴咒降伏欲魔，楞嚴經就因為摩登伽女，她用魔法、魔咒迷阿難尊者，佛就念楞嚴咒，派文殊菩薩救阿難尊者回來。救了阿難尊者回來，就給大眾說法：你這個心那處是真心？七處徵心都徵不到真心，阿難尊者聞法大徹大悟，就感謝：「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所以早晨就訂的持楞嚴咒先降欲魔，欲魔一降，八萬四千煩惱都跟著謝下去了。

## 四依四不依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依法不依人

四依四不依：

依法不依人。我們一切一切依著佛法，佛法是聖教量——聖人所教我們的量法。

佛法是佛說的、一定不錯，我們一切一切依著佛法，這是依法。不依人也就是不依我們。凡夫是依人不依法；佛、菩薩以至於歷代高僧，都是依法不依人。法是最標準的、佛說的法；人是我們，也就是自我、我執。依法不依人。

依義不依語

依義不依語：說「真空法性如虛空，常住法寶難思議。」又說經典是標月亮的

指頭；法性、禪旨是所指的月亮。經典法寶是能指月亮的手指頭；而皓月當空的月亮是所指的月亮。如此，三藏經典是標月指；而所指的禪旨、不生不滅、空有不二、那一念法性、皓月當空的法性，那是法寶——這是「義」。你但說「依法不依人」，可是解釋錯了！或「依義不依語」，有時候學禪宗，學的口頭禪，一拍「啪！」：「就是

這個！」他也不知道是哪個。那個意思就是標月指所指的：皓月當空的月亮，這個不生不滅、空有不一、本覺理體，光明磊落、無量光明無量壽命這一念心，這是「義」。「語」，就這麼說了半天自己都不明白。這是依義不依語。

依了義

不依不了義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好比最初佛說法，可以到街上托鉢，好比在泰國都托鉢，可是以後托鉢托成葷的了。那麼我們還是要依著大乘經典《楞嚴經》、《金剛經》、《法華經》……，大乘經典都是不讓我們吃葷，這是徹底的。說別人布施，不是自己殺的肉，買來的，可以吃，這是不了義的。說自己不殺，根本也不是肉，才可以吃，這了義的。說自己不殺、別人殺的，可以買來，是哪地方郊遊，大家去烤肉，還說吃的是三淨肉，那不是了義的。那麼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

依智不依識

最後，依智不依識。「智」是辨別應該作不應該作的；「識」都是分別人我、分別憎愛種種。智是分別善惡，分別空、有、空有不一的，這是智；識根本就是執、執著的，分別人我、貪瞋的。大家記住，八識修行、先轉第六意識為妙觀察智，不要依著六塵起識就染汙了。轉過來三自性中，在宇宙人生、身心世界依他起性中，遠離偏計所執性，當下就是圓成實性。「眾緣和合唯識現」，就是因緣、等無間緣、

所緣緣、增上緣，一切事事物物的善惡都是眾緣。眾緣，好比我過去但觀想死——不淨觀、骷髏骨；現在還想這個「老」。老，過去那些電影明星，三十年、四十年前的電影明星，香港有一個李麗華，還有一個叫尤敏、連日本都有名，要是死、變白骨了，這還可以；沒有死，已經變得不像樣了，可以說「奇醜」！佛示現悉達多太子遊四門，就是看老病死的苦，就感覺依他起性，沒有真實的意思，就是老病死這些。死了沒有了不要緊、它老呢！現在好比這個人還年輕、二十幾歲，過幾年就是三十幾歲、四十幾歲、五十幾歲：八十幾歲。有時候再看看病，病院中的病房都有個味氣，一病就骯髒了。再是，再好的、再美的，老的、病的就沒有意思了，都是無常。所緣的緣一切一切都是無常苦空。這是依智不依識。智，一看究竟這些人都是老病死、很快，可是凡夫就執著當前這一念。當前這一念，我就品驗《菜根譚》上說的：以事後的悔、對治事前的迷。這是研究佛法這麼講、就是如此。所以，凡夫這個境界很重要，就是所緣緣很重要，我們在山間，有講堂、就講佛法，有齋堂、是吃的素菜素飯，還打板都過齋堂。不像都市裡，聽的歌曲種種的、卡拉OK餐廳……；一上都市，那個廣告一看都是造業的廣告，境界就被它轉過去了。我們在山間，中間還是佛殿，這個境界好修行。

## 唯識五重觀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遣虛存實觀

再介紹唯識的觀法：唯識五重觀。怕初聽同學不瞭解，我淺淺的說。

第一、遣虛存實觀。「虛」就是徧計執、執著。怎麼虛呢？好比林某人殺張明鳳、又是胡某人殺黃春雄，要殺的時候瞪眼，非把他殺了不可，殺了再分屍，過一天後悔了，再過兩天要自首、又不敢自首，東躲西藏，最後警察抓到了，嚎啕大哭，悔之晚矣！這不是虛妄嗎？哪有真實我！其他小事也是，好比不犯手淫的時候想犯手淫，犯了手淫又後悔了。這不都是虛妄的執著嗎？知道魚肉炸的、冰淇淋吃到肚子裡要起物理化學作用，要拉肚子，明明知道不好，遇到了非要吃不可，拉肚子就後悔了，蹲在馬桶上，咬牙切齒、肚子絞勁的疼：哎唷！再不敢吃了！決心再不敢亂吃。要吃的時候決定吃，肚子疼的時候、決定再不吃了，這不是虛妄的執著嗎？如此，虛妄的執著遣出去，存實事實理。實事，穿衣吃飯生活



起居都是有的，這都是事相，這裡頭我不執著，當下就是真實理。禪宗祖師說：終日吃飯沒吃一粒米；終年穿衣，沒穿一絲縷。那個意思沒有執著，六根對六塵不觸、觸了絲毫不執著，那就是一點也沒有。終日吃飯、終年穿衣是事；終日吃飯、沒吃一粒米，終年穿衣、沒穿一絲縷，就是沒有執著了、當下就是理。人生的實事、實理，兄友弟恭、孝悌忠信儘量保存，這都是事；理，我應當做，沒有我能做、我做得好、我做得高、我比他怎麼……都沒有這些，同時我還做，離開偏計執。唯識五重觀第一重、遣虛存實觀，事是依他起性，理是圓成實性；遣的虛是偏計執性。

第二、捨濫留純觀。我二十幾歲信佛了，俗家大哥二哥兩人有五六個孩子，我要勸人信佛，我就用這種辦法，我從街上買點芒果、香蕉、巧克力糖……，回來我叫門，他們在裡頭跑出來：「叔叔回來了！叔叔回來了！」給我開門了，看到我拿了糖果種種好多一包，都要動手搶。我說：不可以！還沒敬佛祖，要有禮數！我拿到佛前一供，說：「拜三拜就給分！」有條件的。他們五個人站在那兒，北方天冷，紮個小辮子、鑽天錐，都不動了。將軍了、這事情不好辦了，我就把糖果放在墊子上，放了五份。我說：誰拜下拿起來就是他的。這下計策太好了，放在

眼前你拜吧！為五斗米就折腰了；為糖果就屈膝了，拜下去了。「五體投地，腳翻過來，臀部落在腳上，兩肱開開，手翻過來，頭面接足皈命禮。眼睛睜開，不睜開上火，睜開去火……」這都是那時候練習的。要起來的時候，這幾個都起來了，那個起不來了，我想大半是痛哭流涕的懺悔呀！這小孩最有道心了。我說：怎麼不起來？起來吧！人都起來了。一看哪！趴在地下，口水一直流，地下都是，拜墊也是，嘴邊還流口水，起不來了。正拜的時候，就想糖果：薄荷的、有辣味，酸楂的、有酸味，香蕉糖果有香味，巧克力還有西洋味，太多太多味了，一想、流口水。就是圓滿日吃餃子，過齋堂止念供的時候慢慢念，念的時候也流口水。就是境界濫心。「濫」是境界，糖果放在那兒就是境界；「純」是心，心本來是純的，境界給攪擾的。吃糖果如此、小姐在那路過也是如此。他拿著手帕送給她，她特意裝模作樣引誘，這個境界在打坐拜佛的時候，它就氾濫我們心，叫心不能純、不能淨了。所以，捨濫留純，在打坐修正觀、修唯識觀的時候，念佛也是一樣，都是相同的理，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把所有塵緣的境界捨去，留清純的心，就好念佛了。

第三、攝末歸本觀，「末」是見相二分，就是心和境。不但境不要，連由境起

#### 隱劣顯勝觀

的心也不要，先捨境、後捨心，再捨捨、再遣捨。如《圓覺經》先離境、次離心、再遣離，最後遣遣。不但境——相分不要、見分也不要；歸本——歸到自證分，還就是真如自性上，不生不滅。枝節都有生生滅滅的，本是不生不滅的真如自性、也叫真如。不是虛妄的，就是真；不是散亂的、生滅的，就是如，如如不動的。攝末歸本，這是第三重唯識觀。

第四、隱劣顯勝觀。喜怒哀樂之未發調之中；發而皆中節調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調之中，這個中是殊勝的。發而皆中節就是事都中節——合乎節骨眼兒，合乎仁義理智、合乎禮貌、合乎人情；喜怒哀樂之未發調之中就是勝。發而皆中節調之和，事是和。喜怒哀樂、離合悲歡種種心理的作用，都不要，劣、不好。用功的人，我觀察慈舟大師和倅虛大師，笑、不像我們笑得停不住了，像小孩子一起笑，撓一撓更笑，沒有那樣；也不能哭得難過要上吊，有哪個老法師上吊？也沒有那麼哭的。沒有那些喜怒哀樂。這些喜怒哀樂都是劣；保持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那才是殊勝。八風吹不動，那才殊勝。修行要隱劣，要顯勝——就是明明德的意思，勝就是明德。劣就是憎愛

恩怨貪瞋，再是《百法明門論》中所有的心所。連講的真如，《起信論》說還是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最後遭到不可再遣了，真正的真如顯現，說的真如還是劣，真正的真如才是勝。這個劣是標月的指頭，說的真如、講佛法，不是最好的嘛？比罵人、比無謂的好得多，而這還是劣，真正的月那才是勝。所以真正打坐不想那些道理，不要扯葛藤，真正好好老老實實的念佛，當下就是大圓鏡智、大圓滿月。隱劣顯勝，勝也可說是真如自性、圓成實性，名字不一樣，實際心的自性是相同的。

最後，遭相證性：遭唯識的相，證唯識的性。達摩祖師面壁就是遭相，所有的一切相都遣除。譬如真正用功，不但世俗的相遣了，連佛法的相也遣。我就是盡心盡分，佛法要是該斷絕的時候，我就賣了命也沒辦法，連佛法也是眾生相、法門的相；證真實性，人人都證真實性也就可以了。唯識相是生生滅滅的；唯識性是不生不滅的。達摩祖師就是以面壁的相，示現遭相證性觀那個意思。

五重假識觀

一、遺虛存實觀

虛——遍計執性  
實——依他起性  
圓成實性  
三自性

二、捨濫留純觀

濫——境  
純——心

三、撮末歸本觀

末——見分、相分  
本——自證分

四、隱劣顯勝觀

劣——心所 (五十一心所)  
勝——心王 (八識)

五、遣相證性觀

相——依他起  
性——圓成實

## 《百法明門論》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 心所要義——調心的法寶

普通說，經律論和戒定慧：經中所說的多分都是修定的；律藏多分講怎麼持戒的；論，像《百法明門論》就講修慧的。大體如此說，也不是一定論但修慧，論也需要修定、也需要瞭解。

行捨：  
精進三根，  
令心平等、  
正直、無功用  
住為性；  
對治調舉，  
靜住為業。

百法五十一心所，善的心所有十一個，其中「無貪」、「無瞋」、「無癡」，過去有一位祖師，在叢林做方丈，來參學的一下來好多，這位祖師就說：諸位到我這，要無貪、無瞋、無癡，把三根本煩惱放下。

要修定功，「行捨」——行蘊的捨很重要。行蘊，色受想行，五十一個心所都包括在行蘊裡頭。行蘊要捨，捨了又捨，就是萬緣放下又放下、再放下，這才能精進三

不害：  
於諸有情，  
不為損惱，  
無瞋為性；  
能對治害，  
悲愍為業。

根、令心平等、正直、無功用住，不念而念、念而不念。

再是「不害」，善法十一個，最後是不害，那是修菩薩道、處世為人的基本，沒有一點害人的心，最要緊！受菩薩戒需要這個，處世為人也需要，沒有陷害人的心。

「慚愧」呢，依著自己、或是依著法——佛法。那時候，高雄菩薩戒會來供僧，給我個紅包，上頭寫的：「佛法長城，唯僧是賴。」那個意思：佛法長城；世間惡的很多，往錢看、金錢物質，尤其是頭幾個月打飛彈，接著買七粒「宋七力」、又妙天、又青海無上師這些，都不是佛法！這時候佛法長城、唯僧是賴，需要僧。當時那麼寫的，我特別有感動的心。

輕安：  
遠離羸重，  
調暢身心，  
堪任為性；  
對治昏沉，  
轉依為業。

要是修定功，一定行蘊捨了又捨、捨了又捨。捨了又捨之間，就需要「輕安」。比如說老人家想起了兒孫，「流目屎」，流很多、流整夜，想起來就哭。老人家最後，孫子回來看一眼，走也甘心了；或是男女之間作朋友，這時候很需要「輕安」，用百法五十一心所這個名相來調心。「羸重」，一想起來呀！全身都熱，以至於手都抖擻；這時候很需要把羸重的煩惱遠離，使身心輕安、觀自在，叫「輕安」。百法，廣說八萬四千；百法就一百個法寶，用這個調心吧！

欲；  
於所樂境，  
希望為性；  
勤依為業。

五別境是欲、勝解、念、定、慧。

有居士說：我這麼遠來就是預備了生脫死，想得念佛三昧、一心不亂。這是「欲」。

這個欲不是惡欲、是善的——我想得一心不亂，這一心不亂意境太好了！觀自在的自在。就為了這個我才來的、不遠千里，來參加佛七，「於所樂境，希望為性」；這樣就拼命、早起晚睡——「勤依為業」、來用功了。

勝解：  
於決定境，  
印持為性；  
不可引轉為  
業。

「勝解」——殊勝的解。念佛三昧，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我感覺要七日一心不亂、得念佛三昧太好了！我一定求得三昧：決定境。得著了，儘量把著、不搖動，這叫殊勝的瞭解——勝解；在決定境——一心不亂、念佛三昧，已經得了，我就好好把握。「不可引轉為業」，就是眼前中國小姐出現、阿爾比西尼亞的小姐出現，就是老虎的小姐出現，我也不睬，「不可引轉」：不能搖動我的心。

念：  
於曾習境，  
令心明記不  
忘為性；  
定依為業。

接著「念」「定」「慧」。念，在曾經習慣的境界，令心明記不忘，念茲在茲、念念去，太有滋味！法喜充滿！這裡頭又有輕安，又有無貪無瞋無癡這種意境。念、



曾習境。

別境，就在別別的境界上，「欲」：我一定要得念佛三昧，將來依這個了生脫死；同時，得念佛三昧，身上輕安、觀自在的自在，「於所樂境，希望為性。」再是，有別人說：「我們去買股票吧！」又是「往歡樂場中尋樂吧！」「免談！我不願意聽！」我要的是了生脫死、度眾生。我了生脫死才能普度眾生，我不能了生脫死，怎麼普度眾生？我不能了生脫死，來生再生再死太苦了！我一定要念佛七日、一心不亂，所樂境、決定境。

曾習境，在蓮因寺參加過齋戒學會，雨打芭蕉；尤其北方，我就記得那個境界，六出齊飛呀！滿天大雪，風雨配合旋轉著下。殿上的瓦，雪積了一尺多，地下雪也不少。天還不太亮，窗簾稍稍一拉開，六出齊飛，眼前看的紅火爐，看老僧病的呻吟、病苦中，感覺人生也是苦，尤其一位老和尚在眼前，我們在那兒一同為老和尚閱經，他自己不能閱經了，我們為他閱、他聽，閱《大般若經》，聽著聽著、聽得很高興、睡了。看看爐子裡的紅火，看看眼前的病僧、老人家，看看外邊六出齊飛，大雪遍山遍嶺，再聽對面松樹颯颯的。兩個人一組，我們那一組彼此在念

佛，我看他、他看我，會心！彼此都瞭解，那個境界：曾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為性。

欲是所樂境；勝解是這個境界太好！勝解。你叫我到世間五欲那些地方？不要染我的心！無福不登三寶地、我一定到佛前好好用功，這是所樂境；決定境、曾習境。再是念一句阿彌陀佛萬德洪名，無量光明、無量壽命。無量光明這一念心、不生亦不滅，滅了就沒有光明，不生亦不滅，這樣一直念去，念到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是念佛三昧。齋堂吃飯時常提撕：禪悅為食、法喜充滿。這時候也提撕：禪悅為食，或是三昧為食，也是法喜充滿，求這個境界。這五十一個心所，是所求的、可以修的，很重要！

不正見：  
於諸諦理，  
顛倒推度，  
染慧為性；  
能障善見，  
招苦為業。

煩惱心所，「不正見」：邪知邪見。以前我在埔里住，遇到八七水災，以後到臺中，有個學生跟去。我有個小徒弟很聰明，這學生到臺中讀高中，他對我小徒弟說：「你們每天吃，沒有動物性的蛋白質，盡吃了些豆腐、豆漿，這植物性的，需要動物性的。」我小徒弟對我說：「師父，他有邪知邪見！他說我們天天吃的東西沒有動物性的蛋白質。」我說：「我長了八十二歲，吃了將近六十年的素，也沒有動物性的蛋白質，事實勝於雄辯，我身體很好，『眼睛很亮，耳朵聽很遠，牙齒可以

嚼花生。』他這個不正見，就是邪知邪見。我俗家二哥很老實的人，大哥不著調、二哥很老實，可是他就邪知邪見，他還說：「男不娶、女不嫁，根本違背生理。」我本來想勸他信佛，我一看、沒辦法。他十七歲抽香煙，三十六歲一口血噴在牆上、肺病死。臨終還等著我在門口、說是我叫門回來看他。所以，信佛要有正知正見。

疑：  
於諸諦哩，  
猶豫為性；  
能障不疑  
及諸善品  
為業。

「疑」，疑好比說是：「你說佛法、念念佛也不錯，你說去念佛，就念一念。」沒有決定的信，對佛法的諦——四諦、二諦、三諦的理上，猶豫為性。「猶豫」這兩個字都是獸名，這兩種獸類，牠走路都害怕：是不是獵人想來打我？他猶豫為性，沒有堅定的深人的信心；信為道源功德母。

百法這五十一心所，總說都是第六意識，用功的時候，就是從第六意識轉識成智，要緊！

五十一個心所都是第六意識，都是色受想「行」——行蘊的心理作用。善心所，「信」為道源功德母，這個信是善中第一。依著信就「精進」去修。做壞事感覺自己不對，這是「慚」；「愧」，感覺對不起父母、或是對不起佛祖，這是愧。

無貪：  
於有、有具，  
無著為性；  
對治貪著，  
作善為業。  
無瞋：  
於苦、苦具，  
無恚為性；  
對治瞋恚，  
作善為業。

依自己的力量、或是依佛法的力量，叫慚；愧是愧對世間——父母兄弟朋友種種，叫愧。「無貪」「無瞋」「無癡」，那麼「有、有具」怎麼講？「苦、苦具」怎麼講？「欲有」，欲界眾生都有欲。我當年信佛以後，我以為佛法太好了，回到故鄉就勸俗家的哥哥，他很老實為人，就勸他信佛。以後很不好勸，他邪知邪見是多生多劫的。他講：夫婦男女、需要，不然身體不好。哪有那種話！虛雲老和尚一百二十歲。他十七歲抽香煙，三十六歲吐血，得肺病死的。我現在八十二歲，我也沒有抽香煙，看起來還是悟入佛的知見較比好，不要凡夫的知見、才好。

善心所總共有十一個。有人說：根本煩惱有六個，隨著根本煩惱而起的有二十一個，這樣善少煩惱多，所以眾生在六道受苦、在人生受苦。可是轉過來，善裡頭有一個「無貪」、「無瞋」，那就夠了！再是有一個「信」心，信為道源功德母，或是再有「慚」「愧」，再有「行捨」，好比喝酒、安非他命都能夠放下、捨掉了。善中有一個、兩個，有時候用起來就無量無邊的利益。所以，法寶我們就採取好的。

信：  
於實、德、能，  
深忍樂欲，  
心淨為性；  
對治不信，  
樂善為業。

信為道源功德母，我們就深信實事：實在的事——因緣果報，也深信極樂世界，也深信餓鬼、畜生、地獄苦，信實在的事情、實在的因緣果報；好的呢，信一切眾生都具足如來智慧的德相，都有佛性，都能成佛。這是實事、實理。「德」呢，我們尊崇佛多生多劫有捨身餵虎這種事情。有一個人勸我不要信佛，這個人以後很受苦。他說：「佛法沒法信。」我說：「怎麼了？」他說：「佛經裡有小老虎離開母老虎了，小老虎餓得要死。佛是太子，太子去救牠。救牠，小老虎也不懂，餓得也糊塗了，太子就把身上的肉、把自己的皮膚弄破了一點給小老虎，小老虎最初還不要，再進一步舔一舔不錯！小老虎就喝這個血，漸漸就咬一口、也好吃，太子要救牠而犧牲自己，牠不能吃、還割破皮流點血，給牠喝一點舔一舔、感覺不錯，太子救了牠，牠把太子給吃了，這種事情我們不能信。」就是眾生顛倒，以後這個人很受些苦、東北淪陷以後。再是我來臺灣四十七年，聽聽故鄉的消息，不但故鄉、就是臺灣三十年四十年前我住的地方，不出因緣果報。如此，對實事實理、佛法僧的德行，像印光大師、虛雲老和尚、弘一大師的德行，我們深深信；同時「能」，彼丈夫兮我亦爾，我照著修也「能」，深深的認我能、沒有錯，認我能；「樂欲」，我願

精進：  
於善惡品，  
修、斷事中，  
勇捍為性；  
對治懈怠，  
滿善為業。

意這麼作。「心淨為性」，信心一起來、心就清淨了，這是它的性。它的作用呢？信心就有這個性，好的性、良性。它的作用呢？對治不信的心，樂善為業——歡喜做善事。

慚：

依自力，  
崇重賢善  
為性；  
對治無慚，  
止息惡行  
為業。

「精進」的性呢？善的就去修、惡的就去斷，在修善斷惡的事中，勇捍為性！好比學員長叫大家：我們今天受八關齋戒，一齊受！勇捍為性。再就拜佛，我看現在好多同學用功，你看我、我看你，就精進，於善品去修。「品」就是這一類。善品去修、惡品去斷，在斷惡修善事中、勇捍為性。早晨聽見小鬧鐘、自己馬上就起來，勇捍為性。「對治懈怠，滿善為業。」能把所修的、說拜一千拜，就拜滿了一千拜。這是精進的定義，它的性和業，普通說人的個性，業就是它的作用。

愧：

依世間力，  
輕拒暴惡  
為性；  
對治無愧，  
止息惡行  
為業。

慚愧就是依著自己的、或是依著佛法的力量，崇重賢人、尊重善事；愧呢，依著世間力，說是「叫人看見多難堪、多不好」；輕拒暴惡，對惡的事情，和不好的人——就是暴，不以他為重，感覺不好、拒絕。好的是慚自，崇重賢善為性；愧是依世間的力，輕拒暴惡為性，對治無愧，止息惡行、都能止息。

「行捨」，在用功的時候，很需要這個善法。想來想去就是行，行蘊一放下，萬

不放逸：  
精進三根，  
於所修斷，  
防修為性；  
對治放逸，  
成滿一切世出  
世善事為業。

緣放下，就叫行捨。教心裡無貪、無瞋、無癡，萬緣放下，這時候心裡清清淨淨的，可以說和諸佛菩薩都平等，一直的、正直的，無功用住，就是用而無用、無用而用。把想東想西的掉舉、想上想下的掉舉對治好了，心裡就能萬緣放下，安安靜靜住在這一句萬德洪名上。色受想行，行蘊太多了，所以普通說「萬緣放下、一念提起」，就是「行捨」，百法的名相。「不害」，就是他有對眾生忍不得加害的心，不教眾生受損害、受煩惱，根本就「無瞋」，要是修到好了，就是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

在百法中善法，就是這十一個。信，再是精進，於善品去修、於惡品去斷；善的事情這一類就去修、惡的事就斷。勇捍為性，這一天毅然決然在佛前拜了一百零八拜，發願此後決定不抽煙、斷了，或是決定惡的改善的，決定去修，這是精進。不放逸呢？和精進差在哪？不放逸是在無貪、無瞋、無癡這三善根，在這上精進。精進之後，這個心就不生不滅、平等，安安靜靜一直往前進。最初還勉力，勉力到最後，不用用功，心裡就安住在可以說定中了，就是「令心平等正直，無功用住為性」。掉舉是忽然想東、忽然想西，忽然想上、又忽然想下，行捨就是對治掉舉，行

蘊中捨、不去想那些，心裡能靜靜的住得下。這是善法有十一個。

隨煩惱，「忿」、「恨」、「惱」，這三個都是瞋心的過程。忽然間一看：「氣死人！」這是「忿」；「我要打你！」就是「恨」；還沒打他、叫人家先打了一拳，以後想起這個事情，心裡熱咕咚的，就是「惱」。就是瞋心的過程，忽然間忿、接著懷恨，心裡就煩惱。煩惱好比有這種事情：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夫婦兩人最初在月亮底下、中秋節中，對天發誓：非君不嫁、非儂不娶。以後兩人打起來了，打起來就先忿：「怎麼這樣子？真是個野老婆！」接著恨：「那天我打你一下，你還打我！你膽兒真大！」惱，一想一定想法報復他，心裡越想越惱，心裡就惱亂了、狠戾，就過去，他正在那睡覺，「啪！」一下，照著先生打了個嘴巴子。忿、恨、惱是瞋心的過程。

「覆」：自己不好的事情怕別人看見，覆藏。要叫人看見了，就沒有利益、失了名譽，就隱藏起來。安非他命、小者抽香煙，覆自己的罪過。

「誑」，假裝、叫對方於我有好感。誑，叫他信我。

「諂」，裝模裝樣的，可是心裡一點沒有那個意思，裝模作樣，他一看，他就信任我們了，這是諂。



「僑」，說來說去就感覺自己好、驕傲，像喝醉酒的樣子，醉傲為性。至於僑和慢呢，好比李太白會做詩，叫高力士給他研墨，他有這種驕傲。僑是自己驕；慢是對別人比、我好。弘一大師自己修養有兩句話，他老人家說：「一事無成人已老，一錢不值何消說。」以後自己取個別號，就叫「二一老人」。再是弘一大師說易經中的話：「謙謙君子」，很謙虛很謙虛的君子；「卑以自牧」，自己很卑下的修養自己，自己牧自己的心。那很好，「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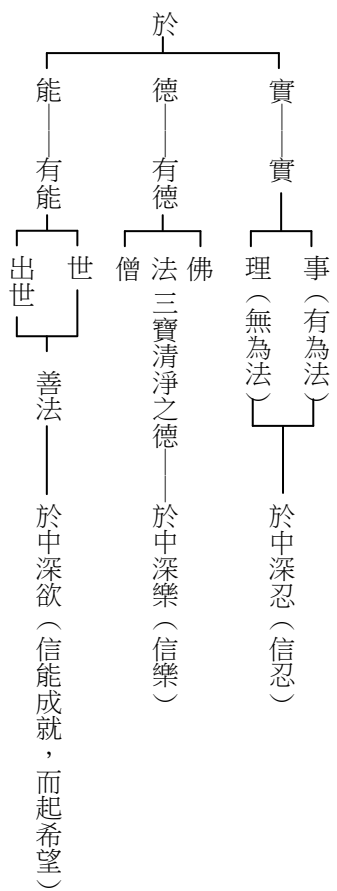
「害」，總是存心損害人家。「嫉」，好比蘇聯以前俄羅斯時期，有十萬美金的皮衣贈送給伊朗國王的王后，王后穿著各處走一走，感覺：真美喲！起驕傲心，趕著蘇聯把他攏絡好了這一天，就幫著鄰國把伊朗國王趕走，伊朗國王以後死在北非洲，這就是被人用計策陷害了，而自己還染著自己穿著一件十萬美金的貂皮衣服。

有些煩惱、隨煩惱，和善正相對的。好比善是慚愧；隨煩惱就是無慚無愧。根本煩惱的瞋，就是隨煩惱忿恨惱的過程。而煩惱中，愛護自己的名、這個隨煩惱就是覆，好比用安非他命不要叫他看見，覆藏自己的罪過；佛門弟子不，佛門弟子在佛前發露、自己怎麼怎麼不對，對佛說。有時候對人發露；有時還不叫人知道，自

己發露自己的罪業、懺悔，這都很好。該發露就發露，不可在大眾中發露，就自己內心懺悔，這都是佛法的方便善巧，很好很好。

註：

信：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



註：善、煩惱、隨煩惱心所法、性業表

善

信……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  
 精進……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捍為性。——對治懈怠，滿善為業。  
 慚……依自法力，崇重賢善為性。——對治無慚，止息惡行為業。  
 愧……依世間力，輕拒暴惡為性。——對治無愧，止息惡行為業。  
 無貪……於有、有具，無著為性。——對治貪著，作善為業。  
 無瞋……於苦、苦具，無恚為性。——對治瞋恚，作善為業。  
 無癡……於諸事理，明解為性。——對治愚癡，作善為業。  
 輕安……遠離羶重，調暢身心，堪任為性。——對治昏沉，轉依為業。  
 不放逸……精進三根，於所斷修，防修為性。——對治放逸，成滿一切世出世善事為業。  
 行捨……精進三根，令心平等、正直、無功用住為性。——對治掉舉，靜住為業。  
 不害……於諸有情，不為損惱，無瞋為性。——能對治害，悲愍為業。

煩惱

貪……於有、有苦，染著為性。——能障無貪，生苦為業。  
 瞋……於苦、苦具，憎恚為性。——能障無瞋，不安隱性，惡行所依為業。  
 癡……於諸理事，迷闇為性。——能障無癡，一切雜染所依為業。  
 慢……恃己於他，高舉為性。——能障不慢，生苦為業。  
 疑……於諸諦理，猶豫為性。——能障不疑，善品為業。  
 不正見……於諸諦理，顛倒推度，染慧為性。——能障善見，招苦為業。

隨煩惱

忿……依對現前不饒益境，憤發為性。	能障不忿，執杖為業。
恨……由忿為先，懷惡不捨，結怨為性。	能障不恨，熱惱為業。
惱……忿恨為先，追觸暴熱，狼戾為性。	能障不惱，蛆螫為業。
覆……於自作罪，恐失利譽，隱藏為性。	能障不覆，悔惱為業。
誑……為獲利譽，矯現有德，詭詐為性。	能障不誑，邪命為業。
諂……為罔他故，矯設異儀，諂曲為性。	能障不諂，不任師友真正教誨為業。
僞……於自盛事，深生染著，醉傲為性。	能障不僞，染依為業。
害……於諸有情，心無悲愍，損惱為性。	能障不害，逼惱為業。
嫉……殉自名利，不耐他榮，妒忌為性。	能障不嫉，憂感為業。
慳……耽著法財，不能惠捨，秘吝為性。	能障不慳，鄙吝為業。
無慚……不顧自法，輕拒賢善為性。	能障礙慚，生長惡行為業。
無愧……不顧世間，崇重暴惡為性。	能障礙愧，生長惡行為業。
不信……於實、德、能，不忍樂欲，心穢為性。	能障淨信，懈怠所依為業。
懈怠……於善惡品，修斷事中，懶惰為性。	能障精進，增染為業。
放逸……於染淨品不能防修，縱蕩為性。	障不放逸，增惡損善所依為業。
昏沉……令心於境，無堪任為性。	能障輕安毗鉢舍那為業。
掉舉……令心於境，不寂靜為性。	能障行捨奢摩他為業。
失念……於諸所緣，不能明記為性。	能障正念，散亂所依為業。
不正知……於所觀境，謬解為性。	能障正知，毀犯為業。
散亂……令心流蕩為性。	能障正定，惡慧所依為業。

## 《百法明門論》

七十八年齋戒學會

### 心不相應行法要義

「心不相應行法」，《百法明門論》但是舉了二十四個，照說還很多。這二十四個都是眾生不明白的、而很執著的、也不瞭解的。

第一、「得」：得到了。譬如六祖得了五祖傳的衣鉢、得了，五祖說：趕快跑、不跑他們要追你，以至於要傷害你的性命不一定、你趕快跑。得了就跑了，惠上座追來了，六祖一看：不行！他是武人出身，他跑得快、力量大，我不行了、要被追上，趕快把衣鉢放在石頭上、人鑽到草叢裡，你要爭衣鉢、就給你拿去，我得的是法、不是得的衣鉢。惠上座追上來了：吔！說傳衣鉢、我可得著了！行者把衣鉢放在石頭上，我趕快過去！一拿拿不動。所以佛法到緊要關頭有些不可

思議的地方。拿不動、這才著急了，就說：行者行者！修行人哪！我為的是法、不為的衣鉢，請你給我開示佛法、禪的意旨。這時候六祖一看：喔！你不為衣鉢、為法，那我就鑽出來。從草叢裡鑽出來了：你為法、我上石頭坐，你得給我頂禮，我才給你說法。這時候惠上座就頂禮，為法把「我」壓下去，為法而沒有我。拜三拜之後，這時候六祖就說：「不思善、不思惡，怎麼時是惠上座的本來面目。」當下因為沒有我了、但有要接受法，一聽六祖說法、馬上開悟。要是這裡頭有我，譬如說手裡拿著槍：行者你不給我說呀！我就給你一槍；說得不對、我也給你一槍。這就有我了、不行。我但至誠懇切聽法、一聽開悟了！五祖傳來的鉢，這個得了沒有用；我要「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應當得的、我們不要它——「不得」；而應當得的，佛法——理智、戒定慧，我才能「得」。我要是搶衣鉢、或是搶金銀物質，我就不能得。這講「得」的意思、這麼解釋。

還有呢，得了六合彩，現在沒有愛國獎券了。好比以前有個人，蹬三輪車的，

晚上在舊式的日本房子榻榻米上，吃完飯了，躺在那、仰面朝天聽廣播，今天愛國獎券發獎了。聽：八七六五四三二、差一個數了，都對！完了最後一個數，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都對了！對了是「得」了，得了愛國獎券第一獎了！這簡直我明天買座樓、後天買部汽車，再想買什樣的西裝、什麼衣服、什麼手錶：，萬感交集啊！一下子糊塗了、把舊的日本房子的拉颯，拉下來背在後背就跑出去了，從那就鬧神經病了。本來無所得，都無所得了，真如自性才能開顯。所以一得一失，凡夫就在這裡頭、心裡受它的動盪。我們為的法、為的學問，這裡頭有得，得了也不以為我的學問高、我怎麼很好，得而無得，才好。

命根體及壽，  
能持煖及識。

「命」、命根子。人的身體，以至於這口氣、身上的體溫，說壽、煖、識；八識支配我的身子，我身上就有溫暖、有體溫，這時候人就有壽命在這。等到身體涼了、眼睛看不見了、耳朵聽不見了、鼻子聞不到了、舌頭也不能嚐了、身識都麻木了，全身八識都要脫離開了的時候，最後這一口氣斷了，斷了之後，身上再漸漸涼，涼透了，就沒有壽命了。這個命、命根子，是按著身識的體溫，以至於呼吸、自己的瞭解、眼看耳聽。人要是最後臨終有時候就糊塗了，要是修行，內

外分明，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沒有一切貪戀迷惑，要這樣才好。

「眾同分」，人也執著，好比他是南方人，在美國說他是邁阿密的人、是德克薩斯州的人；我是紐約州的人、我是俄亥俄州人。原先我們是北方人、他們是南方人，曾經為了黑奴、戰爭過，這就是眾同分、有這個分別。紐約州的人、俄亥俄州的人都是我們北方人；他呢，邁阿密、休士頓的人都是南方人，他當年被我們北方人打敗了。這都是在眾同分上起我執。那麼北方人多少都帶點北方人的相，南方人帶點南方人相、多少曬的紅、曬的黑一點點。大眾相同的眾同分。眾同分，南方北方都稍稍有一點分別；白種人、黑種人更有分別。在邁阿密就看見西班牙的人種好多；在洛杉磯就看見好多墨西哥的人種。墨西哥人種、還是和紅種人混合的西班牙人的後裔，和英語系的人種還不同。這都是眾同分，都是眾緣和合，沒有些真實的。在這裡頭就起執著，黑種人就反對白種人、白種人就要對待黑種人。這意思究竟是性空、不是真實的。

這個《百法》，我那時候和朱斐居士說：應當佛學院講《百法明門論》，他說深奧。我說：《百法明門論》並不深奧。這就是要常常熏習。我們根本以前沒聽這



些，就像醫學院同學在醫院講的那些話我也聽不出來。以至於兩位醫師商議病怎樣，彼此用英語講、或用德語講，我們也聽不出來。無論什麼、以至於佛法也得常常熏習才好。

「方」：就是四方東西南北、四維，以至於上下。方、都是按著色法分的。好比大殿是向西，怎麼知道呢？太陽從那邊出來嘛！以太陽為標準。太陽是色法，我心裡考慮、思惟，第六意識思惟：太陽從那邊出來、出來是東，落下就是西。太陽是色法；心裡考慮幾點鐘，是東方、西方、南北方，這是心裡思惟。看一看現在太陽在西邊喔！我小孩十一歲的時候，在俗家睡覺起來了，我就洗臉擦一擦，我就要上學。家裡的佣人、母親說：現在是下午五六點鐘，你打瞌睡一下起來、糊塗啦！我說：我要上學呀！太陽才出來。母親說：不是！現在是太陽要落下去的時候。色法，也像太陽出來和太陽落下差不多，太陽一看就在那兒，以為太陽才出來，這時候證明不出來是太陽出來、是太陽落的時間，一看鐘錶，才知道是下午六點、不是早晨的六點。這樣配著色法和心理，再看看錶，種種配合才知道。是太陽落下的西邊、不是太陽出來的東邊。

如此，要是一念生起、十方世界顯現；一念不生、打破虛空。說：一人開悟，虛空都殞落、都沒有。凡夫一念生起，就以這個地方為基本、思惟東西南北。要是一定往東走，往太平洋那邊看、那邊東，往花蓮那邊看是東、往臺東看是東，再往東走檀香山也是東，從檀香山再往東看、洛杉磯是東，從洛杉磯看、紐約是東，紐約再看、英倫三島是東，從英國看、蘇聯是東，我們是東方、他們是西方，再往東看、中東是東，再往東看、新疆是東，再往東看、東京是東。東京和我們都是在這邊，那麼這個東就繞起來了、哪兒是東？西也是，繞起來哪那兒是西？都是依地球為根據是這樣。要是把地球空出去，太虛空中沒有真正的東西南北。

「時」也是，方——空間；時間也是，從現在看著鐘錶數，往前一直數數數；，往後再去是昨天、上個月、去年……，前天、前年、五年前……，這麼追究來、追究去，都是以現在這時間為標準。要是現在這個時間不去想，就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未來。這個時間，都是拿著現在為基本想的。現在沒有真正現在，今天的九點，現在進入今天的上午十點；現在十點從二十八分進入二十九分；二十八分最後一秒過去了，進入二十九分的第一秒；第一秒又要過去了，剎那剎那不停。

心要是沒有分別、在定中，祖師肉身就不壞，他就定在這。我們心有分別，所以身體有生有死；祖師肉體不壞，就代表祖師在定中，祖師的心在那起妙用；好比「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諸佛更是心包太虛、量周沙界，清淨法身佛就是徧十方；時間呢，無始無終，沒有過去現在未來，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如此按法相推就達到法性、真如自性了。在十方中間、在過去現在未來中間，所有的一切眾生都是虛妄的；要是眾生把十方看開、把過去現在未來看開了，眾生這個心靈明不昧在那兒、眾生就能成佛。可是我們要是要到高雄去，沒有十方了、車我就隨便開吧！開了半天到臺北了；坐飛機，沒有十方、隨便坐吧！我本來想上香港、隨便坐、沒有十方了，一坐飛機到了舊金山。如此，你說空就是時間空、空間也空；空而不空，有現實的這些有。有，我應當怎麼做就怎麼做、差一點不行，差一點飛機要出毛病了，差一點飛機趕不上了，駕駛員要是差一點、飛機就墜落了。要講空，在那打坐、萬緣放下；要講有，分秒不能錯、絲毫不能錯，這樣才對。

這是在「方」——空間；「時」——時間上，按著佛法這麼說。在「方」上說，諸佛都是無量光；在「時」上說諸佛都是無量壽。不外這心不相應行法。雖然和心不相應；還都是心法八識、心所——五十一個心所、色法——十一個色法，都是這三種法交叉起來所現的種種，這意思瞭解了就可以。

## 六種無為法·二無我

前面講的方和時、空間和時間……都是有為法。現在講無為法。就是一念不生，一切皆空，這個心像虛空一樣，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個心就叫「虛空無為」。這時候真心顯現、如如不動，叫虛空無為。

可是這樣不能打妄想，妄想我不要、佛號我執持，這叫「擇滅無為」。要跟著妄想打，怎能證到無為？都是有為。有為好比在大飯店裡又吃西餐、又和式又是什麼、又有酒又有男男女女歌舞倡伎，這時要擇滅無為、不要這些。這些都是執著，同時生滅心，還是強烈的生滅心、激動的生滅心，我不要它，我持八關齋戒，才能由生滅進入不生滅。激動的、強烈的這些生滅心我不要；而漸漸進入不生不滅心，這不

生不滅的心就真如顯現了、這叫擇滅無為。你要修行，墮落在激動的生滅法中，或是在參議院、在眾議院，激動的生滅中，我們想著不生不滅，這就要擇滅。

知道真如自性無我的心體，本來是無量光明無量壽命。我體會這個，常常體會，有時候就在心裡顯現、不用擇滅——「非擇滅無為」。我想酒想肉、我得要擇滅；我也不想酒也不想肉、種種執著我都不想了，自然歸到「真如無為」，清淨無礙，說念佛、就是念佛三昧；說參禪、這就是本來面目；說修密，口念密咒、心裡作觀，持的是陀羅尼而結跏趺坐又結手印，三密相應，這就是三密相應，都是歸元無二路、一樣的。

不但外面的苦樂我不感受，身上打坐覺得很舒服我也不，心裡很愉快我也不，身上很清爽我也不；我要是要、我禪定不能深入。身上的清爽、心裡的愉快法喜禪悅我都不。這時候就由三禪進入四禪、要證果了，這是「不動無為」。說是喝酒吃肉我動，那我不喝酒吃肉、我不動了，可是感覺打坐身上清爽、心裡愉快；進一步身上的清爽我也不去嘗受，心裡的愉快我也不去想，這就由初禪二禪三禪要進入第四禪、叫不動無為。羅漢要證果都有這個過程。自在不自在、身上的感觸也

不去想，妄想滅了、感受也滅了，這叫「想受滅無為」。

這些要總說都是形容說明無為法那個意境、或是理論，最後到了真如無為才是真正的無為。講「真如」兩個字還是字，研究這麼說、這麼聽，也是有說的、有聽的。那麼真正的真如無為，要離「真如」兩個字——名字相，要離言說相；大家聽了這麼思惟，就有心緣相；真正的真如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思惟相，這才能登堂入室到家裡頭，這才是真正的真如無為。

還有，二無我也需要體會。二無我：人無我、法無我。我就是我執。相對的我執和我空、法執和法空。我執要粗淺說：我不對的，人家和我說，我就說我對，那就是我執。要是用法相譬喻，色受想行識要是發現就是我執；沒有色受想行識就是五蘊皆空。

「色」，好比「你看你戴那個手錶，你看我們戴的什麼牌？這世界名牌，這一個手錶一百三十萬。」牌子呢？叫什麼牌、名牌。我們穿的西裝，或是女孩穿的服裝怎麼好、鞋子怎麼好，我們是在那個著名的學校讀書，我們還是優秀的學生，我的學問又怎麼的高超，這總說都是我。這是在色上說。我所感受的，吃的是苦辣酸甜，

身體感受的是冷熱、痛苦、或是舒服，這都是「受」。「想」，想在齋戒會這十天真艱苦，回家一定和媽媽要大魚大肉吃兩頓、吃得飽飽飽飽的！這也是想。想回家、要什麼、怎麼買、怎麼作、和媽媽怎麼說，這是色受想「行」。完了都是唯識、我執，第六意識受第七識的控制了。要觀察五蘊皆空，色受想行識都空，那生死可了，什麼事情也辦得好。一有我執，像希特勒一錯、錯到底，最後蘇聯兵打進柏林了，自己在地窟裡頭最後的晚宴，完了點汽油燒、燒自己。所以這個我執，不但不能了生脫死，敗事的基本就是它、事情做錯就是它。這是講國際間，社會上也有這些。所以破我執了生死。生死之間種種的愛別離、求不得、怨憎會、或是老病苦，都是我執在那作祟。

普通講色，在小乘說是物質的積聚，最微細的分子積聚的。現在說就是分子，以至於電子、中子…，最微細的單位，分到不可分的時候，知道色法是最微細的物質的集合體。這是小乘說。大乘說根本是如夢幻泡影，是個影子而已。

受呢，像水泡一樣。早晨起來，媽媽說今天中午給包餃子，想起來很歡喜，沒想到唏哩糊塗的出門，要爭著去擦臉，一下子碰到門框上了，「這該死的！碰我一下！」



不知道是自己碰人家，怨天尤人：碰我一下！這是受。這一天從早到晚，喜怒哀樂、離合悲歡，就像水泡一樣，下雨、雨點打在水灣上，水泡一個一個、一個起一個落、一個起一個落，受如水泡。

想如陽燄。陽燄，就是春天太陽漸漸的熱，蒸得大地裡頭的水氣就浮出來、飄泊在空中，很濃厚的水蒸氣，老遠鹿看那彎彎曲曲的就像水一樣。太陽照出來的燄火叫陽燄。鹿以為是水了，鹿走的很渴呀！老遠樹、房子，都看彎彎曲曲「這是水！」到眼前一找、不是水。再抬頭看看，老遠又是樹也彎、草也彎、連房子也彎，都那麼彎，很濃厚的水蒸氣影響的，鹿再跑過去以為那有水了、又沒水，就這麼鹿跑過來跑過去，最後把鹿渴死了、倒在那兒。這個想就是這樣，我們盡想發財、講究我怎麼好、怎麼自在，都是按自私的想，一生想到老，一氣不來，兩手握空拳。所以想如陽燄，沒等到真正吃到甘露水，鹿渴死了，想如陽燄。

行如芭蕉，我這一生在東北的故鄉，十四歲開始離開東北，還時常回故鄉。等著二十九歲最後離開東北了，到北平、就要出家了。到我出家就三十歲了，整好我這三十年在故鄉都已經過去了。我在北平一住四年、在佛學院讀畢業了，在北平有

四年的經過。這又到江南、又到福州，在福建住了差不多一年半，這又一階段。以後到了臺灣，臺灣這個山住過一年、那個山也住過一年，以後這個山住過三年、那個山又三年，臺中太平鄉的山裡、或是苗栗法雲寺、或是新竹高峰里斌宗法師那兒、或是大岡山，有住一年的、有住三年的，我這一階段是如何如何都過去了。這一段一段的，要找我的人生，我從二十四歲信佛、三十歲出家，我十二歲到二十歲這一階段，出家以後又一個階段，來到臺灣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幾年幾年的算起來、算到現在，以至於麥克阿瑟算麥克阿瑟的、艾森豪算艾森豪的、或是劉邦算劉邦的、唐太宗叫李世民算李世民的，算到最後呢？唐太宗這一生啊！就是唐朝的陵，換了陵墓了。那麼甘迺迪呢？最後在總統的墓裡頭，點了一點火，我去看一看阿靈頓公墓那一點火，無限的感慨人生。人生像芭蕉一樣，一段落一段落，像剝頭一葉的芭蕉、第二葉第三葉、剝到最後的芭蕉葉，找不出來芭蕉樹幹、都是芭蕉葉子。人生就是這樣，找不出來真實的人生。按這地方住多少年、那地方住多少年也罷；按著時間十歲以前也罷、十五歲也罷，十五歲以後三年一算、三年一算，好比我算我、十年一算，算到現在沒有真實的人生，就是剝芭蕉樹一樣，所以行如芭蕉。

識如幻事，就是耍戲法、幻事。怎麼叫幻事？One！Two！Three！裡頭飛隻鴿子，大家看了：哎！奇怪啊！沒想到那個老懺雲還會幻術、耍戲法。完了我又一！二！三！又「哇哇哇！」出來個小狗；人生就這麼變、像耍幻術一樣。唯識這個識、色受想行識這個識，就像變戲法。我們人生，都是過去生中的因緣、今生現出來這些。我在這辦女學生齋戒會，我等回蓮因寺辦男學生的齋戒會，都是我的識要的戲法、現的這些。要知道這個，漸漸體會都是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才知道是唯識所變。這還是善的因緣、清淨因緣有齋戒會；惡的因緣、種種太多太多了。

如此，以五蘊為我是不對的、是五蘊皆空。五蘊空就是我空；以五蘊為我就是我執。最初但瞭解我執我空就可以了。要按著名相再講，我執就是煩惱障、法執就是所知障；我空就沒有煩惱障、法空就沒有所知障。我執受分段生死苦，不但一生一死；有我執、事就辦錯了。希特勒辦錯了，這裡受種種的苦惱。好比最初很高興，幾個鐘頭佔荷蘭、幾個鐘頭佔丹麥、佔比利時，這不是很快嘛！最後希特勒一被蘇聯軍包圍了，包圍很久了，糧食都斷了，無可奈何了，天又冷了，這開始希特勒的

德國軍掛白旗了，從那以後德國漸漸往後退，最後退到柏林。你說這苦不苦？在那中間不但希特勒苦，德國人看見國家沒有希望也苦。要知道這些、我們就破我執，但有六波羅蜜而沒有我執，沒有色受想行識的執著，那又能自度又能度人，就是六波羅蜜六度了，就好了。

## 廣修供養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同學說是：我們在家也不知怎麼燒香、這裡學的燒香，一切的規矩感覺不錯，得點利益。這點消息叫我聽見了，那麼我就教怎麼結手印、怎麼點香。確實的！我在家看我老父親過年給祖先燒香、三拜九叩，我看：喔！這很鄭重、很恭敬！過年大家作揖：恭禧、發財！信佛以後，喔！這是有手印，還「願此香華、普徧十方，供養三寶、護法龍天，普熏眾生、同人佛智。」吔！這個合乎理。這樣結個手印、這多好！藉著再一觀想無量無邊的世界都供養佛，這多好！好多，有五體投地、種種威儀，太好太好！

供香先念供養咒「唵 阿彌利得 吽 怕都」加持，然後兩手接著香，手捧著在底下、不要超過去，像捧香爐這意思，禱念：「願此香華、普徧十方，供養三寶、護法龍天，普熏眾生、同人佛智。」觀想香、華、燈、燭，一擎，然後把香放

在臥香爐裡或插在香爐裡。然後結供養印，代表一個須彌山、四大部洲，是一個小世界。一個小世界也觀想無量無邊的小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供養佛，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無量無邊的三千大千世界都供養佛。一舉，再金剛合掌，再問訊、起來這邊再拜。

供香如此、供水也是，左手拿著杯子。不但是供佛的水，晚上超度亡魂的米水也是加持供養咒印，然後右手大指和中指壓著杯子上：唯願十方三寶慈悲加持此米此水、普施法界眾生悉獲飽滿，同生極樂、共證菩提。加持給亡魂這麼念。要是供在佛前就念：供養十方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賢聖僧。

拈香，到佛前先問訊，然後跪在拜墩上，拿檀香木供佛：「供養常住十方佛」，插在香末裡。供養三支香，「供養常住十方法」、「供養常住十方僧」。有時交叉，但這不太要緊，要緊是手印和觀想。這時候儘量保持從容，不要慌忙，好比香爐裡香末沒點著、就點著，然後加持供養咒，再觀想雙手捧著香爐：「願此香花、普徧十方，供養三寶、護法龍天，普熏眾生、同入佛智。」這時候一定手在香爐的下邊，不要在香爐上方。在香爐下邊觀想捧著香爐，香華燈燭供養十方三寶。然後結須彌山

印。

念那一尊佛都可以，而念阿彌陀佛為淨土正宗，因為佛留的經專講念阿彌陀佛名號，這個原理慢慢我們一定要知道，念佛堂供的佛像，都有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翻譯過來是無量光明、無量壽命——包括一切一切的無量，光明、壽命，時間無量、空間無量，包括一切一切的無量，這是諸佛的法身、共同的體性，眾生沒開顯，可是教我們知道好，也就是中外古今哲學家所追求的真理，佛證到了就叫無量光佛、無量壽佛，在中間。我們念一念，也開顯自己的無量光明、無量壽命，明明德的明德。觀音菩薩代表慈悲，勢至菩薩講究修定慧，專修念佛三昧、修定慧。有慈悲、有定慧才能成佛，這兩尊菩薩在佛的旁邊。就像華嚴會上佛菩薩，文殊普賢菩薩在旁邊，文殊菩薩代表智、普賢菩薩代表行，有智有行，智行合一才能成佛。還有，我們不能忘了本師釋迦牟尼佛，本師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說的《阿彌陀經》、淨土五經，所以本師釋迦牟尼佛在上面供著。前面木雕金身阿彌陀佛像是接引的印，日本人好接引印。要是站著念往生咒，就這樣結印。倘使遇到老人家故去，就可以這樣給他念往生咒加持。這時候心裡也不要好名：你看！我會結印。也不抖抖擻擻害怕、又拘束，安詳自在好好念，以

慈悲心超度亡魂，這時候阿彌陀佛就應我們。同時就想阿彌陀佛能加持我的心，我心裡念阿彌陀佛的咒，我求佛力、佛加持我心，我再念阿彌陀佛的咒、再加持亡魂這一念心理，隨著阿彌陀佛就去，好比密宗講三密相應的意思。

供蓮花，就是《阿彌陀經》說的青黃赤白四種顏色的花，供在佛前。檀香表示戒定，香、人家都歡迎。要是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動手打、以至於殺，破了殺戒，或者男男女女不三不四、在街上，這都合乎殺盜淫妄。轉過來戒殺盜淫妄就有戒香，好！在定中做事不能錯誤，就是有慧；戒定真香。所以，香代表諸佛的戒定——五分法身香：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解脫知見香就是達觀人生、超出塵俗，叫解脫知見香。解脫身都有這種正知的觀念、高超的觀念。這是在佛前點香的意思。

點燈呢，光明能破無明。無明就是愚癡煩惱，普通說糊塗了、顛倒了，心中黑暗了，說是社會黑暗。我們心性是可亮的，總說點燈能照破無明，也是叫我們求慧的意思。花，微妙香潔，其他種種花也是智慧花，能結智慧果的意思。

大磬、大木魚。大磬一打能振作人心、清醒人間的迷茫。木魚是「是日已過，命



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魚在沙灘上玩，潮往海裡退下去，魚在沙灘的水灣裡，漸漸沒有水了、乾死了。人生步步趨向墳墓，就如沙灘的水天天減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木魚就代表這意思，所以「魚」加上「木」，打起來就警醒我們的意思，鈴鼓再配合上。暮鼓晨鐘，最要緊還是超度亡魂，還能清醒佛門弟子迷茫、煩惱。過去曾經有人死後很受苦、就托夢囑咐他的兒子，鑄個鐘給寺院，打鐘超度他的苦。還有幢幡。佛門的供養太多太多了，拜佛的墊子、打坐的墊子，夏天還有竹墊子種種、太多。所以外道基督教也跟著學，可是沒有佛法這樣完備，學得也不徹底、也不懂。

供的蓮位祿位，我們的父母師長，在世或故去的，做佛門弟子一定要供。為什麼呢？表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人一定要有這個心。現在末法時代說有代溝，不應當的。我們和佛心心相印、和父母也是心心相印。臺大幾年前有位同學腎壞了，醫師要他換腎。誰給換？換腎有危險，母親給換。以後也沒有好，連母親都故去了。和母親再有代溝，母親有這種換腎的心，再深的溝也要平，我們要好好孝順父母親。所以兩旁供過去父母、或是在世的父母師長，也不忘超度父母。

那邊供養關公、或是伽藍，關公當年也是護法；這邊供韋馱菩薩也是護法，供在兩旁、都是護法的意思。我們在寺院住的人，要有什麼事，多念念護法神的咒、求加被，很有靈感。

佛後有供觀音菩薩，也有供韋馱菩薩在中間。供觀音菩薩在佛後坐、叫倒坐觀音。觀音菩薩還有塑成十一個頭的，那表明處處有佛，佛心徧一切處，佛眼也徧一切處，不能在佛後偷著做什麼，那個意思：佛後也有佛，觀音菩薩處處、千手千眼照著我們心。

壁蠟燈，所有的燈意思都一樣、連蠟燭，和燈一樣。經典上說，這麼多燈、佛法最高意境是這一燈變成無量的燈，無量燈再供養無量的佛；一碗飯觀想、再加持咒，觀想無量碗的飯，無量碗的飯再給無量的亡魂吃；一人在這拜佛觀想變成無量的身，無量的身再拜無量的佛。這是天臺四教藏通別圓、賢首五教小始終頓圓的圓教，都有這意思。無量無邊的太虛空中，塵刹國土無量的世界、有無量諸佛。合乎現在太空時代。現在以人力、凡夫心，用種種的科學儀器，去試探太虛空中別個星球有沒有人類，佛早就說有人，不但有人，無量的世界、太多太多，叫塵刹國土。要是瞭解這意思，

要觀想的時候，就勉強想一身變成無量的身，無量身拜無量世界星球中的佛。這是無量燈的意思。

# 梵 唄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爐香乍爇，

法界蒙熏，

諸佛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獻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唱香讚，一定要隨文觀想、或觀像，兩方面都需要有。觀爐香的相，不但是香花燈燭果、茶石寶珠衣種種供，以香為最初。點香，這是在佛法中，由至高至上的

哲理、哲學而發揮的供品。香，最好栴檀香，以栴檀香供佛。其他世間外道宗教哪懂得香花燈燭種種供養，那太好太好了！

爐香乍「熱」，原音念「弱」、不念「熱」，「爐香乍熱，法界蒙熏」，徧太虛空才稱作法界、都蒙熏，蒙我這爐香所熏。「諸佛海會」，一尊佛有多少菩薩、多少羅漢、多少人天圍繞，好多好多的意思，所以叫海會。「悉遙聞」：都能聞到我這香。我這香再飄遙在諸佛海會前，處處結成吉祥的祥雲，供養在佛前。在我誠意方殷中，祈禱諸佛能現全身。「香雲蓋」像香雲結蓋那麼多的菩薩，並不是菩薩的名，是形容菩薩很多都集會來。要是點香點燈，或是唱梵唄做功課的時候，菩薩有時候在空中、站在那兒，他要來聽，連護法神也歡喜。很多的菩薩來，也有大菩薩。摩訶薩就是大菩薩，也讚歎菩薩，十地菩薩就是大菩薩。這時候一邊唱念，一邊中間法師拜、方丈和尚拜，目有目禮，我們心中也在頂禮、隨喜拜才好。唱的時候，至誠懇切，要運心觀想、觀像才好。

梵唄，在旁觀立場說，這是佛教的藝術，很好。連泰國僧王來都讚歎。按著佛法瞭解說，都是祖師從三昧中、自性中流露出來的聲音，真善美的聲音，太好了。

我初信佛，第一次聽的時候，感動得都感覺一種悲痛的心，很感動。再是配著禮樂說，唱梵唄之後，心容易靜下去，馬上也起恭敬心，就有這種力用。

楞嚴咒最初的偈子：「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是讚歎首楞嚴三昧的心——定心，並不是讚歎佛、讚歎僧，而是法。是佛的心，也是我們所求的、我們的心，我們念楞嚴咒念到心裡靜定的時候，就是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三昧，世間希有。世間眾生心都是為財色名食勾心鬥角。首楞嚴王三昧的心，世間沒有這麼高超的心，那是中外古今哲學家所求的最高的哲學、哲理的意境，能消我們顛倒的妄想。這個偈子是阿難尊者在楞嚴會上，跪在佛前說的，祖師訂在早課，也叫我們照這個說、照這個發願，能宏闊我們的心量、消我們的業障，使我們的心趨向於定、開智慧。

## 拜佛的宗旨利益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拜佛的宗旨在懺悔業障，就像和人點頭，好比在公車上踩人一腳、或撞了一下，就說「對不起！」人家就諒解。我們踩了人，對不起人家，我們再兇，就要惹事了。在心理就是這樣，我們無始劫來以至今生所有的罪業對佛求懺悔，就說道歉、我不對了，代表這個意思。拜佛第一是懺悔。

第二、拜完再打坐好修定功。修定功打坐的時候，妄想雜念波浪澎湃、在心裡洶湧起來都是業障，坐不下，坐不下就起來拜。再是坐得好，再去拜，心裡也較比精純、也較比歸一，靜中定中再能久才好。

拜佛求懺悔、第二求修定功；再是拜佛是最好的運動，全身都能運動到，也不輕鬆、也不激烈。不像賽球、或跑長途、短途，有時候跑完了吐血摔倒，或彼此打起來了。拜佛是和一切眾生同時求懺悔、沒有對待，沒有我想攻擊你，也沒有我抵

抗你，而是和一切眾生一起在佛前求懺悔。拜到好處嘴裡齒水甜，有病嘴裡苦，拜佛嘴裡自然有甜的津液，這時候較比漸漸消業障。再是漸漸拜久了，最初用力量，漸漸身子像在空中飄一樣，那接近無我、定的境界，滿懷歡喜禪悅那更好，這是講拜佛。



## 修戒定慧的方法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八萬四千法門，總說不外經律論三藏；八萬四千行門——八宗、十三宗，禪宗一宗一花開五葉、分多少派，種種不同，在修行行門上說不外戒定慧三學。

戒律，不但戒殺盜淫妄酒，大眾同修之下種種的規矩都屬於戒律。循規蹈矩，行住坐臥、語默動靜，都隨順規矩。擔任執事我們就負擔，要隨緣、要盡分。不負擔，我們絲毫不要多管。大家的行動要一致，規矩都遵守，規矩之下再修定慧，定慧才能成就。

在念佛堂修的，都是定慧的功夫。唱讚、開始調心，是修定的前奏。開始調心，心漸漸趨向平穩，再開始誦經。說是律詮戒、經詮定、論詮慧，經律論所詮的就是戒定慧。誦經的時候，就是修定功，漸漸的誦，心裡也漸漸歸一。誦經的時候也可以觀想，天臺賢首、般若空宗、唯識有宗，都可以依著觀想、依著誦經。接著持密

咒，往生咒就是密，再讚佛拜佛。

無論哪一宗都講拜佛，禪教律密淨都講拜佛，拜佛是最基本的功夫，要至誠恭敬拜，懺悔無始劫來的業障。打坐的時候，心裡起的種種妄想雜念都是業障，拜佛求懺悔，懺悔心裡清淨，拜佛調身，再歸位打坐。打坐念佛由六字佛號念到四字佛號，越念越快，念念無間，尤其是修念佛三昧、修定功。修定功要有慧，內外分明、清楚、念得仔細綿密，都是慧。無論怎樣的憎愛恩怨，打坐的時候也能放下，那就是慧。慧能照破一切的妄想雜念；定能把慧定在心中；沒有妄想雜念起，就是戒。所以一句「阿彌陀佛」萬德洪名，具足戒定慧三學。

佛法沒有什麼新奇的，也不講新潮、怎麼改新，心念到清淨莊嚴，萬古常新，不出戒定慧三學。佛門弟子必須如此修學，如此修學就得利益。依這個心去看書，心裡較比定；依這個心聽老師講課，清楚分明沒有妄想雜念；依這個心應人接物，能左右逢源做到恰好處。所以，修這一念心具足戒定慧是最重要的。念佛也好、參禪也好、教觀也好，原則不出戒定慧三學。

因為念佛容易念，參禪捉摸把握不定，念佛四字佛號可以把握得準。教觀呢，

佛法的義理不大很明白，不敢隨便起教觀，怕走錯路。所以，以念佛法門為下手最要緊的功夫。

念的時候要緊要攝心念，心裡要是有走作、有妄想，馬上攝回來、還念，要攝耳聽，一心念、一心聽，這是下手最好的功夫。這裡要轉妄想，要至誠恭敬念佛、聽這句佛號。打坐念佛，三下木魚一打叫止靜，止靜的時候，心裡還念佛。但是佛號靜下來，心中的心聲佛號不要間斷、還接續往下念，不要心中也不念佛了，還要繼續接著念佛，默默的念、不出聲念，更要至誠恭敬念。有時候念佛念到好的時候、或打佛七，打這三下、然後就得一心不亂、得念佛三昧，接著再往下念去，最得受用。

功夫自己要提撕，光陰不要錯過，儘量用功的時候，好好用功才好。心在自己調，不要剛復不好調，叫它怎麼調就怎麼地，心才能調得好。比如說大家念就念、止靜心裡念、聽講一心聽，開始念佛再去念。按理說，都是依體起的用，以用照體。這一句佛號是體，念起、再聽，就是依體起用。依體起用，用還照體。

諸位同學！至誠恭敬！攝心專注！念起、聽！

# 一念淨心成正覺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古德說：

若人靜坐須臾頃，

勝造浮圖七寶塔，

寶塔究竟化為塵，

一念淨心成正覺。

要是有人能靜坐須臾頃——會兒，「勝造浮圖七寶塔」，超過、勝過造浮圖七寶塔——造佛塔。寶塔究竟能化為塵、也是無常。一念淨心要延展起來、要精純起來，能成正覺——能成佛。就是這一念淨心、靜坐一會兒很寶貴。由這一念淨心要延長、延到盡未來際，總是這麼淨，那就是無量壽了。這一念淨心，要極精純，精純到極

處，也就是光明到極處了，那就是無量光明。無量光明、無量壽命、空間無量、壽命無量——時間無量，這是諸佛的法身、眾生的心性，中外古今哲學家所追求宇宙人生真理的本體。

那麼說這一念淨心，我們就不造浮圖七寶塔？也造。並不是不造，也不能執理廢事。就造浮圖七寶塔，也不忘這一念淨心。造浮圖七寶塔、建設道場，也為了大家延展這一念淨心，使這一念淨心，心心相傳，傳到後世，當下能偏到十方，也不執理廢事。不過這一念寧靜的心很寶貴，不然從早到晚、從月竟年，勞碌奔波，隨著人群打滾，不知道自己究竟為的什麼？轉過來有一念淨心，道場能坐一坐，觀察人生、反省我們的身世，要提撕警醒，往佛法進求才好。

祖師又說：「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作一場，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塵勞可以說是生死、無始劫來的習氣，迴脫、要想脫離開、事非常。這種了生脫死的生死大事，不是尋常世間事情可以作。所以古德、以至於將相都讚歎，了生脫死不是世間將相所能為。不過也有能為的，這也就是捉心中賊難。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作一場、戰一場。繩頭在哪兒？就在自己的心頭，不生不滅的心，

把著這個心，生滅以前未生，那是繩頭、是話頭。作一場，就鍛鍊一場。這一天，我就鍛鍊、又怕什麼。「不經一番寒徹骨」，需要經過一番寒徹骨、極苦、極刻苦的時候，「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在大寒之後，梅花含苞待放、才開始開放，都是在大寒之後，經過一番徹底的、寒徹骨之後，梅花才開。開了就是十里芬芳，能撲人的鼻子那麼香。那意思，經歷一番辛苦之後，才有點成就。不但是迴脫塵勞，就是學業、世間的事業，也是需要經過一番刻苦努力，才能成就，何況了生脫死的生死大事。

## 對治昏散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打坐用功，用的是定慧的功夫。下手要止、要觀。止觀的障礙，就是昏沉和散亂。散亂的心止不住；昏沉來了觀不上，尤其是早起晚睡，這時候容易昏沉。

容易昏沉，怎麼對治呢？普通很昏沉的時候，就睜開眼看看佛像，尤其修淨土法門有觀像念佛，睜開眼觀佛的像。再是祖師說：兩個肩搖一搖，像兩個輪子一樣，搖一搖。也可以兩手十個指頭交叉起來轉一轉、很用力扭一扭，較比就不昏沉。再不然，有濕毛巾，熱的也好、涼的也好，擦一擦。也可以掐一掐自己，掐得疼，就不昏沉。不過不能用力過度掐破了。用到相當程度，不疼他不清醒，太用力過度、把皮掐破了，又得包又得裹。再不然就喝口水，也較比精神。這都是在身體上調。在心裡調，說是以毒攻毒，想一想散亂的事情：有一次大哥動手打我，小弟還罵我；還有一次，媽媽拿著掃把，跑著趕我打我。想想那些事情也較比不昏沉。

用散亂，過去印象很深的、可以說刺激很重的事情，提撕我們的心，沖激、排除昏沉。

另外，要是按著佛說有七覺支。《阿彌陀經》七菩提分，也叫七覺支。分就是支；菩提就是覺。七菩提分——七覺支。昏沉來了，就要提撕精神、清醒，極力地不要昏沉，咬牙切齒的、要念佛，就是「擇法」——擇這個心法、擇這個心理，不讓昏沉的心理出來，而讓功夫提撕起來。將才說的擦擦臉、搖搖肩頭，都是擇法的功夫，擇這個心理的法，極力的擇、極力的擇。就像爬山一樣，登喜馬拉雅山爬不上去，極力的也想爬。精進，進而不退，沒有昏沉，一直念去。這時候就求法喜，就是四禪的功夫，盡量求念佛念得有興趣、有滋味。就是擇法、精進、喜的法喜，要緊。說的要緊能用得上，才得佛法的受用。要不然，念起來但是些名相，功夫用不上，也變作口頭禪、說食數寶，要緊在這能提得上才好。

擇法、精進、喜，是對治昏沉的。另外，對治散亂呢，就是捨境、除心理的境界。現在不是眼看耳聞的境界，是心理第六意識所現的相分的境界，就是心理的境界，也屬於法塵。要捨境界，要除執著境界的心，對治散亂，然後把心定下去，叫



捨境、除心、念定，七菩提分又三分，對治散亂。心裡一散亂，一定有境界；有境界，一定心執著這個境界。要像浮雲飄搖，心裡不著就好了。心裡一著，更加散亂。要捨執著的心、除境界；然後，用什麼功就定在什麼功夫上，念佛就念佛。

捨、除、定是對治散亂；擇法、精進、喜是對治昏沉；以「念」為主人翁。「修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就是念七覺支，能清醒、能對治昏沉，又能對治散亂，要緊功夫要能提撕上去才好。再是自己提撕功夫，不論是聽人講開示、自己體會佛法的義理用功，這都叫標月指，說的都是標月指。將才說了標月的指頭、說了七個。前三個是對治昏沉，除去月亮上的烏雲；後三個是對治散亂，教我們心就一直指著月亮，不能指頭搖擺、指不準，要它指得準，不教它散亂，一直指的月，皓月當空、說是見月！念！聽！

阿彌陀佛……。

## 二諦總持、繞佛叩鐘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法寶歌說：二諦總持、三學增上。我們將才繞佛，雖然是在念佛堂這麼繞，都是佛門的規矩，我晚年去參學所見，很合乎規矩、也很藝術、也很整齊，很如法，很合乎理、也合乎事。打鐘也是祖師按著佛的意旨在寺院中設的。法寶歌開始就說二諦總持：真諦俗諦總持宇宙人生最合乎哲理的真理。俗諦是因緣所生，種種世俗的事相；真諦是因緣性空，所顯本覺的理體——明明德的明德，天命調之性、靈明不昧的本性。因緣所生的事相、世俗，來到齋戒會穿僧衣、過僧眾的生活，又修學繞佛的方法，這都是俗諦門中事，都是因緣所生，都是生滅法、都是有為法。繞來繞去，心中念念念佛。繞來繞去，開始繞、到歸位，這是繞佛的法生；歸位之後，繞佛法滅，回歸打坐。最初拜佛，之後誦經，誦經後又唱讚佛偈，這個法生、這個法滅；這個法滅、那個法生，都是生滅法、有為法。繞佛有來又有去、去去來來；可

是心中要是念念念佛，妄想不生、妄想亦不滅，不生亦不滅，但有一句佛號，說是一念，追頂一直念去，以至於像一念萬年那麼念去，不生不滅。妄想不生不滅、佛號一直念去。身子繞來繞去，有去也有來，可是心中沒有來去，也不分來去，還是一直念去，這就是二諦同時修，二諦不二，歸到中諦。一邊繞佛有來有去，從念佛堂門出去、從念佛堂又回來，而心中沒有來來去去，這是法寶歌二諦總持的意思。至於三學增上，這時候心中不敢打粗重的妄想、殺盜淫妄的妄想，就是戒；把佛號定在心中就是定；念念分明清楚，內外隨眾入眾，一點也不錯就是慧，做到恰好處、隨緣盡分，就是慧。

佛門叩鐘，要緊超度亡魂，還警醒人心。我很早就想鑄大鐘，我歡喜打鐘，過去在別地方都想鑄大鐘、沒有成功，等蓮因寺建築妥當了就鑄大鐘。我很悲傷的感慨、我天天打，為的超度我母親。打鐘的時候尤其提撕唐朝詩人張繼的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我想那首詩，可以說是佛法深入人心，和世俗完全真俗不二，由世俗這種感慨、體驗，聽見寒山寺的鐘聲，詩人有他對世間種種的感傷，就像蘇東坡赤壁賦作客聞著吹簫那個意思。

轉過來要是會歸到佛法，都沒有這些，但有一念菩提心、一念真俗不二的心、至誠懇切的心，念佛打鐘。

我還很希望像過去金山寺那位修行人打鐘，將來希望諸位同學，在台灣，不論是故有的文化、民族的道德、佛法的一切一切，我們在這復興，有同學像金山寺那樣的修行人，晚間一聲鐘拜一拜、拜一拜再叩一聲鐘，通宵的叩，我打得怎麼好、大家功課怎麼好，大眾同修是必要的。各人自修在道業上孤獨，大家和合無間努力同心，把道場建築好了，大家一齊在佛法切磋琢磨。不但佛法弘揚到本國，將來各處要是能復興，以至於弘揚到外國，大好的佛法再復興，都能得著了脫生死苦、普及一切，希望這樣做才好。

## 三個好時分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有三個時候最好用功。第一、日落的前後；黃昏薄暮的時分最好，這是智者大師說的，大家可以試驗，晚課之後，稍拜拜佛、再靜一靜，諸位考驗考驗、也可以說享受享受。再就是晚間鐘鼓之後、靜悄悄的，在佛前拜佛、打坐也是極好極好的。尤其在都市夜裡人都寢息之後、環境較比靜，山林間也是一樣、也是靜，也好用功。再就是早齋前，早晨起來拜佛、持咒、念佛之後，再要靜下去，這是極要緊的關頭，能得定功的時候。早齋後，一吃飯人就昏沉，身體也發沉重，腦筋也較比昏迷。普通都講早飯前是最好的時候，一吃飯就差。所以，佛定日中一食、不吃早飯，就為的這個上午都變成早齋前的時候，腦筋最清醒、也最好用功。拜佛打坐之後，要是看最不容易、最難瞭解的書，佛經論、或是學校的書，這時候看都好，記憶力也堅強、解析力也堅強，平常看不懂的、這時候能看得懂。諸位同學也可以考

驗。我過去有這個經驗，看《遺教經論》很難懂，翻譯的、或原來的文字就很難懂，早齋後、不拜佛不坐坐腦筋差，一定是在拜佛打坐之後，再打開書本一看，平常看不瞭解的、都看瞭解了。就是稍稍練習定功就開智慧的意思，都瞭解。

現在要發四弘誓願，梁啟超居士說：人生天地間是個大實驗室；四弘誓願是實驗的方法；天地間一切眾生可說是實驗的材料。眾生無邊誓願度，從早晨這麼提撕念、到晚間，這一天都是我們誓願修菩薩道的境界。所以每天早上發願就這意思。

我在三十一年前，初到本省，鬧傷寒病、鬧得很嚴重，心裡真是懊惱、悲傷，也萎靡不振。提起來四弘誓願「煩惱無盡誓願斷」，我想我這些心理，都是我的煩惱，我誓願把病調好，精神振作起來好。我自己生病床上，就提撕念這四弘誓願。「佛道無上誓願成」，要想成佛道，也不能帶著病成，這麼提撕，較比精神振作起來。以後經過半年，病漸漸好。這四弘誓願很重要，發願很重要。藥師佛有十二大願、阿彌陀佛有四十八願，總說就是四弘誓願。普賢菩薩有十大願王，諸佛都發十大願王；我們現在才最初，練習發四弘誓願、包括一切的願。

## 竭誠盡敬，妙妙妙妙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淨土宗十二祖，徹悟祖師說：以攝心專注而念，為下手的方便。按次第說呢，第一、真為生死發菩提心，是學道的通途。我們發心就為的了生脫死，參加佛七、來學佛，依著信願行往前進修。怎麼了生脫死呢？念到一心不亂，深信切願篤行、念到一心不亂的時候，求願往生，和阿彌陀佛互相感應，阿彌陀佛慈悲現身，捧著蓮臺來接我們，蓮臺放下，教我們坐上蓮臺，阿彌陀佛就迴過來向西方，我們就跟著阿彌陀佛到極樂世界、七寶池中，那就是往生了。根本心裡沒有妄想雜念，但有深信切願，投生在極樂世界七寶蓮池中。

用功的時候，徹悟祖師說：以攝心專注而念，為下手的方便。心、我們得要攝，專注在一句阿彌陀佛上，念念念……念到一心不亂，這是下手的方便。要是意馬心猿不好調呢？就是攝了再攝，心跑了就攝回來，再跑、再攝回來，再跑再攝回來，

攝到最後，老實、不跑了，這就是一心不亂。打佛七，要緊練這些功夫。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個心、大家都認真，要是認真好好依著這個念，念到一心不亂、念到一念不生，深信切願篤行，將來了生脫死，往生極樂，上品上生，都有希望。要緊是認得真，認得真、打佛七，知真本有，真得一心不亂、真能了生脫死，知道本師釋迦牟尼佛說的話真實不虛；對阿彌陀佛發的願、多劫的苦行，而自己的願行能證得到，都能體會到，而認真用功，都能得到一心不亂。知真本有；達妄本空。進一步就是當代的印光大師的話：竭誠盡敬，妙妙妙妙！禪教律密淨五宗，五宗中又分多少不同，哪一宗好呢？要緊在印光大師所說的：知真本有、達妄本空，竭誠盡敬，妙妙妙妙！只要竭誠盡敬就是妙，真實的佛法，妙不可思議。

用功，必須要體會這個：無常。一氣不來，再想恢復健康的身體，蓮友還想聚會打佛七，很難很難！措手不及，剎那之間，種種的災禍，以至於不治之疾，醫生宣布了，就得要接受。這時候家親眷屬要一別永別，六道輪迴各走一方，再想用了生脫死的功夫很難。甚深感覺、尤其老，感覺無常，剎那之間就到。要自己警覺，而不是隨便說的。眼前譬如我就可以這種心來念：我最後的臨終，大家念的佛號，



都是幫我念佛，助念往生，這個心念佛較比好。極力的體會：無常到來，萬念俱灰，以至於醫生宣布沒有辦法，我們就得自己努力、最後。如夢幻泡影的人生拋棄、放棄，萬德洪名好好提起來、好好念。再是，無論什麼事情，得要預備、準備，先得著一心不亂，再有大限臨頭，我們功夫能提起來、能抵抗得住，看得開、放得下，萬緣放下，一念提起！

# 不生不滅、了生脫死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和諸位講幾句佛法。早晨兩點過的時候，我曾經來過，來巡一巡用功的情形如何。我們的環境在山林間的寺院，現在這一會兒，我但是各處巡一巡、看一看，很覺得太靜了、太好了，萬籟俱寂啊！天籟，沒有風聲、沒有雨聲；地籟，沒有山間的水聲，瀑布、水舟。天籟、空；地籟、空；人籟也空，沒有車聲、人聲，種種的聲音，萬籟俱寂。這裡頭就是我們的心籟——心裡的生住異滅、生滅心，萬籟俱寂這時候，好調這一念生滅心，教它不生不滅。由生滅的心、生住異滅，而受生老病死的身；環境就有成住壞空，以至於歷史上，一代一代的變遷，夏商周漢唐宋元明清到現在，都是些生滅法。人心的生住異滅，身體就是生老病死。因是生住異滅；果就生老病死、環境歷代的演變、這一朝代，連所有一切的物質都有成住壞空，都是如此而已。眾生就在這六道中輪迴、投生，生——老——病——死，物質就跟著成住壞空；

朝代的演變，唐宋元明清，再往古代追、夏商周，都是這樣。要了生脫死，一定把這些都看空、成住壞空看空了；心呢、生住異滅，教它不生不滅；身體呢，心裡要是不生不滅，身體的生老病死，就可以達到不生不死。

這裡頭自己得用功，在自己的地方。進一步就大家聚會用功，切磋琢磨，彼此勉勵。大眾用功之下，訂下時間，一天用幾支香的功。來的都是精進勇猛、為的了生脫死參加佛七，很不容易的。那麼佛七的目標，都是由環境的成住壞空、身體的生老病死，落著到心裡的生住異滅、教它不生不滅，這是我們練的功夫。不生不滅、萬德洪名一直念去，一念萬年一直念去，練的這個功夫要緊，要是練得不生不滅了，生死就可了。將來有那一天，我們依著深信切願篤行，再求阿彌陀佛現身來接引、觀音勢至菩薩甘露灌頂，蓮臺送過來，求往生西方，不受那些妖魔鬼怪、臨終的情形，沒有那些才好，才能了生脫死。

在這裡求了生脫死教它心裡不生最要緊，一念生、一念滅，生生滅滅都是生死的根本，教它不生也不滅，一直念去，把握自己的心。大眾的佛號，攝心專注的聽、攝心專注的念，念到後念跟前念，念念不斷、沒有間斷，一直念去，那就到了一心

不亂的意境，還有一心不亂的法喜禪悅，越久越好、越堅強越好、越不搖動越好。現在，我們就攝心專注好好再念一會兒：

萬緣放下！一念提起！攝心專注！念起！

阿彌陀佛……

## 我入佛心、佛入我心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講講用功的話。當下這一念，在佛經上佛種種說法不同。普通說但有去翳法、沒有增明法，眼睛不好的時候但能消炎，把眼疵、眼的老廢物都刮出來、沖出來，消炎了，眼本有的光明還是照樣發揮出來。沒有增明法，不能打一針叫目力增強。心也是，但能把垃圾骯髒的煩惱無明妄想、散亂昏沉重種去除，當下就是清淨，這一念心和佛心平等平等、一樣一樣。所以，按照佛說，用功的時候，妄想起來，就觀察是什麼境界，不要境界；不要境界、也不要執著境界的心，就是離境、離心。這時候心裡很輕鬆。就像扛著包走好遠，實在累了，放在地下，覺得很輕鬆。離了境界、離了執著境界的心，心裡也是輕鬆。不過心裡還存個離。心裡背負著世事塵勞、種種的執著，都是心裡很粗重的負擔。境界放下、執著境界的心再放下，心裡就覺得輕鬆。不過還有一個離境離心這個離的心，離的心再放下，把離再遣出去；

以至於遣離的心再遣出去，遭到極處，就是這一念清淨光明磊落的心。「慧風掃蕩障雲盡，心月孤圓朗中天。」就是這一念心。

極力的提撕、極力的抖擻、極力的攝心專注去念、去聽，這一念心就叫自性佛、也叫清淨光明的心。這一念心體會這是自性佛、再去念，要和阿彌陀佛相應，「願以淨光照我、慈誓攝我。」我以我的心要感佛的心，知道這一念心和佛心平等平等，就以我這一念心攝入佛心，求佛心攝入我這一念心。在密宗叫「我入、入我」，我入佛心、佛心入我心；在顯宗叫感應道交。我至誠懇切如子憶母，能感佛的心；佛被我所感，佛能應我。佛應我，以佛心攝入我的心、加入我的心，我接受佛所加持、佛所應我的心，就叫感應道交。就像廣播電視的電波意思一樣，只要想著接那個就是那個；只要求感佛、就能感動佛，求感動菩薩、就感動菩薩。也像師大畢業旅行車禍故去的同學洪伯松，他的父母想念他一樣，洪柏松是他父母的兒子，就是他父母的父母——祖父母，他父母再想他祖父母，那就是如子憶母，也能感通。所以洪柏松的父母想念他想到極處了，洪伯松又壓得疼、也想念他父母，接觸不上時候著急、洪伯松著急，父母找不著、父母著急，都是要在極處互相感通，父母晚間就聽

到洪伯松說：壓在車底下好疼。那個意思：不要往別的地方找，找不到我，我在車底下很疼，趕快把我掀出來、把車掀開，把我拖出來才好，這就感通。這個原理事實和念佛一樣、無二無別。

這一念心念佛——心清淨；結跏趺坐、雙手結印——身清淨；口念的聲音是萬德洪名、彌陀聖號——口業也清淨。三業清淨、隨其心淨而國土淨，自然環境漸漸演變也清淨，清淨到極處，五濁惡世的因緣謝落，極樂世界的淨土自然顯現。我們心清淨、口清淨、身清淨，三業都清淨；不清淨的人他可不知道我們在佛前作什麼，他就以為這是秘密。在不清淨、不瞭解的人，這時候三業清淨就是三密相應。說是三、就是身口意；說是一、但是一念清淨心。三而一、一而三，不可思議。一宗通、宗宗通。在行門說，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歸到一念，都是歸到這一念清淨心。說的還是標月指，佛號提起來再體會念、那是所指的月。念起，聽！

## 念佛一支香的方法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亂；依體起用，用還歸體，歸到一心不亂，這時候最重要。一心不亂再儘量體會，教它時間久，教它精彩、就是精進的精；念念念去，就是精進的進，這叫精彩。這樣用功，就是依著《阿彌陀經》文字般若。三藏十二部都是文字般若。依著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所觀照的是境界。能觀照、所觀照，究竟體會到極處，也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歸作不生不滅，歸到本體界，歸到清淨法身。依體起用，依著清淨法身，觀照一切有為法、無為法，採無為法、不生不滅的心；這時候不要有為法，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樣體會到不生不滅，再念萬德洪名——無量光明、無量壽命，這是到了究竟處，用功就照這個意思。

再是，最初就是拜，這一支香、拜，拜了繞、繞了歸位再坐，坐念由六字佛號轉



四字佛號，由四字佛號再越念越緊、越念越緊，念到極處「啪！啪！啪！」打三下，歸作不生不滅的萬德洪名。前面都是有生，最後歸著無生，有生可說是有生有滅，歸到無生的時候、不生不滅，這時候極力觀照這念心，教它不生亦不滅，保持這個本體。倘使打瞌睡，有巡香的糾察師，用幡過來在我們頭上稱一稱，我們心裡感覺著「真多謝！」——謝謝你！正要打瞌睡，您給我提撕提撕！身板教它直、要正。或是打瞌睡、抬頭看看佛像，或是用兩手把臉擦一擦，身上再稍稍活動活動。

打坐用定功的時候，凡夫的毛病，不是散亂、就是昏沉。散亂，人在那坐著，心裡已經跑到家裡去，一定教自己心自己做得主。昏沉呢，對治的方法，身子稍稍活動活動，脖子也搖一搖，或睜眼抬頭看看佛像，或看眼前光明相、蓮花燈都可以。觀想極力要得一心不亂，念念一直念去，念到一心不亂才好。或者觀想最後一著，要往生極樂世界，攝心專注的念、攝耳專注的聽，求阿彌陀佛來接引。觀想世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樣一直念去才好。實在再打瞌睡，就站起來，或到兩旁去拜，這是平時念一支香的方法、或是打佛七的方法。避免昏沉和散亂，要昏沉的時候就起觀照；要散亂就修止，歸作一心，歸到一句阿彌

陀佛萬德洪名上，漸漸調漸漸調，這時候心不放逸，不放棄這一心不亂的權利、心要做得主，不放棄一心不亂的可能，就有可能得著一心不亂。同時大家同修就是彼此觀照，有那同學坐得很好，藉著眼前同學彼此切磋琢磨、互相砥礪這才好。

## 念佛用功的方法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講開示的禮貌，要是出家眾坐在這，就說：「諸位法師」、還要「慈悲」，那是對出家眾特別恭敬。開示的對象是同學，有時候就不說了，但說：「諸位同學」。很客氣也可以說：「諸位同學慈悲，讓我講幾句佛法。」現在就講幾句佛法。打坐念佛中間止靜，有人講幾句佛法，就叫開示——開導指示用功的方法。

念佛用功的方法，以「攝心專注而念為下手的方便」，心要攝回來。把心攝回來，專注而念。它跑了，跑了再攝、跑了再攝。天臺智者大師說：攝常了，較比好了，心猿意馬就較比老實。以攝心專注而念為下手的方便，就是下手的便當的方法、這意思。

淨土宗十二祖徹悟法師、他說：「以折伏現行煩惱，為修心要務。」過去我們眼看、耳聽，六根接觸六塵，惹出多少煩惱，都裝在我們心中的倉庫，就是阿賴耶

識。裝在裡頭忙忙碌碌它不出頭，等著沒有事了，它抬頭了，就像毒蛇一樣，它抬頭了。怕的是殺、盜、淫、妄這四種煩惱浮現它的行動了、叫做現行，這時候趕快把它折伏住、控制住。要講對治的方法，「多貪眾生不淨觀」，念佛堂有骷髏骨，等著拿來擺在佛前，東邊一張、西邊一張。多貪眾生不淨觀，看那骷髏骨，說是電影明星、中國小姐死後的骷髏，作不淨觀。「多瞋眾生慈悲觀」，觀音菩薩多慈悲，什麼人在觀音菩薩眼前，觀音菩薩都慈悲，摩他頂、和他合掌，觀音菩薩就那麼慈悲，我們學觀音菩薩，多瞋眾生慈悲觀。愚癡眾生呢，因緣觀。知道一切佛法都是因緣所生起，煩惱也是因緣所生，我們要對治它，不讓它抬頭，把它轉過去，這是對待的方法。

進一步還有一種方法：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生滅的心是有為法；不生不滅的心是無為法。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啊！天天、月月、年年、生生世世，有為法在心中就這麼演變。雖然是演變，知道都是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樣一提撕：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把它都轉過去、壓過去。

骷髏骨的圖，就放在大磬那兒，這是當年電影明星，也是當年選的中國第一小

姐，就是骷髏骨嘛！確實如此！早早晚晚就是骷髏骨。這是多貪眾生做不淨觀。再進一步，按大乘的佛法，就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當年這些第一小姐、電影明星，現在都變成骷髏骨了！同時像夢幻泡影、像夢一樣。晚上做夢、夢中做夢；白天光天化日下，也是做夢。白天做白天的夢，晚間做晚上的夢。白天所做夢是晚間做夢的心、一樣，就一筆勾消，如夢幻泡影。這樣說就是大乘的佛法，比對待的骷髏骨較比高，骷髏骨是對待的觀法。不過祖師說，無論什麼藥，只要能治心病就好，觀想骷髏骨，馬上欲念就不起了，這就是法寶。再是也觀想我們有三昧火，照著骷髏骨的手指頭點，骷髏骨裡頭有好多是油，點著了，骷髏骨就化了，燒燒燒！燒到最後沒有了，萬德洪名佛號提起再念，這是很好的修行方法。如夢幻泡影：這是當年的小姐，現在變成骷髏骨了，也是如夢幻泡影。

進一步，以生滅心轉過來，再觀不生不滅的心。我們的心，有生、有生就有滅。現在觀自己心、教它不生，不生亦不滅。廣欽和尚尚臨圓寂的時候，我去看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在我前面不遠的地方，在那徘徊走，他老人家說：不來亦不去、不來亦不去。那個意思，他老人家來到這世界、來了，現在要去了；可是，真如自性——

本覺理體，不生不滅的心，不來亦不去。當時我就很欽佩！很尊重！在生死邊緣，逍遙自在在那徘徊：「不來亦不去！不來亦不去！」在不來亦不去的真如自性中，四大假合的身又來又有去。凡夫就不行了，萬感交集，這一生、這一死，無量的罣礙牽纏了；廣欽老和尚道業成就，說不生亦不滅、不來亦不去。再體會，這是《中觀論》、大乘佛法都這樣，先觀不生亦不滅，這最重要。也有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先觀第一句：不生亦不滅，再簡約、就觀不生——本自不生，因緣現的、本自不生。觀不生亦不滅心，萬德洪名再提起。觀不生是禪；萬德洪名提起來念就是淨。有禪有淨土、猶似戴角虎——像戴角的老虎，妄想雜念、妖魔鬼怪都是心中的百獸一樣，戴角的老虎「吼！」一下，妄想雜念都匍匐在地下。觀不生亦不滅，這是大乘的基本。

不生不滅，是否定的詮顯這個心理是不生亦不滅。要是肯定的詮顯，就是真如自性——真實的心、如如不動的心、自己心理的本體；而不是現出來萬象紛紜在眼前，沒有這一切相，心裡不生一切相的時候，不生也就不滅，那個不生不滅的心是我們自性。雖然如此，一會兒它又過去了，一會兒剎那之間又生、剎那之間就滅，生

生滅滅生生滅滅……，這怎麼辦呢？祖師又說：就像練習射箭，常常往那射，久久一箭就達到目的。現在說就像槍一樣，這一槍打靶，就打到目的。要常常練、常常練，早晨也念、晚上也念，白天行住坐臥都這麼念，就是練的功夫。這就是修定的方法——戒定慧、修定的方法；依著《阿彌陀經》修定的方法；依著《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把如夢幻泡影的心、都不要！接著再念佛。完全不念佛、萬德洪名不念的時候，心裡還是飄飄蕩蕩的、不好。要念佛，竭誠盡敬好好念，這才好。這叫禪淨雙修。不生不滅，觀不生不滅的心是禪；淨就是萬德洪名，竭誠盡敬！

攝就是把心攝住、把握住，專注在佛號上念，為下手的方便——是下手最好的方法。攝！攝！攝！心跑了，跑了再攝回來、跑了再攝回來，一直這麼攝回來，這就是練的功夫了。心跑了自己不知道、跟著心跑了，人坐在大殿裡、心跑到家裡去了，那就不是攝心專注而念了。心跑了，馬上攝回來，安定不動。總是知道：妄想的心是虛妄的；攝心專注而念、念佛，這一念是真實的，在這下功夫。攝攝攝：攝久了、不動了，時間拖久了，那就是一心不亂，要緊在這下功夫。總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什麼叫有為法？生生滅滅的就是有為法；不生不滅的是無為法。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我們不隨著它，以攝心專注而念為下手的方便，能知道心搖動了，快！不怕念起、就怕覺遲，馬上收回來、安定住，那是般若、那是理智，那較比好，這功夫用久了能用到一心不亂、念佛三昧，要緊！



## 念佛的助行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既然是念佛，就以真正的深信切願來執持佛的名號，這是淨土正宗。

我過去但是注意講究信願行，像寶鼎的三條腿一樣，以後不論是在看徹悟祖師的開示、蕩益大師，都是講深信切願「執持名號」，不用「行」、講「執持名號」，這是淨土正宗。因為末法時代，禪、三止三觀、唯識五重觀，都是多少當作助行，而不是一般凡夫能用得上。所以，簡直是祖師為的教導後學，深信切願「執持名號」，直接了當，不坐禪、也不作觀，較比好。可是偶爾有的時候，禪和觀可以作助行。完全參禪，我們的根機漏劣，生在五濁惡世，越演變越濁惡，用不上功夫，所以是做助行。

禪基本的要義，在不生，不是不想。要是不想，那是無想定，升到無想天。禪是觀不生不滅的心，觀不生亦不滅。初步體會禪的意旨是觀不生的心——不生亦不滅。

這樣所有千頭萬緒、八萬四千的煩惱連根兒能拔起。因為心得要生，才有八萬四千煩惱、過去現在未來；一觀察無生，八萬四千煩惱一齊謝落下去，才好。

觀呢，「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可以這麼觀。再是多貪眾生不淨觀，觀想不論是病人，或是普通的老年、中年、少年，憋了一波屎，往廁所跑，等裡頭人趕快出來，進去了，漚漚漚、漚漚漚；聲音也難聽、味氣也難聞，髒死了！這就是不淨觀。再什麼樣的異姓，男子以為女子美、女子以為男子美，這時候也不美，拉屎惡臭惡臭，觀想這個不淨觀就蠻夠；拉屎。外表上穿好衣服、化妝種種，內容骨子裡頭是血肉之軀。排泄的都是不淨，不是屎就是尿。尿與屎不同的就是：屎是臭的、尿是騷的。現在廁所比以前進步，以前我小孩那時候，人眾多的廁所、尤其是小廁所，那簡直是、進去眼都睜不開，太騷了！如此觀一觀眼前美女，也是如此的騷、如此的臭，衝鼻子地騷、能引人噁心的臭，多少作不淨觀就好。旁邊還擺著白骨觀，很好！很好！多貪眾生不淨觀，打佛七尤其需要，平常也需要。一念貪心起，百萬障門開，一念貪心起的時候，就一念不淨觀，馬上把它消滅下去。

再是，二祖問初祖達摩祖師，在隆冬的天氣立雪，大雪紛飛的時候立雪，在雪裡頭站，以至於斷臂求法。達摩祖師怎麼也不睬，最後二祖立雪、再斷臂求法，就感動了達摩祖師的心，回頭看一看。達摩祖師本來在面壁，面壁的意思是面這個清淨沒有染汙的、平坦而沒有鼓窪的，也就是沒有生滅心的那個心，面壁。因緣不到，面壁不說。等著二祖立雪斷臂求法，初祖這才回頭問一問：「仁者立雪斷臂求法、好一番苦心，為的什麼呢？」你求法、你契機，你問我、我就答覆，那個意思。二祖說：「弟子心不安。」初祖說：「你心不安，你把心拿給我，或者你說說，你心都是什麼心？你把心拿來，我給你安。」二祖一聽哪！就觀自己的心：現在這個心馬上就成過去的心，未來的心成現在的心。現在心成過去心，未來心成現在心，就這樣，心裡總在那兒過去、現在、未來……，不停地輪轉。二祖說：「弟子覓心了不可得。」就是過去、現在、未來，未來、現在又過去，未來又成現在、又過去，三心在心中不停就這麼轉變，不是真實心，都是生滅心。二祖說：「弟子覓心了不可得。」觀心：心就在那演變——過去現在未來、未來現在過去……；覓心了不可得。初祖一聽就說：「吾子汝安心竟！」我給你安心安好了！覓心了不可得的時候了，不生不滅的時候了，

那是你的真心——清淨法身佛！二祖當下開悟。我就想：要是觀心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教它不在心中出現，這是最好的了生脫死的方法。那在念佛法門是最好的一個助行，三心了不可得。三心都是過去現在未來心，都是散亂心，了不可得，教它不生，不生就不滅，那是禪；接著念佛，禪淨雙修。「有禪有淨土，猶似帶角虎」只要妄想貪瞋癡——貪淫、瞋殺、愚癡，要是如夢幻泡影、能看得開，也就放得下了，就不愚癡了。念佛的助行中，是觀三心了不可得。在貪瞋癡之下，以為這事情可就大了，這一體會三心了不可得，萬緣也就能放得下。二祖問初祖的話、初祖答覆二祖的法語，在執持名號念佛法門，是根本的提撕念頭用功的方法。不淨觀也好，對治貪心、淫欲心；這個心本不生，觀不生的心，這是達摩祖師面壁的心。壁上什麼也沒有、潔白的一片；白壁上平平坦坦的，沒有鼓湮生滅心的意思。「有禪有淨土，猶似帶角虎」，這樣念頭一起，八萬四千煩惱再嚴重的，也能把它消滅下去。有妄想、就對治，對治之後沒有妄想了，萬德洪名舉起！

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 對治欲念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眼觀色、起心動念；耳聽歌舞倡伎。眼看舞，耳聽唱，戴香華鬘、香塗身種種的，都是人假相，哪有些真的！眾生就執著。所以就唯識上講：但有唯識、但有識，哪有實在的些東西！我們本來投胎那一天，就是渾渾沌沌來投胎、因為業力所使。胎胞大了，五官都有了，在母胎中就有。母親要是喝熱的，胎兒的頭上像滾水燙的一樣；母親洗衣服，胎兒壓得膨脹出來再壓，都是受苦的。所以小孩兒生下來就哭，沒有一個小孩生下來「嘎嘎嘎嘎！」就笑，都是生下來就哭。人之初、還性本善，漸漸長大了，欲念越晚出現越好，一者發育年齡欲念晚出現好；二者出現的力量很薄弱，很淡薄就過去了，也是好。末法時期有的就濃厚。濃厚就常常有佛法熏習，有咒降欲魔，有佛號、有經典，拜佛、繞佛、打坐種種，自修、大家再同修種種，作種種的觀法：作不淨觀是對付的；作空觀「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都

好！

等著把身體看破了，穿什麼衣服，穿的鞋不是高跟鞋、是高底鞋那麼高，越南式的大褲子，化妝、頭髮種種一切，完了，說這是中國第一小姐，這是見惑、迷惑。中國第一小姐，一下子踩了百步蛇，踩了一腳，百步蛇回頭咬她一口，這簡直就了不得了，百步蛇咬人了，趕快往病院送，趕快開刀，把咬的那地方割下來。百步蛇這方面呢，被人踩了，百步蛇牠爸爸媽媽、百步蛇哥哥姊姊都出來了：嘿！那家丫頭、那小子可惡的，踩我們孩子。兩下你踩我、我踩你，都惹出事情。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天下本自太平，沒有這些。不以為自己穿得怎麼美、自己化妝怎麼美，也不曉得這是西洋人，老祖母那時候說黃頭髮藍眼珠子，活像個鬼一樣，現在人就同化了，西洋人以為西洋人美，黃種人也以為西洋人美，都是隨那個風習，不隨那個就好。要是對達摩祖師說怎麼美怎麼美，達摩祖師根本聽都不聽！無所謂美。你聽老遠像跑的一樣，廁所門一開、進去了，就聽到「漚漚撲嚙、漚漚撲嚙、咚！咚！咚！」是小姐拉屎。還有呢，過年吃多了又吐，眾生就這樣。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天下太平，要是看破了就好了。

這些都看破了，不以為扭扭捏捏地什麼穿戴、怎樣摩登、怎麼新穎。英國還有一個著名的女子演戲，演戲為了顯得腰越細越好，用帶子把腰勒得最緊最緊，出來一亮相，滿舞臺全體上千人都喊號，扭扭捏捏的，演完這齣戲下去了，小姐叫帶子勒死了，上下血脈不通時間久了。大家越叫好，小姐越扭，扭扭捏捏地，這齣戲唱完了，小姐就死了。眾生就迷惑顛倒。

要是破了身見，身見叫見惑，以我的身體為見，或是以為他小姐的身體扭扭捏捏的怎麼美，形容叫柳葉的眉、秋波的眼睛、櫻桃小口。百步蛇也是櫻桃小口，眾生就那麼顛倒。要破了見惑就證初果。初果還有欲，還有男女之欲、不過淡薄，可是還有。把欲的迷惑，好比由九十九度減成三十三度，由初果的須陀洹減到相當程度，就是二果的斯陀含、三果的阿那含。三果阿那含、還有欲。等著都沒有了，才證四果阿羅漢。

過去有一段實事：這個小孩聰明伶俐、又很乖，十七歲病得要死了，父母就哭：這麼好的孩子、賢孝的兒子，怎麼我們夫婦沒有福報？孩子正成長、很乖、十七歲，就要死了！這小孩就說話了：爸爸媽媽！我是斯陀含、二果的斯陀含，我現在要回

天上，勸父母不要哭。父母一聽：喔！他自己知道自己，他是二果。這就較比好，就解脫。

你看這欲念很難破啊！見惑破了，不感覺過年穿什麼衣服美、或是高貴，也不看他西裝畢挺，也不看她扭扭捏捏、高跟鞋多高，破了這些審美眼，審美那個點破了，就證初果、破見惑。有人掉了鈔票、美金，大家都爭，阿難尊者跟隨著佛，佛說：那是什麼？阿難說：錢啊！佛說：那是百步蛇。見惑要破了那樣就好了。五欲中這個欲也是如此。

見惑破了之後，再破思惑。見惑破了，思惑還要思惟、要想，以為怎麼好；轉過來，根本不想。所以佛門弟子早晨三點半就打板，起來先拜佛、也是運動，接著念楞嚴咒，降伏欲念。接著念佛，念佛一定念到一心不亂，念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時候再發十大願王：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乃至恆順眾生、普皆迴向。功課最初三拜，心展開：南無常住十方佛，南無常住十方方法、南無常住十方僧。等著功課要做完了：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能



把生滅心要是統理，念念生滅的生滅心就是大眾，能統理一切無礙了才好。這時候每天還要求，早上求韋馱菩薩護法、晚上求伽藍菩薩護法，還確實的。去年前年，蛇好多，還都是百步蛇、雨傘節那一類的毒蛇，廁所也有、院子也有，以至於從門縫進來，以後我說怎麼好？寺裡就提議晚上多念兩遍大悲咒、念三遍祝伽藍，早晨多念兩遍善天女咒祝韋馱，從那以後，很少有蛇了。所以，佛法得要講靈感，確實有靈感，佛經裡處處都是講靈感。從那以後蛇很少很少！！以後又出來一條，我就指著○○師說：皈依！皈依！以後就特別乖。

## 開示悟入佛的知見

八十六年一月齋戒學會

日本最初侵略的時候，他以為他勝利了、他歡喜，佔一個城，就雙手「萬歲！」等最後一敗，就完了，這是凡夫的知見。佛的知見不然，佛的知見：深信因果；眾生都能成佛。再譬喻淺一點，好比我在山上看見百步蛇，百步蛇在那彎彎曲曲的走、扭扭捏捏的走，母的百步蛇跟在後面，公的百步蛇在前面，回頭一看：唉呀！你看這百步蛇多曲曲彎彎的，全身都在曲線美之中。這是凡夫的知見。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令眾生開佛的知見、示佛的知見、悟佛的知見、入佛的知見，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凡夫拿著四大假合的身體——這是我，譬如抹 cream 雪花膏，又抹眉、抹嘴唇，再穿上高跟鞋，扭扭捏捏這一走，這是全副的武裝，要把男子打在石榴裙下。等著一老，胡蝶現在已經死了，八十六歲死掉，老蝴蝶。還有李麗華，多少年前在香港，現在也老得像老猴子一樣，就是凡夫的知見。買股票贏了、就歡喜；股票一

賠、輸了，這也是凡夫的知見，以至於自殺了。開示悟入佛的知見要緊！

以四大假合的身體：這是我的身體、為我。這是見惑，在見解上錯誤了、迷惑了，叫見惑。依著這個再起思惑、就是愛欲。思惑就是思想、思惟迷惑了，叫思惑。見惑再添上思惑合起來就是我執。貪瞋癡慢疑都是思惑。邪知邪見——不正見，是見惑，見解錯誤了。思惑就是愛欲；見惑是見解錯誤，黑人以為黑人美、西洋人以為西洋人美、黃種人以為黃種人美，自己看自己的同類以為美、迷惑了，叫見惑。

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都是見惑。在色受想行識這五蘊上以為是我，或者我穿的衣服以為是我所有的，這是身見。邊見呢？執著一邊，不能講不常亦不斷，但講常，所以古時候皇帝登基，都叫群臣老百姓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哪有一個皇帝活到一百歲？邊見就是由身見而起的常見、斷見。邪見，不信因果，這是邪知邪見。見取見，我以為我所執著的就是我的見解最對、最好。戒禁取見，見思二惑：思惑叫五鈍使，來的時候有時慢，可是斷的時候很難斷，就叫鈍；見惑叫五利使，來的快，斷的時候也較比容易斷。好好研究，佛的知見，和眾生的知見——見思二惑，很重要。還有塵沙惑、無明惑，好比電燈用紅玻璃一罩，一看！全屋子

的牆壁都是紅的；無明把心一遮蔽，一切都錯誤。像世俗父母親愛自己的小孩就叫寶寶，你看那寶寶會打媽媽，不對了、也這麼教他：會打媽媽；再是，寶寶會賭錢，這都是顛倒見。自己孩子賭錢、強盜，都以為好，這也是顛倒見。我因為忙、再老，沒有惡補，我想起來「見」很重要，就在這講一講。高了是佛的知見；低了就是凡夫的見惑、思惑，迷惑顛倒。

## 直心是道場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我那時候研究佛法、研究到早課的回向：「上來現前清淨眾，諷誦楞嚴諸品咒；回向三寶眾龍天，守護伽藍諸聖眾；三塗八難俱離苦，四恩三有盡霑恩：。」三塗大家知道，什麼是八難？地獄、餓鬼、畜生三塗就是三個難，另外還有五個難。盲聾瘖啞：瞎子學佛很難，盲、眼睛瞎了；聾，人家講什麼聽不出來，講佛法聽不懂；瘖就是啞巴、說話不清，啞巴更是啞巴，根本嗚嚕嗚嚕的、講不出來句話。三塗、盲聾瘖啞。還有世智辯聰：世間的智慧、世間的辯才、世間些小聰明，這不是大聰明。同學要是好好的學佛，學「直心是道場」，踏實的人生，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哪有這些些妄想，這恐怕都是空閒太多、閒散時候太多，就胡思亂想。那麼洗洗廁所也是修行、打掃山門外也是修行、抹抹大殿裡邊都是修行，教自己忙，不要教自己

散亂、空虛，就沒有這些妄想雜念。至於世間的智慧、世間的辯才、世間的聰明，這都難學佛。世間這些智慧、辯才、聰明都是佔便宜而不吃虧的，都是爭名奪利的、普通人這種種的。要緊佛門弟子學孝順、學勤勉、學為公，這樣較比好。直心是道場就是「直心正念真如」。直心正念真如，這一句阿彌陀佛——無量光明無量壽命的意義：就是我們心、是無量光明普徧十方；無量壽命是念念念佛一直念去、才好，這就是直心正念真如。

世智辯聰，沒有理能辯出個理，這個東西和買主辯著辯著就辯出理，以至於能賣出去。偶而得的小便宜、究竟還是沒有意思，不如真實的。我感覺士農工商多作些實在的，較比好。工、天天辛苦作工，看工人那個辛苦；農夫在田裡頭那個辛苦，較比好。士農工、這踏實作；商，就不一定了。再是立地成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理是如此；實在就需要漸漸修，一定是漸漸修，才能漸漸轉這個環境。不要世智辯聰這一套。世智辯聰大半都是想：辛苦的我，不做，佔便宜的我要做，我要得便宜，沒有理能辯出個理。沒有理我們就承認沒有理，不如懺悔、好好去怎麼做好。沒有理辯出理，這都是世間智慧、小聰明，這是八難之一。要緊佛門弟子要「直心是道

場」——直心念佛，與人之間也講直心，不勾心鬥角。要是勾心鬥角，很難信佛，信佛很難進步，也很難出家，出家也不能成功。

再就是六和合，大家怎麼能和合？見和同解：相同的見解，彼此一同這麼解釋而瞭解這是正見、那是邪見、或是還有顛倒見。戒和同修：一同持戒。意和同悅、身和同住、利和同均、語和就不諍。要緊六和合中，我以為正知正見——見和同解最重要。由見和同解之下，我們就是戒和同修，這樣好。再是大眾同修較比是切磋琢磨好，千里參方為的尋師訪友，友也很重要，「得於師者半；得於友者半」，朋友彼此切磋琢磨很得利益；而不勾心鬥角，世智辯聰不要。

我就常常看，常常自己提撕：羅漢是比丘成羅漢了；比丘尼證羅漢果了，稱羅漢尼，這了不起呀！成為羅漢尼。這都是好好的精進勇猛，修行人先改惡向善——四正勤，「已生的惡令斷、未生的惡令不生；已生的善令增長、未生的善令生」，這是在善惡上說。進一步照《金剛經》講：「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為的些事情，胡思亂想都是有為、有作為，不生不滅才是無為；有作為、有生有滅的這些不去想，想那個不生不滅的，或是歸作念佛就對了、也不錯。說是有為法、無為法我們不懂，

就是好好念佛就對！再解釋解釋，就是念佛一心的念，沒有些妄想雜念，念佛念得很好，這就是正知正見。知道這一句「阿彌陀佛」是無量光明、無量壽命，念到自己心裡頭，念念踏實念去，這就是最好的。不要世間的智慧、小聰明、討便宜，而多學吃虧。「老拙穿衲襖，淡飯肚中飽」，學得拙笨、不學得太靈巧。世間的智慧、小聰明都是有「我」之下，我貪便宜；世間的聰明也是。不要世智辯聰。大體這些。



高島呼頂上 四顧極無邊 獨坐無人知 孤月照寒泉

山腰雲半透 谷口風颼颼 凍未糊樹鴨 鳥入林啾啾

碧峰前兼後 白雲西復東 欲知雲落處 雲路在虛空

寒山拾得問對

昔日寒山問拾得 曰世間詩我欺我居我笑我軒我

賤我豈我騙我如何處論事

拾得云只是易他讓也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

得幾年你且看他

寒山云還有甚話可以難得拾得我嘗看過彌勒

菩薩傷你且聽我合偈曰

老拙穿衲襖 灌飯肚中腹 補破好道裏 萬苦隨緣了

有人罵老拙 老拙只說好 有人打老拙 老拙自時倒

拳時在面上 隨他自乾了 我也有氣力 他也無煩惱

這樣破惡客 便是妙中寶 若知這消息 何愁寫不了

人詩心不隨 人貧道不貧 一心要修行 常在道中遊

世人愛空華 我却不得見 名利總成空 我心無所厭

惟余現如山 難買無常珠 子言他語言 圓公有妙契

孔明更智謀 提喻教主體 轉悟功勞大 陸死只一劍

古今多少人 那個活幾千 這個道是難 那個做好漢

看看兩隻白 年年苦顏變 日月穿襟袋 尤道如射箭

不久癩來侵 低頭時吐軟 自然年少時 不把修行辦

也不帶人稅 也不做好漢 罵罵也不言 問着如空漢

好個爭名利 須把荒郊伴 我看世上人 都是栽花漢

悟得長生理 日月為夥伴

寒中且無月 月自在青天 吟吟一曲歌 歌中不長禪 獨坐常思慧 情盡可休休

時傳變現之 微言老懶懶 時人尋寶路 寶路香無蹤 山萬多噴峻 澗澗少玲瓏

聞自詩高僧 烟山萬、層 師說指歸路 月掛一輪燈 上為寒山詩 醒世且應時



寒山丈士殊菩薩身化



拾得丈士賢菩薩身化

得病思買買 聞三無辨味 三寸氣出了 拿只兩個辨 也不論是非 也不把茶辨  
打着也不理 堆着理得得 也不怕人笑 也不做險面 兒女買命時 再也不得見  
勸苦即回頭 單把修行幹 做個火火火 一刀截兩斷 跳出紅火坑 做個理理漢



## 藥師法門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皈命滿月界，淨妙琉璃尊；

法藥救人天，因中十二願；

慈悲弘誓廣，願度諸含生；

我今申讚揚，至心歸命禮。

我在建築大殿的時候，有一位居士，他對我說、叫我採用一個青年，他能全部幫我建築大殿。以後這個青年我瞭解了，我不敢用他，這個居士就一定要用他，那我不能。你布施是布施，我不能接受你的條件、得用他。好的我求之不得；不相宜、我不能用。我就自己想：我有多的錢就建築，沒有錢我寧肯停工。怎麼辦？我就想起《弘一大師演講錄》上有：求生極樂世界，到了極樂世界黃金為地、不用求金錢，

可是在娑婆世界一切一切都需要金錢，建築大殿怎麼辦？我就想起弘一大師的話，在娑婆世界還沒生到極樂世界的時候，我們求藥師佛加被、修藥師法門。

我想起就開始修藥師法門。《藥師法門修持儀軌》這是我照《弘一大師演講全集》中找出來印的。先念讚藥師佛的偈子，「歸命滿月界」，我身心世界——眼耳鼻舌身意，包括六根八識我的命，全部都歸到大圓滿的月亮中間坐的藥師佛。我就念「歸命滿月界，淨妙琉璃尊」。阿彌陀佛身是金色的，藥師佛身是琉璃的、透明的，妙不妙！又清淨，藥師琉璃光佛是琉璃身。「法藥救人天，因中十二願，慈悲弘誓廣，願度諸含生，我今申讚揚，至心歸命禮，南無大慈大悲消災延壽藥師琉璃光王佛」念完我就拜一拜，拜十二拜、再坐下來念藥師咒。念全咒二十一遍或七遍，再念咒心一〇一遍。

藥師咒，全名叫藥師如來灌頂真言：

南無薄伽伐帝 鞞殺社 窣嚩 薛琉璃 鉢喇婆喝囉闍也 怛他揭多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陀耶 怛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鞞殺社 三沒揭帝 莎婆訶

我念藥師咒，建築費沒有向人化緣、源源而來，很不可思議。蓋到大殿蓋好了、

兩邊寮房蓋好了，前面的舊齋堂，現在是講堂，這邊的法堂都蓋好了。有住的學生還爬到琉璃瓦上幫忙照料，蓋到那兒，建築費不缺少，這是我甚深感覺佛法的靈感，真是不可思議！

我就站在佛前，點上香，念「常住十方佛、十方法、十方僧」，各一拜、共三拜，再拜本師釋迦牟尼佛、給我們傳的佛法，我們現在得的佛法都是本師傳的、佛恩無量無邊，再拜本師釋迦牟尼佛一拜，然後開始拜藥師佛。先念讚佛偈，就像「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那偈子，而藥師佛是「歸命滿月界，淨妙琉璃尊……」藥師佛身不是金身、而是琉璃，這個琉璃比現在一般、好比百貨公司的裝飾品，琉璃以至於比金子還貴，「淨妙琉璃尊」。而且藥師佛的琉璃身，能看透，全身都看透。我在前面拜，後面要是有別人站著，我能從藥師佛身看到對方，因為清淨妙不可思議的，這是七寶琉璃的。「尊」也可以說是世尊，很尊貴的。稱羅漢為尊者；稱佛就稱世尊，三世都尊重。藥師佛的法藥能救人天病苦，或是錢不足的苦，「法藥救人天」，我們求藥師佛的法門來救我們、加被我們。「因中十二願」，這是《藥師經》中、藥師佛發十二大願度眾生。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度眾生，阿彌陀佛是專成就極樂世界，

接引其他各世界的眾生往生極樂世界；而藥師佛是專度眾生物資金錢缺少之苦。物資金錢缺少也很苦啊！尤其是衣食住不足的時候很苦，再是缺錢的時候也是很困難、很著急，藥師佛就是救我們人天的貧苦或是病苦。因中他老人家發過十二大願度眾生，那種慈悲很宏大、很廣，所有眾生只要你求，缺少金錢物資藥師佛都能度。「含生」就是眾生，有生命的。「我今申讚揚，至心歸命禮」我就拜一拜。拜了十二拜，我就坐下念藥師咒。《藥師法門修持儀軌》印過四版，因為大家都等錢用、都缺少錢，也都愛財，印出來大家就發財，所以多印好幾版，以後我就沒再怎麼傳授。今天過年聚會，都講發財，我就傳授藥師法門，很有靈感很有靈感！

## 隨緣開示佛門的情形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佛門的情形，我以為四書、老莊要好好研究；進一步，五經也稍稍好好看一看，不用全看。五經可採取的不多，可是好的很好，弘一大師曾採取過：「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很謙虛很謙虛的君子，他自己不貢高，而自己謙虛又謙虛——「謙謙」，這是君子，自己就像牧羊一樣、牧自己的心。那句太好了！所以同學要著重國學。「天命謂之性」的性就是佛性、就是性體；「率性謂之道」：依著性體、依體起用，那是修行的康莊大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使我們清明、光明的心性明顯出來；「在親民」佛法說度眾生，要接近民眾，對他要好一點，有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親近民眾；在「止於至善」，都能成佛。《大學》、《中庸》，

以至於四書其他，我看那都是菩薩方便，他們稱孔夫子為儒童菩薩，那都是菩薩來度化眾生的，很好。再是國學是佛學的基礎，國學的義理也是佛學的基礎，淺一點，可是都合乎佛法，所以大家此後要著重國學。

處在末法時期，要講修行，念佛為重心、這第一。所以祖師講的，以前都講信願「行」，最後都講信願「持名」。行——念佛、觀佛，種種很多，可是以念佛拜佛、持名為最基本，也最要緊。同學也不怕，說佛學還不懂、不會，不會、我懂拜佛就好。再是有那個善根歡喜拜，拜得身心輕安，像在空中飄的一樣，那將來道業前途不可限量，有大的成就。過去蘇州靈巖山上，有一位師父，叫振東法師，他晚間叩大鐘，打了十六年。打一下拜一拜，以至於通宵這麼打。十六年後，他就像開悟一樣，念佛堂的堂主師父就請他開示，他開示得極好極好！大家很得利益。又說他辯才無礙，教大家哭、大家就哭，講個悲傷的，再引到佛法；教大家笑，就講個滑稽的，大家也接受也歡喜、也深入佛法。打鐘就能打出辯才，都是心定了之後，出了辯才。拜八十八佛之外，每天願意拜阿彌陀佛，一次拜四十八拜；願意拜觀音菩薩，一次拜三十二拜，最好。八十八佛每天最少拜一次，而拜阿彌陀佛一天也可以拜兩

次、三次、四次，或者和觀音菩薩有緣，就拜觀世音菩薩也可以。

多少年前我去美國經日本，有人介紹，我就去看一看，我臨走上汽車，住持師送我到車門，接著有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說是住持師的太太，給我介紹。那個住持師說還是修日本的密、是怎麼的。我在東京，東京能有一千五百萬人口，而找一個素菜館很難，所以我們臺灣的寺院，儘量不要受日本的影響，它有正知正見的很少。說是從宋朝，這個日本的皇帝，和一位法師兩人太好了，太好了以後，把公主嫁給法師的徒弟，兩下作親家。以後從山上往下滾，很容易滾，滾到山下還能滾到水溝；從山下往上爬、爬到山峰很難。

中國的祖師，無論是唐朝、宋朝、再以前，都是日本人到中國請，密宗、天臺、戒律種種。就像鑑真和尚到日本傳戒，十一年中走了六次，前五次走沒成功，被海水把眼睛都打瞎了。最後這一次成功了，過去了，日本滿朝的文武，由日本皇帝領導，一起求鑑真和尚給授菩薩戒。古時候如此很多，也有請密宗的。可惜，在明朝講倭寇——日本人作海盜來搶；清朝呢，末年被日本打敗了，日本人就瞧不起中國人，對中國佛法就不那麼尊重了。要是他們能請虛雲老和尚到日本弘揚禪、請印光大師



到日本弘揚淨土、請弘一大師去弘揚律，那對日本很好，可惜沒有。希望大家不要受日本佛教的影響。日本人的著作，我看見日本有佛教歷史的地圖，那倒不錯！他研究學問不錯，真正修持很差，寺院不要受他們影響才好。

大好的佛法，方東美教授讚歎佛法：中外古今的哲學以佛法為第一。我們應當發揮佛學、研究佛學，依著佛學生解起行才好，社會的風氣能給轉一轉才好。現在這個社會，到什麼程度了，兩句話不來就打、再不就殺，過去講刀、匕首那種刀，現在根本是槍。我們出家人，應當自利利他，能隨緣度化一般民眾才好。殺人的人、和被殺的人，都是我們的同胞，同胞要彼此團結、彼此聯繫，不要彼此就這麼殺。政府要抓，一方面需要佛法來感化才好。到監獄度囚犯的，都是佛門弟子，也有法師到監獄去度化的，最好把他們度化，都能信佛才好。無論殺人、或是被殺，以後警察去抓，完了自己飲彈自滅了、自殺了，不可憐呢？所以希望大家群策群力研究佛法。

現在社會風氣，孝道不提倡，而有結婚的、先要求父母另外給房子，他要搬出去。最好比如父母住大樓上第四層、或第十層，兒女住第二層、第三層，父母能照

料兒女、以至於照料子孫，兒女辦事沒有經驗、和父母商議，父母告訴他怎麼辦。兒女上班，孫子沒有人照料，有時候母親、或是祖母，也可以照料。這樣老少共濟、彼此照料，較比好；不要搬出去，各管各的。一家人總是聚會熱鬧好，而冷冷淡淡的分散開，彼此都不得利益，彼此都吃虧。這是隨緣講一講這意思。

自己的心裡堅定，隨緣度化，學校裡、社團、家庭裡、父母兄弟姊妹，隨緣度，而以自己的道業為基本。度化眾生也得看他的根基，他沒有什麼善根，就像有的種子、它不大生，根啊、梗、莖，接也接不上，他沒有善根，看因緣。要是有的隨緣盡分度化。不過青年初信佛，還是著重自己的道業，著重道業就是在解行兩門下功夫，較比最好。現在我就很感謝佛法，我年輕時候曾經有過肺病，還很嚴重，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後在四十多歲，有高雄哪兒給我照的X光相片，說我年輕時候有嚴重的肺病，但是他說都好了。我二十四歲皈依，二十六歲春天我就受五戒吃素，三十歲出家，到現在八十二歲，出家五十二年。我那時候鬧笑話說：「眼睛很亮，耳朵聽很遠，牙齒可以嚼花生。」這不是太感謝佛法了？要沒有佛法，很早就死翹翹！這顯得佛法利益莫大呀！同時大家也是發心，在佛法中辛苦一點、勞碌一點、吃點

虧，那是佔便宜，最好！看清楚好！

## 囑咐用功的話

八十六年寒假齋戒學會

我們要著重早晚二課要緊，講究早課怎麼做、晚課怎麼做。早課都是持咒好、降魔，這一天平安。楞嚴咒又是降欲魔的，修行欲魔降伏最重要。所以早課楞嚴咒，楞嚴咒有楞嚴咒心，不然大悲咒也可以。再發十大願王，這一天我們修的就是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廣修供養中，供佛的燈，火苗像須彌山那麼高、供佛燈的油像四大海水那麼多，香華燈燭供養是事供養，而法供養好。法供養就是《普賢行願品》中的「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念念念佛，以至於念念體會諸佛的心，就是不離菩提心供養。早晨念十大願王較比好，懺悔業障種種。晚間就發願，願生極樂世界中，九品蓮花為父母，花開見佛悟無生，迴入娑婆度有情。再念「一心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願以淨光照我、慈誓

攝我：「遵式大師的淨土文也好。」

還有，早晨起來，我就和大家一起拜佛，拜半個鐘頭，拜得全身血脈流暢，精神也振作，振作之下還安定。不是賽跑，振作起來了，心裡發慌；拜佛之下，精神振作，心裡安定，才好。這是早晨拜佛。另外，願意拜觀世音菩薩，就三十二拜也可以，專拜觀音菩薩。或是拜阿彌陀佛就四十八拜。祖師給出家人訂的、居士也可以，就是拜八十八佛懺悔，什麼罪都能懺悔清淨。眾生心就像琉璃、寶貝一樣，掉到糞坑裡，拿出來再洗，也洗得清淨，和沒有掉到糞坑一樣清淨；不像布或別的，染汙了洗不掉了。心只要竭誠盡敬、念佛拜佛，什麼業障都能懺悔清淨。懺悔清淨，消災延壽、增福增慧。所以，修行種種法門，一定要拜佛修行。頭些日子我聽南部有人說：「普通盡講一些文字般若，而不是在實際修行功夫的般若。」我一聽很欽佩，不能說口頭三昧，一定是要拜佛修行，行門第一就要禮敬諸佛，普賢菩薩十大願王要緊一拜。拜三十二拜也好、和觀音菩薩有緣；拜阿彌陀佛就四十八拜；不然就拜八十八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合起來八十八佛拜、好。還有，佛門弟子應該背短的經，比《阿彌陀經》還短，就是《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般若心經》也好。

《般若心經》要是常常念、常常背，《般若心經》意思很難懂，久久也能懂。以至於《般若心經》一懂，佛法全部都能體會、瞭解。另外，佛門弟子應該練習雙盤腿、結跏趺坐。我練腿子並不很早，因為我是三十歲出家，我三十六歲才練雙盤腿。現在一盤，兩三鐘頭也能盤。雙盤腿再結印，結法界定印，或是像阿彌陀佛上品上生印。法界定印最好，心裡較比安定。雙盤腿、手結印，再坐得正，不偏不歪、也不往後倒，這時候較比好修行；再最好的好處，心裡不起殺盜淫妄的心、亂打妄想。所以大家應當練習：第一是拜、第二打坐結跏趺坐，和佛一樣的坐；手還結印，也是佛的印，心裡較比好用功。結印很重要，結印就是法界定印，包括一切印。古人有日課千拜的，現在也有人一天拜一千拜。背經，背《念佛圓通章》，或是佛法中有契合自己根機的，就像藥材一樣，找對症的藥。《四十二章經》挑幾則，對治貪欲的、對治瞋恚的，種種都好。

供佛要用好香。還有，居士住在街裡，最好練習晚間不出門。我每次看報紙報的，殺人放火、車禍、搶、盜種種，都是天黑以後的。我們住在山間根本用不著出去，山間很安靜、很好。練習天黑不上街好。不得已也是白天準備好了，晚上不上

街。晚上最好把家裡的佛堂，清清淨淨的，我們最尊貴的、愛好的佛像、菩薩像供上，香花燈燭，種種長期供養。現在有絹花，做得都很好，假花做得像真的一樣，假花中配上兩朵真花，真花可以換，假花長年供在那兒。

再是應當練習長齋茹素，吃素好。要是受菩薩戒，一個月六天過午不食也應當堅持。我最初練習過午不食，習慣性也是餓，以後出家久了，晚上吃反而不對了、不好。我來臺灣，有一次得傷寒病，幾天沒吃飯，他們叫我吃一點，我一吃完還吐，餓不死的傷寒病。百丈禪師說「疾病以減食為良藥」；本師釋迦牟尼佛說「疾病以斷食為天醫」——天上的醫師、好。普通人，越有病越講究吃，越吃病越不好。受菩薩戒的居士應當誦戒，並應當一個月持六齋日。

再是我感覺打佛一不錯，打佛七、七天沒時間，禮拜天放假一天就打佛一，把念佛的錄音機打開，自己跟著念，或是幾個人一起打佛一。現在流行這個不錯，我最初聽了都很奇怪，打佛七、怎麼還有打佛一？以後就是大家沒時間，禮拜天放假就可以打佛一。

大悲咒、藥師咒、往生咒都要標準一點。再是我們佛門弟子、在寺裡我也提倡，

應當多修些苦行。在家庭裡、在公共場所、或是道場，大家練苦行就是，打掃各處、以至於洗廁所這些。學法器，都會打鐘、撞、盤、以至於打引磬。多少年前有位居士對我很好，他時常提倡、對我說：少事少惱。諸位也是，應該修的定課要訂、閱經要閱、念佛要念、拜佛要拜；可是普通世俗的事情要少，少事就少煩惱。

《四十二章經》是傳到中國第一部經，應當挑著，常常有幾種可以對治貪、對治瞋、對治癡。《四十二章經》對我們最契機。還有，世界各國中，日本人堅強勤勉的精神，我們可以學。美國人寬宏大量的心，美國人時常為世界著想，怎樣希望世界和平。日本人那麼想，日本人講勤勉、勤勞，以至於日本人有累死的叫過勞死，就這麼勤勉。我們要有日本人那個勤勉的精神。我就想：日本工業科學沒聽說有什麼瓶頸，我們臺灣有好多工業上有瓶頸、不能通過。有位美國居士來，我對他說：我很欽佩美國人的寬宏大量，他都為世界著想。把德國打敗了，整船的物資去救濟德國；把日本打敗了，也是商船隊幾十隻，從美國的西海岸往日本開，救濟打敗的國家。日本人佔領中國，什麼他都給吸收去，臺灣比日本窮多少倍，臺灣的出產、他都吸收去了，美國不是這樣的、我們學美國的寬宏大量、學日本人勤勉的精神。



警眾偈「是日已過，命亦隨滅」要常常念，再呼自己的名字，「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還有，組織助念團，佛門弟子要有大悲心，以大悲心去助念，不像世俗的人往錢看。真正好好的也是積德、消災延壽的方法。儘量提倡佛法，受三壇大戒都講「依教奉行」——依佛的教法、我們奉行。

弘一大師提倡改習氣。我們都有習氣，漸漸修，漸漸改習氣。我以前好喝茶，喝久了又講香片、又喝龍井，以後，我想這也是習氣，這習氣還很嚴重，喝茶不像抽香煙，也不大很好。在五年前，我就想辦法，我出國的時候我不帶茶，到外國我也不知道哪兒有賣茶的，這樣出國一遍把喝茶的習慣就斷了。喝茶的時候還願意有好的茶杯、以至於好的茶壺，品驗各種的茶、品種不同的，就是習慣了，以後把它轉了。

還有，貪瞋癡是三毒，毒我們的法身慧命。一切八萬四千的煩惱，都以貪瞋癡為根本。第一貪心我們想著要斷，最重的貪心就是淫欲、欲念。怎樣起心動念馬上就轉，「不怕念起，就怕覺遲」念起馬上就轉，不叫它在心中打滾。這一念淫欲心起

來，第二念第三念就跟著，馬上起淫欲的心、馬上就斷，久久漸漸就減輕。拜佛求懺悔、誦經持咒種種，都要斷淫欲心；淫欲心不斷，生死不可了的。那就是念佛，最好教它減少。像廣欽老和尚，根本淫欲心沒有了，才有那個意境。再是瞋心，「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儘量把握自己心，不教它起瞋心。瞋心起得厲害、就要拼命了，這就糟糕了，儘量斷貪心和瞋心。癡心，普通說看得開、放得下，看開放下自在；就是般若、法身、解脫。願消三障諸煩惱，就是這意思，說得淺就是看開放下自在。

諸位是居士，有時候社會上有災害，比如去年賀伯颱風，隨緣盡分也是救災較比好。廣欽老和尚過去常常說的法語，我們臺灣這五十年來，能感到一代高僧廣欽老和尚住在臺灣，聽廣欽老和尚種種行持、法語，也是善根所感、也是幸福，得佛法利益。

## 齋戒學會的生活

蓮因寺同學各個根機不同，對行門、每天的生活起居種種，有同學生活不習慣，給諸位解釋解釋。

蓮因寺的生活、齋戒會生活，這是在佛法中最理想的生活起居規矩種種，是過去大陸祖師代代相傳，以至於佛世僧伽藍中的生活，這是很理想的規矩生活，並不是我獨出新裁另外訂的。轉過來，要契合同學的根機，還要配合有時候給巧克力糖、下午煮點綠豆湯、中午添上六寶飯，這是契合同學根機而已，佛世並沒有巧克力，因為同學還是小孩子嘛！給點糖果、就這意思。

至於早起，一日之計在於晨，還是練習早起好。早起怎麼就必得到佛前拜？你身體躺了一夜，少說四個鐘頭、多則六個鐘頭，沒有運動，一定起來先拜佛運動運動。同時睡了一夜，昏昏漿漿的，早晨要清醒、抖擻精神，振作在佛前好好拜，才

可以。都是對治習氣的、或是調身、調心，都是很好的。

有同學念咒特別高興，願意三密相應，譬如念百字明、結這個手印，念往生咒結這個，所有的咒都可以金剛合掌，也都可以結法界定印，往生咒、光明咒都可以這樣。同學願意三密相應，很好！學佛，信解行證，從行門入也可以；從解門入也可以。由行門也能生解——由拜佛打坐、對佛法瞭解了；或是研究佛學以後願意照佛法也去實行。解行兩門互相輔助的，說是解門像眼睛一樣、行門像腿一樣，配合才能往前走，達到目的。又說解門像燈一樣、行門像車一樣，配合才能開車，兩方面都有互相輔助的作用。

過午不食的利益，第一在知見上、觀念上要瞭解：佛說過午不食是正常的；晚上吃一頓、或者吃宵夜是不正常的。最初聽這麼說都有點不大很願意接受。我們吃三頓飯吃慣了，佛怎麼說吃兩頓飯？都說魚蝦豬牛雞鴨應當吃的東西，怎麼也不讓吃了呢？就是過午不食於身體好。廣欽老和尚根本不吃人間煙火食，怎麼活到九十五歲？我從出家以來，三十六年不吃晚飯，倘使不好，我怎麼勉強在同學面前說好？實在是好的。我最初也不習慣，總是由信解行證、信最要緊，我信的是佛，佛這麼

說、八關齋戒，佛教受沙彌戒也這麼說，受比丘戒也應當過午不食的，所以我就過午不食，這是由信、信佛。解呢？說晚飯少吃肚子空、好用定慧的功夫。轉過來晚飯吃了身子沉、腦筋就迷糊了，同時吃完就要做世俗的活動：賽球、打球、逛夜市、看電視。晚間肚子空虛，好用靜功。還是信佛說的過午不食正常、吃了不正常。考驗久了，知道吃了之後並不好。我初來臺灣得傷寒病，幾天不吃飯，寺裡晚上煮了稀飯勸我吃，吃了之後病又犯重，我才知道。過午不食同學一時很難接受，連醫學院同學都很難接受，可是在實踐上感受瞭解：肚腑晚間本來是休息時間，叫它再刻苦去活動，就像工人晚上五、六點鐘下工，胃腸不讓它下工，再給它裝上、再叫它消化，臨睡前再給它一頓、虐待它，它就不給我們作了，久了就出胃病。所以我長年不吃晚飯。我的胃本來小孩時候亂吃，願意吃甜的、吃黏的、吃油性的東西，把胃口吃不好了。幸虧我長年過午不食，胃口保持到現在，沒出別個病，好！「非時食十大利益」還有種種說法，都是好。過午不食，晚間廚房沒有事，要不然晚上還要炒、又要作，臨睡再吃宵夜，事情就多了。只要一過午，吃食和我們分家，沒我們的事，完全在學問上、在修持上用功，輕安、無事，較比合乎山林間寺院的意

思。

佛門弟子一定著重拜佛。同學現在受物質文明、西洋學說的影響，有斷滅見，對人生有虛無感。西洋人禮拜五開始，家庭的車載著遊艇，這一家人到海邊去玩樂，享受完了就內心空虛。中國人孔孟老莊都講究天命之謂性的心性，佛法更講，在這裡求常樂我淨精神上的享受。物質也並不是不講究，物質享受太過度了，同學反倒不願意。

齋戒學會這種生活是最好的。普通說，四眾弟子在寺院的生活就「如魚得水」那麼好。離開寺院就如魚離開水。還有，最初不習慣，住久我不行、我偶爾去，慢慢成了習慣，知道這是正常生活，這是修行鍛鍊我們身心的生活，感覺這才是最好。漸漸同學就能體會到，並不是獨出新裁另外設的，都是依著佛說的、祖師訂的規矩，這種生活。

還有，我在十年前建築念佛堂落成之後，我曾經到一次南洋，到泰國的時候，在曼谷街裡，我看到英國人和德國人出家，西洋人在曼谷的郊區參加一個佛教團體的剃度，又看見法國人、義大利人也是出家，還都是青年。也看見克拉邁斯加、地

峽那地方有一位法師，暑假有三十多位大學生在那短期出家。在泰國成了風氣、無所謂，泰王也出過家，一般人民都是出過幾個月的家。也有以為很好的、就不還俗了；普通呢，幾個月後就回俗家。只要是出過家再回家，連結婚、好的女孩子父母都願意嫁給他，因為什麼？出家之前，他練習所有的佛法、威儀規矩，出家人基本的理論、佛法的綱要他都瞭解了，這種人好。好比在泰國要抓到小偷土匪種種，大多數一打聽、都說他沒出過家。所以持八關齋戒於我們實在是好，鍛鍊一番！

## 乩壇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將才問的有關降壇，佛法不講那個。譬如說，關公也說話了，嘿！多巧，說的時候還未來先知喔！還是過去事情我們不知道、他也告訴了，真奇巧！白天上班或者做生意，晚間找點奇巧的、特殊的，回家說是：你們在家過日子，不知道我有奇巧的，今天呂洞賓說的話我都聽見了，明天關公又告訴了，後天還冒充觀世音菩薩也來說、又說地藏菩薩也來說話。以後有位恭泉老和尚來，大家就問：他說又是地藏菩薩、又觀音菩薩，究竟是不是真的呢？請老和尚去看看。老和尚說：「好！我去看看。」一看、他知道老和尚來了，老和尚問：「你說是觀世音菩薩嗎？」說：「是啊！」「你怎麼知道觀音菩薩來？」他說：「我未來先知！前面沙沙沙沙……，就是觀音菩薩來了。」老和尚說是：你拿《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是你的經，你拿著念給我聽！」不會念。說「我是地藏菩薩！」怎麼知道地藏菩薩？那麼《地藏經》拿來，



「這都是你的經，你念！」也不會。「雖然不會，可是地藏菩薩一來，後面呼呼呼……我就知道是地藏菩薩來。」老和尚接著後面「咄！」一下！說：「你怎麼好好地就打我呢？」老和尚說：「你知道後面呼呼來，前面沙沙來，又是觀音菩薩、又是地藏菩薩，你怎麼不知我打你？你不躲一下，怎麼叫我打著了呢？走！不可以攪擾人，不准胡亂講——黑白講，白天也講，晚上也講。」「好！我們走！我們走！」以後這個人一清醒、好了，邪不侵正、你好好念觀音菩薩、念地藏菩薩。印光大師說乩壇在中國各處都有，我們也不必批駁它，因為它說些話都是勸世修善的、有些好話，講信因果、勸善的。可是也不要信他，因為說的都很低俗，同時也都是冒充的，都是些普通鬼神藉著觀音菩薩、地藏菩薩、呂洞賓、關公、平常我們所知道的佛菩薩、神明，他假藉這些，實際並不是這些人。不但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不藉乩壇說話，關公、呂洞賓也不須藉它，這要瞭解。頭幾年有幾個乩壇又怎麼地、又說死了幾個，那都冤枉佛法，佛法哪有那些？這就怨佛門弟子不好好弘法，一般民眾、連知識份子都不知道什麼是佛教，也不要埋怨，好好弘法就好。

# 靈性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問：有無所謂靈性？靈性住於身體何處？

答：就在指甲上！住在大拇腳指頭、和二拇腳指頭中間夾的，你走路得好好夾住，不夾住靈性就掉了！哪一個小孩問的？問得太好了！

靈性在哪兒？在身體哪兒？靈性偏太虛空、偏十方，空間無量，無量光明。靈性在時間呢？從過去無始就有，到現在、盡未來無終。過去無始，要說有始就不合乎哲理；無終，要說有終也不合乎哲理。空間偏十方，到哪兒是邊呢？說有個邊，邊的邊、邊的外…，還是無邊。眾生無邊誓願度也是這意思。茶水邊上這一點微菌就多少萬，何況一個山上的螞蟻、世界人類、一切的動物都無量無邊，我們心也是偏太虛空、無邊。空間無邊、時間無始無終，交叉起來就是我們的靈性、諸佛的法身。也就是方東美教授說是：「中外古今的哲學以佛學為最高」就高在這。哪能說是

在身體哪個地方？

那麼靈性無量無邊，譬如我叫：「玉山頭啊！你動一動。」它怎麼不動？而我手指頭動、這不是靈性在身上嗎？可是你要麻木了，指頭也不能動。因為人就執著身體。早晨照鏡子梳梳頭，還擦點雪花膏，看看、化妝化妝，穿什麼皮鞋。這麼貴的皮鞋，今天叫同學踢足球一下子踢塊石頭，把皮鞋最前面、最要緊那塊皮弄掉了，心裡都疼。手上不能染紅指甲、染亮的，剪的尖尖像貓一樣，那位同學不聽我的話，給你抓一抓！你不聽都不行。就因為這麼執著這個身體，就像靈性在身體一樣。實際身體一脫離了，身體燒了、埋在地下了，就不是我們的。我們的心靈、靈性偏十方、無量光明。因為偏十方的光明中，我們有多少不合理的思想、心理作用，這樣我們再投生。我們因為執著身體為我，就叫我執，要破了我執、破了法執，就是偏十方。

## 傳承佛祖一脈的佛法

六十九年暑假齋戒學會

傳承的是由佛祖一脈傳承下來的，這是必須要的，不過不要太呆板成八股文章一樣就好。要是人在用功之間，自己從自性發揮，自然他能應付眼前的根機、應付潮流來演講就好，不呆板就好。轉過來，歐美日本他們那種學術的研究，我們採取他的長處，而不能根本隨他改。西洋人研究學問講究先考據、研究確不確實，是真是假、先考據，提出來疑問，研究佛法要那樣就根本錯誤。佛法從信入手。至於日本人或歐美人研究佛學，歐美人研究還很膚淺；日本人因為早從唐朝就由中國輸入佛法，他研究很久。日本有些研究列的表、或是按著學術研究也可以採取。尤其是考據佛教歷史，可是裡頭要不是從佛祖一脈相傳、不承認靈感種種，那還是不行，因為他沒有信心、學習歐美的。再是日本佛教大辭典，丁福保居士根據日本翻譯編的那還小，有比那個大四、五倍的，那些日本佛學大辭典我們可以採取，那個好而

我們沒有。看起來日本，尤其明治維新以後研究學術，那真是下功夫，那真是認真，才能編出來世界最多、最標準的佛學大辭典。這一個人經過三十年的編輯，還有多少他的學生跟隨著一同編，他故去之後，他的學人、日本一般研究佛學的學者接下去再編，還有後編，都加在一塊。像那種研究學術的精神我們需要。大體上昨天我聽法師說，研究佛學分兩派，我們怎麼好呢？我們處事為人一切都怎麼好？日本有些長處我們採取；歐美日本人的短處、錯誤的地方我們不採取。我們的長處呢？我們保守，保守並不是死板板地保守，還要活用，應付現在一般世間，就像菜一樣，還是這些菜，我們炒的合他們口味就好。

## 藉假修真

藉假修真，假是四大假合謂之假，什麼叫真呢？真如自性、不生不滅的心，修那個，那個越顯現、越支持越久越好。藉假修真、修真如自性。

這裡進一步要是和同學研究，要緊是同學青年，身體沒有傷，保持本元、本真，要緊是不要犯手淫，一犯手淫就不好修。要緊戒住手淫，身體就能強健。再吃什麼維他命、蛋白質、怎麼樣的補，也不如保守真精不遺，真精不遺最好。這樣身體強健了，能修真如自性，藉假修真。

藉假修真，借著四大假合假的身體、好修真如自性，開悟了證果了，才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開顯了，就是藉假修真；四大假合是假，真如自性是真，藉這個假修這個真。

## 放生與環保

放生的意義：

這些生物，今天居士要不給買來，叫大家買去了，晚上就得「啪！啪！啪！」被宰。我還看過宰鰻魚，把鰻魚用釘子、錐子，插在木板上，現在不曉得是不是那麼宰，這魚疼得、就彎彎彎！把錐子都能拔起來。還有，為什麼不要教人殺鰻魚還有原因，鰻魚死的時候慢，牠慢慢死，也就受苦受得厲害；把鰻魚頭剝下來，牠脖子那個肉還動，受苦受得厲害。我們把牠買下來、救牠一命啊！放生。就是以慈悲心放。

佛法有二諦：真諦是因緣性空；俗諦是因緣所生。因緣所生這些生物，就是可憐，有生就有死，這樣就不吃牠的肉，以至於放牠的生、救牠的命，你看到牠痛苦嘛！放生的意思，就是以慈悲心。「願斷一切惡」，好多戒屬於願斷一切惡的；好多

戒屬於「願修一切善」；還有好多是「願度一切眾生」。放生就是願度一切眾生。

有個人，他不知道生物的苦、牠被殺的苦，他說「放牠們幹什麼！」可不能說把你抓著了、要殺你，別人來救，說：「不要救！救了早晚也得一死嘛！」就不能那樣，他還自己貪生怕死。再是牠痛苦、被殺。我們普通手上拉個傷口，疼好幾天，還得抹膏藥；那麼生物你把牠剝了，脖子一刀、中間肚子一刀、尾巴再一刀，牠也是很痛苦很痛苦！

再是佛法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十法界的眾生都是，死的時候都痛苦，你超度牠、救牠，不教牠受被殺被宰的痛苦，這是很需要的，所以我們買來放生。

放生的利益呢？說到高處，我們不因為有利益才放生，就是但看見眾生可憐。要實在講起利益，我們救眾生、教牠少被人家網、被人家殺、被人家剝、被人家宰；那麼我們就消災延壽，還確實的！延長我們的壽命，因果嘛！我們把牠的生命、壽命給牠切斷，好比這一條鰻魚剝到八段，它就死了，這樣我們的果報也是短壽，同時也是痛苦。還有一次，有個青年，大半十九、二十歲，在大樓裡頭建築、在高處走，從那高處掉下來，正好下面一鍋什麼油、熱熱的，掉在那兒，這個很痛苦。總



是，要是能避免這種事，或是避免被人殺、被人吃，就是放生、較比好。

問：放生，如何兼顧環境、環保呢？據說有人購買吳郭魚放生，而吳郭魚的生命力強，使得該放生地其他的魚類大量死亡，這是否有違放生的本意呢？

答：什麼事就是研究，也不是倔強。「有違放生本意」，你放生了、把大量的別個魚叫吳郭魚都給吃了，那麼就想法兒放沒有別個魚的池子、放吳郭魚。再是總是給它加持加持，教牠皈依。給魚皈依這個意思，給牠加持加持。加持它不要被人再抓去殺，也不要被別個魚吃。還有那個意思：你皈依了，要學乖囉！不應當你吃我、我吃你，也還有這個意思。什麼事情都是要研究，放生這個事也是研究，並不是怎麼為難的，我們就想法怎麼樣放生，教牠不吃別個魚，也不被再強力的魚給吃了，大鯊魚生命力也強。總是放生——度眾生，基本還要度眾生，就是想法不讓牠彼此再殘殺、彼此再吃，就這樣好，研究研究。把吳郭魚放在魚類池子裡，大量別個魚類都被牠吃了，有違放生本意，我們就躲躲躲，做什麼都有個辦法呀！不能說把吳郭魚放在裡頭、別個魚給牠吃，也不是那個意思。不教別個魚被牠吃，放到沒有什麼魚的地方，想別個辦法。

「或者放生不當而造成送死，是否犯殺戒？」我們也不能送死，也不能因為說吳郭魚吃別個魚，我們就不放生了，吳郭魚也不放、什麼魚都不放了，該放生就是度眾生、還是度眾生，避免吳郭魚吃別個魚就好。

## 吃素

社團學長說，學佛首先要使自己跟家人和，所以自己在外讀書時吃素，回家就順從家人吃葷，好不好？

答：這個不好。自己能站得住腳，就像登山，北方狂風的時候，好比五臺山上風大、就能把人颳飛了，自己站得住腳，才能度眾生，自己站不住腳怎麼度眾生？尤其吃那些葷的東西，連豬舌頭也吃，最初我小孩時不懂，我說：這是什麼？說是豬舌頭。再是豬腸子、豬的胃、豬肚子，習以為常，就以為這個可以吃，吃了也以為好。久久漸漸，尤其信佛了，感覺這都是眾生的腸子、眾生的肝、眾生的胃，怎麼忍得吃呢？還有，這個很奇怪，吃葷的時候、不管這一套，就那麼吃；等到信佛，漸漸不吃，再經過個期間不吃葷了，久久再一聞，不用嘴裡舌頭嚐、就是鼻子聞那葷菜的味都不好聞。再是，就和死人的味氣一樣嘛！牠就是死的豬、死的羊、死的

牛，是不好吃的，眾生就是吃慣了；也不好意思說，狗就吃人拉的屎嘛！我們看麟死了，以至於不讓牠吃、牠還偷著吃，其實並不好吃。我們吃素了回家，他們過年吃豬舌頭、吃豬肝、吃豬腸子，還有魚的子，都不好，也吃不下去。

吃素，很有個不可思議的，你吃素吃久了，再聞所有一切的葷菜都不好。連蔥、蒜，味氣也很噁。還是不吃葷好。我們要想度化家裡的人，我們現在能不吃，才能度他；他吃我們就隨他吃，那怎麼度化？

再是，於父母盡孝，父母在那吃肉，我們看並不好。吃豬肉、吃牛肉、雞肉、魚肉種種的，說是吃一口還一口，將來也是要還，有因果，較比不吃好。我不吃久了，較比少生皮膚病、點子那些。再是素的滋養而好消化；葷的較不好消化，豬腿的筋種種的，不好消化。再是久久不吃，就感覺著：喔！葷不好吃，我們怎麼能吃呢？看魚的眼睛在那兒瞪著，吃葷的時候還就把魚的眼睛先挑著吃了，或魚肚子，所以不吃葷好。我們自己吃素了，才好度化母親、度化父親。

還有，事實勝於雄辯，這兩年我就想起來了，不夠八十、還不好說，現在我就常常說：我今年虛度八十二歲，我二十六歲就吃素，吃了五十六年素，不吃晚飯有

五十年，我三十歲出家就不吃晚飯，現在五十年不吃晚飯。可是「眼睛很亮，耳朵聽很遠，牙齒可以嚼花生。」我想我要是吃葷，或是以至於吃晚飯，身體不能這樣。眾生都以為吃是滋養，有時候就滋養過剩、吃得太多，吃太多就屁滾水流，也是不好。這是事實，我五十年不吃晚飯，較比感覺輕鬆、身體好。眾生越想餓，晚上不吃越餓，馬上就覺得全身都沒有力量了，就虛弱了，都是自己心理作用。像廣欽老和尚，老人家有六十年不吃人間煙火食呀！

## 舊經像不可燒

問：若是經典佛像已不堪使用，應如何處置？

答：太多了也可以想個辦法，不多、儘量用袋子包起來，不燒、也不扔好。幾張舊的佛像、破的佛經，就用袋子裝著，放在經櫥的經典最下面，不燒、較比好。

問：若抄寫經書不慎有錯字或沾了墨跡？

答：要抄寫經典就得有功夫，看弘一大師抄寫的經書可不容易，很少錯字。弘一大師字就像鋼骨，很少錯誤。抄寫經典，要是有錯字、有墨跡，也是用袋子包起來。自己字寫得好，抄寫經典人家都爭取著要，像虛雲老和尚寫的字、印光大師寫的字，那就像寶貝一樣，那可以抄寫經典，不然不要亂抄寫。要是練習字，練習玄秘塔或魏碑，不拿佛經練習才好。另外，蓮因寺有燒字紙的地方，好多包裝用字紙，我們就放在那燒字紙。至於在寶鼎燒黃紙什麼的，我們一般風俗，中國人好講燒了亡人就得受用了，紮的童男童女、紮的紙樓房，以至於紮個汽車燒了給亡人，那都

是民間的風俗，並不是真實他能受用。有字紙，應當有個燒字紙的容器，點在裡頭，燒成灰了，把它送到山上、沒有人走的地方，埋起來也好。大體這樣。

## 觀不生不滅心

聽師父說要觀自己的真如自性、不生不滅的心，然弟子愚昧，不知該如何觀？

答：真如對生滅說、正相反。生生滅滅的心，普通說是打妄想，打了一肚子妄想，盡是妄想。這個「妄」就是生生滅滅的心，是虛妄的。生滅心就是妄；不生不滅的心是真，不動就是如、如不動。第一個如就是像，第二個如就是真如，像真如一樣，叫如不動。一動、就是生滅心。生滅心有種種的印象在心裡，都是「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好比現在的電視，盡是些影子，看完了，存在的就是虛妄的分別，究竟都是虛妄的，沒有意思。要觀就觀那個不生不滅的心，心裡不教它生；還體會，生生滅滅的都是虛妄、妄想，妄想就有妄相、虛妄的現象，我們不以那個為真。就觀心不生、教它不生，生來生去的，自己知道要是生就是虛妄的。譬如說過年回家吧！回家很歡喜，過年人們就是湊熱鬧、打麻將、還有紙牌、



撲克牌種種的，喝酒、吃肉，喝酒不夠還得要划拳：「八匹馬！」「兩個人好！」眾生就在這湊熱鬧。再就賭錢也迷人、麻將也迷人、紙牌也迷人、牌九也迷人。再是一贏一輸，這裡頭也是心裡激動；四個人打牌，看著對面的人、旁邊的人放的錢，都想著：我要把他贏來才好。這是貪心，還是違背佛法的貪心，別人的錢想自己有。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生有滅的心叫夢幻泡影；這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也是，這一天早晨太陽出來、晚上太陽落了，晚上月亮出來、早晨月亮落了，這都是如夢幻泡影的事情，不常。並不是佛不教我們觀生滅心，就是沒有意思。尤其是新聞上說的，男女因為感情彼此動刀殺了，或者弄上毒藥了，惹出種種的事情，那都是生滅心、嚴重的生滅心，不好！再是越生滅生滅、越激動激動，生滅心越厲害，人也就疲乏；要不生不滅的心、就不疲乏，清醒、安靜，不生不滅的接近禪定，那個好！於身體好。養病、調養身體，也需要不生不滅。心裡生住異滅，身體才有生老病死，環境一切物質才有成住壞空。一生滅激動，貪心、瞋心、癡心，於身體都不好。同時生滅心越嚴重，就是生死越痛苦；不生不滅，了生脫死。

## 不淨觀圖如何修持？

請示師父：不淨觀圖片該如何運用在修持上呢？

答：一起欲念，馬上觀骷髏骨，就好。再是，平常要練習觀、觀得像真的一樣。人死了，過幾天，身上都變黑，那個難看哪、也髒。還有，死屍要是有味氣了、也是難聞，叫屍臭。把骷髏骨圖一展，小張也可以，大張當然更好。不過大張在屋裡掛，在學校宿舍別人看見不歡喜、就用小張。常常觀、常常觀，一起欲念就觀。普通叫欲火呀！這就是消防隊的救火車一樣——不淨觀，那很重要、很重要！多貪眾生不淨觀。連吃飯也可以作不淨觀。明天吃餃子，餃子吃完了，後天呢？餃子都哪兒去了？大家都到廁所，拉在廁所裡頭，這也是髒，做不淨觀最好，多貪眾生不淨觀。這就是不淨觀運用在修持上。男女作不淨觀，以至於飲食都作不淨觀，這就好。

每天，有時候早課後、或早課打鐘的時候打坐作不淨觀好。欲念個人不同，還有一個時節、時期不同。大體欲念輕淡的、善根深厚，道心道念堅強的，這就可以修行。不過都要對治。還有，有一陣子就是欲念很少；有一陣子欲念很多。總是準備作不淨觀最好。再是，眾苦都是從這兒來的，想著不受苦，就不要起欲念。

或者再作五不淨觀。我們的身體，小孩兒不懂，以後漸漸懂、尤其信佛了，才知道身體這個血肉之軀是男精女血結合的。生產的時候，我小時候，鄰居有一個太太，本來是寡婦，守寡負擔不了生活、還兩個孩子，她就改嫁，改嫁又經過一年兩年、生產，在床上滾、生不下來。母親說：該死了、該死了！就這樣罵。過三天生下來了，俗家嫂嫂去看，回來對母親說：還是倒生的。母親和嫂嫂這麼講，就像參禪一樣，我也不懂什麼意思、還叫「倒生」的，怎麼叫倒生的？等嫂嫂走出去，我問母親怎麼叫倒生？母親說倒生的是腿先下來。我說：人生的時候，不都是腿先下來？像降落傘部隊一樣嗎？母親說：不是！生的時候都是頭先下來的。我一聽：唉呀！這不是顛倒中的顛倒嗎！眾生就是如此。那麼生極樂世界怎麼生的？是蓮華化生。《阿彌陀經》裡有七寶池、八功德水，有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青、黃、赤，一切宇宙人生所有的顏色就是這三種配合的。人生下來那個味道腥、噁；要是生極樂世界就微妙香潔。這就是有欲念、沒有欲念的關係。再是，要不對治欲念，不把欲念觀沒有了，生死不能了。

再是欲念是假的、虛妄的，在美國看，這不是白種人黃頭髮藍眼珠嗎？黑種人就都是黑得難看，大紅嘴唇像個血盆一樣，黑種人也看黑種人美，白種人看白種人美，就是眾生業障所使。還有，兩人有夫妻的緣這個男女，彼此就看得美。要是能破，就超越生死。再高一點根基就是轉念、不想它：「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好！再是有欲念，脫不了人身，將來臨死那天怎麼辦呢？生死怎麼了呢？又去投生。人投生為人，就是依著欲念來的。狗呢？老狗生小狗也是這樣，貓也是。一定想法怎麼斷，拜佛懺悔，求佛力加被，再是持咒、尤其楞嚴咒。早晨一起來就念楞嚴咒就是為的降伏欲念。《楞嚴經》中，阿難尊者那都是佛菩薩再來示現的，也是示現被欲念摩登伽女給控制住了，身不由己，這是根本問題。要是修得像廣欽老和尚那樣就好了，就沒有這些。再是弘一大師當年在東京演茶花女，出家毅然決然做個苦行頭陀，以後，那些行跡種種，就是開悟而有所證得的意境，給夏丏尊的信說是：「君

子之交，其淡如水；執相而求，咫尺千里；問我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那是開悟的意境、好！要是不斷欲念，遇著狗胎，該生做狗就看狗胎好，該生貓就看貓胎好。還有，連百步蛇看著百步蛇也好。所以，欲念是錯覺，不是真正的真心，業力所使。

五不淨觀，第一、種子不淨，普通說是男精女血結合的，這是種子不淨。第二、生處不淨，從產門生的。第三、相不淨，就是新陳代謝不淨，喝了尿、吃了拉。第四、性也根本不乾淨的。第五、究竟不淨，死了，變成死屍了。時常有時候到慈德寺，那時候，林居士的公子故去了，我去看，火化才抽出來，死屍就變成骨灰了。這樣作不淨觀好，再是勇猛精進拜佛。

還有，有時提撕自己清醒，譬如貓在牆頭上叫叫！可能是男貓找女貓，人也一樣，這就清醒，要沒有這個就可以修行了。要不是，有夫有婦的，我們看這個很沒有意思。要是這一念能控制得住、能把握得住，不受它調理，那就可以修行了，而且有時間。慈舟老法師七十多歲拿本書在那兒看，侍者是我一位戒兄，小戒兄對我說：你看老法師像個老學生一樣，拿著書還這麼捲著看。要是在家，勞碌奔波賺

錢，夫婦好了就好，一個惱了也是動刀啊！

還有，對治欲念，一個人在山裡，我問：倘使欲念來了怎麼辦？他說：我就厲聲念佛！大聲念念念……念一會兒，沒有了！再是自己有常常看的、特別歡喜的經，常常拜佛。再是同學、同參道友，彼此在一塊修行這種生活，切磋琢磨，也少有欲念。一個人太空閒，大家在一塊，再有什麼困難的、也要忍耐，比一個人好。能海大師曾經到蘇州靈巖山給大家開示，那時候靈巖山寺住眾能有兩百人，能海大師說：馬鈴薯一個一個洗很費事，要是兩百個馬鈴薯一塊兒洗，這麼撥弄、用水龍頭的水再沖，這樣活動活動，一塊兒洗較比快，就是彼此切磋。他在那拜佛，我看了心裡歡喜、法喜充滿，也感覺清淨。有在閱經的，或者聽梵音嘹亮，誦戒時懺悔、或者唱彌陀大願王，都是大眾同修之下切磋琢磨，高聲唱念，較比能降伏欲念。再是知道欲念妄想都是幻妄不實，像天上的雲一樣，集合起來了，就成了雨，在寒帶就變成雪，有時候還下雹子，一切因緣和合的。這時抖擻精神，我聽說有兩位同學早晨兩點半起來就在那拜佛，很難得喔！青年像這樣很不容易。他兩點半起來，彼丈夫兮我亦爾，我也趕一塊兒起來用功，就好。

有欲念作不淨觀，再就是禪。對待的、就是不淨觀好；絕待的、就是禪——本來無一物。再是，從早到晚不讓它閒，除了睡覺之外，還打瞌睡了再去睡，不讓它起欲念再睡。還要多看看《高僧傳》、《緇門崇行錄》，可以多看看那個。還有，在大岡山我看到百步蛇，前面一條曲曲彎彎的，後面一條跟著。山下的人來了，我說我看到長什麼樣的蛇，他把舌頭一伸，我初來臺灣不大懂，他舌頭一伸、說這個危險，咬一口，不用走到一百步人就要死。這就觀想：女子就是個百步蛇；女子口就是百步蛇的口，這麼想較比好。確實如此！

為何躲在山上度眾生？  
為何不求生人間淨土？

問：學佛都發四弘誓願要度眾生，修行怎麼躲在山上？怎麼度眾生？大家都跑到西方淨土去，這世間的眾生誰度？現在有提倡人間淨土，那不很好嗎？可以在人間過得很好、人間又是淨土，何必麻煩跑來跑去？

答：諸位都要去救國、愛護同胞，諸位怎麼都到郊區、到學校去讀書？不去街上幫忙工作？考試開夜車簡直什麼也不管了，連信都不回，更消極？是不是消極？在山林間好！埋頭用功，在佛法有些體會，然後在都市才弘法。在都市忙忙碌碌，你爭我奪、人我是非、貪瞋癡慢種種，講不出什麼佛法，一定先脫離開。多少年前，日本有「東洋魔女」籃球打得好，都勝過蘇俄，美國更不行，當時是世界第一個女



子籃球隊。就是在山裡，半年定期，連信都不通、來客也不接見，那也是消極了嗎？她們天天練球，以後練得好。佛門弟子不但出家人、在家居士也有，他自己準備好院落，一切都安排好，表示他的決心要專門用功，把他的棺材都抬進去，在我裝在棺材以前我不管別的事。初聽格格不入，而有這種決心才能弘法利生。印光大師在普陀山三十年閱藏經三遍，轟動震旦這一方，講的佛法大家都接受，有那功夫才可以，一定是如此。

我們怎麼求生西方淨土而不在人間呢？我們要深信各個世界都可以去，什麼去？靈魂去、神識去。這個世界釋迦佛已經涅槃，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還在那兒說法，我以神識去，聽阿彌陀佛說法，馬上開悟，開悟馬上回來，說是：「願我臨終無障礙，彌陀聖眾遠相迎，迅離五濁生淨土，回入娑婆度有情。」要是親近古德高僧，以至於當頭棒喝、幾句話就教我們開悟，那時候親近善知識，為的大事未了，千里、萬里去參方，「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釋然」，還有問題去問，問了給解釋、馬上開悟！在佛世，佛法的因緣到了，佛一說：「善來比丘！」馬上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幾句話就證初果，再幾句就證四果。過去禪宗祖師幾句話就教人開悟，我們見

阿彌陀佛，馬上也是開悟、證果。求生淨土為的這個。同時馬上回來，神識快。東海大學的同學寫個名字，是過去的女同學故去了，南部大寮里有位居士修密，這個女同學的名字供在那兒，這個女同學還皈依過印度錫金西藏大寶法王，她說她每天不是到印度錫金大寶法王那兒供的蓮位去，再就是到大寮修密的居士供的蓮位去。他聽了要求我也給添在蓮位，她就可以來。我們神識，到了西方開悟證果馬上就回來，很快！就像電視機、廣播電臺，一扭馬上聽這一臺，譬如三個電視臺都在臺北，倘使有高雄、以至於美國電視臺，都可以接過來，很快！到了西方，說回來馬上就回來，並不是消極，馬上度眾生。還有，發願文中，求生西方那個心，要是開悟，為的度眾生，絕不貪戀西方極樂世界那個境界。再是證得無生法忍，遊戲神通，在娑婆世界一樣輕安自在度眾生，所以求生西方並不是消極，也不是不管娑婆世界。

至於娑婆世界，不可能成為人間淨土，為什麼？就是建設得都像新加坡花園都市，美國的都市個個都是花園都市，現在臺北也仿照，很快，經濟繁榮說做就做，可是這裡頭有生老病死苦。人間建設再怎麼好，身體要老要病還要死，這個最痛苦，所以人間不可能作淨土。人間要作淨土，怎麼作？一定從心裡作，心裡達到不生不

滅、達到三昧定慧的功夫，人間都變成淨土。要是心都在生滅，就是再好、好的生滅心，也生死不了。生死的根本在生滅上、心裡生滅。心裡不生不滅、像虛雲老和尚一坐兩個禮拜不動，生死就可以了脫。心裡生生滅滅，物質再建設怎麼好，人間都成花園，以至於人間都成天上，身體還要病、死。人間再怎麼好，譬如有絕症，不能好了，病簡直是很痛苦，外面弄得都市花園，家裡又比美國洋房還好，以至於裝璜怎麼好、床鋪又怎麼好，他在床上躺著得了血癌，很痛苦的，你怎麼建設人間淨土？不過也不能說不盡分，隨緣盡分也使人間的生活好，衣食住合乎民生，生活水準提高才好，可是一定在心裡要用不生不滅的功夫、修定功。每天的生活就是為的這個。每天就這麼各處建築，那不是佛法基本，佛法基本在心裡，要修定慧的功夫、不生不滅的功夫，這個要緊！

## 往生極樂與往生兜率內院有何不同

問：西方發願偈中，「迴入娑婆度有情」；而往生兜率內院，將來也要隨彌勒菩薩下來度眾生。請問兩者有何不同呢？

答：極樂世界，只要念佛念得深信切願篤行，即使不到一心、佛有時也能接過去。當然一心不亂就確定能生極樂世界，沒到一心不亂就碰運氣了。下品下生十念往生、哪能到一心不亂？可是因為懇切。到了極樂世界，見佛聞法證無生法忍了，迴入娑婆度有情。到彌勒菩薩那兒，一定要斷見惑，尤其要斷見惑。

虛雲老和尚有個年譜，是老和尚這一生的履歷過去、自己講的。虛雲老和尚在江西雲居山——那一切是因緣，虛雲老和尚各處重興祖師道場，以後到江西的雲居山上，虛雲老和尚號虛雲嘛！叫雲居山，在那住。以後大陸上文化大革命，虛雲老和尚那時一百一十三歲，誤傳說是山上窩藏的槍械、白銀，幾個大漢拿著木棒、鐵棍，

就那麼打，把虛雲老和尚肋膊條打斷兩根，可是虛雲老和尚沒打死。要是往生極樂世界迴入婆娑度有情，就不至於遇著那種事情。可是虛雲老和尚有那個功夫、也不怕，要是平常人早就打死了。那時候，虛雲和尚打得五竅流血、倒在地下，侍者把老和尚扶起來，老和尚還打坐，經過五、六天，以後老和尚甦醒過來，說是以為才過幾分鐘，老和尚就說：將才我夢見到兜率內院見彌勒菩薩正在那講唯識，還看見阿難尊者在那兒做維那師，還有清朝一些禪宗大德高僧，明朝紫柏大師也在那兒聽。

以後彌勒菩薩講一段落，虛雲老和尚就要求彌勒菩薩說：「弟子不願意回去了。」彌勒菩薩就說：「你業緣還沒消，你還得回娑婆世界住一住，才能來。」看起來，彌勒菩薩內院，一定斷見思惑才能生；求生極樂世界，不用斷見思惑，即使下品下生、念阿彌陀佛就能往生，好在這兒。不過沒有斷見思惑的人，往生後就在蓮花裡頭、一等多少年，以至於多少劫，花開才能見佛，花開見佛悟無生就是這意思。所以我們還是求生極樂世界好，往生極樂世界不用破見思惑。

怎麼叫見惑？好比一同搶汽車、都往上去，他又碰又推，以至於把我推倒了、坐在地上，這時候就瞪眼了：「你怎麼推『我』呀！把『我』推在地下！」這就是見

惑、和思惑。要是破了見惑思惑，就不那樣。寒山拾得那個問答很好：「老拙穿衲襖，淡飯肚中飽，有人罵老拙，老拙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我還特意寫了一張，同學可以看一看。

寒山、拾得，說是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示現的。布袋和尚是彌勒菩薩示現的。至於觀音菩薩示現的很多。我沒信佛以前，聽父親講：這個先生在外不著調，賭博、喝酒，以至於抽鴉片。他那些無賴的朋友就特意說：「你家裡太太有男朋友了！」這個說、那個說，把他說得以為真的了。他這一天回去看，還帶著刀，晚上叫門，叫叫……一會兒就聽到他太太出來了、開門，他過去就一刀、插在他太太心口兒，他太太「噢！」一聲就聽倒了！他回頭就跑，他殺了人了！以後白天再回去看一看，在他家門口徘徊看一看，看太太是死了喔？或是送醫？是報官了？要抓他？都沒有事情！靜悄悄的，問他母親也都不知道，這怎麼回事情？以後他小小聲、悄悄和他母親說：「昨天晚上我回來了……」那個意思：別人告訴他太太有男朋友了，他回來就給他太太捅了一刀，怎麼沒死呢？也沒聽見怎麼樣呢？母親就說：「啊！我也聽有一聲，叫了一聲！」家裡供的觀音菩薩，那麼過去看看！母子兩人過去一看：供的

瓷觀音菩薩像心口上的瓷稍稍礮掉一點。喔！是觀音菩薩做替身來救他太太！觀音菩薩示現的很多很多。

大體文殊普賢兩大菩薩示現寒山拾得、叫化子，有寒山拾得的詩偈，同學願意看，可以找那看看。彌勒菩薩還示現過傅大士，度梁武帝；再就是示現布袋和尚很著名。要生兜率內院見彌勒菩薩一定要斷見思惑，再是很高的、才可能生。念佛往生西方，好多些老太太還不認識字，但是有甚深的善根，念阿彌陀佛就往生極樂世界。往生極樂世界不用斷見思惑，這是《觀無量壽佛經》上說的。

## 結語提要

諸位同學記住：一切有為法——就是有生滅的心，如夢幻泡影；不生不滅的心，這是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我們平常練的功夫就教心裡不生不滅，不生不滅久了就是三昧、就是禪定，這生了生脫死。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一切無為法，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是真的。這個要緊。同學要知道，先把這個心、教它不生不滅，知道心裡生生滅滅，用功時候教它不生不滅。在不生不滅、我們要支持不能太久，就觀本來是不生，有生如夢幻泡影，這時候教心裡不生不滅，而接著竭誠盡敬，持念阿彌陀佛萬德洪名就好，就是禪淨雙修。因為但教不生不滅、我們把持不久，可是把心裡一打掃、教它不生不滅，骯髒的都打掃清淨了、散亂的都清淨了，就安靜一些；這時候萬德洪名，竭誠盡敬念起來，這是禪淨雙修。這是契合我們末法眾生的根機。現在講了半天，這一點最重要：把心裡教它不生不滅，接著念佛。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

蓮音

斌雲



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恭印

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圳頭巷十五之一號

民國九十五年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

版存蓮因寺 翻印請先會知 《贈送本》

